

三 華文書 卷一 三 華文書 集 三 華文書 集 劉鳳林

三 華文書 卷二 三 華文書 集 三 華文書 集 劉鳳林

三 華文書 卷三 三 華文書 集 三 華文書 集 劉鳳林



沙排大庫

「元」李道纯 撰 「明」蒋信 撰

张灿辉 校点 刘晓林 校点

李道纯集 蒋道林文粹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岳麓书社



湖湘文库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道纯集/(元)李道纯撰;张灿辉校点.道林先生文粹/
(明)蒋信撰;刘晓林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09

ISBN 978-7-80761-342-8

I. ①李…②道… II. ①李…②蒋…③张…④刘… III. ①道
教—文集②理学—文集 IV. ①B958-53②B248.9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3831 号



湖湘文库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李道纯集·蒋道林文粹

据湖南图书馆藏本校点

编 著 [元]李道纯 [明]蒋 信

点 校 者 张灿辉 刘晓林

责任编辑 马美著

特邀编辑 缪礼治

整体设计 郭天民

出版发行 岳麓书社

网 址 <http://www.yueluhistory.com>

地 址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47号

邮 编 410006

电 话 0731-88885616(邮购)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960×640 1/16

印 张 31.25

字 数 364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761-342-8/G·809

定 价 7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长沙市青园路4号 电话:0731-85583670 邮编:410004

新 湖 文 粹
PDG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

顾 问	张春贤	周 强	杨正午	周伯华	胡 彪
	肖 捷	许云昭	戚和平	谢康生	文选德
	孙载夫				
组 长	蒋建国	路建平			
副组长	郭开朗	王汀明			
成 员	李友志	钟万民	姜儒振	魏 委	吴志宪
	刘鸣泰	朱建纲	龚曙光	周用金	朱有志
	王晓天	钟志华	刘湘溶	肖国安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	刘鸣泰	朱建纲		
副主任	魏 委	吴志宪	田伏隆	王新国
	尹飞舟	龚曙光	唐浩明	
成 员	唐成红	陈祥东	肖 荣	苏仁进
	田方斌	王德亚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	文选德			
第一副主任	刘鸣泰			
常务副主任	张光华	彭国华	张天明	
副主任	熊治祁	夏剑钦	丁双平	朱汉民
				曾主陶
委 员	李建国	易言者	汪 华	刘清华
				黄楚芳
	黄一九	胡 坚	周玉波	雷 鸣
				王海东
	韩建中	谢冠军	杨 林	章育良
装帧设计总监	郭天民			

出版说明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特别是近代以来，一批又一批三湘英杰，以其文韬武略，叱咤风云，谱写了辉煌灿烂的历史篇章，使湖湘文化更为绚丽多彩，影响深远。为弘扬湖湘文化、砥砺湖湘后人，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编纂出版《湖湘文库》大型丛书。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以“整理、传承、研究、创新”为基本方针，分甲、乙两编，其内容涵盖古今，编纂工作繁难复杂，兹将有关事宜略述如次：

一、甲编为湖湘文献，系前人著述。主要为湘籍人士著作和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同时酌收历代寓湘人物在湘作品，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部分报刊。

二、乙编为湖湘研究，系今人撰编。包括研究、介绍湖湘人物、历史、风物的学术著作和资料汇编等。

三、乙编中的通史、专题史，下限断至1949年。

四、甲编文献以点校后排印或据原本影印两种方式出版。

五、除少数图书以外，一律采用简体汉字横排。

六、每种图书均由今人撰写前言一篇。甲编图书前言，主要简述原作者生平、该书主要内容、学术文化价值及版本源流、所用底本、参校本等。乙编图书前言，则重在阐释该研究课题的研究视角和主要学术观点等。

七、对文献的整理，只据底本与参校本、参校资料等进行校勘标点，对底本文字的讹、夺、衍、倒作正、补、删、乙，有需要说明的问题，则作出校记，一般不作注释。

八、甲编民国文献中的用语、数字、标点等，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作改动。乙编图书中的标点、数字用法、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等均按现行出版有关规定使用和处理。

《湖湘文库》卷帙浩繁，难免出现缺失疏漏，热望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前言

李道纯，字元素，号清庵，别号莹蟾子。都梁（今湖南武冈）人。生卒年不详。是宋末元初著名道士、道教理论家。后人称其学说及内丹修炼为内丹中派。

李道纯在宋末曾得白玉蟾弟子王金蟾授受，为玄门宗匠。后又皈依北方全真道，并自称全真弟子，但其宗教思想则以南宗为主，兼取北宗。通老、易，达禅机。尝作颂云：“人情多聚散，世道有兴衰。惟有真常在，古今无改移。”认为修仙之大法在于万变中求其“不易”之真道，“先持戒、定、慧而虚其心，后炼精、气、神而保其身”，而至于“混成圆顿，直入无为，性命双全，形神俱妙”。谓丹道之玄关即“中”字，能“致中和”则“四大咸安，百骸俱理”。他精研道意，广授门人，方法多变。著有《护命经注》、《大通经注》、《洞古经注》、《清静经注》、《全真集玄秘要》、《道德会元》、《清庵莹蟾子语录》、《中和集》、《三天易髓》、《周易尚占》等。

作为一名“博学才长”、融摄二宗的道士，李道纯对于作为儒道学源的《易经》，以及被尊为道教教主的老子的《道德经》，都是相当重视的，将《老子》、《周易》视为群经之首。他曾称：“窃谓伏羲画易，剖露先天，老子著书，全彰道德，此二者，其诸经之祖乎？”他从《道德经》挖掘出“真常”的概念，以作为“道”的本质。如其曰：“道之可以为道者，非真常之道也。夫真常之

道，始于无始，名于无名。”李道纯所用“真常”二字，实质是使作为宇宙本根的“道”的性质更加明确化了。“所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又道，行住坐卧，不离这个；况覆载之间，头头物物，都是这个；亘古亘今，只是这个；生天生地，只是这个；至于日用平常动静作息，只是这个；一切有形皆败坏，惟有这个常在；天地虚空，亦有败坏，只有这个不坏。”惟有真常在，古今无改移。“真常之道本无为，有为即非常道……天地无为，万物生成。”他总结了“真常之道”即老子之道有五种特性：无名无言；永恒不变；清静无为；变动有则；顺应中和。由此看来，李氏的“真常”义，突出了道是真实而不妄的客观实在，道具有超越性（超越现实和感知，名于无名）、普遍性（头头物物，都是这个，无所不在）、永恒性（不可须臾离也，亘古亘今）、绝对性（无改移）和无目的性（无为）等特性。真常之道既非感性的物质存在，也非有意志的精神实体，而只是一种绝对化的观念性实体，它产生万物又决定万物的存在与发展。总体言之，李道纯有关本原意义上的真常之道的论述，基本不出先秦老庄有关道是世界本根的设置，守成胜于创新。

李道纯的理论特色在于试图将“真常”等同《易经》中的“不易”或“常易”概念，并与周敦颐、朱熹等宋代著名理学家所阐发的“太极”概念等相贯通为一。如称：“常易不易，太极之体也。可易变易，造化之元也。历动寂尔者常易也，亘古不息者，变易也……所谓常者，莫穷其始，莫测其终，廓然而独存者也……常易不易故能统摄天下无穷不变……易也，象也，其道也原乎！”又：“常者，易之体；变者，易之用。古今不变，易之体；随时变易，易之用。无思无为，易之体；有感有应，易之用。知其用，则能极其体；全其体，则能利其用……全其易体足以知常；

利其易用，足以通变。”“太极度未判，动静之理已存；二仪肇分，动静之机始发。”

所谓的易之体（不易），即是太极之体，道之体；所谓的易之用，即是太极之用，道之用。道之体用的关系即是常与变、静与动的关系。道体或易体、太极之体是周全的、普遍的，其虽是无目的无作为，却又能统驭和含藏一切。在李道纯看来，道体也罢、易体也罢、太极之体也罢，都是种抽象化的观念，不可能对之作任何规定，因而也无任何现实的内容。正是因为道体、易体、太极之体是无差别的，李道纯将之都归结为“无一”。如其《中和集》之《无一歌》曰：“道本虚无生太极，太极变而先有一。一分为二二生三，四象五行从此出。无一斯为天地根，玄教一为众妙门。易自一中分造化，人心一上运经纶。天得一清地得宁，谷得以盈神得灵。物得以成人得生，侯王得之天下贞。禅向一中传正法，儒从一字分开阖。老君以一阐真常，曾参一唯妙难量。道有三乘禅五派，毕竟千灯共一光。抱元守一通玄窍，惟精惟一明圣教。太玄真一复命关，是知一乃真常道。休言得一万事毕，得一持一保勿失。一彻万融天理明，万法归一未奇特。始者一无生万有，无有相资可长久。诚能万有归一无，方会面南观北斗。至此得一复忘一，可与化元同出没。”而这种纯粹的“无一”，正是真常之道无差别、无规定、无界限的体现。李道纯将绝对的无一赋予了作为世界本根的“真常之道”，反过来又将本根之道的无差别性（无一）作为认知的最高目的和修行的最高目标。也正是从“无一”这一无任何规定的抽象中，李道纯找到了他所预设的三教合一的理论基点及统摄南北二宗的客观依据。李道纯的得一和忘一法是对道教的守一法的继承与创造性的发挥。东晋时的道学家葛洪《抱朴子·内篇》曾提出了玄为自然之始祖，万殊之大宗，

“玄一之道，亦要法也。无所不辟，与真一同功……守玄一复易守真一”。这种“玄一”，其实就是种无差别的神秘的道的境界。唐代王玄览在《玄珠录》卷上云：“逾近彼，逾远实。若得无近无彼实，是名为真一。”而“真一”亦是种离是非、物我及差别的玄妙状态。《道枢》卷三十《真一篇》云：“真一者何也？龙虎之本。”将“真一”看作是元精元气等。由此，李道纯所说的“无一”，一方面是指真常之道的抽象，另一方面则指绝对虚无的认知境界。而后一层内涵才是李道纯的思想的核心之所在。由于“无一”代表着无规定，事实上就略相当于庄子所说的“以为未始有物”，即体证万物未萌之前的冥冥未分状态。因此，“得一持一”本身就意味着无所得持，自然也必须“忘一”。得一而忘一是人生得道的最高境界。当然，李道纯所主张的“无一”已不仅仅是原道家或道教炼身意义上的真一或玄一，他事实是用“无一”来涵摄道家或道教、儒家、释家之修养论所能共通的一种理想境界或终极目标。李道纯正是从“真常之道”的主观境界形态意义上找到对三教进行有机融合的路径。从道本“虚无”或“无一”的教派立场出发，李道纯进一步认为道门之“金丹”与佛教之“圆觉”及儒家的“太极”等概念，也都是能够融会贯通的。《中和集·玄门宗旨》亦曰：“释曰圆觉，道曰金丹，儒曰太极。所谓无极而太极者，不可极而极之谓也。释氏云：‘如如不动，了了常知。’《易系》云：‘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丹书云：‘身心不动，以后复有，无极真机。’言太极之妙本也。是知三教所尚者，静定也，周子所谓‘主于静者’是也。”《中和集·赵定庵问答》曰：“金者，坚也；丹者，圆也。释氏喻之为‘圆觉’，儒家喻之为‘太极’。初非别物，只是本来一灵而已。本来真性，永劫不坏，如金之坚，如丹之圆，愈炼愈明。释氏曰：‘○，此者，真如也。’儒曰：‘○，此者，太

极也。’吾道曰：‘○，此乃金丹也。’体同异名。《易》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者，虚无自然之谓也；两仪者，一阴一阳也；阴阳，天地也。人生于天地之间，是谓三才。三才之道，一身备矣。太极者，元神也。两仪者，身心也。以丹言之，太极者，丹之母也；两仪者，真铅真汞也。”

“中和”这一概念出自《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的中和概念，并不仅仅表示两种不同的心理状态和情感，而且也蕴含着本体论的含义。这引发了后世儒家和道教学派有关心性学的深入探讨。如唐代李翱，宋代的二程、吕大临、南剑三先生、朱熹，明代的王阳明等儒家学者都将中和说同心性论有机的结合起来。而后期的道教全真派（龙门派道士尹志平）和金丹派南宗（李道纯）的道门则从性命双修的角度探讨了中和问题。欲深入领会李道纯以“中和”为本的内丹心性学的思想精髓，对中和说的发展作一简要的学术的回顾无疑是必要的。

唐代的李翱对于中和说所暗含的“性是未发”、“情是已发”命题作了引申和发挥，堪称是宋明儒学心性论的先声。他在《复性书》中十分强调“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性与情是相辅相成的，性藏于内，故是未发，情形于外，故是已发。他所说的未发之中，不仅指至善的心性本体，而且指至诚的境界，昭然清明的本真状态，这就开启了宋明儒及道门诠释中和学说的新思路，刺激了宋明儒道心性之学的发展。二程对中和说亦有所阐发，基本上不出李翱“未发为性，已发为情”的框架，区别在于他们用“性理”净化了李翱染有的“佛性”影子，主张持志养气、诚敬涵养而非费思费虑以致中和。程门后

学的道南学派——南剑三先生（杨时、罗从彦、李侗）均以《中庸》为孔门传授心法，喜以默坐澄心、反观喜怒哀乐未发气象为相传指诀。他们的已发未发见解较契于吕大临的看法，而且注重于工夫的体认和道行的践履。按朱熹《中和旧说序》中称“中和说”历经二次演变，其一是“中和旧说”，亦称丙戌之悟。如《发自有生》第四札，表明了丙戌之悟的最终立场：盖通天下只是一个天机活物，流行发用，无间容息。据其已发者，而指其未发者，则已发者人心，而几未发者皆其性也。亦无一物而不备矣，夫岂别有一物，拘于一时，限于一处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不穷耳，此所以体用精粗动静本来之洞然天一问，浑然全体，如川流不息，天运毫之间而鸢飞鱼跃触处朗然也。朱子“以主敬”为涵养工夫，以“心为已发，性为未发”为立说宗旨。朱子还借鉴了张载“心统性情”说及程子“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思想。由于心体流行是从寂然不动而感而遂通的过程，由浑然一性到性发为情的过程，由思虑未萌到思虑已萌的过程，心之未发和心之已发不可截为二节，而是体用一如的，浑然流彻的。但朱子主敬立中和新说，毕竟与《中庸》“至诚以立天下之大本”思想相异趣。

至于李道纯有关“中和”问题的探讨，既有宋儒的相关论点有重合之处，又有其独自的特色。正如他称：“《礼记》云：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未发，谓静定，中谨其所存也。故曰中存而无体，故谓天下之大本。发而中节谓动时，谨其所发也。故曰和。发无不中，故谓天下之达道。诚能致中和于一身，则本然之体，虚而灵，静而觉，动而正，故能应天下无穷之变也。老君曰：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即子思所谓‘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同一意。中也，和也，感通之妙用也，应变之枢机也。《周易》：生育流行，一动一静之全体也。予以所

居之舍，‘中和’二字扁名，不亦宜乎哉！”李道纯的中和说与朱熹“中和新说”有同有异，李道纯将中看作是虚灵而静觉地本然之体，以中统摄未发已发。致中和的工夫乃是静动相须、体用一如的，不可截为二节。但朱熹是以敬字工夫来贯通未发已发，而李道纯则主张重视未发时的静定工夫，认为惟有如是动时方有主宰，这与道南学派的静中体认未发工夫更相契些。

宋代理学家之“中和说”主要是以儒家的学说为参照而发挥的，未发之中体基本是指一莹然无私、廓然大公的道德本体或本心。李道纯的中和观，则企图融会贯通儒道释三教的基本理念，其所谓中的基本含义是种澄澈无念、超越善恶是非的本然境界。如他说：“所谓中者，非中外之中，亦非四维上下之中，不是在中之中。释云：‘不思善，不思恶，恁么时那个是自己本来面目？’此禅家之中。儒曰：‘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此儒家之中也。道曰：‘念头不起处谓之中。’此道家之中也。此乃三教所用之中也。《易》曰：寂然不动，中之体也；感而遂通，中之用也。《老子》云：‘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易》云：复其见天地之心……’”中并非一个具体的时空概念，而意指着某种空寂无碍之状态或心灵的主观意境。儒道释三教的“中”异曲同工。要达到这种中的神秘境界，就必须向中中作一番体认工夫：“中是儒宗，中为道本，中是禅机。这三教家风，中为捷径；五常百行，中立根基。动止得中，执中不易，更向中中认细微。其中趋，向词中剖露，慎勿狐疑。个中造化还知，却不在当中及四维。这日用平常，由中运用；兴居服食，中里施为。透得此中，便明中体，中朱元来物莫违。全中了，把中来劈破，方是男儿。”儒释道三家，名殊理不殊，参禅穷理，只要抱本返元，初解得一中造化。便使三元辐辏，宿疾普消除。

与宋儒一般所说的静默中体认一体同仁气象不同，李道纯认为中体即内在而又超越的，故体认“中”的工夫，须是彻上彻下的，涵盖天地，截断众流式的，以破除各种支离和分辨（劈破）。按他的话说：“惟允执厥中者，照心常存，妄心不动，危者安平，微者昭著，到此有妄之心复矣，无妄不二，洞见圆满无缺的天地之心”的精神境界。

在李道纯看来，体中达中的工夫实际就是修性达命的工夫。他融会南北二宗丹法，在主张性命双修的同时，强调修养次序应是先性后命：“夫性者，先天至神一灵之谓也；命者，先天至精一气之谓也。精与性，命之根也。性之造化系乎心，命之造化系乎身。见解智识，出于心也；思虑念想，心役性也；举动应酬，出于身也；语默视听，身累命也。命有身累，则有生有死；性受心役，则有往来。是知身心两字，精神之舍也。精神，乃性命之本也。性无命不立，命无性不存。其名虽二，其理一也……修命者不明其性，宁逃劫运？见性者，不知其命，末后何归？仙师曰：‘炼金丹不达性，此是修行第一病。只修真性不修丹，万劫英灵难入圣。’……性命兼达，先持戒定慧而虚其心，后炼精气神而保其身。身安泰，则命基永固；心虚澄，则性本圆明。性圆明，则无来无去；命永固，则无死无生。至于混成圆顿，直入无为，性命双全，形神俱妙也。虽然，却不可谓性命本二，亦不可做一件说，本一而用则二也。苟或执著偏枯，各立一门而入者，是不明性命者也。不明性命则支离为二矣。性命既不相守，又焉能登真蹊境者哉？”李道纯认为，性命属先天之灵气，先天的灵气化为后天之心身，心身所具的精神就是性命的根本。性命是体一而用二，不可分离的。达性修丹都是修行的第一要义，要使性命双全，根本在于见得“玄关”。“夫玄关者，至玄至妙之机关也。今之学者，

多泥于形体，或云眉间，或云脐轮，或云两肾中间……皆非也。但著在形体都不是，亦不可离此身，向外寻求。诸丹经亦不言正在何处者。何也？此所以难形笔舌，亦说不得，故曰玄关。所以圣人只书一中字示人。此中字，玄关明矣。”

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土，刺激了中国的学术思想界；六朝时代，士大夫纷纷出入玄儒，精通释老，儒释道兼修蔚然成风，由此促使当时的宗教文化昌盛。唐代宗教纷争，僧道士夫各持一端；然而，进至两宋，义理之学兴起，士夫兼修释老之学，缙衣之士亦附庸风雅，出入玄儒，李道纯作为南宗传人常兼修北宗丹法，融南北二宗丹法为一体，亦被称为中派丹法之祖。李道纯的理论特色在于，他并非泛泛而谈南北二宗的性命双修之法，而是通过对先秦以来的易学和老学进行创造性的阐述，兼收并蓄宋代理学、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心性之学，从而成就以“中和”为本的内丹心性学说。借助于“中和”的观念，李道纯从本体论和修养论的层面上对儒道释三教的义理作了系统性的深层次的和合，从而加剧了元明清以来三教由对抗进一步走向融合的趋势，客观上也激发了元明理学及心学在心性学说上的深入争论和发展。

《李道纯集》包含李氏著作《中和集》、《道德会元》、《清庵莹蟾子语录》等三种，其《中和集》所据底本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成都二仙庵刻《道藏辑要》本，《道德会元》所据底本为20世纪20年代上海涵芬楼影印明正统道藏本，《清庵莹蟾子语录》所据底本为20世纪80年代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协作出版的《道藏》本。由于校点者水平所限，书中标点一定还有不少疏漏，望各位方家不吝指正。

张灿辉

目 录

中和集

中和集叙	3
中和集	4
玄门宗旨	4
太极图颂	7
颂二十五章	7
画前密意	10
易象第一	10
常变第二	10
体用第三	10
动静第四	11
屈伸第五	11
消息第六	11
神机第七	11
智行第八	12
明时第九	12
正己第十	12
工夫第十一	13
感应第十二	13
三易第十三	13

解惑第十四	14
释疑第十五	14
圣功第十六	14
金丹妙诀	15
金丹图象说	15
二图诀	16
金丹内外二药图说	18
三五指南图局说	22
试金石	26
傍门九品	27
下三品	27
中三品	28
上三品	28
渐法三乘	29
最上一乘	30
问答语录	30
赵定庵问答	38
金丹或问	43
全真活法	48
授诸门人	48
口诀	50
论	50
性命论	50
卦象论	51
说	52
死生说	52

动静说	54
歌	55
原道歌赠野云	55
炼虚歌	56
破惑歌	58
玄理歌	59
性理歌	60
火候歌	60
龙虎歌	60
无一歌	63
抱一歌	63
慧剑歌	64
挽邪归正歌	64
诗	66
述工夫	66
咏真乐	68
咏四缘警世	70
咏葫芦	70
心境	71
为孚庵指玄牝	71
和翁学录韵	71
赠邓一蟾	71
自得	71
自题相	72
镜中灯	72
咏藕	73

卓庵	73
词	73
沁园春	73
又（赠静庵口诀）	75
又（赠春谷清禅师）	75
又（赠括苍张希微）	76
又（赠吴居士丹旨）	76
又（赠安闲子周高士）	76
又（赠郑松溪）	77
又（赠损庵入静）	77
又（赠王提点）	77
又（勉中庵执中妙用）	78
又（赠圆庵蒋大师）	78
又（勉诸门人）	78
满江红	79
又（赞谁庵殷管辖）	79
又（授觉庵）	79
又（赠丁县尹，三教一理）	79
又（赠睡着李道判）	80
又（赞圆庵傅居士）	80
又（赠止庵张宰公）	80
又（赠密庵，述三教）	80
又（赠唯庵宗道人）	81
又（赠密庵）	81
又（赠一庵）	81
又（赠孙居士）	82

又（赠嘿庵）	82
又（赠敬安葛道人）	82
又（授记门人）	82
又（令门人和）	83
满庭芳	83
又（授记定庵）	83
水调歌头	83
又（赠秋蟾周先生）	84
又（赠宝蟾子）	84
又（赠刘居士）	84
又（赠张蒙庵）	84
又（赠实庵）	85
又（示众无分彼此）	85
又（赠白兰谷）	85
又（言道）	86
又（言性）	86
百字令	86
又（指中庵性命次序）	86
又（赠陈制幹）	87
又（赠胡秀才）	87
又（指老蟾张大夫下手）	87
又（赠通庵）	87
又（示众破惑）	88
西江月	88
又（赠善友）	88
又（赠周守正）	88

炼丹砂	89
又（示众）	89
隐语	89
教外名言	89
绝学无忧篇并叙	92

道德会元

序 李道纯	97
序例	99
6 正辞	99
究理	100
道德会元卷上	102
道德会元卷下	116

清庵莹蟾子语录

清庵莹蟾子语录序 李道纯	137
清庵莹蟾子语录卷之一	138
清庵莹蟾子语录卷之二	146
道德心要	146
清庵莹蟾子语录卷之三	156
冬至升堂讲经	156
太上老君圣诞上堂	159
清庵莹蟾子语录卷之四	163
清庵莹蟾子语录卷之五	168
杂述	168

诗赠东溪	168
又（会得潜心妙）	168
韩宰求赞吕祖师	168
王居士求赞宝公顶相	168
张居士求赞布袋和尚	169
李居士求赞吕公	169
善友求赞王祖师	169
赵居士求赞三仙图	169
赞诸法眷	169
赞李待诏	170
赞钱待诏	170
杂颂	170
题三境图	170
题打坐猿	170
题闭目猿	170
赞黑杀符	171
赞剑	171
赞烧饼	171
赞饧糖	171
赞瓢	171
赞宗髻头	171
自赞真相	171
赞扇	172
赞丹	172
示众二图	172
释颂	172

释图律诗	173
清庵莹蟾子语录卷之六	179
黄中解惑	179
炼性指南	184
登真捷径	184
一、下手知时	185
二、真铅真汞	185
三、采药入炉	185
四、抽铅添汞	185
五、火候周天	186
六、持盈固济	186
七、固济鼎炉	186
八、温养	186
九、调神出壳	187
水调歌头	187
金丹秘要	187
性命	188
体用	188
龙虎	188
铅汞	188
鼎炉	188
丹灶	188
有无	189
药火	189
玄牝	189
中正	189

灵宝	189
清净	189
抽添	190
沐浴	190
复姤	190
交合	190
温养	190
返还	190
收放	190
虚彻	191
灵通	191
圆明	191
觉照	191
全真	191
诗绝句	191
赠程洁庵	191
又五言绝句赠程洁庵	192
咏儒释道三教总赠程洁庵	194
儒理	194
致知格物	194
正心诚意	194
人心惟危	194
道心惟微	194
惟精惟一	194
允执厥中	195
穷理尽性	195

以致于命	195
忠恕而已	195
复见天心	195
知周万物	195
退藏于密	195
常慎其独	196
一以贯之	196
复归于无极	196
释教	196
二身一体	196
三心则一	196
消碍悟空	196
显微无间	197
不立有无	197
戒定慧	197
无有定法	197
虚彻灵通	197
真如觉性	197
常乐我静	198
朝阳补破衲	198
对月了残经	198
金刚经塔	198
道教	198
清净无为	198
无上至真	198
真元妙用	199

损之又损	199	目 录
三返昼夜	199	
一得永得	199	
抽添铅汞	199	
玄牝之门	199	
出群迷径	200	
入希夷门	200	
多言数穷	200	
不如守中	200	
九转神丹	200	
可道非常道	200	11
后序 混然子	201	

中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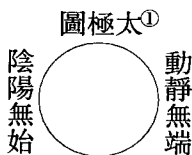
中和集叙

维扬损庵蔡君志颐，莹蟾子李清庵之门人也。勘破凡尘，笃修仙道，得清庵之残膏剩馥，编次成书，题曰《中和集》，盖取师之静室名也。大德丙午秋，谒余印可，欲寿诸梓，开悟后人。余未启帙，先已知群妄扫空，一真呈露。谓如天付之而为命，人受之而为性。至于先天、太极、自然、金丹，光照太虚，不假修炼者，漏泄无馀矣！可以穷神知变，而深根宁极，可以脱胎神化，而复归无极也。抑以见道之“有物混成”，儒之“中和育物”，释之“指心见性”。此皆同上异曲，咸自太极中来。是故老圣常善救人，佛不轻于汝等，周公岂欺我哉！览是集者，切忌生疑。

当涂南谷杜道坚书于钱塘玄元真馆。

中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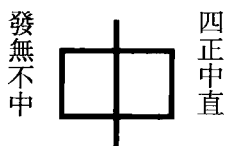
玄门宗旨



释曰圆觉，道曰金丹，儒曰太极。所谓无极而太极者，不可极而极之谓也。释氏云：“如如不动，了了常知。”《易·系》云：“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丹书云：“身心不动，以后复有，无极真机。”言太极之妙本也。是知三教所尚者，静定也。周子所谓“主于静者”是也。盖人心静定，未感物时，湛然天理，即太极之妙也。一感于物，便有偏倚，即太极之变也。静定之时，谨其所存，则天理常明，虚灵不昧，动时自有主宰，一切事物之来俱可应也。静定工夫纯熟，不期然而自然至，此无极之真复矣，太极之妙应明矣，天地万物之理悉备于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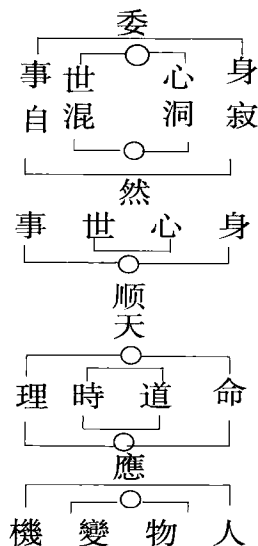
①本书各图表，均照底本复制，图中繁体字和行款均一仍其旧。

圖和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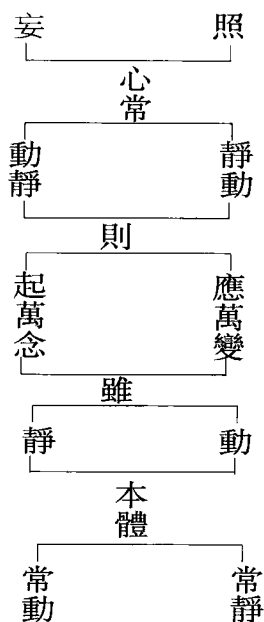
《礼记》云：“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未发，谓静定，中谨其所存也。故曰中存而无体，故谓天下之大本。发而中节谓动，时谨其所发也，故曰和。发无不中，故谓天下之达道。诚能致中和于一身，则本然之体，虚而灵，静而觉，动而正，故能应天下无穷之变也。老君曰：“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即子思所谓“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同一意。中也，和也，感通之妙用也，应变之枢机也。《周易》：“生育流行，一动一静之全体也。”予以所居之舍，“中和”二字扁名，不亦宜乎哉！

圖順委



身心世事谓之四缘，一切世人皆为萦绊。惟委顺者，能应之常。应常静，何缘之有？何谓委？委身寂然，委心洞然，委世混然，委事自然。何谓顺？顺天命，顺天道，顺天时，顺天理。身顺天命，故能应人心。顺天道，故能应物世。顺天时，故能应变事。顺天理，故能应机。既能委，又能顺，兼能应，则四缘脱洒。作是见者，常应，常静，常清，常净矣。

圖妄照



古云：“常灭动心，不灭照心。”一切不动之心皆照心也，一切不止之心皆妄心也。照心，即道心也。妄心，即人心也。道心惟微，谓微妙而难见也。人心惟危，谓危殆而不安也。虽人心亦有道心，虽道心，亦有人心。系乎动静之间，尔惟允执厥中者，

照心常存，妄心不动，危者安平，微者昭著。到此，有妄之心复矣，无妄之道成矣。《易》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太极图颂

中○者，无极而太极也。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一阴一阳，两仪立焉。○者，两仪也。○者，阳动也。○者，阴静也。阴阳互交，而生四象。○者，四象，动而又动曰老阳，动极而静曰少阴，静极复动曰少阳，静而又静曰老阴。四象动静而生八卦，乾一、兑二，老阳动静也。离三、震四，少阴动静也。巽五、坎六，少阳动静也。艮七、坤八，老阴动静也。阴逆阳顺，一升一降，机缄不已，而生六十四卦。万物之道，至是备矣。上○者，气化之始也。下○者，形化之母也。知气化而不知形化，则不能极广大。知形化而不知气化，则不能尽精微，故作颂而证之。

7

颂二十五章

道本至虚，至虚无体。穷于无穷，始于无始。

虚极化神，神变生气。气聚有形，一分为二。

二则有感，感则有配。阴阳互交，乾坤定位。动静不已，四象相系。

健顺推荡，八卦兹系。运五行而有常，定四时而成岁。

冲和化醇，资始资生。在天则斡旋万象，在地则长养群情。

形形相授，物物相孕，化化生生，奚有穷尽？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无错综，隐显相扶。

原其始也，一切万有，未有不本乎气。推其终也，一切万物，未有不归于形。

是知万物本一形，气也；形气本一，神也。神本至虚，道本至无。《易》在其中矣。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物居中，自融自化，气在其中矣。

天地，物之最巨，人于物之最灵，天人一也。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变在其中矣。

人之极也，中天地而立命，禀虚灵以成性。立性立命，神在其中矣。

命系乎气，性系乎神。潜神于心，聚气于身，道在其中矣。

形化则有生，有生则有死。出生入死，物之常也。

气化则无生，无生故无死。不生不死，神之常也。

形化体地，气化象天。形化有感，气化自然。

明达高士，全气全神，千和万合，自然成真。

真中之真，玄之又玄，无质生质，是谓胎仙。

欲造斯道，将奚所自？惟静惟虚，胎仙可冀。

虚则无碍，静则无欲。虚极静笃，观化知复。

动而主静，实以抱虚。二理相须，神与道俱。

道者，神之主；神者，气之主；气者，形之主；形者，生之主。

无生则形住，形住则气住，气住则神住，神住则无住，是名无住住。

金液炼形，玉符保神。神形俱妙，与道合真。

命，宝凝矣。性，珠明矣。元，神灵矣。胎，仙成矣。虚无，自然之道毕矣。大哉神也！其变化之本欤？

画前密意

易象第一

易可易，非常易；象可象，非大象。常易不易，大象无象。常易未画，以前易也；变易既画，以后易也。常易不易，太极之体也。可易变易，造化之元也。大象，动静之始也。可象，形名之母也。历劫寂尔者，常易也；亘古不息者，变易也；至虚无体者，大象也；随事发见者，可象也。所谓常者，莫穷其始，莫测其终，历千万世，廓然而独存者也。所谓大者，外包乾坤，内充宇宙，遍河沙界，湛然圆满者也。常易不易，故能统摄天下无穷之变；大象无象，故能形容天下无穷之事。易也，象也，其道之原乎！

常变第二

常易不变，变易不常。其常不变，故能应变；其变不常，故能体常。始终不变，易之常也；动静不常，易之变也。独立而不改，得其常也；周行而不殆，通其变也。不知常，不足以通变；不通变，不足以知常。常也，变也，其易之原乎！

体用第三

常者，易之体；变者，易之用。古今不易，易之体；随时变易，易之用。无思、无为，易之体；有感、有应，易之用。知其用，则能极其体；全其体，则能利其用。圣人仰观俯察，远求近取，得其体也。君子进德、修业，作事、制器，因其用也。至于穷理尽性，乐天知命，修齐治平，纪纲法度，未有外乎易者也！

全其易体，足以知常；利其易用，足以通变。

动静第四

刚柔推荡，易之动静；阴阳升降，气之动静；奇偶交重，卦之动静；气形消息，物之动静；昼夜兴寝，身之动静。至于身之进退，心之起灭，世之通塞，事之成败，皆一动一静互相倚伏也。观其动静，则万事之变、万物之情，可见矣。静时有存，动则有察；静时有主，动则可断；静时有定，动罔不吉。静者，动之基；动者，静之机。动静不失其常，其道光明矣。

屈伸第五

暑往寒来，岁之屈伸；日往月来，气之屈伸；古往今来，世之屈伸。至于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皆屈伸之理也。知屈伸相感之道，则能尽天下无穷之利也。

消息第六

息者，消之始；消者，息之终。息者，气之聚；消者，形之散。生育长养谓之息，归根复命谓之消。元而亨，《易》之息也；利而贞，《易》之消也。春而夏，岁之息也；秋而冬，岁之消也。婴而壮，身之息也；老而终，身之消也。无而有，物之息也；有而无，物之消也。息者，生之徒；消者，死之徒。自二气肇分以来，未有消而不息之理，亦未有息而不消之物。通而知之者，烛理至明者也。

神机第七

存乎中者，神也；发而中者，机也。寂然不动，神也；感而遂

通，机也。隐显莫测，神也；应用无方，机也。蕴之一身，神也；推之万物，机也。吉凶先兆，神也；变动不居，机也。备四德，自强不息者，存乎神者也。贯三才，应用无尽者，运其机者也。

智行第八

智者，深知其理也；行者，力行其道也。深知其理，不见而知；力行其道，不为而成。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深知也。自强不息，无往不适，力行也。知乱于未乱，知危于未危，知亡于未亡，知祸于未祸，深知也。存于身而不为身累，行于心而不为心役，行于世而不为世移，行于事而不为事碍，力行也。深知其理者，可以变乱为治，变危为安，变亡为存，变祸为福。力行其道者，可以致身于寿域，致心于玄境，致世于太平，致事于大成。非大智大行者，其孰能及此？

明时第九

通变，莫若识时；识时，莫若通理；明理，莫若虚静。虚则明，静则清，清明在躬，天理昭明。天之变化，观《易》可见；世之时势，观《象》可验；物之情伪，观形可辨。丽于形者，不能无偶；施于色者，不能无辨。天将阴雨，势必先蒸；山将崩裂，下必先隳；人将利害，貌必先变。譬如巢知风，穴知雨，蜚虫应候，叶落知秋。又如商人置雉尾于舟车之上，以候阴晴。天常晴，则尾直竖；天将雨，则尾下垂。无情之物尚尔，而况人乎！今人不识时变者，烛理未明也。

正己第十

进德修业，莫若正己；己一正，则无所不正。一切形名，非

正不立。一切事故，非正不成。日用平常，设施酬酢，未有不始于己者。一切事事理理、头头物物，亦未有不自己出者。是故进修之要，必以正己为立基。正己接人，人亦归正；正己处事，事亦归正；正己应物，物亦归正。惟天下之一正，为能通天下之万变。是知正己者，进修之大用也，入圣之阶梯也。

工夫第十一

清心释累，绝虑忘情，少私寡欲，见素抱朴，《易》道之工夫也。心清累释，足以尽理；虑绝情忘，足以尽性；私欲俱泯，足以造道；素朴纯一，足以知天。

13

感应第十二

寂然而通，无为而成，不见而知，《易》道之感应也。寂然而通，无所不通；无为而成，无所不成；不见而知，无所不知。动而感通不足，谓之通；为而后成不足，谓之成；见而后知不足，谓之知。此三者，其于感应之道也远矣！诚能为之于未有，感之于未动，见之于未萌，三者相须而进，无所感而不通也，无所事而不应也，无所往而非利也。尽此道者，其惟颜子乎！

三易第十三

三《易》者，一曰天《易》，二曰圣《易》，三曰心《易》。天《易》者，《易》之理也；圣《易》者，《易》之象也；心《易》者，《易》之道也。观圣《易》，贵在明象，象明则入圣。观天《易》，贵在穷理，理穷则知天。观心《易》，贵行道，道行则尽心。不读圣人之《易》，则不明天《易》；不明天《易》，则不知心《易》；不知心《易》，则不足以通变。是知《易》者，通变之书也。

解惑第十四

气之消长，时之升降，运之否泰，世之通塞，天《易》也。卦之吉凶，爻之得失，辞之险易，象之贞晦，圣《易》也。命之穷达，身之进退，事之成败，位之安危，心《易》也。深造天《易》，则知时势；深造圣《易》，则知变化；深造心《易》，则知性命。以心《易》会圣《易》，以圣《易》拟天《易》，以天《易》参心《易》，一以贯之，是名志士。

释疑第十五

变动有时，安危在己；祸福得丧，皆自己始。是故通变者，趋时者也。趋时者，危亦安；通变者，乱亦治。不失其所守者，困亦亨；不谨其所行者，丰亦昧。晦其明者，处明夷而无伤；恃其有者，居大有而必害。至远而可应者，其志同也；至近而无与者，其意乖也。至弱而能胜者，得其辅也；至刚而无过者，有其道也。《益》之用凶事，济难也；《睽》之见恶人，免怨也。不恒其德者，无所容；不有其躬者，无所利。独立自恃者，无功；恐惧修省者，获福。益于人者，人益之；利于人者，人利之；信于人者，人信之；惠于人者，人惠之。畏凶者，无凶；畏眚者，无眚。畏祸者，福必至；忽福者，祸必至。予所谓安危在己，复何疑哉？

圣功第十六

圣人所以为圣者，用《易》而已矣。用《易》所以成功者，虚静而已矣。虚则无所不容，静则无所不察。虚则能受物，静则能应事，虚静久久则灵明。虚者，天之象也；静者，地之象也。自强不息，天之虚也；厚德载物，地之静也。空阔无涯，天之虚

也；方广无际，地之静也。天地之道，惟虚惟静。虚静在己，则是天地在己也。《道经》云：“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其斯之谓欤！清即虚也，虚，静也者，其神德圣功乎！

金丹妙诀

金丹图象说

左四图法象显明至道玄玄之旨。

爐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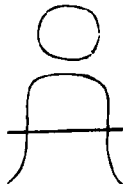
撑天拄地大模糊，谁为安名号玉炉？曾向此中经炼煅，出无入有尽由渠。

鼎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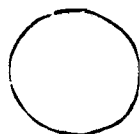
不无不有不当中，外面虚无里面空。决烈丈夫掀倒看，元来那个本来红。

丹還



威音那畔本来明，昧了皆因着幻形。若向丹中拈得出，圆陀陀地至灵灵。

丹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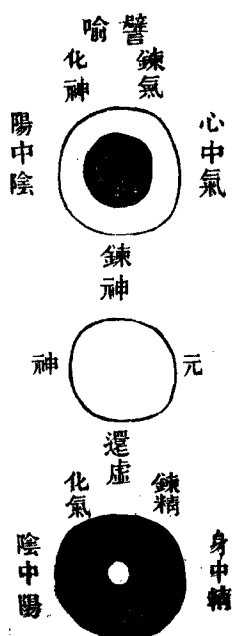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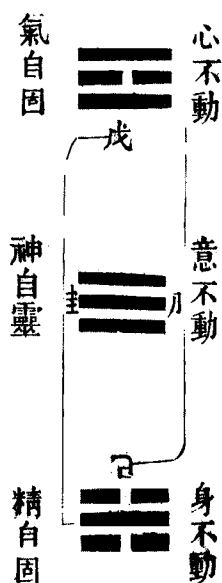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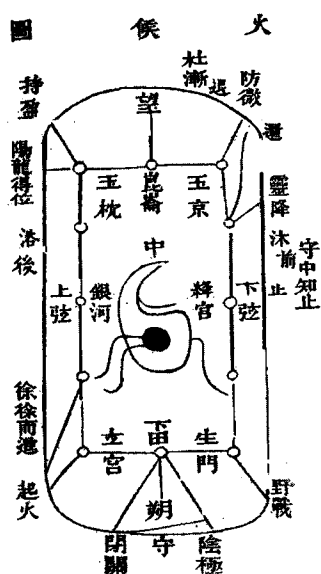
道本无为法自然，圣人立像假名圈。平常日用全彰露，打破方知象帝先。

二图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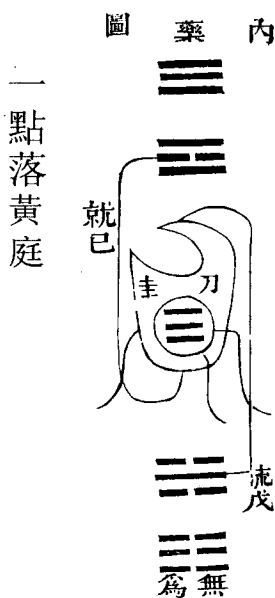
取出☰中画，补☷还复乾。纯阳命本固，无碍性珠圆。受触全天理，离尘合上禅。采铅知下手，三叠舞胎仙。

诀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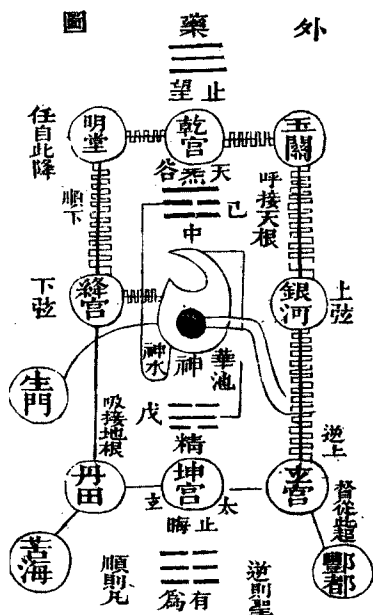




十一	初一	子	玄宮	复	初九
十二	初三	丑	进	临	九二
正	初六	寅	徐进	泰	九三
二	初八	卯	沐银河	壮	九四
三	十一	辰	过玉关	夬	九五
四	十四	巳	止	乾	上九
五	十六	午	昆仑山	姤	初六
六	十八	未	退遁		六二
七	二十	申	徐退	否	六三
八	二十三	酉	浴絳宮	观	六四
九	二十六	戌	守中	剥	六五
十	二十八	亥	战	坤	上六



乾宮交姤罷



金丹內外二藥圖說

外藥，可以治病，可以长生久视。

內藥，可以超越，可以出有人无。

大凡学道，必先从外药起，然后自知内药。高上之士，夙植德本，生而知之，故不炼外药，便炼内药。

內藥，无为无不为。外藥，有为有以为。

內藥，无形无质而实有。外藥，有体有用而实无。

外藥，色身上事。內藥，法身上事。

外藥，地仙之道。內藥，水仙之道。

二藥全，天仙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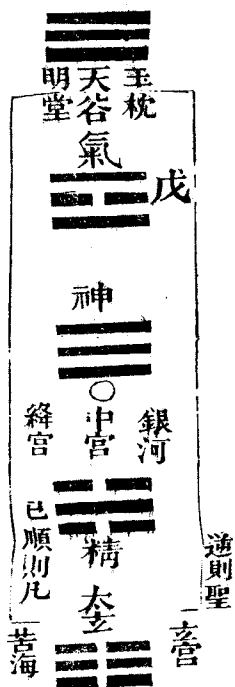
外藥了命。內藥了性。

二药全，形神俱妙。

外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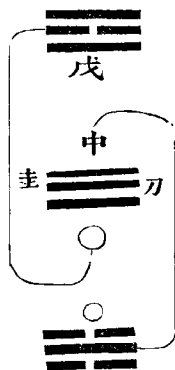
初关，炼精化气。先要识天癸，生时急采之。

中关，炼气化神。调和真息，周流六虚，自太玄关逆流，至天谷穴交合，然后下降黄房入中宫，乾坤交姤罢，一点落黄庭。



上关，炼神还虚。以心炼念，谓之七返。情来归性，谓之九还。

内药。



内药乃炼神之要，形神俱妙，与道合真。

内药，先天一点，真阳是也。譬如乾卦☰，中一画交坤成☷，坎，水是也。中一画本是乾金，异名水中金，总名至精也。至精固而复祖炁。祖炁者，乃先天虚无真一之元炁，非呼吸之炁。如乾☰，中一画交坤成坎，了却交坤中一阴，入于乾而成离☲。离中一阴，本是坤土，故异名。曰砂中汞是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虚化神，神化炁，炁化精，精化形。

已上谓之顺。

万物含三，三归二，二归一。
炼乎至精，精化炁，炁化神。

已上谓之逆。丹书谓顺则成人，逆则成丹。

上药三品：精、炁、神。

体则一，用则二。何谓体？本来三元之大事也。何谓用？内外两作用是也。

内药：

先天至精，虚无空炁，不坏元神。

外药：

交感精，呼吸炁，思虑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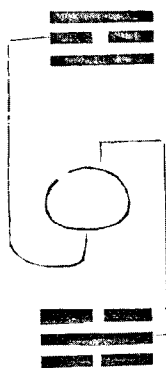
一炼精化气。

二炼气化神。

三炼神还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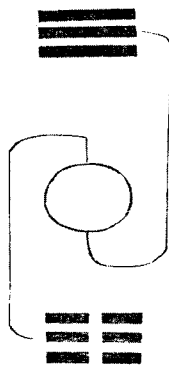
初有
關為

取坎填離



中無
關入交有

乾坤闔闔



上無
關為



此三段工夫到了则一。若向这里具只眼，三教之大事毕矣。其或未然，细参后事。

一炼精化气。

☵归道，乃水府求玄。丹书云：“癸生须急采，望远不堪尝。”所谓采者，不采之采，谓之采也。苟实有所采，坎中一画，

如何得升精？乃先天至灵之化，因动而有身，身中之至精，乃元阳也。采者，采此也。譬如☰乾，乃先天至灵始，因一动交坤而成。坎即至灵，化元精之象也。坎为水，坎中一画元乾金，假名曰水中金。金乃水之母。反居水中，故曰母隐子胎也。采铅消息，难形笔舌达者。观雷在地中，复先王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之语，思过半矣。馀存口诀。

二炼气化神。

☲崇释，则离宫修定。丹书云：“真土制真铅，真铅制真汞。”铅汞归土，釜身心寂不动，斯言尽矣。既得真铅，则真汞何虑乎不凝？炼炁之要，贵乎运动，一阖一辟，一往一来，一升一降，无有停息。始者用意，后则自然。一呼一吸，夺一年之造化，即太上云：“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正此义也。达者若于乾坤易之门，与夫复䷗姤䷫之内上留意，炼气之要备矣。

三炼神还虚。

三工夫到此，一个字也用不着。

三五指南图局说

紫阳真人《悟真篇》诗云：“三五一都三个字，古今明者实然希。东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己还从生数五，三家相见结婴儿。婴儿是一含真气，十月胎成人圣基。”只此五十六字，贯彻诸子百家、丹经子书。若向这里具只眼，参学事毕。其或未然，向注脚下商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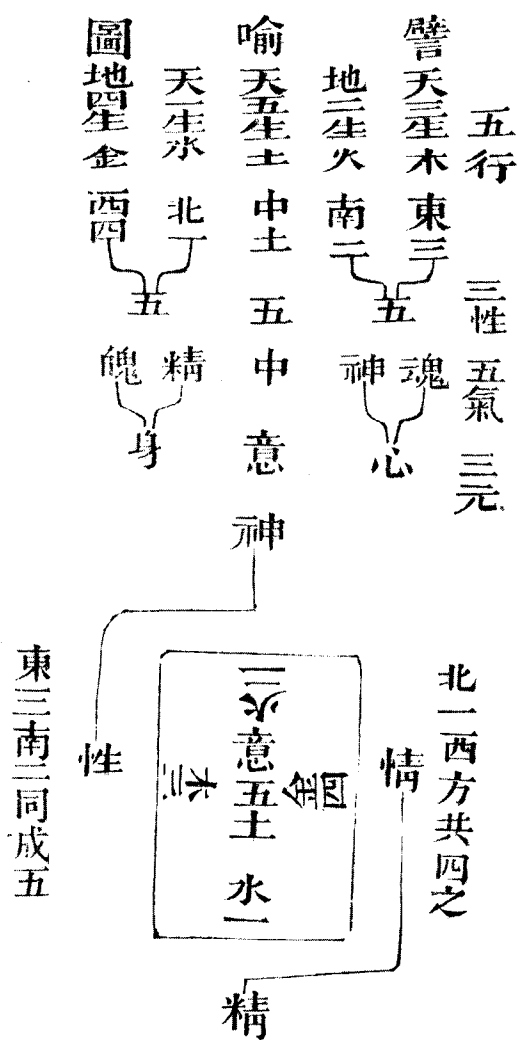
初 “三五一都三个字”，三元五行一气也。“古今明者实然希”，亘古亘今知者鲜矣。“东三南二同成五”，东三，木也；南二，火也。木生火，木乃火之母；两姓一家，故曰同成五也。“北

一西方四共之”，北一，水也；西四，金也。金生水，金乃水之母；两姓一家，故曰共之。“戊己还从生数五”者，土之生数也。五居中，无偶，自是一家。所谓“三家相见”者，三元五行混而为一也。故曰“三家相见结婴儿”。所谓“婴儿”者，亦是假名，纯一之义也。故曰“婴儿是一含真气”也。“十月胎成入圣基”者，三百日，胎二八；两药烹之，炼之，成之，熟之；超凡入圣之大功也。故曰“入圣基”也。

中 以一身言之，东三，木也，我之性也。西四，金也，我之情也。南二，火也，我之神也。北一，水也，我之精也。性乃心之主，心乃神之舍，性与神同系乎心，“东三南二同成五”也。精乃身之主，身者情之系，精与情同系乎身，“北一西方四共之”也。戊己，中土意也。四象五行，意为之主宰。意无偶，自是一家也。修炼之士，收拾身心，意则自然。三元五行混而为一也。丹书云：“收拾身心为采药。”正谓此也。收拾身心之要，在乎虚静。虚其心，则神与性合；静其身，则精与情寂；意大定，则三元混一。此所谓三花聚五气，朝圣胎凝。

23

末 情合性，谓之金木并；精合神，谓之水火交；意大定，谓之五行全。丹书云：“炼精化气为初关，身不动也；炼气化神为中关，心不动也；炼神化虚为上关，意不动也；心不动，东三南二同成五也；身不动，北一西方四共之也；意不动，戊己还从生数五也；身心意合，即三家相见结婴儿也。”作是见者，金丹之能事毕矣，神仙之大事尽矣。至于丹书种种法象，种种异名，并不外乎身心意也。虽然犹有不能直下会意者，今立异名法象图局于后，具眼者流，试着眼看。





身、心、意，曰三家；精、氣、神，曰三元；精、神、魂、魄、意，曰五氣；鉛、汞、銀、砂、土，曰五行；三家相見，曰胎圓；三元合一，曰丹成。大德三年，純陽誕日，書于奎江中和庵。

玄关一窍。贈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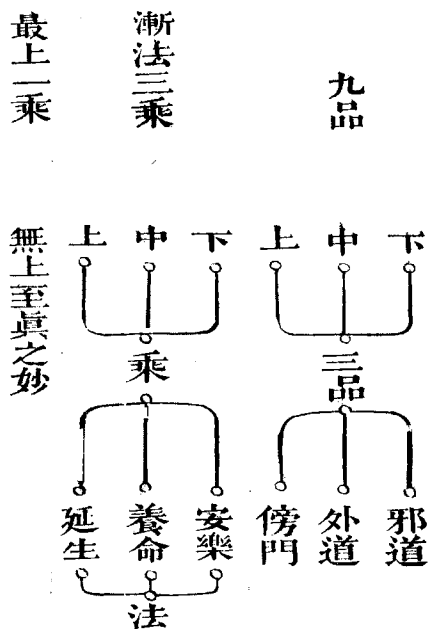
夫玄关一窍者，至玄至要之機關也。非印堂、非囟門、非肚臍、非膀胱、非兩腎、非腎前臍后、非兩腎中間，上至頂門，下至腳跟，四大一身，才着一處，便不是也。亦不可離了此身，向外尋之。所以聖人只一“中”字示人，只此“中”字便是也。我

设一喻，令尔易知。且如傀儡，手足举动，百样趋跄。非傀儡能动，是丝线牵动。虽是线上关楔，却是弄傀儡底人牵动。咦！还识这个弄傀儡底人么？休更疑惑。我直说与汝等，傀儡比此一身，丝线比玄关，弄傀儡底人比主人公。一身手足举动，非手足动，是玄关使动。虽是玄关动，却是主人公使教玄关动。若认得这个动底关楔，又奚患不成仙乎？

试金石

26

夫金丹者，虚无为体，清静为用，无上至真之妙道也。世鲜知之，人鲜行之。于是圣人用方便力，开善诱门，强立名象。著诸丹书，接引后学，盖欲来者，诵言明理。嘿！识潜通则行之，顿超真境。奈何后人不穷其理，执著筌蹄，妄引百端，支离万状。将至道碎破，为曲径旁蹊三千六百，良不得其传故也。况今之无知浅学，将圣人经旨妄行笺注，乖讹尤甚，安得不误后来。虽苦志之士，亦不能辨其邪正，深可怜悯！予因是事，故作此《试金石》而辨其真伪，俾诸学者不被眩惑，决然无疑，直超道岸。圣师曰：“道法三千六百门，人人各执一苗根。谁知些子玄微处，不在三千六百门。”予谓祖师老婆心切，故作是诗也。若复有人作如是见者，大地皆黄金，其或未然，须当试过，于是乎书。



傍門九品

下三品

御女房中，三峰采战；食乳对炉，女人为鼎；天癸为药，产门为生；身处精血，为大丹头；铸雌雄剑，立阴阳炉；谓女子为纯阳，指月经为至宝，采而饵之，为一月一还；用九女为九鼎，为九年九返；令童男童女交合，而采初精，取阴中黍米为玄珠。至于弄金花，弄金枪七十二家，强兵战胜，多入少出，九浅一深。如此邪谬，谓之泥水丹法，三百馀条，此大乱之道也，乃下品之下，邪道也。

又有八十四家接法，三十六般采阴，用胞衣为紫河车，炼小便为秋石，食自己精为還元，捏尾闾为闭关。夫妇交合，使精不过，为无漏。采女经为红圆子，或以五金、八石修炼为丸，令妇人服之，十月后，产肉块为至药，采而服之。如此谬术，不欲尽举，约有三百餘条，乃下品之中外道也。

又有诸品丹灶炉火，烧热五金八石，勾庚乾汞，点茅烧银，拨灰弄火，至于灵砂外药，三逊五假，金石草木服饵之法四百餘条，乃下品之上外道也。

右下三品，共一千餘条，贪淫嗜利者行之。

中三品

休粮辟谷，忍寒食秽，服饵椒术，晒背卧冰，日持一斋。或清斋，或食物多为奇特，或饮酒不醉为验，或减食为抽添，或不食五味而食三白，或不食烟火食，或饮酒食肉不藉身命，自谓无为，或翻沧倒海，种种捏怪，乃中品之下也。

吞霞服气，采日月精华，吞星曜之光，服五方之气。或采水火之气，或存思注想，遨游九州为运用。或想身中二气，化为男女，象人间夫妇交采之状为合和。一切存想，种种虚妄等法，乃中品之中也。

传授三归五戒，看诵修习。传信法，取报应，行考赴，取归程，归空十信，三际九接，瞻星礼斗。或持不语，或打勤劳，持守外功。已上有为，乃中品之上，渐次近道也。

右三品一千餘条，行之不怠，渐入佳境，胜别留心。

上三品

定观鉴形，存思吐纳，摩抚消息，八段锦，六字气，视顶门，

守脐蒂，吞津液，搅神水。或千口水为活，或指舌为赤龙，或擦身令热为火候，或一呵九摩求长生，或炼稠唾为真种子，或守丹田，或兜外肾，至于煮海观鼻，以津精涎沫为药，乃上品之下也。

闭息行气，屈伸导引，摩腰肾，守印堂，运双睛，摇夹脊，守脐轮。或以双睛为日月，或以眉间为玄关，或叩齿为天门，或想元神，从顶门出入。或梦游仙境，或默朝上帝，或以昏沉为入定，或数息为火候，或想心肾黑白二气相交为既济，乃上品之中也。

般精运气，三火归脐，调和五脏，十六观法，固守丹田，服中黄气。三田还返，补脑还精，双提金井，夹脊双关，握固内视，种种般运，乃上品之上也。

右三品一千馀条，中士行之，亦可却病。

渐法三乘

下乘者，以身心为鼎炉，精气为药物，心肾为水火，五脏为五行，肝肺为龙虎，精为真种子。以年月日时行火候，咽津灌溉为沐浴，口鼻为三要，肾前脐后为玄关，五行混合为丹成。此乃安乐之法，其中作用百馀条。若能忘情，亦可养命。与上三品稍同，作用处别。

中乘者，乾坤为鼎器，坎离为水火，乌兔为药物，精神魂魄意为五行，身心为龙虎，气为真种子，一年寒暑为火候，法水灌溉为沐浴，内境不出外境不入为固济。太渊、绛宫、精房为三要，泥丸为玄关，精神混合为丹成。此中乘养命之法，其中作用数十条，与下乘大同小异，若行不怠，亦可长生久视。

上乘者，以天地为鼎炉，日月为水火，阴阳为化机，铅、汞、银、砂、土为五行，性情为龙虎，念为真种子。以心炼念为火候，

息念为养火，含光为固济，降伏内魔为野战。身、心、意为三要，天心为玄关，情来归性为丹成，和气薰蒸为沐浴，乃上乘延生之道。其中与中乘相似，作用处不同，亦有十馀条。上士行之，始终如一，可证仙道。

最上一乘

夫最上一乘，无上至真之妙道也。以太虚为鼎，太极为炉，清静为丹基，无为为丹母，性命为铅汞，定慧为水火，窒欲惩忿为水火交，性情合一为金木并，洗心涤虑为沐浴，存诚定意为固济。戒、定、慧为三要，中为玄关，明心为应验，见性为凝结，三元混一为圣胎，性命打成一片为丹成，身外有身为脱胎，打破虚空为了当，此最上一乘之妙。至士可以行之，功满德隆，直超圆顿，形神俱妙，与道合真。

问答语录

洁庵琼蟾子程安道问三教一贯之道。

莹蟾子宴坐蟾窟，是夜，寒光清气，真洁可掬。门人琼蟾子猛思生死事大，神仙不可不敬慕，功行不可不专修，稽首拜问曰：“弟子尝闻自古上圣高真、历代仙师，皆因修真而成道，必以铅汞为金丹之根蒂。不知铅汞是何物？”师曰：“夫铅汞者，天地之始，万物之母，金丹之本也；非凡铅、黑锡、水银、朱砂。奈何谬者不知真玄，私意揣度，惑坏后学，徒费岁时，担阁一生，深可怜悯。若不遇真师点化，皆妄为矣。紫阳真人曰：‘饶君聪慧过颜闵，不遇真师莫强猜。’正谓此也。我今为汝指出：真铅、真汞，身心是也。圣师云：‘“身心”两个字，是药也，是火也。’又云：

‘要知产药川源处，只在西南是本乡。’西南者，坤也；坤属身，身中之精，乃阴中之阳也。如乾中一爻，入坤而成坎。外阴内阳，外柔内刚，外坤内乾，坎水之中有乾金，故强名曰水中金也。夫汞者，心中之气也，阳中之阴，如坤中一爻，入乾而成离。外阳内阴，外刚内柔，外乾内坤，离火之中有坤土，故强名曰砂中汞也。精气感合之妙，故强名立象。以铅汞喻之，使学者知有体用耳。以此推之，无出‘身心’两字。身心合一之后，铅汞皆无也。”

问：“如何是抽添？”曰：“身不动，气定谓之抽；心不动，神定谓之添。身心不动，神凝气结，谓之還元。所以取坎中之阳，补离中之阴而成乾，谓抽铅添汞也。”

31

问：“如何是烹炼？”曰：“身心欲合、未合之际，若有一毫相挠，便以刚决之心敌之，为武炼也。身心既合，精气既交之后，以柔和之心守之，为文烹也。此理无他，只是降伏身心，便是烹铅炼汞也。忘情养性，虚心养神，万缘顿息，百虑俱澄，身心不动，神凝气结，是谓丹基，喻曰圣胎也。以上异名，只是以性摄情而已。性寂情冥，照见本来，抱本还虚，归根复命，谓之丹成也，喻曰脱胎。”

问：“诸丹经云：‘用工之妙，要在玄关。’不知玄关，正在何处？”曰：“玄关者，至玄至妙之机关也，宁有定位？着在身上，即不是离了此身，向外寻求；亦不是泥于身，则着于形；泥于外，则着于物。夫玄关者，只于四大五行不着处是也。余今设一譬喻，令汝易于晓会。且如傀儡，手足举动，百般舞蹈，在乎线上关棧，实由主人使之。傀儡比得人之四大一身，线比得玄关，抽牵底主人比得本来真性。傀儡无线，则不能动，人无玄关，亦不能运动。汝但于二六时中，行、住、坐、卧着工夫，向内求之，语默视听，

是个甚么？若身心静定，方寸湛然，真机妙应处，自然见之也。《易系》云‘寂然不动’，即玄关之体也。‘感而遂通’，即玄关之用也。自见得玄关，一得永得。药物、火候，三元、八卦，皆在其中矣。时人若以有形着落处为玄关者，纵勤功苦志，事终不成。欲直指出来，恐汝信不及，亦不得用，须是自见始得。譬如儒家，先天之学，亦要默而识之。《孟子》云：浩然之气，塞乎天地之间，曰难言也。且难言之妙，非玄关乎？且如释氏，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使人神领意会，谓之不传之妙。能知此理者，则能一彻万融也。”

32

问：“或谓崇释与修道，可以断生死，出轮回；学儒，可尽人伦，不能了生死。岂非三教异同乎？”曰：“达理者，奚患生死耶？且如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原始返终，知周万物，则知生死之说，所以性命之学，实儒家正传。穷得理彻，了然自知，岂可不断生死轮回乎？且如羲皇初画易之时，体天设教，以道化人，未尝有三教之分。故曰：‘皇天无二道，圣人无两心。’当来初画一者，象太极也。有一便有二，象两仪也。一者，阳也；二者，阴也；一阴一阳之谓道。仰则观于天，上画一，画以象天；俯则察于地，下画一，画以象地；中画一，画以象人；故三画以成乾。☰象三才也。两乾断而成坤。☷象六合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画而成坤。’以一身言之，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心之神气也。立地之道，曰柔与刚，身之形体也。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意之情性也。心、身、意，象乾，三才也。神、气、性、情、形、体，象坤之六合也。《易》曰：‘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此之谓也。”

问：“《系辞》云：‘六画而成卦。’先生云：‘六画而成坤

者。’何也？”曰：“汝未知之。若谓‘六画而成卦’者，文王重卦也。文王未重卦之前，岂可谓无三才六合乎？先贤云：‘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天之乾坤也。立地之道，曰柔与刚，地之乾坤也。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人之乾坤也。’以此推之，乾坤两卦，三才六合备矣，又岂以重卦言之哉！所谓六画而成卦者，重卦之后，名为后天也。”

问：“若谓未重卦之前，三才六合备矣，而《系辞》云：‘以制器者，尚其象。’未必因器而设象，因象而制器乎？”曰：“因象而制器。”

问：“三皇以下，圣人制器，皆以重卦言之。若谓因象制器，文王未重易之前，岂有重卦之名乎？”曰：“非也。前贤云：‘须信画前元有易。’所以文王未重卦之前，六十四卦俱备。”

问：“卦若不重，六十四卦从何而得？”曰：“变，卦所生也。一卦变八卦，八卦变六十四卦。且如乾卦三爻，上两爻少阳，下一爻老阳。支出巽卦来，阳变为阴。乾之巽，天风姤也。举此一卦，诸卦皆然。”

问：“卦不重而有六十四卦，文王如何又重之？”曰：“卦不重而变六十四卦，乃羲皇心法，道统正传，诱万世之下学者同入圣门。重卦而生六十四卦者，乃文王、周、孔，立民极，正人伦，使世人趋吉避凶，立万世君臣、父子之纲耳。故性命之学不敢轻明于言，亦不忍隐斯道。孔子微露于《系辞》，濂溪发明于《太极通书》也。盖欲来者熟咀之而自得之，此学不泯其传矣。”

问：“一阴一阳之谓道，如何说？”曰：“阴阳者，乾坤也。乾坤出于太极；太极判而两仪立焉。两仪，天地也。不言天地而言乾坤者，贵其用，不贵其体也。或曰：‘乾，阳也；坤，阴也。如何又云天地？’曰：‘天地即乾坤也，乾坤即阴阳也。’阴阳，一太

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以太极言之，则曰天地。以《易》言之，则曰乾坤。以道言之，则曰阴阳。若以人身言之，天地，形体也；乾坤，性情也；阴阳，神气也。以法象言之，天龙地虎也，乾马坤牛也，阳乌阴兔也。以金丹言之，天鼎地炉也，乾金坤土也，阴汞阳铅也。散而言之，种种异名；合而言之，一阴一阳也。修仙之人，炼铅汞而成丹者，即身心合而还其本初，阴阳合而复归太极也。”

问：“三五一是何也？”曰：“三元五行也。东三南二是一个五，北一西四是两个五，中土是三个五。是谓三五也。以人身言之，性三神二是一个五，情四精一是两个五，意五是三个五也。三五合一，则归太极；身心意合一，则成圣胎也。紫阳真人云：‘三五一都三个字，三元五行，一气是也。古今明者实然稀。世鲜知之。东三南二同成五，东三，性也。南二，神也。北一西方四共之。北一，精也。西四，情也。戊己还从生数五，生数五，意也。三家相见结婴儿。三家者，身、心、意也。婴儿者，三五合一而成用也。婴儿是一含真气，婴儿是真一之异名，太乙含真也。十月胎圆入圣基。’工夫十月，脱出凡胎，超凡入圣也。以此求之，金丹之道，实入圣基也。”

问：“《系辞》云：‘天地设位，《易》行乎中。’如何？”曰：“天地设位，人生于中，是谓三才，故人与物生生而不息。所以不言人与物而言《易》者，圣人言乾坤，《易》之门，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如《金丹》，以乾坤为鼎器者，天地设位也。以阴阳为化机者，即‘《易》行乎中’也。元始采药无穷，行火候之不息也。”

问：“辟户谓之乾，阖户谓之坤，一阖一辟谓之变。如何？”曰：“一阖一辟者，一动一静也。乾阳坤阴，如门户之阖辟，即乾坤，易之门也。且如阴阳，互动互静，机缄不已。元亨利贞，定

四时成岁。变者，变易也。至道与神气混混沦沦，周乎三才万物，阖辟无穷，致广大而尽精微矣。以一身言之，呼吸是矣。呼则接天根，是谓之辟；吸则接地根，是谓之阖。一呼一吸，化生金液，是谓之变。阖辟、呼吸，即玄牝之门，天地之根矣。所谓呼吸者，非口鼻呼吸，乃真息阖辟也。”

问：“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如何？”曰：“乾，父也；坤，母也。乾初爻交坤而成震，震初索而得男，是谓长男；坤初爻交乾而成巽，巽初索而得女，是谓长女。乾中爻交坤而成坎，坎再索而得男，是谓中男；坤中爻交乾而成离，离再索而得女，是谓中女。乾三爻交坤而成艮，艮三索而得男，是谓少男；坤三爻交乾而成兑，兑三索而得女，是谓少女。乾生三男，坤生三女，乾坤共生六子，是谓八卦。以身言之，初受胎时，禀父母精华而成此身。精华者，丹经喻曰天壬地癸也。初交合时，天壬先至，地癸随至，癸裹壬，则成男子。地癸先至，天壬随至，壬裹癸，则成女子。壬癸偶然齐至，则成双胞胎。壬先至，癸迟至，癸先至，壬迟至，俱不成胎也。故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夫天壬、地癸者，乃天地元精、元气也。亦《金丹》所云‘坎戊、离己，异名铅汞也’。节之于外则成人，益之于内则成丹。世人不知，生男生女，实由命分中得，不由人力。若不断绝淫欲，自为修养，直待精华耗竭，早至夭亡，大可惜也。又岂知寡欲而得男女，贵而寿；多欲而得男女，浊而夭。”

问：“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如何？”曰：“形而上者，无形质；形而下者，有体用。无形质者，系乎性，汞也；有体用者，系乎命，铅也。总而言之，无出身心也。”

问：“圣人以《易》洗心，退藏于密。密是何也？”曰：“诚之至也。《易》理致广大而尽精微。圣人玩味其理，洗心涤虑，藏

于极诚矣。”

问：“《书》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不知‘中’如何‘执’？”曰：“‘执’者，一定之辞。‘中’者，正之中也。道心微而难见，人心危而不安，虽至人亦有人心，虽下愚亦有道心，苟能心常正得中，所以微妙而难见也。若心稍偏而不中，所以危殆而不安也。学仙之人，择一而守之，不易常执其中，自然危者安，而微者著矣。金丹用‘中’为玄关者，亦是这个道理。”

问：“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如何？”曰：“诚之昭著，虽无声可闻，无臭可知，天道亦不可掩。如《道经》云‘大量玄玄’，亦是真之至也。”

问：“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如何？”曰：“圣人生而知之，默而顺之天理。所谓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得无为自然之道也。此则《中庸》所谓‘诚而明也’。若谓明而诚，正是圣人之教耳。学道之人，夙有根器，一直了性，自然了命也，此生而知之也。根器浅薄者，不能一直了性，自教而入，从有至无，自粗达妙。所以先了命，而后了性也。此学而知之也。”

问：“夫子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夫子‘乐’在何处？”曰：“夫子所乐者天，所知者命，故乐天知命而不忧，虽匡人所逼，犹且弦歌自娱。于易得不远，复以修身，复见天地之心，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此金丹之妙也。”

问：“颜子箪瓢之乐。何如？”曰：“颜子得夫子‘乐天知命不忧’之理，故不改其乐也。所以如愚，心斋坐忘，黜聪明，去智虑，庶乎屡空，亦金丹之妙也。”

问：“曾子被破褐而颂声满天地，天子不得而臣，诸侯不得而友。是如何？”曰：“曾子一唯之妙，口耳俱忘，所以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得一贯之道。”

问：“子路问死，夫子答曰‘未知生焉知死’，是如何？”曰：“生死，乃昼夜之常，知有昼则知有夜。《易》云：‘原始返终，则知生死之说。’丹书云：‘父母未生以前，是金丹之基。’释云：‘未有此身，性在何处？’以此求之三教入处，只要原其始，自知其终。溯其流，而知其源。人能穷究此身其所从来，生死自然都知也。汝曾看《太极图》否？太极未判之前是甚么？若穷得透，则知此身之前，原始可以要终也。”

问：“太极未判，其形若鸡子。鸡子之外，是甚么？”曰：“太虚也。凡人受气之时，形体未分，亦如鸡子。既生之后，立性立命，一身之外皆太虚也。”

问：“人在母腹中时，还有性否？”曰：“腹中秽污，灵性岂存得住？”又问：“怀胎五七个月，其胎忽动，莫非性乎？”曰：“非性也，一气而已。人在腹中时，随母呼吸；一离母胎，立命立性，便自有天地。且如蛇斩作两段，前尚走，尾尚活。又有人煮蟹既熟，遗下生脚尚动，岂性也？汝究此理，则知气动也，非性也。”

问：“《语》云：‘吾道一以贯之。’如何？”曰：“圣人言身中一天理，可以贯通。三才，三教，万事无不备矣。如释氏‘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道教了一万事毕。皆一贯也。”

问：“世尊拈花示众，独迦叶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诃迦叶。’不知微笑者何事？”曰：“世尊拈花示众，众皆不见佛心，独迦叶见佛心之妙，所以微笑。故世尊以心外之妙，分付与迦叶也。”

问：“达摩西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如何是见性？”曰：“达摩以真空妙理，直指人心见性者，使人转物情空，

自然见性也。岂在乎笔舌传之哉!”

问：“儒有《先天易》，释有《般若经》，道有《灵宝经》。莫非文字乎？”曰：“非也。皆圣人以无言而形于有言，显真常之道也。释教一《大藏》教典及诸家语录因果，儒教九《经》三《传》、诸子百家，道教洞玄诸品经典及诸丹书，是入道之径路，超升的梯阶，若至极处，一个字也使不着。汝问余数事，亦只是过河之筏，向上一着，当于言句之外求之。或筑着，磕着，悟得透得，复归于太极。圆明觉照，虚彻灵通，性命双全，形神俱妙，虚空同体，仙佛齐肩，亦不为难。”

问：“先生云：‘三教一理，极荷开发。’但释氏涅槃，道家脱胎，似有不同处？”曰：“涅槃与脱胎，只是一个道理。脱胎者，脱去凡胎也，岂非涅槃乎？如道家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即抱本归虚，与释氏归空一理无差别也。”又问：“脱胎后还有造化么？”曰：“有造化在。圣人云身外有身，未为奇特。虚空粉碎，方露全真，所以脱胎之后，正要脚踏实地，直待与虚空同体，方为了当。且如佛云‘真空’，儒曰‘无为’，道曰‘自然’。皆抱本還元，与太虚同体也。执著之徒，畴克知此一贯之道哉！”洁庵曰：“先生精造金丹之妙道，融通三教之玄机，随问随答，极玄极妙，岂敢自秘！当刊诸梓，与同志之士相与开发，隋珠赵璧，自有识者。”

赵定庵问答

师曰：“前代祖师高真上圣，有无上至真之道留传在世度人。汝还知否？”定庵曰：“弟子初进玄门，至愚至蠢；蒙师收录，千载之幸也！无上正真之道，诚未知之，望师开发。”师曰：“无上

正真之道者，无上可上，玄之又玄，无象可象，不然而然，至极至妙之谓也，圣人强名曰道。自古上仙皆由此处了达，未有不由是而修证者。圣师口口历代，心心相传，所授金丹之旨，乃无上正真之妙道也。”定庵曰：“无上正真之妙，喻为金丹，其理云何？”师曰：“金者，坚也；丹者，圆也。释氏喻之为‘圆觉’，儒家喻之为‘太极’。初非别物，只是本来一灵而已。本来真性，永劫不坏，如金之坚，如丹之圆，愈炼愈明。释氏曰：‘○，此者，真如也。’儒曰：‘○，此者，太极也。’吾道曰：‘○，此乃金丹也。’体同名异。《易》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者，虚无自然之谓也；两仪者，一阴一阳也；阴阳，天地也。人生于天地之间，是谓三才。三才之道，一身备矣。太极者，元神也。两仪者，身心也。以丹言之，太极者，丹之母也；两仪者，真铅真汞也。所谓铅汞者，非水银、朱砂、硫黄、黑锡、草木之类，亦非精津、涕唾、心肾、气血，乃身中元神，身中元气。身不动，精气凝结，喻之曰丹。所谓丹者，身也。○者，真性也。丹中取出○者，谓之丹成。所谓丹者，非假外而造作，由所生之本而成正真也。世鲜知之，今之修丹之士，多不得其正传，皆是向外寻求，随邪背正，所以学者多而成者少也。或炼五金八石，或炼三逊五假，或炼云霞外气，或炼日月精华，或采星曜之光，或想空中丸块而成丹，或想丹田有物而为丹，或肘后飞金精，或眉间存想，或还精补脑，或运气归脐，乃至服秽吞精，纳新吐故，八段锦，六字气，摇夹脊，绞辘轳，闭尾闾，守脐蒂，采天癸，锻秋石，屈伸导引，抚摩消息，默朝上帝，舌拄上腭，三田还返，闭息行气，三火聚于膀胱，五行攒于苦海。如斯小法，何啻千门。纵勤功采取，终不能成其大事。《经》云：‘正法难遇，多迷真道，多人邪宗。’此之谓也。夫至真之要，至简至易，难遇易成。若遇

至人点化，无不成就。”定庵曰：“弟子宿生庆幸，得遇老师，幸沾法乳，金丹之要，望赐点化。”师曰：“汝今谛听，当为汝谈。夫炼金丹者，全在夺天地造化。以乾坤为鼎器，日月为水火，阴阳为化机，乌兔为药物。仗天罡之斡运，斗柄之推迁。采药有时，运符有则。进火退符，体一年之节候；抽铅添汞，象一月之亏盈。攒簇五行，合和四象。追二气归黄道，会三性于元宫。返本還元，归根复命。功圆神备，凡蜕为仙，谓之丹成也。”定庵曰：“天地造化，诚恐难夺。”师曰：“无出一身，奚难之有？天地，形体也；水火，精气也；阴阳，身心也；乌兔，性情也。所以形体为鼎炉，精气为水火，情性为化机，身心为药材。圣人恐学者无以取则，遂以天地喻之，人身与天地造化，无有不同。处‘身心’两个字，是药也，是火。所以天魂地魄，乾马坤牛，阳铅阴汞，坎男离女，日乌月兔，无出‘身心’两字也。天罡斡运者，天心也。丹书云：‘人心若与天心合，颠倒阴阳止片时。’又云：‘以心观道，道即心也；以道观心，心即道也。斗柄推迁者，玄关也。夫玄关者，至玄至妙之机关也。’今之学者，多泥于形体，或云眉间，或云脐轮，或云两肾中间，或云脐后肾前，或云膀胱，或云丹田，或云首有九宫，中为玄关，或指产门为生身处，或指口鼻为玄牝，皆非也。但著在形体上都不是，亦不可离此一身，向外寻求。诸丹经皆不言正在何处者。何也？难形笔舌，亦说不得，故曰玄关。所以圣人只书一中字示人。此中字，玄关明矣。所谓中者，非中外之中，亦非四维上下之中，不是在中之中。释云：‘不思善，不思恶，恁么时那个是自己本来面目？’此禅家之中也。儒曰：‘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此儒家之中也。道曰：‘念头不起处谓之中。’此道家之中也。此乃三教所用之中也。《易》曰：‘寂然不动，中之体也；’

感而遂通，中之用也。’《老子》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易》云：‘复其见天地之心，且复卦一阳，生于五阴之下。阴者，静也；阳者，动也。静极生动。’只这动处便是玄关也。汝但于二六时中，举心动念处着工夫，玄关自然见也。见得玄关，药物、火候，运用抽添，乃至脱胎神化，并不出此一窍。采药者，采身中真铅汞也。药有生时，非冬至，非月生，非子时。祖师云：‘炼丹不用寻冬至，身中自有一阳生。’又云：‘铅见癸生须急采，金逢望远不堪尝。’以此求之，身中癸生一阳时也，便可下手采之。二气交合之后，要识持盈不可太过，望远不堪尝也。进火退符，无以取则。则遂以一年节候，寒暑往来，以为火符之则。又以一月盈亏，以明抽添之旨。且如冬至一阳生，复卦十二月，二阳临卦。正月，三阳泰卦；二月，四阳大壮卦；三月，五阳夬卦；四月，纯阳乾卦；阳极阴生。五月，一阴姤卦；六月，二阴遁卦；七月，三阴否卦；八月，四阴观卦；九月，五阴剥卦；十月，纯阴坤卦。阴极阳生，周而复始，此火符进退之机。奈何学者执文泥象，以冬至日下手进火，夏至退符。二八月沐浴，尤不知其要也。圣人见学者错用心志，又以一年节候，促在一月之内，以朔望象冬夏至，以两弦比二八月，以两日半准一月，以三十日准一年。世人又著在月上。又以一月盈亏促在一日，以子午体朔望，以卯酉体二弦。学者又著在日上。近代真师云：‘一刻之工夫，自有一年之节候。’又曰：‘父母未生以前，乌有年月日时。’此圣人诱喻初学，勿错用心。奈何执著之徒，不穷其理，执文泥象，徒尔劳心。余今直指与汝，身中癸生便是一阳也。阳升阴降，便是三阳也。阴阳分是四阳体。二月如上弦比卯时，宜沐浴。然后进火，阴阳交神气合六阳也。阴阳相交，神气混融之后，要识持盈，不知止足，前功俱

废。故曰：‘金逢望远不堪尝。’然后退符，象一阴，乃至阴阳分，象三阴。阴阳伏位，宜沐浴。象八月比下弦，如酉时也。然后退至六阴，阴极阳生，顷刻之间，一周天也。汝但依而行之，久久工夫，渐凝渐结，无质生质，结成圣胎，谓之丹成也。”定庵曰：“下手工夫，周天运用，已蒙开发。种种异名，不能尽知，望师指示。”师曰：“异名者，只是譬喻。无出‘身心’两字，下工之际，凝耳韵，含眼光，缄舌气，调鼻息，四大不动，使精、神、魂、魄、意，各安其位，谓之五气朝元。运入中宫，谓之攒簇五行。心不动，龙吟；身不动，虎啸；身心不动，谓之降龙伏虎。龙吟则气固，虎啸则精固，握固灵根也。以精气喻之龟蛇，以身心喻之龙虎，龟蛇打成一片，谓之合和四象。以性摄情谓之金木并。以精御气谓之水火交。木与火同源，两性一家，东三南二同成五也。水与金同源，两性一家，北一西方四共之也。土居中宫，属意自己五数，戊己还从生数五，心身意打成一片，三家相见结婴儿，总谓之三五混融也。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谓之三花聚鼎，又谓之三关。今之学人，多指尾闾、夹脊、玉枕为三关者，只是功法，非至要也。举心动念处为玄牝，今人指口鼻者，非也。身、心、意为三要，心中之性谓之砂中汞，身中之气谓之中金。金本生水，乃水之母。金反居水中，故曰母隐子胎。外境勿令人，内境勿令出，谓之固济。寂然不动，谓之养火。虚无自然，谓之运用。存诚笃志，谓之守城。降伏内魔，谓之野战。真汞谓之姹女，真铅谓之婴儿，胎意谓之黄婆，性情谓之夫妇。澄心定意，性寂神灵，二物成团，三元辐辏，谓之成胎。爱护灵根，谓之温养。所谓温养者，如龙养珠，如鸡覆子，谨谨护持，勿令差失。毫发有差，前功俱废也。阳神出壳，谓之脱胎。归根复命，还其本初，谓之超脱。打破虚空，谓之了当

也。”定庵曰：“金丹成时，还可见否？”答曰：“可见。”曰：“有形否？”曰：“无形。”问曰：“既无形，如何可见？”答曰：“金丹只是强名，岂有形乎？所谓可见者，不可以眼见。释曰：‘于不见中亲见，亲见中不见。’《道经》云：‘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斯谓之道。’视之不见，未尝不见；听之不闻，未尝不闻。所谓可见可闻，非耳目所及也，心见意闻而已。譬如大风起，入山撼木，入水扬波，岂得谓之无观之不见？搏之不得，岂得谓之有金丹之体？亦复如是。所以炼丹之初，有无互用，动静相须。乃至成功，诸缘顿息，万法皆空，动静俱忘，有无俱遣，始得玄珠成象，太一归真也。性命双全，形神俱妙，出有人无，逍遥云际，果证金仙也。所以经典、丹书，种种异名，接引学人，从粗达妙，渐入佳境。及至见性悟空，其事却不在纸上。譬若过河之舟，济度斯民，既登彼岸，舟船无用矣。前贤云：‘得兔忘蹄，得鱼忘筌。’此之谓也。且余今语此授汝，却不可执在言上，但只细嚼熟玩其味，穷究本源。苟或一言之下，心地开通，直入无为之境，是不难也。更有向上机关，未易轻述，当于言外求之。”

金丹或问

予观丹经子书，后人笺注，取用不一，或着形体，或泥文墨，或以清静为苦空，或以汞铅为有象。所见不同，后人岂得不惑？殊不知至道则一，岂有二哉？又近来丹书所集，多是旁门。如“解七返九还”、“寅子数坤申”之类，不亦谬乎！予今将丹书中精要集成，或问三十六，则以破后人之惑，达者味之。

或问：“何谓九还？”曰：“九乃金之成数。还者，还元之义，则是以性摄情而已，情属金，情来归性，故曰九还。丹书云：‘金

来归性，初乃得称还丹。’此之谓也。若以子数至申为九还者，非也。”

或曰：“何谓七返？”曰：“七，乃火之成数；返者，返本之义，则是炼神还虚而已。神属火，炼神返虚，故曰七返。或以寅至申为七返，非也。《悟真篇》云：‘休将寅子数坤申，只要五行绳准。’正谓此也。”

或问：“何谓三关？”曰：“三元之机关也。炼精化气为初关，炼气化神为中关，炼神还虚为上关。或指尾闾、夹脊、玉枕为三关者，只是工法，非至要也。登真之要，在乎三关，岂有定位存乎口诀！”

或问：“何谓玄关？”曰：“至玄至妙之机关也。初无定位，今人多指脐轮，或指顶门，或指印堂，或指两肾中间，或指肾前脐后已上，皆是旁门。丹书云：‘玄关一窍，不在四维上下，不在内外偏傍，亦不在当中四大五行不着处。’是也。”

或问：“何谓三宫？”曰：“三元所居之宫也。神居乾宫，气居中宫，精居坤宫。今人指三田者，非也。”

或问：“何谓三要？”曰：“归根之窍，复命之关，虚无之谷，是谓三要。或指口、鼻为三要者，非也。”

或问：“何谓玄牝？”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或指口、鼻者，非也。紫阳真人云：‘念头起处为玄牝。’斯言是也。予谓‘念头起处’，乃生死之根，岂非玄牝乎！虽然亦是工法，最上一乘，在乎口诀。”

或问：“何谓真种子？”曰：“天地未判之先，一点灵明是也。或谓人从一气而生，以气为真种子。或谓因念而有此身，以念为真种子。或谓禀二五之精而有此身，以精为真种子。此三说，似是而非。释云：‘无量劫来生死本，痴人唤作本来真。’此之

谓也。”

或问：“何谓鼎炉？”曰：“身心为鼎炉。丹书云：‘先把乾坤为鼎器，次抟乌兔药来烹。乾，心也；坤，身也。’今人外面安炉立鼎者，谬矣。”

或问：“何谓药物？”曰：“真铅真汞为药物，只是本来二物，是也。”

或问：“何谓内药？何谓外药？”曰：“炼精、炼气、炼神，其体则一，其用有二。交感之精，呼吸之气，思虑之神，皆外药也。先天至精，虚无空气，不坏元神，此内药也。丹书云：‘内外两般作用。’正谓此也。”

或问：“敲竹唤龟吞玉芝，如何说？”曰：“敲竹者，息气也；唤龟者，摄精也。炼精化气，以气摄精，精气混融，结成玉芝，采而吞之，保命也。”

或问：“鼓琴招凤饮刀圭，如何说？”曰：“鼓琴者，虚心也；招凤者，养神也。虚心养神，心明神化，二土成圭，采而饮之，性圆明也。”

或问：“如何是五气朝元？”曰：“身不动，精固，水朝元；心不动，气固，火朝元；性寂则魂藏，木朝元；情忘则魄伏，金朝元；四大安和，则意定，土朝元。此之谓‘五气朝元’也。”

或问：“何谓黄婆？”曰：“黄者，中之色；婆者，母之称。万物生于土，土乃万物之母，故曰黄婆，人之胎意是也。或谓脾神为黄婆者，非也。”

或问：“何谓金公？”曰：“以理言之，乾中之阳，入坤成坎，坎为水。金乃水之父，故曰金公。以法象言之，‘金’边着‘公’字，铅也。”

或问：“坎为太阴，如何喻婴儿？”曰：“坎，本坤之体，故曰

太阴，因受乾阳而成。坎为少阳，故喻之为婴儿，谓负阴抱阳也。”

或问：“离为太阳，却如何喻为姤女？”曰：“离，本乾之体，故曰太阳，因受坤阴而成。离为少阴，故喻之为姤女，谓雄里怀雌也。”

或问：“何谓真金？”曰：“金，乃元神也；历劫不坏，愈炼愈明，故曰真金。”

或问：“如何是子母？”曰：“水中金也，金为水之母，金藏水中，故母隐子胎也。则是神乃身之母，神藏于身，喻为母隐子胎。”

或问：“何谓宾主？”曰：“性，是一身之主，以身为客。今借此身，养此性，故让身为主。丹书云：‘饶他为主我为宾。’此之谓也。”

或问：“何谓先天一气？”曰：“天地未判之先，一灵而已，身中一点真阳是也。以其先乎覆载，故名先天。”

或问：“何谓水火？”曰：“天以日月为水火，《易》以坎离为水火，禅以定慧为水火，圣人以明润为水火，医道以心肾为水火，丹道以精气为水火。我今分明指出，自己一身之中，上而炎者，皆为火；下而润者，皆为水。种种异名，无非譬喻，使学者自得之也。”

或问：“如何是火中有水？”曰：“从来神水出高原。以理言之，水不能自润，须仗火蒸而成润。以法象言之，火旺在午，水受气在午，以此求之，火中有水明矣。若以一身言之，则是气中之液也。”

或问：“如何水中有火？”曰：“以理言之，日从海出。以法象言之，水旺在子，火受胎在子。以一身言之，则是精中之气也。”

或问：“如何是既济？”曰：“水升火降曰‘既济’。《易》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此‘既济’之方，惩忿则火降，窒欲则水升。”

或问：“如何是未济？”曰：“不能惩忿，则火上炎；不能窒欲，则水下湿；无明火炽，苦海波翻，水火不交，谓之未济。”

或问：“如何是金木并？”曰：“情来归性，谓之交并。情属金，性属木。”

或问：“如何是间隔？”曰：“情逐物，性随念；情性相违，谓之间隔。”

或问：“如何是清浊？”曰：“心不动，水归源，故清；心动，水随流，故浊。”

或问：“何谓二八？”曰：“一斤之数也。半斤铅，八两汞。非真有斤两，只要二物平匀，故曰二八。丹书云：‘前弦之后后弦前，药物平平火力全。’比喻阴阳平也。亦如二八月，昼夜停也。”

或问：“如何是沐浴？”曰：“洗心涤虑，谓之沐浴。”

或问：“如何是丹成？”曰：“身心合一，神气混融，情性成片，谓之丹成，喻为圣胎。仙师云：‘本来真性是金丹，四假为炉炼作团。’是也。”

或问：“何谓养火？”曰：“绝念为养火。”

或问：“如何是脱胎？”曰：“身外有身为脱胎。”

或问：“如何是了当？”曰：“与太虚同体，谓之了当。物外造化，未易轻述，在人自得之也。”

全真活法

授诸门人

全真道人当行全真之道。所谓全真者，全其本真也。全精、全气、全神，方谓之全真。才有欠缺，便不全也；才有点污，便不真也。

48 全精，可以保身。欲全其精，先要身安定。安定则无欲，故精全也。

全气，可以养心。欲全其气，先要心清静；清静则无念，故气全也。

全神，可以返虚。欲全其神，先要意诚。意诚则身心合，而返虚也。是故精、气、神，为三元药物；身、心、意，为三元至要。

学神仙法，不必多为，但炼精、气、神三宝为丹头。三宝会于中宫，金丹成矣。岂不易知？岂为难行？难行难知者，为邪妄眩惑尔！

炼精之要在乎身，身不动则虎啸风生，玄龟潜伏，而元精凝矣。

炼气之要在乎心，心不动则龙吟云起，朱雀敛翼，而元气息矣。

生神之要在乎意，意不动则二物交，三元混一，而圣胎成矣。乾坤、鼎器，坎离、药物，八卦、三元，五行、四象，并不出“身”、“心”、“意”三字。全真至极处，无出“身心”两字，离了“身心”，便是外道。虽然，亦不可着在“身心”上，才着在

“身心”，又被“身心”所累。须要即此用，离此用。予所谓“身心”者，非“幻身肉心”也，乃不可见之“身心”也。且道如何是不可见之“身心”？云从山上，月向波心。

身者，历劫以来清静身，无中之妙有也；心者，象帝之先灵，妙本有中之真无也。无中有象，坎☵；有中无象，离☲。

祖师云：“取将坎位中心实，点化离宫腹内阴。自此变成乾健体，潜藏飞跃尽由心。”予谓“身心”两字是全真致极处，复何疑哉。

炼丹之要，只是“性命”两字。离了性命，便是旁门。各执一边，谓之偏枯。

祖师云：“神是性兮气是命。”即此义也。

炼气在，保身；炼神在，保心。身不动，则虎啸；心不动，则龙吟。虎啸则铅投汞，龙吟则汞投铅。铅汞者，即坎离之异名也。坎中之阳，即身中之至精也；离中之阴，即心中之元气也。炼精化气，所以先保其身；炼气化神，所以先保其心。身定则形固，形固则了命；心定则神全，神全则了性。身心合，性命全，形神妙，谓之丹成也。

精化气，气化神，未为奇特夫！何故？犹有炼神之妙，未易轻言。

予前所言金丹之大概，若向这里具只眼，方信大事不在纸上。其或未然，须知下手处。既知下手处，便从下手处做将去，自炼精始。精住则然后炼气，气定则然后炼神，神凝则然后返虚。虚之又虚，道德乃俱。

炼精在知时，所谓时者，非时候之时也。若着在时上，便不是。若谓无时，如何下手？毕竟作么生？咦！古人言时至神知。祖师云：“铅见癸生须急采。”斯言尽矣。

炼气在调燮，所谓调燮者，调和真息，燮理真元也。老子云：“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其调燮之要乎！”

今人指口鼻为玄牝之门，非也。玄牝者，天地阖辟之机也。《易·系》云：“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之谓变，一阖一辟即一动一静。”老子所谓“用之不勤”之义也。

丹书云：“呼则接天根，吸则接地根；呼则龙吟云起，吸则虎啸风生。”予谓呼则接天根，吸则接地根。即阖户之谓坤，辟户之谓乾也。呼则龙吟云起，吸则虎啸风生。即一阖一辟之谓变。亦用之不勤之义也。指口、鼻为玄牝，不亦谬乎！此所谓呼吸者，真息往来无穷也。

口诀

外阴阳往来则外药也，内坎离辐辏乃内药也。外有作用，内则自然。精、气、神之用有二，其体则一。以外药言之，交合之精，先要不漏；呼吸之气，更要细细，至于无息；思虑之神，贵在安静。以内药言之，炼精，炼元精，抽坎中之元阳也。元精固，则交合之精自不泄。炼气炼元气，补离中之元阴也。元气住，则呼吸之气自不出入。炼神，炼元神也，坎离合体成乾也。元神凝，则思虑之神泰定。其上更有炼虚一着，非易轻言，贵在嘿会心通可也。勉旃！勉旃！

论

性命论

夫性者，先天至神一灵之谓也；命者，先天至精一气之谓也。

精与性，命之根也。性之造化系乎心，命之造化系乎身。见解智识，出于心也；思虑念想，心役性也；举动应酬，出于身也；语默视听，身累命也。命有身累，则有生有死；性受心役，则有往有来。是知身心两字，精神之舍也。精神，乃性命之本也。性无命不立，命无性不存。其名虽二，其理一也。嗟乎！今之学徒、缁流道子，以性命分为二，各执一边，互相是非，殊不知孤阴寡阳，皆不能成全。大事修命者，不明其性，宁逃劫运？见性者，不知其命，末后何归？仙师云：“炼金丹不达性，此是修行第一病。只修真性不修丹，万劫英灵难入圣。”诚哉，言欤！高上之士，性命兼达。先持戒定慧而虚其心，后炼精气神而保其身。身安泰，则命基永固；心虚澄，则性本圆明。性圆明，则无来无去；命永固，则无死无生。至于混成圆顿，直入无为，性命双全，形神俱妙也。虽然，却不可谓性命本二，亦不可做一件说，本一而用则二也。苟或执著偏枯，各立一门而入者，是不明性命者也。不明性命，则支离为二矣。性命既不相守，又焉能登真蹑境者哉？

卦象论

海琼真人云：“上品丹法无卦爻。”诸丹书皆用卦爻者，何也？此圣人设教而显道也。古云：“大道无言，无言不显其道。”即此义也。所谓卦者，挂也，如挂物于空悬示人，犹天垂象见吉凶，使人易见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也者，效此者也。卦有三爻，象三才，即我之三元也。画卦六爻象六虚，即我之六合也。丹书用卦、用爻者，盖欲学者法象安炉，依爻进火，易为取则也。海琼真人谓无卦爻者，警拔后人不可泥于爻象，即“此用而离此用”也。譬如此身未生之前，如如不动，即太极未分之时，因有此身，

立性，立命，即太极生两仪也。有形体，便有性情，即两仪生四象也。至于精、神、魂、魄、意、气、身、心，悉皆具足，即四象生八卦也。先贤云：“崇释，则离宫修定；归道，乃水府求玄。”谓修炼性命之要也。离宫修定者，持戒定慧，使诸尘不染，万有一空，即去离中之阴也。水府求玄者，炼精气神，使三花聚鼎，五气朝元，而存坎中之阳也。特达之士，二理总持，负阴抱阳，虚心实腹，即取坎中之阳而补离中之阴，再成乾体也。紫阳真人云：“取将坎位中心实，点化离宫腹里阴。自此变成乾健体，潜藏飞跃尽由心。”正谓此也。行火候用卦爻者，乾坤二卦，健顺相因，往来推荡，定四时成岁，四德运化，无有穷也。行火、进退、抽添、加减，则而象之。簇一年于一月，簇一月于一日，簇一日于一时，簇一时于一刻，簇一刻于一息。大自元会运世，细至一息之微，皆有一周之运。达此理者，进火、退符之要得矣。虽然，丹道用卦，火候用爻，皆是譬喻，却不可执在卦爻上。当知过河须用筏，到岸不须船。得鱼忘筌，得兔忘蹄，可也。紫阳真人云：“此中得意休求象，若究群爻漫役情。”又云：“不刻时中分子午，无爻卦内定乾坤。”皆谓此也。予谓生而知之者，不求自得，不勉而中，又岂在诱喻！故上品丹法，不用卦爻也。中下之士，不能直下了达，须从渐入，故诸丹书皆以卦爻为法则也。达者味之，而自得之矣。

说

死生说

太上云：“人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又曰：“夫

惟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是谓求生不可得，安得有死耶？有生即有死，无死便无生，故知性命之大事，死生为重焉！欲知其死，必先知其生；知其生，则自然知死也。子路问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大哉！圣人之言也。《易·系》所谓：“原始要终，故知死生之说。”其斯之谓欤！予谓学道底人，欲要其终，先原其始；欲明末后，究竟只今。只今脱洒，末后脱洒；只今自由，末后自由。亘古亘今，历代圣师脱胎神化、应变无穷者，良由从前淘汰得净洁，末后所以轻举。若复有人于平常一一境界觑得破，打得彻，不为物眩，不被缘牵，则末后一一境界眩他不得，一一情缘牵他不住。我见今时打坐底人，才合眼，一切妄幻魔境都在目前。既入魔境，与那阴魔打成一片，不自知觉。间有觉者，亦不能排遣，却如个有气底死人，六根具足，不能施为，被他挠乱，摆拨不下。只今既不得自由，生死岸头怎生得自由去也。若是个决烈汉，合眼时与开眼时则一同，于一一妄幻境界都无染着，去来无碍，得大自在。只今既脱洒，末后奚患其不脱洒耶！清庵道人不惜两片皮，为损庵辈饶舌，只如今做底工夫，便是末后大事。只今是因，末后是果。只今一切念虑都属阴趣，一切幻缘都属魔境。若于平常间打并得洁净，末后不被他惑乱念虑，当以理遣幻缘，当以志断。念虑绝，则阴消，幻缘空，则魔灭，阳所以生也。积习久久，阴尽阳纯，是谓仙也。或念增缘起，纵意随顺，则阴长魔盛，阳所以消也。积习久久，阳尽阴纯，死矣。大修行人，分阴未尽则不仙；一切常人，分阳未尽则不死。作是见者，玄门高士、诸法眷等，立决定志，存不疑心，直下打并。教赤洒洒，空荡荡，勿令秋毫许尘染着，便是清静法身也。汝若不着一切相，则一切相亦不着汝；汝若不染一切法，则一切法亦不执汝；汝若不见一切物，则一切物亦不见汝；汝若不知一切事，则一切

事亦不知汝；汝若不闻一切声，则一切声亦不闻汝；汝若不缘一切觉，则一切觉亦不缘汝。至于五蕴六识，亦复如是。六尘不入，六根清静；五蕴皆空，五眼圆明。到这里六根互用，通身是眼，群阴消尽，遍体纯阳，性命双全，形神俱妙，与道合真也。更有甚，死生可超；更有甚，只今末后也，无因也，无果和也。无到大轻快，到大自在。咦！无生法忍之妙，至是尽矣。至元壬辰上元日，清庵莹蟾子书于中和庵，赠蔡损庵辈。

动静说

太上云：“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此言静极而动也。“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此言动极而复静也。又云：“复命曰常。”此言静一动，动一静，道之常也。苟以动为动，静为静，物之常也。先贤云：“静而动，动而静，神也；动无静，静无动，物也。”其斯之谓欤！是知保身心之要，无出乎动静也。学道底人，收拾身心，致虚之极，守静之笃，则能观复。《易》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夫《复》之为卦，自坤而复，自静而动也。五阴至静，一阳动于下，是谓复也，非静极而动乎？观复则知化，知化则不化，不化则复归其根也。归根曰静，是谓复命，非动而复静乎！《易·系》云：“阖户之谓坤，辟户之谓乾，一阖一辟之谓变，往来不穷之谓通。一阖一辟，一动一静也。往来不穷，动静不已也。互动互静，机缄不已，运化生成，是谓之变。推而行之，应变无穷，是谓之通。”太上云：“谷神不死，是谓玄牝。”此言虚灵不昧，则动静之机不可揜也。又云：“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即乾阳坤阴，一阖一辟而成变化也。又云：“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即往来不穷之谓通

也。天地阖辟，犹人之呼吸也。呼则接天根，是谓辟也。吸则接地根，是谓阖也。呼则龙吟云起，吸则虎啸风生，是谓变也。风云际会，龙虎相交，动静相因，显微无间，是谓通也。予所谓呼吸者，非口鼻也，真息绵绵，往来不息之谓也。苟泥于口鼻而为玄牝，又焉能尽天地鼓舞之神哉！知天地变动，神之所为者，是名上士。达是理者，则知乾道健而不息，即我之心动而无为工夫不息也。坤道厚德载物，即我之身静而应物用之无尽也。心法天，故清；身法地，故静。常清、常静，则天地阖辟之机，我之所维也。《经》云：“清者，浊之源；动者，静之基。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正谓此也。经闲庵辈叩予保身心之要，予以动静告之，盖欲使其收拾身心，效天法地之功用也。夫保身在调燮，保心在撙摄。调燮贵乎动，撙摄贵乎静。一动象天，一静象地，身心俱静，天地合也。至静之极，则自然真机妙应非常之动也。只这动之机关是天心也。天心既见，玄关透也。玄关既透，药物在此矣，鼎炉在此矣，火候在此矣，三元、八卦、四象、五行，种种运用悉具其中矣。工夫至此，身心混合，动静相须，天地阖辟之机尽在我也。至于心归虚寂，身入无为，动静俱忘，精凝气化也。到这里精自然化气，气自然化神，神自然化虚，与太虚混而为一，是谓返本還元也。噫！长生久视之道，至是尽矣！至元壬辰上元后四日，清庵莹蟾子书于中和精舍，赠经闲庵辈。

歌

原道歌赠野云

玄流若也透玄关，躡景登真果不难；只是星儿孔窍子，迷人

如隔万重山。世间纵有金丹客，大半泥文并着物。虽然苦志教门中，却似痴猫守空窟。或将金石为丹母，或云口鼻为玄牝。或云心肾为坎离，或云精血为奇耦。劳形苦体费精神，妙本支离道不伸。直待灵源都丧尽，尚犹执著不回身。人人自有长生要，道法法人人不肖。浮华乱目孰回光，薄雾牵情谁返照。我观颖川野云翁，奇哉道释俱贯通。玉锁金枷齐解脱，急流勇退慕玄风。我今得见知音友，故把天机都泄漏。坎水中间一点金，急须取向离中鍊。一句道心话与贤，从今不必乱钻研。九夏但观龙取水，明明天意露真詮。会得此机知采药，地雷震处鼓橐籥。霎时云雨大滂沱，万气咸臻真快乐。水中取得玉蟾蜍，送入悬胎鼎内储。进火退符功力到，无中生有结玄珠。获得玄珠未是妙，调神温养犹深奥。铅要走而汞要飞，水怕寒兮火怕燥。火周须要识持盈，静定三元大宝成。进破顶门神蜕也，与君同步谒三清。

炼虚歌并引

道本至虚，虚无生气，一气判而两仪立焉。清而上者曰天，浊而下者曰地。天，圆而动，北辰不移，主动者也。地，方而静，东注不竭，主静者也。北辰，天地之心；东注，天地之气。以虚养心，心所以静；以虚养气，气所以运。人心安静，如北辰之不移，神至虚灵。作是见者，天道在己。气常运动，如东注之不竭，形固常存。作是见者，地道在己。天地之道在己，则形神俱妙。阴阳不可得而推迁，超出造化之外也。是知虚者，大道之体，天地之始，动静自此出，阴阳由此运，万物自此生。是故虚者，天下之大本也。古杭王高士，以竹名斋，盖有取于此也。处事以直，处世以顺，处心以柔，处身以静，竹之节操也。动则忘情，静则

忘念，应机忘我，应变忘物，竹之中虚也。立决定志，存不疑心，内外圆通，始终不易，竹之岁寒也。广参至士，遍访明师，接待云水，混同三教，竹之丛林也。兼之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调息运诚，观化知复，非天下之至虚，其孰能与于此？以竹名斋宜矣。辛卯岁，有全真羽流之金陵中和精舍，尝谈盛德，予深重之，自后三领云翰，观其言辞，有致虚安静之志。于是乎横空飞剑而访先生，是乃己亥重阳日也。观其行，察其言，足见其深造玄理者也。于是乎以珏蟾扁子名，珏之为字，二玉相并，俾之虚实相通，为全形神之大方也。虚为实体，实为虚用，虚实相通，去来无碍。玉，又取其洁白之义，虚室生白神，字泰定自然，天光发露，普照无私也。工夫至此，仙、佛、圣人之能事毕矣。辞已既，故作是篇以记之。歌曰：

为仙为佛与为儒，三教单传一个虚。亘古亘今超越者，悉由虚里做工夫。学仙虚静为丹旨，学佛潜虚禅已矣。扣予学圣事如何，虚中无我明天理。道体虚空妙莫穷，乾坤虚运气圆融。阴阳造化虚推荡，人若潜虚尽变通。还丹妙在虚无谷，下手致虚守静笃。虚极又虚元气凝，静之久静阳来复。虚心实腹道之基，不昧虚灵采药时。虚己应机真日用，太虚同体丈夫儿。采铅虚静无为作，进火以虚为橐籥。抽添加减总由虚，粉碎虚空成大觉。究竟道冲而用之，解纷铨锐要兼持。和光混俗忘人我，象帝之先只自知。无画以前焉有卦，乾乾非上坤非下。中间一点至虚灵，八面玲珑无缝罅。四边固密剔浑沦，个是中虚玄牝门。若向不虚虚内用，自然阖辟应乾坤。玄牝门开功则极，神从此出从此入。出出入入复还虚，平地一声春霹雳。霹雳震时天地开，虚中迸出一轮来。圆陀陀地光明大，无欠无馀照竹斋。竹斋主人大奇特，细把将来应时物。虚里安神虚里行，发言阐露虚消息。虚至无虚绝百

非，潜虚天地悉皆归。虚心直节青青竹，个是炼虚第一机。

破惑歌

堪嗟世上金丹客，万别千差殊不一。执象泥文胡作为，摘叶寻枝徒费力。采日精，吸月华，含光服气及吞霞。敛身偃仰为多事，转睛捏目起空花。炼稠唾，咽津液，指捏尾闾并夹脊。注想存思观鼻端，翻沧倒海食便溺。守寂淡，落顽空，兀兀腾腾做奔功。更有按摩并数息，总与金丹理不同。八段锦，六字气，辟谷休粮事何济。执著三峰学采阴，九浅一深为进退。扰腰兜肾守生门，屈伸导引弄精魂。对炉食乳强兵法，个样家风不足论。更有缩龟并闭息，熊伸鸟引虚劳役。摩腰居士腹中温，行气先生面上赤。击天鼓，抱昆仑，叩齿集神视顶门。虚响认为雄虎啸，肚鸣道是牝龙吟。烧丹田，调煮海，昼夜不眠苦打睡。单衣赤脚受煎熬，前生欠少饥寒债。常持不语漫徒然，默朝上帝怎升迁。呵手提囊真九伯，摩娑小便更狂颠。弄金枪，提金井，美貌妇人为药鼎。采他精血唤真铅，丧失元和犹不省。有等葛藤口鼓禅，斗唇合舌逞能言。指空话空干打哄，竖拳竖指不知原。提话头，并观法，捷辩机锋喧雪雪。拈槌竖拂接门徒，瞬目扬眉为打发。参公案，为单提，真个高僧必不然。理路多通为智慧，明心见性待驴年。道儒僧，休执著，返照回光自忖度。忽然摸着鼻孔尖，始信从前都是错。学仙辈，绝谈论，受气之初穷本根。有相有求俱莫立，无形无象更休亲。心非火，肾非水，凡精不可云天癸。黄婆元不在乎脾，玄牝亦休言口鼻。卯非兔，酉非鸡，子非坎兮午非离。一阳不在初三四，持盈何执月圆时。肝非龙，肺非虎，精华焉得称丹母。五行元只一阴阳，四象不离二玄牝。采药川源未易

知，汞产东方铅产西。离位日魂为姹女，坎宫月魄是婴儿。为无为，学不学，缘觉声闻都倚阁。我今一句全露机，身心是火也是药。身心定，玄教通，精气神虚自混融。三百日胎神脱蜕，翻身拶碎太虚空。

玄理歌_{二首}

至道虽然无处所，也凭师匠传规矩。屯、蒙取象配朝昏，复、姤假名称子午。进火无中炼大丹，安炉定里求真土。身心意定共三家，铅汞银砂同一祖。加减依时有后先，守城在我分宾主。南山赤子跨青龙，北海金公骑白虎。两般药物皆混融，一对龟蛇自吞吐。直超实际归大乘，顿悟圆通非小补。密会真机本自然，可怜小法胡撑住。口灵舌辩自夸能，气大心高谁敢睹。未会潜心入窈冥，何劳立志栖圜堵。初机自是不求师，老倒无成甘受苦。积功累行满三千，返照回光穷二五。起火东方虎啸风，涤尘西极龙行雨。驱雷掣电役天罡，辅正除邪任玄武。姹女才离紫极宫，金公已到朱陵府。炉中大药一丸成，室内胎仙三叠舞。四象五行都合和，九还七返功周普。皎蟾形兆出庵来，烁烁光明充大宇。

59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嗇谓之重积德。性天大察长根尘，理路多通增业识。聪明智慧不如愚，雄辩高谈争似嘿。绝虑忘机无是非，隐耀含华远声色。寡欲薄味善根臻，省事简缘德本植。一念融通万虑澄，三心剔透诸缘息。谛观三教圣人书，息之一字最简直。若于息上做工夫，为佛为仙不劳力。息缘达本禅之机，息心明理儒之极。息气凝神道之玄，三息相须无不克。说与知堂田皎蟾，究竟自心为轨则。

性理歌

两仪肇判分三极，乾以直专坤辟翕。天地中间玄牝门，其动愈出静愈入。道统正传指归趣，仲尼授参参授伋。风从虎兮云从龙，火就燥兮水流湿。致知格物有等伦，入圣超凡无阶级。君子居易以俟命，内省不疚何忧悒。致用推明生杀机，存身究竟龙蛇蛰。回光照破梦中身，直下掀翻旧书笈。磨光刮垢绝根尘，释累清心无染习。潜心入妙感而通，万里长江一口吸。何须乾鼎炼金精，不假坤炉烹玉汁。透彻羲皇未画前，世界收来藏黍粒。

火候歌

欲造玄玄须谨独，谨独工夫机在目。绝断色尘无毁辱，清虚方寸莹如玉。极致冲虚守静笃，静中一动阳来复。初九潜龙须趺伏，进至见龙休大速。才见乾乾光内烛，或跃在渊时沐浴。九五飞龙成化育，阳极阴生须退缩。防微杜渐坤初六，退至直方金并木。六三不可荣以禄，括囊以后神丹熟。若逢野战志铃束，阴剥阳纯火候足。一粒宝珠吞入腹，作个全真仙眷属。一夫一妇常和睦，三偶三奇时趁逐。素女青郎一处宿，黑汞赤铅自攒簇。虚空造就无为屋，这个主人诚不俗。山岳藏云天地肃，烁烁蟾光照虚谷。

龙虎歌并引

龙虎者，阴阳之异名也。阴阳运化，神妙莫测，故象之以龙

虎。《易·系》云：“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莫测之谓神。”丹书云：“偏阴偏阳之谓疾。”阴阳者，太极之动静也。一分为二，清升浊沦，大而天地，小而物类，皆禀阴阳二气而有形名，故覆载之间，纤洪巨细，未有外乎阴阳者也。丹经子书种种异名，不出“阴阳”二字；历代仙师，假名立象，喻之为龙虎。使学徒易取，则而成功也。龙虎之象，千变万化，神妙难穷，故喻之为药物。立之为鼎炉，运之为火候，比之为坎离，假之为金木，字之为男女，配之为夫妇。以上异名，皆龙虎之妙用也。以其灵感，故曰药物。以其成物，故曰鼎炉。以其变化，故曰火候。以其交济，故曰坎离。以其刚直，故曰金木。以其升沉，故曰男女。以其妙合，故曰夫妇。若非龙虎，何以尽之？《文言》曰：“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此发明乾元、九五之德也。是知龙虎之妙，非神德圣功何以当之哉？反求诸己，情性也。化而裁之，身心也，魂魄也，精气也。推而行之，玄牝之门也，阖辟之机也。太上云：“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易》云：“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丹书云：“呼则接天根，吸则接地根，即乾坤阖辟之机也。呼则龙吟云起，吸则虎啸风生，即一阖一辟谓之变也。风云感合，化生金液，即往来不穷，谓之通也。金液还返，结成大丹，故假名曰龙虎大丹也。采而饵之，长生久视。”此所谓呼吸者，非口鼻也，真机妙应，一出入之门户也。若向这里透得龙虎丹成，神仙可冀。修真至士，诚能于龙虎上打得彻，透得过真常之道，虽曰至玄至微，又奚患其不成哉？至于种善根，植德本，养圣胎，未有不明龙虎而成者也。紫阳云：“收拾身心，谓之降龙伏虎。心不动，则龙吟；身不动，则虎啸。龙吟则气固，虎啸则精凝。元精凝，则足以保形。元气固，则足以凝神。形神

俱妙，与道合真。神仙之能事毕矣。非天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哉？”赵束斋者，古杭人也。幼为内侍，职任中官，因乾旋坤转而勘破浮生，故弃利捐名而参求道要。虽红尘而混迹，实玄境以栖心，真脱略世事者也。意欲混合凝神，故留心于龙虎。一日，携是图示予，求其赘语。予辞“不可”。于是着笔而塞责焉。告之曰：“古人因道而设象，予今因象而立言。束斋者，贵在明加眼力，觑破端的，莫教错认定盘星。苟能因言会意，观图得旨，便知道真龙、真虎，不在纸上，而在自己也。至于言象两忘，道德备矣。”咦！真龙真虎不难寻，只要抽阳去补阴。四德运乾诚不息，潜飞见跃尽由心。虽然也是平地起波涛，青天轰霹雳，勉旃！勉旃！歌曰：

真龙真虎元无象，谁为起模传此样。若于无象里承当，又落断常终莽荡。青青白白太分明，也是无风自起浪。时人要识真龙虎，不属有无并子午。休将二物浑沦吞，但把五行颠倒数。根芽本是太玄宫，造化却在朱陵府。虽然运用有主张，毕竟虚灵无处所。一条大道要心通，些子神机非目睹。忽然迸开顶凶门，勘破木金同一母。高高绝顶天罡推，耿耿银河斗柄戽。兴云起雾仗丁公，掣电驱雷役玄武。瞬息之间天地交，刹那之顷坎离补。虎从水底起清风，龙在火中降甘雨。云行雨施天下平，运乾龙德功周普。人言六龙以御天，孰知一龙是真主。人言五虎透玄关，孰知一虎生真土。会得龙虎常合和，便知龟蛇互吞吐。圣人设象指蹄筌，象外明言便造玄。言外更须穷祖意，元来太极本无○。得意忘象未为特，和意都忘为极则。稽首束斋赵隐居，彻底掀翻参学毕。

无一歌

道本虚无生太极，太极变而先有一。一分为二二生三，四象五行从此出。无一斯为天地根，玄教一为众妙门。易自一中分造化，人心一上运经纶。天得一清地得宁，谷得以盈神得灵。物得以成人得生，侯王得之天下贞。禅向一中传正法，儒从一字分开阖。老君以一阐真常，曾参一唯妙难量。道有三乘禅五派，毕竟千灯共一光。抱元守一通玄窍，惟精惟一明圣教。太玄真一复命关，是知一乃真常道。休言得一万事毕，得一持一保勿失。一彻万融天理明，万法归一未奇特。始者一无生万有，无有相资可长久。诚能万有归一无，方会面南观北斗。至此得一复忘一，可与化元同出没。设若执一不能忘，大似痴猫守空窟。三五混一一返虚，返虚之后虚亦无。无无既无湛然寂，西天胡子没髭须。今人以无唤作无，茫荡顽空涉畏途。今人以一唤作一，偏枯苦执费工夫。不无之无还会得，便于守一知无一。一无两字尽掀翻，无一先生大事毕。

63

抱一歌

无极其而为太极，太极布妙始于一。一分为二生阴阳，万类三才从此出。本来真一至虚灵，亘古亘今无变易。只因成质神发知，善恶机缘有差忒。随情逐幻长荆榛，香味色声都眩惑。诚能一上究根源，返本還元不费力。一夫一妇定中交，三女三男无里得。三元八卦会于壬，四象五行归至寂。忽然迸破顶凶门，烁烁金光满神室。虚无之谷自透通，玄牝之门自阖辟。一阳来复妙奚

穷，四德运乾恒不息。浩气凝神于窈冥，出有人无于恍惚。中间主宰是甚么，便是达卿元有的。

慧剑歌

自从至人传剑诀，正令全提诚决烈。有人问我觅踪由，向道不是寻常铁。此块铁，出坤方，得入吾手便轩昂。赫赫火中加火炼，工夫百炼炼成钢。学道人，知此诀，阳神威猛阴魔灭。神功妙用实难量，我今剖露为君说。为君说，泄天机，下手一阳来复时。先令六甲搯炉鞴，六甲然后动钳锤。火功周，得成剑，初出辉辉如掣电。横挥凛凛清风生，卓竖莹莹明月现。明月现，瑞光辉，烁地照天神鬼悲。激浊扬清荡妖秽，诛龙斩虎灭蛟螭。六贼亡，三尸绝，缘断虑捐情网裂。神锋指处山岳崩，三界魔王皆剿折。此宝剑，本无形，为有神功强立名。学道修真凭此剑，若无此剑道难成。开洪濛，剖天地，消碍化尘无不备。君会不会？

挽邪归正歌

道自虚无生一气，谁为安名分五太？一气判而生两仪，清升浊沦成覆载。阴阳经纬如掷梭，乾坤阖辟如搯辘。两仪妙合有三才，七窍凿开生万类。无极之真剔浑沦，日用平常无不在。生生化化百千机，不出只今这皮袋。诚能自己究根宗，四象五行本圆备。三反昼夜志不分，绝利一源功百倍。打透精关与气关，潜通天籙并地籙。头头合辙有规绳，窍窍光明无窒碍。若向这里具眼睛，便将两采做一赛。抬头撞倒须弥峰，举步踏翻玄妙寨。单提一理阐真宗，会合万殊归正派。炼阳神了出阳神，自色界超无色

界。我见今时修行人，多是造妖并捏怪。气高强大傲同侪，逞俊夸能云自会。机锋捷辩假聪明，驾馭谈空干智慧。初机学者受欺瞒，博学玄流不见爱。只管目前逞强梁，不顾末后受殃害。人前饶舌口喃喃，却如担水河头卖。生烟发火念头差，逐境随时心地隘。滂滂漉漉弄精神，热热乱乱苦打睡。般精运气枉辛勤，数息按摩徒意快。昏沉掉举难主张，不昏即散如之奈。神衰气散怎医治，髓竭形羸空后悔。若求正道出迷津，免使填还冤业债。收拾从前狂乱心，掀翻往日豪强态。事父之心推事师，得旨先须持禁戒。恕己之心推恕人，不责于人因善贷。不自明而全其明，不自大而全其大。无事无欲及无知，去甚去奢并去泰。立基下手要严持，触境遇缘更淘汰。只凭铅汞做丹头，莫认涂泥为宝贝。更须上下交坎离，勿谓东西为震兑。交梨火枣非肾心，木液金精岂肝肺。休泥缘觉及声闻，不属见知并学解。究竟无中养就儿，禅天净尽绝纤芥。九还七返那机关，不在内兮不在外。本来实相了无形，亘古虚灵终不昧。抱元守一蕴诸空，笃志力行休懈怠。合和四象聚三元，攒簇五行会八卦。烹庚炼甲有抽添，阳火阴符知进退。虚无湛寂运机缄，恍惚窈冥旋造化。两般灵物入中宫，一道金光明四下。西南黄氏老婆心，鼓合南陵丁女嫁。青衣女子才归房，白首金公来入舍。夫欢妇合交阴阳，雨态云情忘昼夜。气固精凝结圣胎，产颗玄珠太希詫。四方剔透太光明，八面玲珑无缝罅。都来些子圆团圞，黄金万两难酬价。稽首全真参学人，记取清庵说底话。成能直下肯承当，便是渠依把底靶。话靶做成又作么，无位真人乘鹤驾。

诗

述工夫^{十七首}

九转还丹下手功，要知山下出泉蒙。安炉妙用凭坤土，运火工夫借巽风。兑虎震龙才混合，坎男离女便和同。自从四象归中后，造化机缄在我依。右《发蒙》。

66

炼汞烹铅本没时，学人当向定中推。客尘欲染心无着，天癸才生神自知。情寂金来归性本，精凝坎去补南离。两般灵物交并后，阴尽阳纯道可期。右《采药》。

既通天癸始生时，自有真阳应候回。三昧火从离位发，一声雷自震宫来。气神和合生灵质，心息相依结圣胎。透得里头消息子，三关九窍一齐开。右《进火》。

真铅真汞大丹头，采取当于罔象求。有作有为终有虑，无求无执便无忧。常清常静心珠现，忘物忘机命宝周。动静两途无窒碍，不离当处是瀛洲。右《日用》。

全真妙理不难行，惟恐随缘逐色声。万幻不侵情自绝，一心不染念安生。屏除人我全天理，把握阴阳合泰亨。说与修丹高士道，色声无漏性圆明。右《固形》。

造道元来本不难，工夫只在定中间。阴阳上下常升降，金水

周流自返还。紫府青龙交白虎，玄宫地轴合天关。云收雨散神胎就，男子生儿不等闲。右《交合》。

真常之道果何难，只在如今日用间。一合乾坤知阖辟，两轮日月自循环。归根自有归根窍，复命宁无复命关。踏遍两重消息子，超凡越圣譬如闲。右《透关》。

谷神不死为玄牝，个是乾坤阖辟机。往往来来终不息，推推荡荡了无违。白头老子乘龙去，碧眼胡儿跨虎归。试问收功何所证，周天匝地月光辉。右《出入》。

口头三昧漫矜夸，阔论高谈事转差。比似虚形求实相，却如捏目起空花。随将物去终归幻，裂转头来便到家。莫怪清庵多臭口，打开心孔要无遮。右《警众》。

三千六百法旁门，执著之人向里昏。每日只徒心有见，何时得悟命归根。聪明特达何须道，智慧精通不足论。一切形名声色相，到头都是弄精魂。右《挽邪》。

夜中昏睡怎禁他，鬼面神头见也么。昏散相因由气浊，念缘断续为阴多。潮来水面浔堤岸，风定江心绝浪波。性寂情空心不动，坐无昏散睡无魔。右《敌魔》。

火符容易药非遥，天癸生如大海潮。两种汞铅知采取，一齐物欲尽捐消。掀翻万有三元合，炼尽诸阴五气朝。十月脱胎丹道毕，婴儿形兆谒神霄。右《显正》。

三元大药意心身，着意身心便系尘。调息要调真息息，炼神须炼不神神。顿忘物我三花聚，猛拚机缘五气臻。八达四通无窒碍，随时随处阐全真。右《调燮》。

身自空来强立名，有名心事便牵萦。阴阳消长磨今古，日月升沉运死生。会向时中存一定，便知日午打三更。虽然处世凭师授，出世工夫要自明。右《明本》。

明师授我铸神锋，全借阴阳造化功。锻炼乾刚坤作冶，吹嘘离火巽为风。做成龙象心官巧，扫荡妖氛志帅雄。学道高人知此趣，等闲劈碎太虚空。右《铸剑》。

蟾窟清幽境最佳，主人颠倒作生涯。玉炉锻炼黄金液，金鼎烹煎白雪芽。斡运周天旋斗柄，推迁符火运雷车。自从打透都关锁，恣意银河稳泛槎。右《蟾窟》。

吾庵非是等闲庵，未许常人取次观。一妇一夫能做活，三男三女打成团。里头世界元来大，外面虚空未是宽。试问主人为了事，报言北斗面南看。右《清庵》。

咏真乐十二首

佛仙总是世人为，争奈迷途自不知。若非贪名争计较，定须逐利苦奔驰。波波漉漉担家业，劫劫忙忙赡妇儿。假使财荣妻貌美，无常到后岂相随。

争似全真妙更奇，个中真乐自心知。丹从不炼炼中炼，道向无为为处为。息念息缘调祖气，忘闻忘见养婴儿。自从立定丹基后，五彩光华透幌帷。

炉用坤兮鼎用乾，穷微尽理便通仙。无非摄伏情归性，便是烹煎汞合铅。绝尽机缘丹赫赤，全存正定宝凝坚。即斯便是抽添法，不必切切更问玄。

火符容易药非遥，造化全同大海潮。药物只于无里采，火丹全在定中烧。九三辐辏诸缘息，二八相交五气朝。阴尽阳纯功就也，真人出见谒神霄。

69

炼丹先把气神调，法水频浇慧火烧。三物混融三性合，一阳来复一阴消。金炉端正千神会，宝鼎功成万象朝。药就丹圆神脱蜕，全身露出赤条条。

先天至理妙难穷，铅产西方汞产东。水火二途分上下，玄关一窍在当中。有知不有真为有，空会无空实是空。无有有无端的意，滔滔海底太阳红。

寂然不动契真常，消尽群阴自复阳。坤里黄婆生赤子，离中姤女嫁呆郎。山头水降黄芽长，地下雷轰白雪飏。万里银河无点翳，金蟾独露发神光。

妖娆少女嫁金公，全借黄婆打合功。一对夫妻才会合，两情云雨便和同。闲时共饮朱陵府，醉后同眠紫极宫。暮乐朝欢恩义

重，一年生个小孩童。

人人身内有夫妻，争奈愚痴太执迷。不向里头求造化，却于外面立丹基。妄将御女三峰术，伪作轩辕九鼎奇。个样畜生难忏悔，阎公不久牒来追。

身内夫妻说与公，青衣女子白头翁。金情木性相交合，黑汞红铅自感通。对月临风神逸乐，行云布雨兴无穷。这些至理诚能会，凝结真胎反掌中。

九还七返大丹头，学者须当定里求。些子神机诚会得，两般灵物便相投。三年造化须臾备，九转工夫顷刻周。便把鼎炉掀倒了，丹光烛破四神州。

不立文书教外传，人人分上本来圆。玄风细细清三境，慧月娟娟印百川。兜率三关皆假喻，天龙一指匪真诠。威音那畔通消息，不是濂溪太极圈。

咏四缘警世

身心世事四虚名，多少迷人被系萦。祸患只因权利得，轮回都为爱缘生。安心绝迹从身动，处世忘机任事更。触境遇缘常委顺，命基永固性圆明。

咏葫芦

灵明种子产先天，蒂固根深理自然。逐日壅培坤位土，依时浇灌坎中泉。花开白玉光而莹，子结黄金圆且坚。成就顶门开一

窍，个中别是一坤乾。

心镜

采将乾矿入坤炉，六合虚空作一模。法相就时圆烁烁，水银磨处莹如如。放光周遍三千界，收敛归藏一黍珠。举起分明全体现，更须打破合元枢。

为孚庵指玄牝

玄门牝户不难知，收拾身心向内推。会得两仪推荡理，便知一气往来时。乾坤阖辟无休息，离坎升沉有合离。我为孚庵明指出，念头复处立丹基。

71

和翁学录韵

密意参同白玉蟾，元来穷理便通仙。未明太极生三五，徒涉蓬莱路八千。释氏家风凭祖印，羲皇道统必心传。青天独露瑶台月，普印千潭一样圆。

赠邓一蟾

禅宗理学与全真，教立三门接后人。释氏蕴空须见性，儒流格物必存诚。丹台留得星星火，灵府销熔种种尘。会得万殊归一致，熙台内外总登春。

自得_{七首}

打破鸿蒙窍，都无佛与仙。即非心外妙，不是口头禅。尽日优游过，通宵自在眠。委身潜绝境，万事付之天。

一切有为法，般般尽是尘。穷通诸物理，放下此心身。随处安禅定，趋时乐至真。每将周易髓，警拔世间人。

得造无为妙，终朝不出门。机缘全绝断，天理自然存。日用天行健，平常地势坤。警提门弟子，复命与归根。

打透都关锁，天然合大同。龟毛元自绿，鹤顶本来红。可道非常道，行功是外功。些儿真造化，恍惚窈冥中。

72 自得身心定，凝神固气精。身闲超有漏，心寂证无生。乌兔从来去，乾坤任变更。廓然无所碍，独露大光明。

日用别无事，维持一己诚。静中调气息，动则顺人情。晦德同其俗，含华不显明。真闲真乐处，常静与常清。

静抱无名朴，尘情了不侵。汞铅熔作粉，瓦砾变成金。覩见羲黄面，参同释老心。顿空超实际，无古亦无今。

自题相

面黄肌瘦子，看来有甚奇。分明乔眼孔，刚道绝闻知。勘破三千法，参同十七师。低头叉手处，泄尽那些儿。

镜中灯二首

宝镜本无相，传灯发慧光。真如元莹净，法体本荧煌。金鼎烧真火，华池浴太阳。个中端的意，元不离中黄。

静室开心镜，虚堂剔慧灯。外头明皎皎，里面晃腾腾。黍米光中现，银蟾水底澄。悬胎金鼎内，一粒大丹凝。

咏藕二首

一种灵苗异，其他迥不同。法身元洁白，真性本玲珑。外象头头曲，中间窍窍通。淤泥淹不得，发露满池红。

我本清虚种，玲珑贯古今。为厌名利冗，且隐淤泥深。每有济人意，常怀克己心。几多捞漉者，那个是知音。

卓庵二首

择尽虚无地，因缘在玉京。筑基须稳稳，立鼎要平平。直竖须弥柱，横安太极楹。青天为盖覆，庵主乐无生。

大地划教平，庵基即日成。来山从丙入，去水放西行。门户全通达，窗櫺透底明。庵中谁是伴，月白与风清。

词

沁园春六首

得遇真传，便知下手，成功不难。待癸生之际，抽铅添汞；火休太燥，水莫令寒。鼓动巽风，揭开炉鞴，武炼文烹不等闲。金炉内，个两般灵物，锻炼成丸。先须打破疑团，方透归根复命关。使赤子乘龙，离宫取水；金公跨虎，运火烧山。金公无言，姹女敛袂，一个时辰炼就丹。浑吞了，证金刚不坏，超出

人间。

身处玄门，不遇真师，徒尔劳辛。若绝学无为，争知阖辟；多闻博学，宁脱根尘。固守自然，终成断灭，著有著无都不真。般般假，那星儿妙处，参访高人。一言说破元因，直指出丹头精气神。问一窍玄关，本无定位；两般灵物，只在心身。动静相因，有无交入，五气朝元万善臻。幽奇处，把一元簇在，一个时辰。

74

道曰五行，释曰五眼，儒曰五常。矧仁义礼智，信为根本；金木水火，土在中央。白虎青龙，玄龟朱雀，皆自勾陈五主张。天数五，人精神魂魄，意属中黄。乾坤二五全张，会三五归元妙莫量。火二南方，东三成五；北玄真一，西四同乡。五土中宫，合为三五，三五混融阴返阳。通玄士，把铅银砂汞，炼作金刚。

道本虚无，虚无生一，一二成三。更三生万物，物皆虚化；形形相授，物物交参。体体元虚，头头本一，未许常人取次谈。虚无妙，具形名相貌，虚里包含。虚中密意深探，致虚极工夫问老聃。那虚寂湛然，无中究竟；虚无兼达，勘破瞿昙。象帝之先，威音那畔，清静虚无孰有儋。诸玄眷，以虚无会道，稽首和南。

叉手者谁，合掌者谁，擎拳者谁。只这些伎俩，人犹错会；无为妙理，孰解操持。我为诸公，分明举似，老子瞿昙即仲尼。思今古，有千贤万圣，总是人为。可怜后学无知，辨是是非

非没了期。况天地与人，一源分判；道儒释子，一理何疑。见性明心，穷微至命，为佛为仙只在伊。功成后，但殊途异派，到底同归。

说与学人，火无斤两，候无卦爻。没抽添，也无作用；既无形象，不必烹煨。件件非真，般般是假，着意做工空漫劳。君知否，但一切声色，都是讹淆。见闻知觉俱抛，直打并灵台无一毫。更休言炉灶，休寻药物，虚灵不昧，志力坚牢。神室虚闲，灵源澄静，就里自然天地交。全真辈，苟不全真性，劫运宁逃。

又赠静庵口诀

历劫元神，亘初祖气，太始元精。这三般至宝，同根并蒂。欲求端的，勿泥身形。息定神清，缘空气固，清静无为精自凝。丹头结，运阴阳符火，慢慢调停。尤当固济持盈，把铅汞银砂一处烹。四象合和，命基永固；三元辐辏，觉性虚灵。性命两全，形神俱妙，与道合真无变更。逍遥处，任遨游八极，自在纵横。

又赠春谷清禅师

智断坚刚，奋身决烈，便透玄关。把杀人手段，轻轻拈出；活人刀子，慢慢教看。一剑当空，万缘俱扫，方信道瞿昙即老聃。玄风播，看春生寒谷，覩面慈颜。从他雪覆千山，那突兀孤峰青似蓝。况击竹拈花，都成骨董；扬眉瞬目，也是颠顛。劫外风光，目前荐取，劈破皮面方罢参。如何是，祖师的意，合掌和南。

又赠括苍张希微，号幾庵

不识不知，无声无臭，名曰希微。只这个便是，全真妙本。人能透得，即刻知幾。闻法闻经，说禅说道，执象泥文都属非。君还悟，这平常日用，总是玄机。仍凭决烈行持，把四象五行收拾归。会两仪妙合，三元辐辏；一灵不昧，万化皈依。精气凝神，情缘返性，进出蟾光遍界辉。形神妙，向太虚之外，独露巍巍。

76

曲径旁蹊，三千六百，门门不同。若泥在一身，终须着物；离于形体，又属顽空。无有兼行，如何下手，两下俱捐理不通。修真士，若不知玄窍，徒尔劳工。些儿妙处难穷，亲见了方能达本宗。况听之不闻，转之不得；观之似有，觅又无踪。个个现成，人人不识，我把天机泄与公。玄关窍，与虚无造化，总在当中。

又赠吴居士丹旨

向上工夫，乾宫立鼎，坤位安炉。这火候幽微，元无作用；抽添进退，不费支吾。阴往阳来，云行雨施，主宰机缄总在渠。心安定，那虚灵不昧，照破昏衢。性宗悟了玄珠，这命本成全太极图。向圈圈外，圆光进出；存存存里，独见真如。一气归根，六门互用，到此全凭德行扶。混尘世，且藏锋铍锐，了事凡夫。

又赠安闲子周高士

真鼎真炉，不无不有，惟正惟中。向静里施工，定中干运，

寂然不动，应感潜通。老蚌含珠，螟蛉咒子，个样真机妙莫穷。只这是，若疑团打破，顿悟真空。采铅不离坤宫，运符火须当鼓巽风。向北海波心，生擒白虎；南山火里，捉住青龙。二物相投，三关一凑，炼出神丹满鼎红。藏身处，且和光混俗，是谓玄同。

又赠郑松溪

若拙若愚，若慵若懒，若呆若痴。只这底便是，造玄日用，果行得去，密应神机。学解见知，声闻缘觉，增长根尘塞肚皮。都无用，但死心蹋地，寿与天齐。金仙不在天西，那碧眼胡儿不必题。问性宗一着，从空自悟；命基上事，务实为基。虚实相通，有无交入，混合形神圣立跻。禅天净，看云藏山岳，月照松溪。

77

又赠损庵入静

九转工夫，三元造化，百日立基。便打扑精神，存决定志；掀翻妄幻，绝断狐疑。剔起眉毛，放开心地，物物头头一笔挥。行功处，便横拖斗柄，倒斡旋玑。为中会取无为，个不有中间有最奇。到恍惚之间，窈冥之际，守之即妄，纵又成非。不守不忘，不收不纵，勘这存存存底谁。只恁么，待六阳数足，抱个蟾儿。

又赠王提点

慧海深澄，德山高耸，主人不凡。况铄锐解纷，黜聪屏智；掀翻物我，不露机缄。立志虚无，潜心混沌，象帝之先密意参。玄玄处，老先生元姓，一贯乎三。曾和志士玄谈，故默默昏

昏契老聃。矧灵地虚闲，禅天湛寂，忘知忘识，无北无南。收拾身心，圆融造化，覆载中间总作龕。神丹就，看圆陀陀地，照耀崧庵。

又勉中庵执中妙用

中是儒宗，中为道本，中是禅机。这三教家风，中为捷径；五常百行，中立根基。动止得中，执中不易，更向中中认细微。其中趋，向词中剖露，慎勿狐疑。个中造化还知，却不在当中及四维。这日用平常，由中运用；兴居服食，中里施为。透得此中，便明中体，中字元来物莫违。全中了，把中来劈破，方是男儿。

又赠圆庵蒋大师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中藏化机。那些儿妙处，都无做造，灵明不昧，慧月光辉。曰气曰神，惟精惟一，玉莹无瑕天地归。通玄处，把坎中一画，移入南离。赤龙缠定乌龟，六月里严霜果大奇。那白头老子，来婚素女；胎仙舞罢，共入黄帟。布雨行云，阳和阴畅，一载工夫养个儿。常温养，待玉宸颁诏，足蹑云归。

又勉诸门人

道在常人，日用之间，人自不知。奈丛识纷纷，红尘滚滚，灵源不定，心月无辉。人我山高，是非海阔，一切掀翻便造微。诸贤眷，听清庵设喻，切勿狐疑。先将清静为基，用静定为庵自住持。以中为门户，正为床榻，诚为路径，敬作藩篱。卑顺和人，谦恭接物，服食兴居弗可违。常行此，若工夫不间，直入

无为。

满江红 赠虚庵

日用工夫，只一味，存虚抱素。会殊途同归，一致百虑。紫极宫中元气息，悬胎鼎内三花聚。问安炉立鼎事如何，乾金铸。

缚金乌，搏玉兔。捉将来，封土釜。这火候抽添，更须防护。至宝圆成明出入，法身形兆无来去。便潜身，直谒太清宫，神常住。

又 赞谁庵殷管辖

谁是庵儿，阿谁在，庵中撑住。看饥来吃饭，谁知甘苦。角徵宫商谁解听，青黄皂白谁能睹。向平常日用应酬人，谁区处。

是谁行，是谁举；是谁嘿，是谁语。这些儿透得，便知宾主。外面形躯谁做造，里头门户谁来去。造无为，毕竟住谁庵，朱陵府。

又 授觉庵

道本自然，但有为，头头是错。若一味谈空，如何摸索。无有双忘终不了，两边兼用遭缠缚。都不如嘿嘿守其中，神逸乐。

过去事，须忘却；未来事，休详度。这现在工夫，更休泥着。六欲不生三毒灭，一阳来复群阴剥。悟真空，抱本返元虚，为真觉。

又 赠丁县尹，三教一理

三教正传，这蹊径，元来蓦直。问老子机缄，至虚静极。释氏性从空里悟，仲尼理自诚中入。算始初立教派分三，其源一。

道玄关，常应物；易幽微，须嘿识。那禅宗奥旨，真空至寂。刻刻兼持勿间断，生生受用无休息。便归根，复命体元虚，藏至密。

又赠睡着李道判

好睡家风，别有个，睡眠三昧。但睡里心诚，睡中澄意。睡法既能知止趣，便于睡里调神气。这睡功消息睡安禅，少人会。

身虽眠，性不昧；目虽垂，内不闭。向熟睡中间，稳帖帖地。一枕清风凉彻骨，梦于物外闲游戏。觉来时，身在广寒宫，抱蟾睡。

又赞圆庵傅居士

这个○儿，自历劫，以来无象。况端端正正，亭亭当当。细入微尘无影迹，大周天界难安放。更通天彻地任纵横，无遮障。

没根宗，没形状；烁烁明，团团亮。只这个便是，本来模样。放出直超无色界，收来隐在光明藏。待顶门，裂破现圆通，金色相。

又赠止庵张宰公

惟正惟中，只这是，修仙秘诀。若稍有偏颇，动生差别。试向动中持得定，自然静里机透彻。会三元五气入黄庭，金花结。

运火功，有时节；海潮生，天上月。那一升一降，复圆复缺。十月工夫无间断，一灵妙有超生灭。更问予，向上事如何，无言说。

又赠密庵，述三教

教有三门，致极处，元来只一。这一字法门，深不可测。老

子谷神恒不死，仲尼心易初无画。问瞿昙教外涅槃心，密密密。

学神仙，须定息；学圣人，忘智识。论做佛机缄，只凭慧力。道释儒流都勘破，圆明觉照工夫毕。看顶门，迸破见真如，光赫赫。

又赠唯庵宗道人

观复工夫，要默默，存存固守。静极中一动，便通玄牝。恍惚中间情合性，虚无谷里奇投偶。我今将向上祖师机，为君剖。

说话底，非干口；把物底，非干手。那没脚童儿，会翻筋斗。解得个些奇特处，自然勘破无中有。问西来，的的意如何，擘鼻扭。

81

又赠密庵

一粒金丹，这出处，孰知年劫。若不识根源，怎生调燮。况是自家元有底，何须著相胡施設。我分明举似学仙人，天机泄。

软如绵，硬似铁；利如金，圆似月。又不方不圆，无亏无缺。放则迸开天地窍，收来隐在虚无穴。问不收，不放作么生，应难说。

又赠一庵

三五真机，应用处，头头总是。况日用平常，令巍巍地。向有无中忘二见，便于罔象通三昧。却如何成少不成多，因滞泥。

水乡铅，只一味；个便是，先天气。会蟾乌合璧，身心合意。西四归来投北一，东三便去交南二。把五般，攒簇入炉中，丹完备。

又赠孙居士

这点虚灵，自古来，无亏无缺。更烁烁圆圆，澄澄彻彻。照破鸿蒙前底事，分开蟾窟中间穴。向庵中养个白虾蟆，皎如雪。

那些儿，无可说；利如金，团似月。运化化生生，了无休歇。山水蒙时天癸降，地雷复处玄霜结。驾青鸾，直谒广寒宫，超生灭。

又赠嘿庵

82 默即说兮，这说处，元来有默。只默说便是，金丹秘诀。默识潜通为大要，声闻缘觉皆虚设。向说中认得默之根，无生灭。

会说底，非干舌；与默底，无差别。这默底宁如，说底亲切。若向不言中得趣，便于不默俱通彻。将默默，说说尽掀翻，天机泄。

又赠敬安葛道人

道本无言，要学者，潜通默识。若万虑俱捐，虚灵湛寂。动处调停水中火，定中究竟波罗密。问玄关一窍在何宫，中间觅。

不是心，不是物；不是仙，不是佛。只这些端的，鲜人知得。迷者到头空苦志，悟来不费些儿力。看无中，生有产灵胎，阳神出。

又授记门人

吾道玄关，决不许，外边人人。有学者来参，防他做贼。猛把杀人刀子举，活人手段轻拈出。更单提独弄逞神通，谁能敌。

若是个，善知识；便承当，心不惑。仗奋心刚胆，逢佛杀佛。

举步便能欺十圣，口开便要吞三极。把乾坤，大地尽掀翻，真奇特。

又令门人和

采药归来，这鼎器，乾金铸泻。那些儿道理，全凭主者。先把根尘都扫尽，从前熟处休沾惹。问行工进火事如何？凭般若。

五雷车，青龙扯；烧山符，心匠写。更涤虑洗心，灵泉浇洒。九转功成丹道毕，一灵真性还虚也。那赤条条地法王身，无可把。

满庭芳 赠焦提举

83

寂寞山居，喧轰市隐，头头总是玄关。贤明高士，须向定中参。我把活人手段，杀人刀、慢慢教看。君还悟，只今荐取，超脱不为难。一言明说破，起初下手，先炼三三。自玄宫起火，运入昆山。把定则云横谷口，放行也，月落寒潭。工周竟，大蟾成象，名姓列仙班。

又授记定庵

学佛学仙，参禅穷理，不离玄牝中间。可怜迷谬，往往相瞒。一味寻枝摘叶，徒坐破、几个蒲团。堪伤处，外边寻觅，笑杀老瞿昙。些儿真造化，诚能亲见，胆冷心寒。定庵高士，好向定中参。看破娘生面目，把从前，学解掀翻。真空透，髑髅迸破，真主自离庵。

水调歌头 赠和庵王察判

土釜要端正，定里问黄公。流戊就已，须待山下出泉蒙。采药提防不及，行火休教太过，贵在得其中。执中常不易，天理感

而通。 那些儿，玄妙处，实难穷。自从会得，庵中无日不春风。便把西方少女，嫁与南陵赤子，相见永和同。十月圣胎备，脱蜕烁虚空。

又赠秋蟾周先生

铅汞了无质，炉鼎假安名。始因动静迷人，不觉随声闻。这个先天妙理，日用着衣吃饭，相对甚分明。接物应机处，不动感而灵。 不是心，不是佛，匪为金。明加眼力，莫教错认定盘星，片片迷云涣散，湛湛禅天独露，个是本来真。风定浪头息，月满水光清。

84

又赠宝蟾子

学佛学仙要，玄妙在中诚。真铅真汞，无非只是性和情。但得情来归性，便见铅来投汞，二物自交并。日用了无间，大药自然成。 识抽添，明进退，要持盈。坤炉乾鼎，阴符阳火慢调停。一窍玄关透了，八片顶门裂破，进出宝蟾明。功行两圆备，谈笑谒三清。

又赠刘居士

在俗心不俗，尘里不沾尘。处身中正，何妨闹市与山林。践履不偏不易，日用无争无执，只此是全真。方寸莫教昧，便是上乘人。 采元精，炼元气，复元神。三元合一，自然鼎内大丹凝。更把玄风鼓动，天外迷云消散，慧月朗然明。叩我第一义，江上数峰青。

又赠张蒙庵

雷在地中复，山下出泉蒙。明斯二理，自然造化合玄同。密

密至虚守静，便见无中妙有，九窍一齐通。直下承当去，个是主人公。莫着无，莫着有，莫着空。疑团打彻，只今突出妙高峰。拨置纷纷外境，收拾灵灵底个，生化了无穷。毕竟作么道，日向岭东红。

又赠实庵

道乃法之体，法乃道之馀。双全道法，横拈倒用总由渠。只这元神元气，便是天兵将吏，除此外都无。说与洞蟾子，定里做工夫。守为胎，用为窍，假为符。既明此理，何须苦泥墨和朱。若使精凝气固，便可驱雷役电，妖怪悉皆诛。行满功成日，谈笑谒仙都。

85

又示众无分彼此

道儒释三教，名殊理不殊。参禅穷理，只要抱本還元初。解得一中造化，便使三元辐辏，宿疾普消除。屋舍既坚固，始可立丹炉。炼还丹，全太极，采玄珠。的端消息，采将坎有补离无。若也不贪不爱，直下离声离色，神气总归虚。了达一切相，赤子出神庐。

又赠白兰谷

三元秘秋水，微密实难量。未分清浊，天地人物一包藏。一乃太玄真水，二气由兹运，化三极理全彰。上下降升妙，根本在中黄。兔怀胎，牛喘月，蚌含光。人明此理，倒提斗柄戩银潢。绝断曹溪一派，掀倒蓬莱三岛，无处不仙乡。谁为白兰谷，安寝感羲皇。

又言道

三元秘秋水，未悟慢猜量。诚能参透，洗心涤虑密归藏。意与身心不动，精与气神交合，天理自然彰。三善备于我，翻笑炼玄黄。性圆融，心豁达，德辉光。牛郎织女，一时会合到天潢。勘破乘槎伎俩，密契浴沂消息，游泳有无乡。日用别无事，读易对三皇。

又言性

86 三元秘秋水，都不属思量。收来毫末，放开大地不能藏。过去未来现在，只是星儿消息，体物显然彰。本自无形象，随处见青黄。性源清，心地静，发天光。木人半夜，倒骑铁马过银潢。正是露寒烟冷，那更风清月白，乘兴水云乡。识破梦中梦，稽首礼虚皇。

百字令 赠真蟾子叶大师

玄关欲透，做工夫、妙在一阳来复。天癸才生忙下手，采处切须虔笃。绝虑忘机，清心释累，认取虚无谷。铅银砂汞，一时辰内攒簇。霎时天地相交，甲庚无间，龙虎齐降伏。取坎填离乾体就，阳火阴符行足。至宝凝坚，真蟾形兆，宜把灵泉沃。德圆功备，大师名注仙箓。

又指中庵性命次序

玄关一窍，理幽深、至妙了无言说。阴极阳生初动处，便是采铅时节。地下雷轰，山头水降，满地红尘雪。行功之际，马猿休纵颠劣。霎时虎啸龙吟，夫欢妇合，鼎内丹头结。身外有

身犹未了，圆顿始能透彻。郁郁黄花，青青翠竹，此理应难泄。为君举似，水中捞取明月。

又赠陈制幹

修真慕道，乐清虚、任意陶陶兀兀。富贵荣华都不恋，甘分清贫彻骨。名利俱捐，是非不辨，且把身埋没。真闲真静，谁知如是消息。为言向上机缄，玄珠罔象，火候无时刻。一窍玄关通得透，顿悟非心非佛。情念双忘，有无交入，胎备元神出。眼睛开放，光明周遍无极。

又赠胡秀才

亘初一点，莹如如、无相无形无质。不荡不摇常正定，直是断踪绝迹。变化无方，显微无间，妙理应难测。为伊言破，屏除缘虑尘识。放教方寸虚澄，里头宁贴，方见真端的。三五混融心月皎，照破本原来历。烁烁圆明，如如不动，运化无休息。静中拈出，蟾光烁破无极。

又指老蟾张大夫下手

金丹大要，不难知、妙在阳时下手。日用平常须谨独，莫纵虎龙奔走。心要安闲，身须正定，意在常存守。始终不怠，自然通透玄牡。其间些子淆讹，为公直指，地下听雷吼。立鼎安炉非小可，运用斡旋凭斗。性本圆明，命基牢固，勘破无中有。老蟾成象，直同天地齐寿。

又赠通庵

太初一点，本灵明、元自至纯无杂。执著些儿千里远，悟得

只消时霎。方寸中虚，纤尘不立，何用调庚甲。承当得去，目前方信无法。个中显诀难传，无名可唤，贵在心通达。信手拈来君荐取，无罅岂容针札。人我山头，是非海里，更要知生杀。养其无象，忘形灵地开发。

又示众破惑

成仙捷径，在玄关、一窍四通八达。说与学人先立志，悟后只消时霎。可笑迷徒，不求师指，执著傍门法。般精般气，到头都是兜搭。争知大道堂堂，坦平蓦直，也要师开发。会得善行无辙迹，玄牝自然开阖。一念无生，谷神不死，九转功周匝。脱胎归去，大罗天上行踏。

88

西江月赠潘道人

真土真铅真汞，元神元气元精。三元合一药方成，个是全真上品。动静虚灵不昧，成全实相圆明。形神俱妙乐无生，直谒虚皇绝境。

又赠善友

至道本无言说，全凭立志刚坚。心常不昧究根源，一月千潭普现。会取击风捕影，便知火里栽莲。任他海水变桑田，只这本来无变。

又赠周守正

识破无人无我，何须求佛求仙。随时随处总安禅，一切幻尘不染。选甚山居野处，何妨闹市门前。执中守正固三田，久久神珠出现。

炼丹砂 咏玄牝示众

玄牝少人通，说与诸公。休言南北与西东，不在四维并上下，不在当中。 阖辟妙无穷，天地根宗。生生化化运神功，动静机缄应不息，广纳包容。

又 示众

至道本无传，只要心坚。始终立志莫教偏，九载三年常一定，便是神仙。 真息自绵绵，灵地平平。饥来吃饭困来眠，夏月单衣冬盖被，玄外无玄。

隐语

教外名言

佛书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由心造，是谓有造则有化。造化皆由心，人皆谓造化万物者，造化之工也。”予独不然，造化本无工，万物自造化也。何以故？一切万物均有是心；既有是心，便有造化。岂非自造化耶？且如世间一切有形，形本无。无而生有，是谓造。有生便有灭，有灭则复归于无，是谓化。造造化化，物之常也。一真之性本有，有而无象。故无造无化，道之常也。人只知无造无化为不造化，殊不知有大造化存焉！非明了者，其孰能知之？明了之士，智慧圆通，则能万事见空，一心归寂，超然独存，故无造化也。若不明了，外着于身心世事，内住于受想行识，所以随世变迁，随形生灭也。目

所见者，谓之色；领纳在心，谓之受；既受之在心，谓之想；想而不已，至于作为，谓之行。随行善恶，各有报，谓之业识。业识纷纷，轮回之根本也，故不能出造化。苟有不被幻缘缠缚，不被法尘染污，不被迷情障碍，不被爱欲苦恼，则能照见五蕴皆空。蕴既空，造化何有？此即是涅槃妙心也。予谓造化由心，何疑哉？

道书云：“有无相生。是谓无生有，造也；有生无，化也。”又云：“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是谓观复，知化也。知化则不化，不化则安得有造？非洞观无碍者，孰能及此？洞达之士，清静光明，故能勘破身心。世事因虚幻中有，有则为物，物极则返，返则复归虚幻也。作是观者，则知无象之象，乃是实象。养其无象，象故常存。守其无体，体故全真。至于纯纯全全，合乎大方，溟溟滓滓，合乎无伦，超出虚无之外，是谓无造化也。执著之者，身心不定，念虑交攻，所以丧其无象，散其无体，故流浪生死，常沉苦海也。苟有收拾身心，屏除念虑，内境勿令出，外境勿令人，内外清静，名为照了，至于内忘其心，外忘其形，一真洞然，如太虚廓然无碍，造化又何有焉？

儒书云：“不忤不求，无咎无誉。”是谓“不忤不求”，则不受造也；“无咎无誉”，则不受化也。《易·系》云：“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予谓“远取诸物”，则知万缘虚假；“近取诸身”，则知五蕴皆空。外屏万缘，内消五蕴，故能顺天施运，欢乐于天，知物之始终，知幽明之故，知生死之说，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也。乐天故不忧，尽性故不疑，非致知者孰能及此？致知者诚明静定，故知生灭不停者，幻形也；差别不平者，妄心也；迁变不定者，时世也；败坏不久者，事务也。观练纯熟是名圣功，一以贯之，故无造化。若不致知，则不能格物；不能格物，则随物变迁，性命安在？苟有变动不居，周流六虚，故天地合乎我，万物备于我。

至于复见天心，万有归一无，则造化息矣。譬如乾坤不变动，日月不运行，六子何有？六子不交重，阴阳不升降，万物何有？乾坤之体，纯一不杂，倒正不变，故无造化。造无造之造，大造也；化无化之化，大化也。作是见者，故知世间万物，皆是假合；阴阳运用，无非幻妄。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观之三教，惟心也；造化，由心也；出造化，亦由心也。学佛之要，在乎见性。若欲见性，必先以决定之志，夺习俗之气；以严持之力，保洞然之明；然后照破种种空妄。心不着物，念不随情。念是烦恼根，心是法尘种。念起，则一切烦恼起；念息，则一切烦恼息。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念起即止，皆由自心。至于生灭，灭已寂，灭为乐，是见性也。今之学者不能见性者，为事理二障所碍也。非大观，则不能解理障；非大止，则不能除事障。大观，谓智断也；大止，谓力制也。智断纯熟，则理理皆空；力制纯熟，则事事皆空。了三空之大空，知一真之至真，此大观之至也。即时身心、世事、念虑、情识，一齐都止，此大止之至也。非上上智，其孰能与于此？学道在乎存性。若欲存性，必先以慧剑断群魔，火符消六欲。次以定力，忘情绝虑，释累清心。至于心清累释，虑绝情忘，是谓存性。真性既存，则无造化。今之学者，为情识之所夺也。夫欲去情识，先除生灭心。心无生灭，身无生灭，定矣。去生灭心，必自无念始。无念之积习纯熟，足可致无梦；无念之静定纯熟，足可致无生。无梦乃见在之大事也，无生乃末后之大事也。无生，则不造；无梦，则不化。不造、不化即不生不灭也。非高上之士，其孰能与于此？儒学之要，在乎尽性。若欲尽性，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有定则能忘物我。《艮》卦辞云：“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艮其背，忘其心也。不获其身，忘我也。行其庭，

不见其人，忘物也。三者既忘，何咎之有？此知止之至也。知止，故能忘物我而全天理，是谓尽性也。今人不能尽性者，为身心之累也。既有累，便有窒碍，必以刚断、果决。刚断，故能忘物；果决，故能忘我。物我两忘，尽性至命定矣！非神德圣功，其孰能与于此？予见世人，多以此身为有我，其不思之甚也！且如此身，因造而有。未造之前，有象乎？有名乎？有我乎？既化之后，有象乎？有名乎？有我乎？前后两既俱无，安得中间偏执有我耶！殊不知身心世事，本来虚妄。三世推求，了不可得。过去杳然何在？只今念念变迁，未来决定如是。历劫以来，大梦幻中，坚执妄缘，结成轮回种子。是以出入生死，无有了期。若复有人于此梦境中证明了知，而善消遣，岂非至人乎？予一日举此公案，令门人参，二三子稍合符节，故作此书以赠之，以心传心。若能直下承当，潜通默会，即时知止，不谋其前，不虑其后，不恋只今，三者混成，得大自在，徜徉乎大寂灭之海，逍遥乎无何有之乡，游泳乎自得之场，至此方知，造化于此何预焉！虽然，更有向上事在。且道唤甚么做“向上事”？咦，掀翻无字脚，粉碎太虚空，方为了事汉。秘之！秘之！

绝学无忧篇并叙

所为绝学者，非不学也。若以不学为绝学，则罔无所知，只同常流也。此所谓绝学者，博学而至于绝学也。盖由世人多学为奇特，转学转不会也。圣人云：“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又云：“多则惑，少则得。”正谓此也。前儒云：“有为终日息，无为便不息。”即此意也。故作是篇以证之，使学徒不为声闻、缘觉、学解、见知所累也。

日用只玄玄，时人识未全。当推心上好，放下口头禅。法法非空法，传传是妄传。不曾修福始，焉能有祸先。不益便无损，不变岂能迁。不垢亦不净，无缺亦无圆。莫着嗔和喜，何愁迤与邛。不作善因果，那得恶因缘。不闻兴废事，名利不相牵。精粗无爱恶，妍丑不憎怜。不偿欢喜债，都无恩怨缠。打开人我网，跳出是非圈。清虚不好古，恬淡倦希贤。休思今世后，放下未生前。从他佛是佛，任伊仙是仙。既无尘俗累，何忧业火煎。有无俱不立，虚实任相连。都缘无取舍，自然无过愆。来去浑忘却，生死何预焉。居止无馀欠，随处任方圆。饥来一碗饭，渴则半瓯泉。兴来自消遣，困来且打眠。达者明此义，休寻天外天。见前赤洒洒，末后亮娟娟。

道德会元

序

窃谓伏羲画《易》，剖露先天；老子著书，全彰道德。此二者，其诸经之祖乎！今之学者，未造其理。何哉？盖由不得其传耳！予素不通书，因广参遍访，获遇至人，点开心易，得造义经之妙。于是罄其所得，撰成《三天易髓》，授诸门人。惟老子《道德经》未能究竟。一日，有传济庵者，携紫清真人《道德宝章》示予，观其注脚，颇合符节，其中略有未尽处。予欲饶舌，熟思之，未敢。后有二三子，各出数家解注，请益于予。先以正经参对，多有异同，或多一字，或少一字，或全句差殊，或字讹舛，互有得失，往往不同。予叹曰：“正经尚尔，况注解乎！”或问其故，曰：“始者抄写人差误，尔或开板，有失点对。或前人解不通处妄有增加，以讹传讹，支离错杂故也。”曰：“孰为是？”曰：“河上公章句、紫清《道德宝章》颇通。”曰：“何故？”曰：“与上下文理血脉贯通者为正。”曰：“诸家解义如何？”曰：“所见不同，各执一端耳。”曰：“请问其详。”曰：“盖由私意揣度，非自己胸中流出，故不能广而推之也。得之于治道者，执于治道；得之于丹道者，执于丹道；得之于兵机者，执于兵机；得之于禅机者，执于禅机。或言理而不言事者，或言事而不言理者，至于权变智谋，旁蹊曲径，遂堕于偏枯，皆失圣人之本意也。殊不知圣人作经之意，立极于天地之先，运化于阴阳之表，至于覆载之间，一事一理，无有不备。安可执一端而言之哉！”予遂饶舌，将彼解不通处，及与圣人经义相反处，逐一拈出，举似诸子。众皆曰

“然”。自后请益者屡至，不容缄默，遂将正经逐句下添个注脚，释经之义，以证颐神养气之要。又于各章下总言其理，以明究本穷源之序。又于各章后作颂，以尽明心见性之机。至于修、齐、治、平，纪纲法度，百姓日用之间，平常履践之道，洪纤巨细，广大精微，靡所不备于中。又作《正辞》、《究理》二说，冠之经首。明正言辞，究竟义理，以破经中异同之惑。目之曰《道德会元》。俾诸后学密探熟味，随其所解而入，庶不堕于偏枯，会至道以归元也。惟是言辞鄙俚，无非直解经义，未敢自以为是。然较之诸本，其庶几焉。与我同志，其鉴诸。时至元庚寅孟夏旦日，都梁参学清庵莹蟾子李道纯元素序。

序例

正辞

予参诸家经本，惟河上丈人本为正。河上丈人本，亦有三样：有河上公解注，有二家全解，有章句白本。其三本中，惟河上丈人章句白本理长，今从之，遂将诸本差讹表而出之，以正辞理。外有大同小异二百餘言，不欲枚举。此略言大概，以释学者之疑。

第二章：“有无相生”已下六句各加一“之”字者，非也。第三章：“是以圣人虚其心”，或云“圣人治”，或云“之治”，或云“之治也”，非。第十（一）^①章：“抱一能无离”已下六句加一“乎”字，非。十三章：“宠为上，辱为下”，或云“宠为下”，不合经义。十（六）〔五〕^②章：“豫兮若冬涉川”，或云“与兮”，或以下六句，三句无“兮”者，非也。十七章：“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或云“畏之”“侮之”者，非。二十章：“忽兮若晦”，或云“淡乎其若海”，非。“而贵食母”，或云“儿贵求食于母”，非。三十章：或多三字，或少一二字。三十一章：“胜而不美”，或云“故不美也”，非。三十四章：或以“爱养”为“衣被”者，非。三十六章：“柔弱胜刚强”分作二句，非。三十九章：“数车无车”，或云“数與誉者”，非。四十九章：“德善”、“德信”下，或加“矣”字者，非。五十二章：“既侍^③其母，以知其子”，或云“既知其母，复知其子”，二句皆非。五

①据正文，“抱一能无离”句在第十章，故删。

②据正文，“豫兮若冬涉川”句在第十五章，故改。

③正文第五十二章“侍”作“知”（河上公注本同），疑此引文有误，“侍”当作“知”。下文“或云‘既知其母……’”“知”字疑当作“侍”。

十五章：“益生不祥”，或云“日生”，或云“曰生”，皆非也。六十六章：差数句。七十一章：“知不知，上”，或云“知不知，尚矣”，非。七十七章：“孰能以有馀奉天下”，其中加“不足”二字者，非。七十八章：“天下柔弱莫过于水”，或云“莫柔弱于水”，非也。八十章：“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或云“令器”，或云“不用也”，皆非也。

究理

参究诸本解义与圣人义理不相合者，表而出之。其中异同讹谬颇多，不欲尽举，学者致思焉。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或以“常无”点作一句。或云“无欲者常存，有欲者亡身”。若有欲者果亡身，何必曰同谓之玄乎？亡身为玄，可乎？予谓无欲者无心，作为自然也；有欲者有心，运用工夫也。无为，则能见无名之妙，全其性也；有为，则能见有名之微，全其命也。有与无、性与命，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有无交入，性命双全也。《记》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即“无欲观妙”之义也。“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即“有欲观其微”之义也。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即“玄之又玄”之义也。所谓欲者，欲人之不欲之谓。不尚贤。或云“不求贤士”者，或云“不用贤”者，皆非。果不用贤，则此经不足征也。决无是理。玄牝之门。或指口鼻为玄牝之门者，非也。或云“念头起处”者稍通，亦不合经义。载营魄。或云“魂魄”者，或云“阴阳”者，又有数说，皆不通。殊不知魄好运动，载之者，御之也。三十辐。或云“一月三十日”之数者，或云“火候者”，皆非也。殊不知圣人本意不在“三十”上。绝圣弃智。或谓“圣智不足道，当弃之”，非也。予谓圣人以圣智见用于民。绝学无忧。或云“绝学为不学”，非也。绝常人之学而学人之不学也。绝学者，绝世之学。将欲歛之，必固张之。诸家解不通。或云“尚权”者，非也。太上尚不尚贤，安得尚权！礼者，乱之首。或便谓礼不足道，吾独不然。诚能自礼而进于仁义，亦几于道。数车无车。诸家解不通。予谓数车之名件，无一名车者，喻我之一身无

一名我者也。生之徒，十有三。或云“十分中有三分生者，十分中有三分死者”，或云“七情六欲”者，似是而非，或云“四关九窍”，更非也。或以一月之盈亏比之火候，犹非也。解见正经本文下。无狭其所居。前人解不通。又有反解者。或云“神无方者”，或“广大者”，皆非也。或云“无厌其所生，无厌于道者”，正是妄说。岂不闻结句云“去彼取此”？予谓“无狭其所居”，尚广大，贪婪也。无厌其所生，不畏大威，贪生无厌也。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不厚其生，故云“去彼取此”。有德司契，无德司彻。或谓彻者，通也。上古圣人，一彻万融，无所不通。民无德而称焉。此言只好隔壁听，与经义了无干涉。予谓“契”者，信约也。叶韵作“挈”。“彻”，通彻也。有德之人执其信约，无德者司其明彻。详见正经本文下，达者致思之。此经文辞多叶韵。朴，叶扑。阙，音轧，叶察察。拔，音跋，叶“脱”字。作，音做，入声，叶复。似此之类极多，各音本文下。读是经者，切不可执泥字义。

道德会元卷上

道道之可以道者，非真常之道也。夫真常之道，始于无始，名于无名。拟议即乖，开口即错。设若可道，道是甚么？既不可道。何以见道？可道又不是，不可道又不是，如何即是？若向这里下得一转语，参学事毕，其或未然。须索向二六时中兴居服食处、回头转脑处校勘。这令巍巍地、活泼泼地、不与诸缘作对底是个甚么？校勘来，校勘去，校勘到校勘不得处，忽然摸着鼻孔，通身汗下，方知道这个元是自家有的，自历劫以来不曾变易。所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又道行、住、坐、卧，不离这个。况覆载之间，头头物物都是这个。亘古亘今，只是这个。生天生地，只是这个。至于日用平常，动静作息，只是这个。一切有形皆有败坏，唯有这个常在。天地虚空亦有败坏，只有这个不坏。只这个铁眼铜睛觑不破。为甚觑不破？只伤他不曾覩面相逢；纵饶覩面相逢，也是蹉过。且道蹉向甚么处去？不得乱走。毕竟作么会？清庵向这里分明举似，只是欠人承当。倘遇知音，剔起眉毛荐取。咄，昨夜江头新雨过，今朝依旧远山青。○颂曰：至道之极，虚无空寂。无象无形，无名无质。视之不见，搏之不得。听之不闻，觅无踪迹。大无不包，细无不入。生育天地，长养万物。运化无穷，隐显莫测。不可知知，不可识识。太上老子，舌头无骨。向此经中，分明露出。多言数穷，不如一默。这○便是，休更疑惑。

德“德”之一字，亦是强名。不可得而形容，不可得而执持。凡有施設，积功累行，便是不德也。只恁么，不修习，不用功，死灰槁木，待德之自来，终身无德也。这个“德”字，愈求愈远，愈执愈失。《经》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又云：“上德无为而无以为。”只这两句，多少分明。只是欠人承当，若是个信得及的，便把从前学解、见知、声闻、缘觉，一切掀倒，向平常履践处，把个“损”字来受用。损之又损，损来损去，损到损不得处，自然玄德昭著，方信无为之有益。《经》云：“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又云：“玄德深矣！远矣！”会么？咦！不离当处常湛然，觅则知君不可见。○颂曰：河沙妙德，总在心则。不可施为，何劳修积！愈探愈深，愈执愈失。放下头头，掀翻物物。后己先人，守雌抱一。纯一不杂，其德乃实。修

齐治平，皆从此出。妙用难量，是谓玄德。

经“经”之一字，亦是强名。始者，圣人为见世人随情逐幻，嗜欲迷真，中心业识之扰攘，灵地无明之炽盛，是以天真丧失，横夭伤残，不能复其本元。于是用方便力，开善诱门，接引群迷，使归正道。故著书设教，强名曰“经”。经者，径也。众所通行之大路也。虽然，读是经者，却不可泥在语言三昧上，亦不可离了此经向外寻求。须是向自己分上着意。把这五千余言细细咀嚼，点点画画不要放过。忽然嚼得一句半句透，这一部经都在自己，方信道开口不在舌头上。到这里打开自己宝藏，把自己经来，横拈倒用。不惟这一部经，至于三十六部尊经，一大藏教典，从头彻尾转一遍，只消一喝，都竟还委悉么？平地起风波，青天轰霹雳，谛听！谛听！○颂曰：此一卷经，妙用难评。人人本具，物物圆成。堂堂蓦直，坦坦宽平。历劫不变，亘古无更。头头应用，处处通津。未曾举起，已自分明。不是我家真的子，谁人敢向里头行！

道可道，非常“道”。开口即错。名唤做甚么。可名，非常“名”。唤作一物即不中。“无”，名道也。天地之始；先乎覆载。“有”，名强名曰“道”。万物之母。生生不息。故常“无”，欲以观其妙；无心运化。常“有”，欲以观其微。微，音叫。○有意操持。此两者，于不见中亲见，于亲见中不见。同出而异名，一体，一用。同谓之玄。体用一源。玄之又玄，形神俱妙。众妙之门。百千法门，皆从此出。

右一章。虚无自然，真常之道，本无可道。可道之道，非真常之道。元始祖炁，化生诸天，随时应变之道也。道本无名，可名之名，非真常之名。天地运化，长养万物，著于形迹之名也。虚心无为，则能见无名之妙。有心运用，则能见有名之微。妙，即神也。微，即形也。知微而不知妙，则不精。知妙而不知微，则不备。微妙两全，形神俱妙，是谓“玄之又玄”。三十六部尊《经》，皆从此出。是谓“众妙之门”。且道此经从甚么处出？咄！颂曰：昆仑山顶上，元始黍珠中。父母所生口，终不为君通。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恶，乌路切。○美是恶之因。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善是不善之由。故有无相生，有生无，无生有。难易相成，易，以政切。○难事易，易事难。长短相形，长则短，短则长。高下相倾，才有高，便有下。声音相和，有声音，便有和。前后相随。前随后，后随

前。是以圣人，忘其美恶。处“无为”之事，忘其有无。行“不言”之教；忘其难易。万物作而不辞，忘物。生而不有，忘形。为而不恃，忘情。功成不居。忘我。夫惟不居，忘其所自。是以不去。去，上声。○一切忘尽，真一常存。

右二章。美之与恶，善与不善，如影随形，自然相待。至于有无、难易，互相倚伏。有美便有恶，有善便有不善。是以圣人不辞，不有，不恃，不居。彼此两忘，有无不立。是以常存而不去也。此一章，发明首章体道之义，使学者知同出异名之理。离此用而即此用，不堕于偏枯也。○颂曰：人有美恶，我无彼此。一切掀翻，众泡归水。目前指出千般有，我道其中一也无。

不尚贤，绝圣弃智。使民不争；忘我。不贵难得之货，绝巧弃利。使民不为盗；忘物。不见可欲，转物应机。使心不乱。忘情。是以圣人虚其心，全性。实其腹，全命。弱其志，全神。强其骨。全形。常使民无知无欲。空诸所有。使夫知者不敢为。夫，音扶。后同。知，音智。○识法者恐。为无为，寂然不动。则无不治。治，音持。○感而遂通。

右三章。“不尚贤”，接上章“处‘无为’之事”也。谓不矜自己之贤能，则民淳；不贵奇货，则民富；不见可欲，则心定。圣人治平天下，必以修身为本。虚心实腹一节皆修之要。虚心而后志弱，志弱而后无知，无知故能忘我，此“不尚贤”也。实腹而后骨强，骨强而后无欲，无欲故能忘物，此“不贵难得之货”也。二理相须，足以全性命矣。○颂曰：实腹真常在，虚心道自存。不劳施寸刃，谈笑定乾坤。

“道”冲，而用之，太虚同体。或不盈。不自满。渊乎，似万物之宗。不自见。挫其锐，不露锋铓。解其纷，不随世变。和其光，不自明。同其尘。不自是。湛兮，似若存。常应，常静。吾不知谁之子，上无□□。象帝之先。唯道为身。

右四章。上云“为无为”，故次之以“道冲而用之”。“或不盈”，谓不自满也。不自满者必受益，挫锐、解纷，虚中忘我之谓也。“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超虚无之外也。○颂曰：不识谁之子，焉知象帝先。为君明说破，太极未分前。

天地不仁，无为。以万物为刍狗；刍，窗愈切。○爱养万物，不为主。圣人不仁，效天。以百姓为刍狗。万民归之，而不为主。天地之间，虚中。

其犹橐籥乎？虚用。虚而不屈，无心。动而愈出。应变无穷。多言数穷，数，所各切。○说不得。不如守中。虚中而已。

右五章。天覆地载，化民育物，可谓至仁。言不仁者，忘其所自也。圣人爱民、治国，亦复如是，修身、养命，亦复如是。结上章“道冲而用之”之义也。○颂曰：无底谓之橐，三孔谓之籥。中间一窍子，无人摸得着。摸得着，为君吹出无声乐。

谷神不死，虚灵不昧。是谓玄牝。牝，婢忍切。○一阴一阳。玄牝之门，一阖，一辟。是谓天地根。生天，生地。绵绵若存，无休，无息。用之不勤。应用不穷。

右六章。“谷神不死”，虚灵不昧也，接上章“守中”之义也。虚灵不昧，神变无方。阴阳不测，一阖一辟，往来不息，莫知其极。动静不忒，不劳功力，生生化化而无穷。○颂曰：阖辟应乾坤，斯为玄牝门。自从无出入，三界独称尊。

天地长久。无休，无息。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无为。以其不自生，无心。故能长久。不迁，不变。是以圣人仿天。后其身而身先；忘我。外其身而身存。忘形。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以其无我，故能成我。

右七章。天不自天，地不自地，故生生不息。圣人不自圣，故与天地合德。接上章“用之不勤”之义也。○颂曰：道本至虚，至虚无始。透得此虚，太虚同体。太湖三万六千顷，月在波心说向谁！

上善若水。以柔处卑。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随方逐圆。处众人之所恶，能容纳秽恶。故几于道。几，平声。○合道。居善地，利物。心善渊，容物。与善仁，生物。言善信，应物。政善治，治，平声。○化物。事善能，成物。动善时。顺物。夫惟不争，故无尤。物我如一。

右八章。接上章“后己先人”。所谓水者，取柔和谦卑处下之义。利物无争，故无尤。○颂曰：“无争神寂静，自足气和平。放下这点子，黄河几度清。”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已，音以。○天道亏盈而益谦。揣而锐之，不可常保。揣，楚委切。○地道变盈而流谦。金玉满堂，莫知能守；鬼神害盈而福谦。富贵而骄，自遗其咎。遗，去声。咎，上声。○人道恶盈而好谦。功

成名遂身退，收拾归来。天之道。天地合德。

右九章。“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接上章“上善若水”之义。“功成名遂身退”，戒盈劝谦之义。○颂曰：急走不离影，回来堕堑坑。只今当脚住，陆地变平沉。若解转身些子力，潜藏飞跃总由心。

载营魄，不得乱走。抱一能无离。离，平声。○二物混成，如母携婴。专气致柔，能婴儿。纯一不杂，反朴还淳。涤除玄览，能无疵。不见不闻，尘净鉴明。爱民治国，能无为。治，音持。○不动不摇，道泰时清。天门开阖，能为雌。出有人无，不伐不矜。明白四达，能无知。黜聪屏智，和光同尘。生之，畜之。畜，凶入声。○斡旋四德，长养群情。生而不有，功成行满，隐迹潜形。为而不恃，忘其所自，默默昏昏。长而不宰，长，上声。○退有馀地，一任天更。是谓玄德。道隆德备，脱体全真。

右十章。“载营魄”，犹车载物之喻。魄好运动，好驰骋，好刚锐，故曰营魄。魄属阴，阴盛则害阳，情盛则役性。能制伏者，抱一无离，致柔无疵。无为为雌无知，使阴魄不能肆其情，至于魄伏阴消，则神灵性寂也。生之，畜之，生而不有，忘其所自。不用拘束，自然不动，如获宝满载而归。故曰“载营魄”。自“抱一”以下，纯是“载营魄”之义。接上章“功成身退”而续下章“三十辐共一毂，有车之用”也。○颂曰：事向无心得，无心也太难。悟来弹指顷，迷后隔千山。

三十辐，共一毂，犹万法同一心。当其无，数车，无车。有车之用。辐来辘轳，成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埏，扇平声。○和土作器。当其无，数器，无器。有器之用。水土假合，成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开户凿牖。当其无，数室，无室。有室之用。户牖通达，成室之用。故有之以利，以有利无。无之以用。以无用有。

右十一章。以辐辘轳利车之用，即总万法，归心全神之妙也。辐不辘轳，何以名车？法不归心，无以通神。毂虚其中，车所以运行。心虚其中，神所以通变。故虚为实利，实为虚用。虚实相通，去来无碍。即上章“载营魄”之义也。至于无物可载，轳辐两忘，车复无也。犹心法双忘，神归虚也。“器”与“室”并同此义。○颂曰：铁壁千重，银山万座。拨转机轮，蓦直透过。要知山下路，但问去来人。

五色令人目盲；眼被色眩。五音令人耳聋；耳被声惑。五味令人口

爽；口被昧瞞。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心为情使。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行，去声。○意为物转。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为，去声。○内境不出，外境不入。故去彼取此。去，羌吕切。○收视返听。

右十二章。上章发明虚用，虚其用则不为声色眩，故次之以“五色令人目盲”，色、声、味、物，皆是。根尘一切，世人皆受盗。惟有道者不受他瞞，视、听、言、动，非礼勿为，则六贼化为六神通也，故去彼取此。○颂曰：见色神无定，闻声丧太和。掀翻无一事，赤手造弥罗。

宠辱若惊，宠是辱先。贵大患若身。贵为患始。何谓宠辱若惊？谛听下文。宠为上，辱为下。宠得也，故居上。得之若惊，无失。失之若惊，有得。是谓宠辱若惊。如是。何谓贵大患若身？设问。吾所以大患者，何哉？为吾有身，为，去声，下同。○有身便有患。及吾无身，忘形，无累。吾有何患？忘贵无患。故贵以身为天下；外其身者，贵其身者也。若可寄天下；以此为天下，则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后其身者，爱其身者也。若可托天下。以此为天下，则可托天下。

右十三章。接上章“为腹不为目”，忘我之义，故次之以“宠辱若惊”。宠辱贵患，互相倚伏。苟能思患而预防之，则终身无患。推此道而治平天下，则天下永无危殆。有国者，忧天下如忧一身，则天下乐推而不厌。○颂曰：有辱何尝辱，居荣未必荣。预防无过失，犹更涉途程。争似全身都放下，也无得失也无惊。

视之不见，名曰“夷”。大象无形。听之不闻，名曰“希”。大音希声。搏之不得，名曰“微”。道隐无名。此三者，不可致诘，如何说得？故混而为一。殊途同归。在上不皦，莫见乎隐。在下不昧。莫显乎微。绳绳不可名，虽有条目，实无名唤。复归于无物。藏身处，没踪迹。是谓无状之状，不见中亲见。无象之象，象，上声。○亲见中不见。是谓忽恍。浑浑沦沦。迎之不见其首，无始。随之不见其后。后，上声。○无终。执古之道，无为。以御今之有，统摄万有。以知古始，无为。是谓道纪。因无彰有。

右十四章。希、夷、微，道之极也。混而为一，返本也。不皦不昧，和其光

也。无象无状，藏其用也。末后一句，总证前三章，而发下章之秘也。○颂曰：这个话靶，难摸难画；八面玲珑，全无缝罅。恍忽窈冥中有象，这些消息共谁论。

古之善为士者，存其无象。微妙玄通，清静，光明。深不可识。视之不见。夫惟不可识，故强为之容：强，上声。○以有会无。豫兮若冬涉川；寒彻骨。犹兮若畏四邻；慎独。俨兮若冰将释；无疑。敦兮其若朴；朴，音扑。○如愚。旷兮其若谷；虚中。浑兮其若浊；浑，平声。○同“尘”。孰能浊以动之徐清；清者，浊之源。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静者，动之机。保此道者，不欲盈。虚者，实之本。夫惟不盈，冲虚。故能弊不新成。埋光铲彩。

右十五章。接上章“道纪”之义，发明后学，存诚致敬，常慎其独。不住于相，而抱一潜，虚为日用，至于顿息，诸缘销熔。万幻挠之，则不浊。澄之，则不清。是谓微妙玄通深隐也。○颂曰：微妙玄通，随人脚转，瞎却眼睛。物不见不如归去，来识取虚皇面。

致虚极，守静笃。寂然不动。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观复知化。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动极复静。归根曰静，返本。是谓复命。生意存焉。复命曰常，历劫寂尔。知常曰明。古今洞然。不知常，昧了也。妄作凶。错了也。知常容，大无不包。容乃公，细无不入。公乃王，物无不化。王乃天，理无不通。天乃道，曷有终穷。道乃久，无尽。没身不殆。天地虽变，这个不变。

右十六章。接上章“善为士者”，致虚、静笃、复命、归根，纯是神妙。共向这里具眼，参学事毕。其或未然，更参末后。○颂曰：致虚知妙本，静极见天心。会得个中意，河沙总是金。

太上，无上可上。下知有之；众所共知。其次，亲之誉之；可亲可誉，便不自然。其次，畏之；知其畏敬。其次，侮之。全无忌惮。信不足，道难信。有不信。疑心重。犹其贵言。轻诺寡信。功成名遂，默而成之。百姓皆为：“我自然。”不知所自。

右十七章。太上，谓无上可上，虽下愚皆知。有此理，才可亲近，有美誉，便

不自然。畏之者，犹其次也。侮之者，失道远矣。天真丧失，不能反本，虽教之奚益。言愈多，而愈不信，不若默而待之，无为而化之，使其自悟，自然返朴，不言而信也。以治道言之，太上以下不能无为，亲之、誉之，有言之教也；畏之者，刑禁也；侮之者，上失信也。上失信于民，则民不信。犹其贵言不言之教也。不言之教，无为而成，刑不试而民自服也。至于功业成遂，还淳返朴，则亲誉畏侮俱忘矣。百姓安居乐俗，忘其所自，故曰“谓我自然”。○颂曰：太上元无上，常存日用间。可怜无眼汉，刚道出函关。

大道废，有仁义；太朴既散，仁义乃兴。智慧出，有大伪；出，去声。○智慧聪明，根尘业识。六亲不和，有孝子；莫若常和。国家昏乱，有忠臣。莫若常治。

右十八章。接上章“亲”、“誉”、“畏”、“侮”之义，与其国乱显忠臣，何若无为民自化？○颂曰：聪明迷大本，智慧丧天真。无事常清静，逍遥快活人。

绝圣弃智，无为。民利百倍；安静。绝仁弃义，无心。民复孝慈；和顺。绝巧弃利，无欲。盗贼无有。常足。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惟恐信不及。故令有所属：令，去声。属，音烛。○老婆心切。见素抱朴，无知，无识。少私寡欲。忘物，忘我。

右十九章。发上章之蕴，圣智、仁义、巧利，一切弃绝，不复见用，则民从其化而返朴也。圣人惟恐后世学者，担负不起，属之以易简曰：“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易取于人也。○颂曰：莫纵三心乱，无令一念狂。见闻知觉法，无复可思量。

绝学无忧，心头无事。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唯，上声。○不远。善之与恶，相去何若？大远。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善恶可畏。荒兮，其未央哉！俗人恐学力未至，圣人恐损之未尽。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嗜欲无厌。我独怕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怕，音泊。○憺然无欲。乘乘兮，若无所归。任运自然。众人皆有馀，而我独若遗。贪务者，常忧。忘机者，常乐。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昏昏默默。俗人昭昭，我独若昏。俗人见识于外，圣人藏明于内。俗人察察，我独闷闷。闷，音门。○俗人有分别，圣人无彼此。忽兮若晦，晦，上声。○不识不知。漂兮若无所止。无物，无执。众人皆有以，我独顽似鄙。众人皆有能，圣人

独无能。我独异于人，不与万法为侣。而贵食母。贵在味道。

右二十章。绝学者，绝其所有也，故次之绝圣人后，俗人务学于事，益其所闻。惟恐进学不精，故常忧。圣人弃绝所有，惟务于味道，如求食于母。守雌抱一而已，故无忧也。是谓“绝学无忧”。○颂曰：才言绝学，开口便错。广识多知，转转不觉。人间万事都忘却，犹落他家第二机。

孔“德”之容，无所不容。惟“道”是从。于法自在。“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本然之天。忽兮恍，其中有象；此天混然。恍兮忽，其中有物。此天洞然。窈兮冥，其中有精；此天常存。其精甚真，纯一无伪。其中有信。活泼泼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去，羌吕切。○历劫常存。以阅众甫。万物资始。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

右二十一章。上章云：“我独异于人”，德之大也，故次之以“孔‘德’之容”，言其广纳色容。所谓道之为物，果何物乎？有象、有物、有精，果有乎？若谓有，未具参学眼。若谓无，亦未具参学眼。毕竟作么会？咄！○颂曰：亘古一物，了无人识。剔起眉毛，虚空露骨。设若拟议踌躇，照管当空霹雳。

曲则全，不材者寿。枉则直，屈己者伸。洼则盈，洼，乌瓜切。○谦则受益。弊则新，晦则自明。少则得，知止常足。多则惑。事繁则乱。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一能统众。不自见，故明；弊则新。不自是，故彰；洼则盈。不自伐，故有功；枉则直。不自矜，故长。曲则全。夫惟不争，守柔。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混而为一。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是真实语。诚全而归之。全其本然。

右二十二章。“曲全、枉直、洼盈、弊新”，接上章“孔‘德’”之义也。“不自见”以下皆戒盈、劝谦之义也。谦下故无争，无争则全其本。然抱元守一，复归无极也。故曰：“诚全而归之。”○颂曰：莫管他人短，休矜自己长。短长无二见，遍界不能藏。

希言自然。开口不在舌头上。飘风不终朝，狂则不久。骤雨不终日。躁则不长。孰为此者？是谁主宰？天地。众所共知。天地尚不能久，天地尚尔。而况人乎？不可躁暴。故从事于“道”者，顺理合辙。“道”者，

同于“道”；一体同观。“德”者，同于“德”；不生一见。失者，同于失。无有分别。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我同于道，道亦同我。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乐，音洛，上下并同。○我同于德，德亦同我。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我同于失，失亦同我。信不足，有不信。我疑于物，物亦疑我。

右二十三章。“希言自然”接上章“不争”之义。谓不自见，是不言而善应，飘风骤雨，言妄动躁进，不久远之喻。从事于道者和顺，于道德混同，于事物自然。感通于物，物亦自然相应也。苟或言不合道，妄有作为，不能取信于人，反为人轻忽也。《易·系》云：“言行，君子之枢机，荣辱之主也。可不慎乎！”○颂曰：道不异于人，人自以为异。一佛一切佛，心是如来地。

跂者不立；跂，音伎。○躁进无功。跨者不行；欲速不达。自见者不明；不能晦德。自是者不彰；不能谦下。自伐者无功；不能克己。自矜者不长。不能含容。其于道也，曰：“馥食赘行。”赘，朱芮切。行，去声。○残饭赘疣。物或恶之，恶，乌路切。○众所不美。故有道者不处。违者反是。

右二十四章。此章总证前三章。“跂者不立，跨者不行”，即飘风骤雨之谓也。自见、自是、自矜、自伐，浑是私意，私意确则害公，何可久也，故有道者不处，馥食赘行不美也。○颂曰：跂立元为妄，跨行本是狂。假饶成得事，到底不如常。

有物混成，此天混然。先天而生。此天洞然。寂兮寥兮，湛然常寂。独立而不改，超然独存。周行而不殆，运化无穷。可以为天下母。生育长养。吾不知其名，本无名唤。字之曰“道”，因物立名。强为之名曰“大”。强，上声。○无有限量。大曰逝，无有疆界。逝曰远，无有边际。远曰反。收拾归来。故“道”大，太虚无体。天大，法道。地大，法天。王亦大。法地。域中有四大，更有大么？王居其一焉。三界独称尊。人法地，无不载。地法天，无不容。天法“道”，无不周。“道”法自然。

右二十五章。接上章，“有道不处”，于此发明处道之工夫也。“有物混成”以下一节，全首章体道之要。四“大”以下纯是神妙。人只知域中有四“大”，殊不知自己一物更人。○颂曰：天地虽大，亦有败坏。唯有这个，历劫常在。圣而不可知之

者，尽在如如不动中。

重为轻根，轻生于重。静为躁君。静主于动。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辘重。不敢轻为。虽有荣观，宴处超然。常应常静。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担荷不起。轻则失臣，轻进失身。躁则失君。贪荣取辱。

右二十六章。重者，不可轻忽也；轻则失臣，躁则失君。犹“跛者不立，跨者不行”之谓。亦飘风骤雨之喻。“不离辘重”，克负担荷也。“宴处超然”，转物也。明上章“法道”之义，总结二章“体道”之说，而续下章“善行”之要也。○颂曰：躁进那能久，轻为了不成。脚跟不点地，犹更涉途程。

善行无辙迹；轍，直列切。○举步不在脚跟。善言无瑕疵；开口不在舌端。善计不用筹策；一彻万融。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全无缝罅。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解，上声。○全无系累。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修己安民。常善救物，故无弃物。随机利物。是谓袭明。明了相续。故善人，不善人之师；教人为善。不善人，善人之资。警人反善。不贵其师，无善可为。不爱其资，无过可改。虽智大迷，屏智如愚。是谓要妙。任运自然。

右二十七章。尽前章之蕴，谨于言行，则无迹，无谪。心之计其可算，心之闭其可开，心之结其可解。道心坚固如此，则无善不善之分，师与资两忘，黜聪屏智，终日如愚。○颂曰：“举步不在脚，善结非千手。摸着鼻孔尖，通身都是口。若能于此善参详，七七元来四十九。”

知其雄，守其雌，不自大。为天下溪。万派归源。为天下溪，常德不离，打成一片。复归于婴儿。炁全。知其白，守其黑，不自见。为天下式。万法归一。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准的不差。复归于无极。神全。知其荣，守其辱，不自贵。为天下谷。万有归空。为天下谷，常德乃足。湛然圆满。复归于朴，朴，音樸。○性全。朴散则为器，施之于物。圣人用之，以为官长。设教化人。故大制不割。不言之教。

右二十八章。守雌、守黑、守辱，不见自己之明。接上章“虽智大迷”之义。婴儿、太极、太朴，天下之大本，惟守雌抱一，则能返本。治国以此，不假裁制，民自淳而物自朴也。○颂曰：白里存乎黑，雄中抱一雌。绵绵功不间断，男解养婴儿。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者，错。吾见其不得已。已，音以。○利御寇，不利为寇。天下神器，不可为也，动着祸生。为者败之；贪他底，着他底。执者失之。讨便宜，落便宜。凡物一切有相。或行或随；或煦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有此便有彼，切忌随他去。是以圣人去甚_去去，上声。○无为。去奢，无欲。去泰。无执。

右二十九章。无为则无事，有为便有事；执者失，为者败。有为之戒也。强、羸、载、隳，互相倚伏，如影随形。才有成，便有败，是以圣人去贪甚，去奢侈，去骄泰，深戒后世。○颂曰：行、随、煦、吹、强、羸、载、隳，中间主宰不知是谁。着衣吃饭寻常事，何须特地却生疑？

以道佐人主者，无为。不以兵强天下。以慈卫之。其事好还。还，音旋。○善恶皆报。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心兵起处，灵地荒芜。大军之后，必有凶年。魔军驰骋，精气耗散。故善者，果而已，已，音以。○有断则生。不敢以取强，以柔待之。果而勿矜，去甚？果而勿伐，去奢。果而勿骄，去泰。果而不得已。颠沛必于是。是果而勿强。放倒刹竿。物壮则老，兵强则不胜。是谓不道，错。不道早已。永失真道。

右三十章。接上章“去奢泰”之义，“以道佐人主者”，不尚兵武。善恶皆有报，戒后世有国、有家者，守雌抱一。勇于不敢，至于不得已，亦不敢取强。故曰：“善者，果而已。”○颂曰：莫纵三心乱，常教志帅安。忽然逢野战，一箭定天山。

夫佳兵，不祥之器。大兵之后，必有凶年。物或恶之，恶，乌路切。○师之所处，荆棘生焉。故有道者不处。处，上声。○心兵不起。君子居则贵左，主柔。用兵则贵右。主刚。兵者，不祥之器，武以讨叛。非君子之器，君子常治。不得已而用之，恬澹为上。以慈卫之。胜而不美，不得已。而美之者，要功也。是乐杀人。乐，五教切。○肆其刚勇。夫乐杀人者，为之种祸。不可得志于天下。造物不容。吉事尚左，主生。凶事尚右。主杀。偏将军居左，尚柔。上将军居右，尚刚。言以丧礼处之。不祥之器。杀人众多，不得已。悲哀泣之，一曰慈。战胜以丧礼处之。如丧考妣。

右三十一章。“不以兵强天下”，故次之以“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于此深戒。万世之下有国之君，以无为、清静治化自然，家国咸宁。虽有甲兵，无所陈之，永无争夺之患也。○颂曰：默默清玄境，澄澄养太和。倒携三昧剑，顺化五阴魔。

“道”常无名，虚无自然。朴。虽小，至微。天下不敢臣。至尊。侯王若能守，抱一。万物将自宾。无不服。天地相合，惟德是辅。以降甘露，和气所致。民莫之令而自均。令，去声。○自然和平。始制有名，立法制度。名亦既有，示之好恶。夫亦将知止，使之知禁。知止所以不殆。知足，故常乐。譬“道”之在天下，止于至善。犹川谷之于江海。止于卑下。

右三十二章。上章云“有道者不处”。此云：“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不敢臣。”发明有道者所处之要也。有道之士外处卑下，内抱一真，万物自然化，天理自然合，神变无穷。○颂曰：会得无名朴，方能纵复收。便将大千界，撮在一毫头。

知人者智。见于外。自知者明。见于内。胜人者有力，勇于敢。自胜者强。勇于不敢。知足者富。贫亦乐。强行者有志。始终不殆。不失其所守者久。志力愈坚，命基愈固。死而不亡者寿。寿，上声。○真一常存。

右三十三章。知人、胜人，明于外也。自知、自胜，存于内也。证前三章用武之戒也。知足者，贫亦乐；力行者，无不见；固守者，无危殆；内明者，出生死；死而不亡者，真一常存。○颂曰：见物不见性，知人不自知。个般无学辈，犹道得便宜。

大道泛兮，广大悉备。其可左右。无限量。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所过者化。功成不名有。所存者神。爱养万物而不为主，忘其所自。常无欲，寂然不动。可名于小；芥子纳须弥。万物归之而不为主，任运自然。可名于大。须弥纳芥子。是以圣人终不为大，芥子里藏身。故能成其大。不可称量。

右三十四章。“大道泛兮”，谓极广大，尽精微，靡所不备也。“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以下，接上章“不失其所守者久”之义也。以之治国，则不失其所守；以之修己，则死而不亡。故曰：“其可左右。”○颂曰：大道诚难测，虚空不可量。寥寥成一片，何处是封疆？

执大象，象，上声。○视之不见。天下往。万民服。往而不害，万物遂。安平泰。万化安。乐与饵，乐，音药。○声味俱美。过客止。客过则止。

“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出，去声。○无声无臭。视之不足见，大象无形。听之不足闻，大音希声。用之不可既。道隐无名，用之无尽。

右三十五章。上章末后句云：“故能成其大”，故次之以“执大象，天下往”，谓全其无象，民物移心归往也。“乐与饵”，声味俱美。丧其无象，安能久乎？道之出口，无味、无象、无声、无色，以其无体，故应用无尽。○颂曰：泥牛喘月，木马嘶风。观之似有，觅又无踪。清庵拄杖子，画断妙高峰。

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固张必歛。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固强必弱。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固兴必废。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固与必夺。是谓微明。幾微先兆。柔弱胜刚强。柔弱常和，用刚必败。鱼不可脱于渊，人安可离于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有利则有害。

右三十六章。“执大象”，则能见事之幾微。才见固张，便知将歛。未萌先兆，未举先知，非天下之微明，其孰能及此？学道之士，存其无象，守其至柔，与物无竞，则自然知幾。苟用刚暴，尚权谋智术，求其胜物，非道也哉！比如鱼，本水中物，求异群鱼，欲脱于渊？可乎？既不可，则人亦不可尚权。尚权者，反常也。如鱼离渊必死。“国之利器不可示人”，即孔子所谓“可与立，不可与权”同一义。圣人用权，反常合道，尚不可轻为，而况常人乎！可不戒哉！○颂曰：眼若流星，机如掣电。瞻之在前，忽然不见。十方通塞中，光明无不遍。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寂然不动，感通天下之故。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化。上以风化下。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作，做，入声。○我无欲而民自朴。无名之朴，亦将不欲。我好静而民自正。不欲以静，使夫知者不敢为。天下将自正。为无为则无不治。

右三十七章。真常之道本无为，有为即非常道。接上章“微明”之义。天地无为，万物生成。圣人无为，万民安泰。以修炼言之，都无作为。于安静之时，存其无象。毫发之动，便要先觉。既觉，便以无名朴镇之。朴本无形。又曰：“无名，谓空也。道无为，朴无名，心无欲则自然复静也。静之又静，天下将自正。”○颂曰：有作皆为幻，无为又落空。两途俱不涉，当处阐宗风。

道德会元卷下

上“德”不德，不尚己德。是以有“德”；其德愈大。下“德”不失德，执著己德。是以无“德”。其德愈失。上“德”无为而无以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以德求感，有所作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施仁及物，本无作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以义接物，有所作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以礼齐物，终不能齐。攘臂而仍之。攘，如羊切。○力挽之，愈不齐。故失“道”而后“德”，近道。失“德”而后仁，近德。失仁而后义，近仁。失义而后礼。近义。夫礼者，不淳。忠信之薄，不厚。乱之首也。不齐。前识者，“道”之华，求奇不实。愚之始也。失道。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尚质实，不求识。居其实，不居其华。尚诚实，不尚礼。故去彼取此。去，羌吕切。○舍妄从真。

右三十八章。上章云：“‘道’常无为”，故次之以“上‘德’不德”。上‘德’无为，故合道。下‘德’有为，不合道。仁义犹近德，可为进道之阶。礼者，纯是作为，多不实。以礼齐物，物转不齐。盖有为终有失也。执之不失，亦可渐入佳境。自仁义而反德，自德而反道，直造无为也。前识者，智识也。智识者，失道之始。故曰：“道之华，有道者不处。”○颂曰：未得超三界，如何出五常？五常归罔象，独步谒虚皇。

昔之得“一”者：得“一”，万事毕。天得“一”以清；湛然常寂。地得“一”以宁；寂然不动。神得“一”以灵；混然成真。谷得“一”以盈；绰然有馀。万物得“一”以生；自然发育。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泰然安固。其致之，一也。天无以清，将恐裂；星辰失度。地无以宁，将恐发；山岳崩颓。神无以灵，将恐歇；阴阳失节。谷无以盈，

将恐竭；闭塞不通。万物无以生，将恐灭；和气耗散。侯王无以贞贵高，将恐蹙。家国危殆。故贵以贱为本，一也。高以下为基。一也。侯王自谓孤、寡、不穀。常抱其一。此其以贱为本也。一为万象主。非乎？岂不然哉！故致数车无车。数，音所。○数我无我。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贵贱两忘。

右三十九章。上章云“去彼取此”，谓去其末而取其本也。本者何？一也。一者，天地之始，万物之母，大道之用。侯王若能守，万物自然归往也。自谓孤、寡、不穀，自卑升高，不忘本也。“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贵贱两忘，惟抱一也。数车之名件，无一名车者，数我之一身，无一名我者，穀辘合一则名车，四大合一则名我也。○颂曰：得一非为妙，还虚未是玄。梦中知是梦，天外莫寻天。

反者“道”之动；神一出便收来。弱者道之用。专气致柔。天下万物生于“有”，有，名万物之母。“有”生于“无”。无，名天地之始。

右四十章。“反者，道之动”，接上章贵以贱为本也。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即“数车无车”之说。只这有无相生之理，多少学人不知端的。且道如何是有无端的意思？○看。○颂曰：有象非为有，无形未是无。有无俱不立，犹是堕偏枯。无有有无中得趣，方知胡子没髭须。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上士一决一齐了。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中下多闻，多不信。下士闻道，大笑之。因何信不及？只为太分明。不笑不足以为道。大迷之下，必有大悟。故建言有之：才开两片，露出肝肠。明道若昧；含华隐曜。进道若退；瞻前顾后。夷道若颡；和光同尘。上德若谷；虚以受人。大白若辱。卑以自牧。广德若不足。满而不溢。建德若偷；偷，音俞，叶渝。○密而不露。质真若渝；应变无方。大方无隅；不露圭角。大器晚成；不有其功。大音希声；叩之即应。大象无形；莫见乎隐。“道”隐无名。莫显乎微。夫唯“道”，善贷且成。忠恕而已。

右四十一章。上章云有无相生，非高上之士，不容无疑。故次之以“上士闻道”。夫道若昧、若退、若颡、若偷、若渝，不可得而见闻，可笑之由。惟高上之士，禀性冲虚，故能超然直入。不言而信，无为而成之也。中人以下，未免半疑半信。下愚不肖者，不惟不信，又且笑而侮之也。“善贷且成”者，贷下士笑侮之过，而成上士勤

行之功也。虽下愚不肖，一觉其初，便可反善。人之不善何弃之有？○颂曰：至道元容易，人心自谓难。中人犹拟议，下士转顛预。莫顛预，星在秤兮物在盘。

“道”生一，虚无生一气。一生二，一气判阴阳。二生三，阴阳成三才。三生万物。三才生万类。万物负阴而抱阳，成象于天，成形于地。冲气以为和。稟气于中和。人之所恶，惟孤、寡、不穀；一无偶，众人之所忌。而王公以为称。自谓孤、寡。故物，一切有象。或损之而益，谦者受益。或益之而损。满者必覆。人之所教，无非为善。亦我义教之。我亦如是。强梁者，不得其死，强大者，死之徒。吾将以为教父。不善人，善人之资。

右四十二章。一者，万物之母。“人之所恶”谓一、无偶、孤、寡、不穀也，王公大人不忘其本，以是自称。卑下谦损也。谦损者，必受益；强大者，必招祸。圣人设此戒人，克己行谦，见不善而内自省也。○颂曰：好胜常逢敌，行谦久处安。柔和为日用，处处玉京山。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软能蚀坚。无有人无间，贯金透石。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谦损受益。不言之教，默而信之。无为之益，无为而成之。天下希及之。知音者鲜。

右四十三章。上章孤、寡、不穀，以谦也。故次之以“至柔”，谓柔弱胜刚强，损中有益，损之又损，以至无为，不言而可信。无为之益，世鲜及之。○颂曰：触来勿与竞，事过心清凉。只这清凉境，乾坤不覆藏。

名与身孰亲？名高辱身。身与货孰多？财多害己。得与失孰病？得宠思辱。是故甚爱必大费；贪他底，着他底。多藏必厚亡。讨便宜，落便宜。知足不辱，足止贪。知止不殆，畏止祸。可以长久。知足常足。

右四十四章。上章“无为”之益，谓有为则有损也。故次之以“名与身孰亲”？名货、得失皆有为也，终不长久。惟知足、知止，可以长久。○颂曰：世间一切有，到底不长久。摄伏猕猴心，听取师子吼。若能运出家中宝，啼鸟山花一样春。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弊，叶韵作陂。○不自显，故无坏。大盈若冲，其用不穷。不自满，故无尽。大直若屈，直而不肆。大巧若拙，为而不恃。大辨若讷。光而不曜。躁胜寒，躁暴者，焚。静胜热。安静者，凉。清静为

天下正。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

右四十五章。上章“知足不辱”，故次之以“大成若缺”。德有馀而为不足者，寿；财有馀而为不足者，鄙。大成若缺，大盈若冲，至于若屈、若拙、若讷，皆德有馀而为不足，用之无尽也，故为天下正。○颂曰：人情多聚散，世道有兴衰。惟有真常在，古今无改移。

天下有道，情逐性。却走马以粪。意马闲，灵苗秀。天下无道，性逐情。戎马生于郊。意马狂，心地荒。罪莫大于可欲，取辱之由。祸莫大于不知足；陷身之端。咎莫大于欲得。杀身之本。故知足之足，常足。知足者，贫亦乐。

右四十六章。上章“清静为天下正”，故次之以“天下有道”。有道则清静，清静则天下正，天下正则罢兵事，务农事，故曰“却走马以粪”。无道则不清静，不清静则天下不正，则用威武征伐，故曰“戎马生于郊”。曰罪，曰祸，曰咎，皆欲心所致，故结句云“知足常足”。以修身言之，清静则欲心止，欲心止则意大定，故曰“却走马以粪”。不清静，欲心不止，欲心不止，则意马狂，故曰“戎马生于郊”。○颂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急走回来，救得一半。天下本无事，人心自着忙。

不出户，知天下；反穷诸己。不窥牖，见天道。回光返照。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外事有限。是以圣人不行而至，不移一步到长安。不见而名，不见一物即如来。不为而成。不动一毫成正觉。

右四十七章。“不出户，知天下”，言有道之士知内不知外，接上章之义。知内不知外，则无所不知。见内不见外，则无所不见。若只知外、见外，而忘其内者，知见浅狭矣。○颂曰：朝游南岳，暮宿苍梧。倏忽千里，不曾离渠。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为学日益，精进。为道日损。减损。损之又损，一切损尽。以至无为。无损可损。无为而无不为。无不克。取天下常以无事，事向无心得。及其有事，有心便不得。不足以取天下。有为终有尽。

右四十八章。“不出户，知天下”，内知也，“其出弥远”，外事也，故次之“为学日益”，言无学者，求其增益，为道者，事事减损。《易》云：“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正谓此也。至于无忿可惩，无欲可损，以至无为，则万民化而天下归往。

也。苟或妄有作为，则民乱而难治，故曰“不足以取天下”。○颂曰：有学头头昧，无为事事差。学为俱绝断，损益任从他。莫笑我依穷相态，从来贼不打贫家。

圣人无常心，任用无方。以百姓心为心。随机应感。善者，吾善之；从而为善。不善者，吾亦善之；使之反善。德善。全其至善。信者，吾信之；从而为信。不信者，吾亦信之；使之反信。德信。全其至信。圣人在天下，惺惺。惺，音牒。○兢兢业业。为天下浑其心，浑，平声。○殊途同归。百姓皆注其耳目，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圣人皆孩之。天下一家。

右四十九章。上章云无事取天下，故次之以“圣人无常心”。所谓“无常心”者，随机应感，不逆民物之情。故百姓遵圣人之言，行圣人之行，从圣人之化，天下同一心也。○颂曰：信者从他信，善者从他善。若能如是知，却成颠倒见。颠倒见，三界十方成一片。

出生入死。忿欲，生死之门。生之徒，绝忿欲。十有三；水火济。死之徒，纵忿欲。十有三。水火不济。人之生，皆赖水火。动之死地，水火相违。亦十有三。水成数六，火成数七。夫何故？忿欲使然。以其生生之厚。忿欲不止，贪生无厌。盖闻善摄生者，无忿欲。陆行不遇虎兕，兕，序姊切。○内省不疚，何忧何惧。入军不被甲兵；心无挂碍，故无恐怖。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不厚其生，焉能有死。夫何故？身非我有，死奈我何？以其无死地。忘其生死。

右五十章。柔弱，生之徒；强大，死之徒。柔弱者，则能惩忿欲；强大者，为忿欲所使。能惩忿则火降，窒欲则水升，水火既济则生，故曰：“生之徒。”起忿，则无明火炽，纵欲，则苦海波翻。水火相违则死。故曰：“死之徒。”强大者，贪生无厌。柔弱者，视死如归。既不以死为死，虎兕、甲兵于我何害？以丹道言之，水火既济，圣胎凝矣。○颂曰：涅槃心易晓，差别智难明。既无差别智，安有死和生。

“道”生之，元始祖气。“德”畜之，畜，凶入声。○化生诸天。物形之，在天成象。势成之，在地成形。是以万物一切有象。莫不尊“道”而贵“德”。皆从道生。“道”之尊，“德”之贵，越古超今。夫莫知爵而常自然。不言善应。故“道”生之，畜之；神全。长之，育之；气全。

成之，熟之；精全。养之，覆之。形全。生而不有，忘机。为而不恃，忘情。长而不宰。忘物。是谓“玄德”。合道。

右五十一章。善摄生者，以其无死地，故次之以“‘道’生之”，言道本无形，因生育天地而形。可见道本无名，因长养万物而名可立。一切有相，受命于天，成形于地，禀气于中和，皆道之荫也，故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颂曰：道非常道，无为却有为。为君明说破，众水总朝西。夜来混沌颠落地，万象森罗总不知。

天下有始，无名，天地之始。以为天下母。有名，万物之母。既知其母，知本。以知其子；便知末。既知其子，知末。复归其母，反本。没身不殆。常在。塞其兑，内境不出。闭其门，外境不入。终身不勤。不劳而治。开其兑，内境出。济其事，外境入。终身不救。永失真道。见小曰明，知幾知微。守柔曰强。软能蚀坚。用其光，物来斯照。复归其明，放去收来。无遗身殃；遗，音谓。○切忌随他去。是谓袭常。直下承当。

右五十二章。“‘道’生之”，言道之始也，故次之“天下有始”。末后一句最极切，修真至士当向这里真眼，莫教蹉过。○颂曰：不收不放，无上可上。清静自然，本来模样。更问第一义如何？向道有言皆是谤。

使我介然有所知，未举先觉。行于大道，无为。惟施是畏。识法者恐。大道甚夷，坦平蓦直。而民好径。好，去声。○行险以侥幸。朝甚除，朝，音潮。○事繁即乱。田甚芜，灵地荒芜。仓甚虚；灵地空竭。服文彩，贪。带利剑，嗔。厌饮食，痴。财货有馀；欲心不止。是谓盗夸。三毒扰攘。非道也哉！错。

右五十三章。上章云“袭常”，谓密用常道也，故次之以“使我介然有所知”。有所知则能直，下承当而密用。若无所知，则不能密用，妄有作为。内为根尘所蔽，外被业识所眩，兼无明三毒为挠，非道也哉！○颂曰：弄巧成拙，多烦早老。金玉满堂，焉能常保？若于日用颠倒行，大地尘沙尽成宝。

善建者不拔，拔，音跋。○根深。善抱者不脱，蒂固。子孙祭祀不辍。绵远。修之于身，身修。其德乃真；全真。修之于家，家齐。其德有馀；宽裕。修之于乡，乡修。其德乃长；久远。修之于国，国治。其

德乃丰；淳厚。修之于天下，天下平。其德乃普。道泰。故以身观身，内有一尘，其德不真。以家观家，有一不顺，其德无餘。以乡观乡，有一不化，其德不长。以国观国，有一不善，其德不丰。以天下观天下。有一小人，其德不善。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反求诸己。

右五十四章。上章云“使我介然有所知”，有所知，则道心坚固，不失其守，故次之以“善建者不拔”也。以之修身、观心、察性，心定则身之修也。以之治国、观民、察己，民化则国之治也。天下有一不善，则是自己政化不善也。《书》云：“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此之谓也。反观诸己心，有一尘染着，则是我之性天未明也。○颂曰：观国非容易，观身意更深。海枯终见底，人死不知心。

含“德”之厚，退藏于密。比于赤子。纯一不杂。毒虫不螫，猛兽不攫，攫鸟不搏。螫，音释。攫、攫，并厥缚切。○我忘于物，物亦忘我。骨弱筋柔而握固。筋，音斤。○神全。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峻，最平声。○精全。精之至也。自然。终日号而不嗥，号，平声。○气全。和之至也。柔和。知和曰“常”，此天混然。知常曰“明”。此天洞然。益生不祥。益则有损。心使气曰强。气动则刚。物壮则老，刚则易折。是谓不道，错。不道早已。丧失天真。

右五十五章。“善建者不拔”，德之厚也。故次之以“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者，不失赤子之心也。赤子之心纯一不杂，无害于物，物亦不能害。不知有男女之别，其峻亦作，精气所至也。虽作而无心，故能全其至精。终日号啼，其声不变，冲和所致也。修身以此，则能全其本然，是谓“含德之厚”。苟失其赤子之心，峻作而心动，天真丧也。赤子之心既发，便不自然。发而不远而知觉，亦可反常，故曰“明”。苟不知觉，而纵其所欲，日增日盛，精气耗散，故曰“不祥”。血气既盛，又纵心而使之愈盛也。气血盛，则形衰矣，是谓“不道”。不道，则早已也。○颂曰：欲识混元面，先存赤子心。此心常不昧，法体证黄金。

知者不言，默而成之。言者不知。口头三昧。塞其兑，无言。闭其门，无见。挫其锐，无争。解其纷，无事。和其光，无我。同其尘，无人。是谓“玄同”。一以贯之。故不可得而亲，忘情。不可得而疏；忘形。不可得而利，忘物。不可得而害；忘机。不可得而贵，忘有。不可得而

贱。忘无。故为天下贵。一切忘尽，真常独存。

右五十六章。“含‘德’之厚”，则能缄默，故次之以“知者不言”。非不言也，无可得而说也。尹真人云：“非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正谓此也。予谓：“多言获利，不若默而无害也。”噫！○颂曰：绝利终无害，无亲便不疏。多言应有失，争似蒲卢都。

以正治国，不偏不倚。以奇用兵，无计，无谋。以无事取天下。无为，无执。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性物理融。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利欲所惑。民多利器，国家滋昏；奇货所眩。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末伎所迁。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法出奸上。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不尚权谋。我好静，而民自正；不用利器。我无事，而民自富；不贵奇货。我无欲，而民自朴。”朴，蒲卜切。○以正治国。

右五十七章。上章云“知者不言”，得其正也，故次之“以正治国”也。多忌讳、多利器、多伎巧、多法令，皆不正也。上无忌讳，则民裕。绝权谋，则民化。薄税敛，则民富。道之以德，则民朴。无为、无事、无欲、好静，皆正也。以此治国，则海晏河清。以此行道，道泰时亨。以此修身，气固神凝。一人正，万民皆正。一心正，万化皆正。一身正，万事皆正。正之义大矣哉！○颂曰：着意头头错，无为又落空。自从心路绝，无日不春风。

其政闷闷，闷，音门。○无为宽裕。其民淳淳；质朴有馀。其政察察，有为严谨。其民缺缺。缺，音轧。○贪婪无足。祸兮福所倚，畏祸则福必至。福兮祸所伏。忽福则祸必至。孰知其极？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其无正耶。惟正可守。正复为奇，恃正则为奇。善复为妖。矜善则为妖。民之迷，与道相反。其固日久。迷远不复。是以圣人方而不割，方正其身，使心自化。廉而不刿，清廉其德，使民自化。直而不肆，梗直其行，使物自化。光而不曜。含蓄其光，天下化成。

右五十八章。上章“无为”、“无事”，使民自化，宽大之治也，故次之以“其政闷闷”。是谓上宽裕，则民淳实；上多事，则民昏暴。“闷闷”，宽也。“察察”，谨也。宽则得众，尽法无民。祸福相倚，正奇相待，善妖相反，理之然也。可不戒诸？修福不如远祸，用正不若闲邪。正虽为善，苟自矜为奇德，则反为妖。正之为正，斯不

正己。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是以圣人方正其身，刑罚清，而万民服。清廉其德，不恶而严。梗直其行，和而不流。清明在躬，虑其太察，自昭明德。故结句云“光而不曜”。学者洞此，长生久视之道得矣。○颂曰：倚善功难遂，矜奇事转迷。世间无限事，伶利不如痴。

治人事天，存心养性。莫若嗇。嗇，音色。○凡事从俭。夫惟嗇，夫谓早服；妙在机先。早服谓之重积德；含德之厚。重积德则无不克；无所不至。无不克则莫知其极。广大悉备。莫知其极，可以有国；天理在我。有国之母，可以长久；生生不穷。是谓深根固蒂，性海弥深，命基永固。长生久视之道。曷有终穷？

右五十九章。接上章“其政闷闷”之义，“治人事天”，莫若从俭。以国言之，省刑罚，薄税敛。以身言之，省言语，节饮食。以心言之，省思虑，绝视听。尽其心，养其性，可以事天也。○颂曰：生事事生，省事事省。不省不生，断踪绝影。云在岭头闲不彻，水流涧下太忙生。

治大国，若烹小鲜。挠之则糜。以道莅天下，莅，音利。○清静无为。其鬼不神；阴魔俯首。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邪不干正。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大制不割。夫两不相伤，形神俱妙。故德交归焉。道德感通。

右六十章。“以正治国”，“其政闷闷”，“治人事天”，皆治大国之义。小鲜者，细小之鱼也。譬如烹鲜，挠之则糜，言治平天下，挠之则乱也。以无为正其心，以清静养其性，卑以自牧，则民心悦服，天下归往也。往而不害，天下和平，使刚暴无以施其能，鬼不神也。至于化暴从善，虽有强能，而无害物之心。圣人亦不加刑于小人，上下以德相交，故两不相伤。以之修身，清静无为为本，则情欲绝，而阴魔消散，形存寿永，精复神全，此长生久视之道也。○颂曰：本自见成，何须扭捏！才着一毫，眼中着屑。一句合头机，万载系驴橛。

大国者下流，上善若水。天下之交，众高附下。天下之牝。众刚附柔。牝常以静胜牡，静为躁君。以静为下。众动附静。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以大就小。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以小事大。或下以取。小必归大。或下而取，大必纳小。大国不过欲兼畜人，畜，凶入声。○谦卑

接下。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卑顺承上。夫两者上逊下顺。各得其所欲，各当其分。故大者宜为下。高以下为基。

右六十一章。接上章“德交”之义，下流者如水之卑下，则众水归之。柔胜刚，静胜动，圣人卑谦自牧，安静应物，则天下化成。上以下下下，下以下顺上，上逊下顺，德交归焉。修身以此，心愈下而道愈高，身愈退而德愈进，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故曰“大者宜为下”。○颂曰：大不做大，小不做小。好笑好笑，当面讳了。等闲伸出无为手，不动干戈定尽平^①。

道者万物之奥。无所不容。善人之宝，至尊，至贵。不善人之所保。皆赖道荫。美言可以市，足以悦众。尊行可以加人。行，去声。○足以出众。人之不善，我亦善之。何弃之有？亦可使之反善。故立天子，置三公，作之君，作之师。虽有拱璧以先驷马，非宝，非贵。不如坐进此道。道尊，德贵。古之所以贵此道者，善人之宝。不曰：求以得，见成有底。有罪以免耶？不责于人。故为天下贵。善贷且成。

右六十二章。接上章之义。奥者，大也。宝者，贵也。保者，万物恃之以生也。虽下愚不肖者，未尝离也。举动应酬，无非此道。百姓日用而不知者，为尘识所昧。立天子，置三公；作之君，作教师；教化下民，使不善者从其化。拱璧驷〔马〕^②，不足为贵，不如坐进此道，修己以安百姓。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求则与之，有罪宥之，不责于人，有罪以免，故天下尊之也。○颂曰：终日忙忙走，回头便到家。悟来无一事，不会乱如麻。

为无为，藏神于神。事无事，藏心于心。味无味。藏形于形。大小多少，倒行逆施。报怨以德，不责于人。图难于其易，易，去声，下同。○其脆易破。为大于其细；其微易散。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从微至著。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积小成大。是以圣人终不为大，圣人不自圣。故能成其大。成圣在民。夫轻诺必寡信，得之易，失之易。多易必多难。轻

①“定尽平”，据本书《清庵莹蟾子语录》卷之二《道德心要》似当作“定太平”。

②据正文改。

易难成。是以圣人犹难之，不可轻示。故终无难。得之难，失之难。

右六十三章。“为无为”，发上章“万物之奥”。为无为，无所不为；事无事，事事有成；味无味，其味幽长。此三者，道之奥也。大者小之，多者少之，怨以德报之，图难于易，为大于细，积小成大，从微至著。圣人功业大成，不自为大。天不自天，成天者物；圣不自圣，成圣者民。以其不自圣故能成圣。为大必自细，升高必自卑。难事易成，易事难成。易事不可轻，示轻则人忽之，故圣人犹难之。得之难，失之难。凡事不轻易，则终无难。○颂曰：说易非容易，言难却不难。个中奇特处，北斗面南看。

其安易持，易，去声。下同。○居安虑危。其未兆易谋。作事谋始。其脆易破，图难于易。其微易散。图大于细。为之于未有，防患于未然。治之于未乱。治之于未有。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从微至著。九层之台，起于垒土；积小成大。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自近至远。为者败之，贵在谨始。执者失之。谨则不失。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不克。无执故无失。善抱不脱。故民之从事，有所施設。常于几成而败之。不谨其始，焉得有终？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初心不昧，焉得有败？是以圣人欲不欲，欲人之不欲。不贵难得之货；转物。学不学，学人之不学。复众人之所过，迁善。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识法者恐。

右六十四章。接上章之义，“其安易持”，言作事谋始，修真志士正心于思虑之先，抑情于感物之前，则心易正，情易绝。苟治事于已乱，远祸于已萌，不亦难乎？积小成大，不可救也。故《易》有履霜坚冰之戒。《传》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辩也。”《系》云：“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又云：“恶积而不可解。”可不戒之哉！苟有觉于已差之后笃力而反，犹可复元。终不如未见形迹而解，不劳而复。故曰“其微易散”、“其未兆易谋”也。又云为者败，执者失，戒之犹切。圣人学人之不学，欲人之不欲，无执无为，终始如一，永无危殆。若向这里会得，凡事谨始焉。有败失事之未萌，悉皆先兆。知则不为，为则不失，复初九，以之尽此道者，其惟颜子乎？○颂曰：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急走回来，犹落第二。临崖马失收缰晚，船到江心补漏迟。

古之善为士者，非以明民，不识不知。将以愚之。其政闷闷。民之

难治，以其智多。其政察察。以智治国，国之贼；道之以智，其民不足。不以智治国，国之福。道之以德，其民有馀。此两者亦楷式。楷，口骇切。○宽则得众，尽法无民。常知楷式，舍短从长。是谓“玄德”。合道。“玄德”深矣，远矣，愈探愈深，愈求愈远。与物反矣，不与万法为侣。然后乃至大顺。逆行顺化。

右六十五章。“其安易持”，反善之速也，故次之“善为士者，非以明民”也。言无为、宽大、治平天下，民之福也。有为、严谨、宰制下民，国之贼也。民之难治，以其多事。是以圣人以无为、清静治国，使夫知者不敢为。虽与物反，久惯自然，民遂其生，获百倍之庆，天下治平，成大顺之化。尽此道者，是谓“玄德”。○颂曰：一切有为法，三千六百门。从头都勘过，皆是弄精魂。惟吾独抱无名朴，无限群魔倒赤幡。

江海所以为百谷王者，由其卑下。以其善下之，大国下流。故能为百谷王。异派同归。是以圣人欲上民，以言下之；谦退。欲先民，以身后之。克己。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民忘其劳。处前而民不害。民忘其死。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乐，音洛。○以德服人，中心服。以其不争，谦让也。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天下和平。

右六十六章。“善为士者”，卑以自牧，故次之以“江海为百谷王”，即“上善若水”之义。以言下民，民忘其劳；以身后民，民忘其死。皆道德感通也。修真志士，以卑自牧则身修。○颂曰：上善若水，利物无穷。贯金透石，隔碍潜通。有意留人千里月，无心送客一帆风。

天下皆谓我：“‘道’大，万物推尊。似不肖。”当面讳了。夫惟大，无可比拟。故似不肖。似个甚么？若肖，久矣其细也夫！才可比，便不大。我有三宝，分文不直。保而持之。珍重！珍重！一曰慈，仁惠。二曰俭，节约。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谦退。夫慈故能勇；无不克。俭故能广；无不备。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其器长。无不服。今舍其慈且勇；刚暴也。舍其俭且广；贪欲也。舍其后且先；强梁也。死矣！死之徒。夫慈，仁。以战则胜，仁人之兵不可敌。以守则固。仁则能守。天将救之，

惟德是辅。以慈卫之。天地大德曰生，圣人守位曰仁。

右六十七章。身愈下，而德愈高，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圣人则之，故天下皆推尊为大。“不肖”言无可比也，又谦下之辞。慈忍、谦退、俭约、卑下，故似不肖。流俗皆尚广大、强梁，血气之勇也。殊不知慈忍谦退极广大。“慈”之一字，战则胜，守则固，仁者无敌，真勇也。○颂曰：莫饮无明水，休生差别相。浮云散碧空，万里天一样。

善为士者，不武；慈忍。善战者，不怒；怒，音弩，叶武。○柔和。善胜者，不争；谦让。善用人者，为下。卑逊。是谓不争之德，至谦。是谓用人之力，至柔。是谓配天至慈。古之极。合道。

右六十八章。“不武”、“不怒”、“不争”，发上章“不肖”之义，不争之德，用人之力，皆仁慈之谓。故曰“配天”。以此修身，则形存寿永也。○颂曰：不文不武，无得无失。摸着鼻孔，通身汗出。分明只在眼睛下，拟议之间隔万山。

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慈忍。不敢进寸，而退尺。”谦退。是谓行无行；行，下音杭。○不武。攘无臂；攘，如羊切。○不怒。仍无敌；不争。执无兵。为下。祸莫大于轻敌，勇于敢则杀。轻敌几丧吾宝。丧，去声。○强梁者，死之徒。故抗兵相加，哀者胜。仁人之兵，天下无敌。

右六十九章。接上章“不武”之义，“行无行”以下至于“哀者胜”，皆“不怒”、“不争”之谓。○颂曰：好胜终须败，唯慈善守成。不劳施寸刃，天下贺升平。

吾言甚易知，慈忍而已。甚易行。俭约而已。天下莫能知，信不及也。莫能行。力不及也。言有宗，开口显道。事有君，举动见道。夫惟无知，自昧了。是以不我知。见不明。知我者希，孰是知音？则我者贵。孰肯承当？是以圣人被褐怀玉。内蕴道德，外行卑下。

右七十章。前章云“哀者胜”，谓仁慈无敌，故次之以“甚易知，甚易行”，世人莫能知、莫能行者，信不及也。间有信之者，又不能行，力不及也。是以圣人被褐怀玉，含华隐耀也。○颂曰：至道不难知，人心自执迷。疑团百杂碎，蓦直到曹溪。秋月春花无限意，个中只许自家知。

知不知，上；真知。不知知，病。妄知。夫惟病病，惟恐有知。是

以不病。终无妄知。圣人不病，知如不知。以其病病。忘其所知。是以不病。无所不知。

右七十一章。“知不知，上”接上章“吾言甚易知”。圣人无所不知，不自以为知，真知也。世人无所知，自以为知，妄知也，故曰“病”。若知妄知为病，而病其病，则妄知之病瘥矣。圣人所以不病者，以其病其多知，是以不病也。○颂曰：卖弄胡须赤，矜夸口鼓禅。若能如是会，见性待驴年。

民不畏威，无忌惮。则大威至。自作自受。无狭其所居，肆情纵意。无厌其所生。厌，平声。○贪生无足。夫惟不厌，错。是以不厌。更错。是以圣人反是。自知不自见；不肆其情。自爱不自贵。不厚其生。故去彼取此。去，羌吕切。

右七十二章。上章云“不知知，病”，不知为知，所以无忌惮也，故次之以“民不畏威”。世俗之人不畏大威，“无狭其居”，“无厌其生”，尚广大而厚其生也。不知厌足，取祸之由，故曰“大威至”矣。有道者反是。○颂曰：苦瓠连根苦，甜瓜彻蒂甜。可怜贪欲者，知味不知厌。

勇于敢则杀。强梁者，死之徒。勇于不敢则活。柔弱者，生之徒。知此两者，或利或害。有杀，有活。天之所恶，恶，乌路切。○造物不容。孰知其故？知则不敢。是以圣人犹难之。不敢轻示。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与物竞，物莫能胜。不言而善应，大音希声，扣之则应。不召而自来，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緼然而善谋。緼，音阐。○任运自然，无所不克。天网恢恢，包罗无外。疏而不失。虽然疏阔，物莫能逃。

右七十三章。接上章“民不畏威”，言世人不畏公法，敢于好勇，杀身之本也。勇于不敢，终身无害。勇于敢，血气之勇也。勇于不敢，义理之勇也。○颂曰：敢勇常轻死，顽牛不畏鞭。试看狂劣者，鼻孔几番穿？

民不畏死，肆情逐幻。奈何以死惧之？抱薪救火。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以情摄情。吾得执而杀之，不得放过。孰敢？谁肯？常有司杀者。天不容奸。夫代司杀者杀，不是当行家。是谓代大匠斫。事不干己。夫代大匠斫，斲门弄斧。希有不伤其手矣。自取其害。

右七十四章。接上章“勇于敢”之义，“民不畏死”，是上之政化不善，民失其业也。民失其业，欲遂其生，故不畏死。又加之刑禁，使民畏死，则是致民于死地也。尽法无民，天之所恶，故圣人亦不容也。“常有司杀”，谓天不可欺也。“代司杀者”，谓掌刑罚之官也。“代大匠斫”，谓不当也。“希有不伤其手”，言用刑之极，有伤和气也。圣人于此，戒省刑罚之切也。○颂曰：虚空无声，墙壁有耳。更问如何？劈胸便捶。大地掀翻行正令。倚天长剑逼人寒。

民之饥，荒歉。以其上食税之多，厚敛则民饥，多欲则心荒。是以饥。常不足。民之难治，纷乱。以其上之有为，事烦则乱。是以难治。常不定。民之轻死，忘命。以其求生之厚，贪欲无厌。是以轻死。不顾危亡。夫惟无以生为者，不厚其生。是贤于贵生。不自生，故长生。

右七十五章。接上章“民不畏死”之义。“民之饥”、“民之难治”，盖由政教不正，民不遂其生，是以贪生而不顾危亡也。道之以刑，则民暴；道之以德，则民格。上好静，则民乐而从其化也。○颂曰：智慧皆为垢，聪明总是尘。丝毫不挂念，性海自澄澄。

民之生也柔弱，一团和气。其死也坚强。和气散也。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和气全。其死也枯槁。和气绝。故坚强者死之徒，刚暴，杀身之本。柔弱者生之徒。柔和，养生之要。是以兵强则不胜，恃强则败。木强则拱。拱，音拱。○木刚则折。强大处下，沈沦之本。柔弱处上。处，上声。上同。○升腾之象。

右七十六章。接上章之义，上之政化不善，有伤和气，故天下多刚暴。以无为清净修己，足以挽回和气，民遂其生，乐其业，刑不试而万民悦服，何刚暴之有？是以修、齐、治、平，皆以柔和为本。以丹道言之，和气存，则水火交济；和气散，则水火相违，故柔弱处上。○颂曰：柔弱未是善，刚强未是恶。争如养太和，逍遥常快乐。

天之道，其犹张弓乎？称物平施。高者抑之，低者举之；损上益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与之。哀多益寡。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亏盈益谦。人之道，则不然，反是。损不足以奉有馀。损人益己。孰能以有馀奉天下，损己益人。唯有道者，效天。是以圣人为而不恃，损。功成不居，损。其不欲见贤。见，音现。○损之又损。

右七十七章。接上章“强”、“弱”之义，损有益，无大道也。强大者，必受损；柔弱者，必受益。惟有道者，则天而行，损情益性，损多益寡，损己益人，损有餘益不足，损之又损，以至无为。○颂曰：益之常不足，损则却宽剩。只这克己心，便是平等秤。

天下柔弱莫过于水，上善若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棒打不开。其无以易之。无物可比。柔胜刚，屈己者胜。弱胜强，软能蚀坚。天下莫不知，众所共知。莫能行。担负不起。是以圣人言：谛听。“受国之垢，能为社稷主；海纳百川。受国之不祥，能为天下王。”处众人之所恶。正言若反。与物相反。

右七十八章。接上章“损益”之义。至卑、至弱，莫过于水，破堤决岸，莫之能御。由此可见，柔胜刚，弱胜强也。天下人皆知而不能行。何哉？不肯卑下故也。众人所恶垢与不祥，惟有道者则能受之。○颂曰：弱者从他弱，强者任他强。休生分别相，识取法中王。但观浩淼无穷水，几处随圆几处方。

和大怨，必有餘怨；施恩成怨。安可以为善？错。是以圣人执左契，契，音掣。下同。叶彻。○诚信及物。不责于人。克己。故有德司契，性静情逸。无德司彻。心动神疲。天道无私，至公。常与圣人。惟道是从。

右七十九章。接上章“刚柔”之义，以恩和怨，怨虽解而心尚存，安可为善？不如责己，恩怨两忘，则民心自然感德而契之也。大德之人则司契，下德之人司彻。明彻者，通也。只知通为明断，殊不知尽法无民矣，安可为善？司契者，存诚信，与民心契也。○颂曰：明断伤和气，施恩惹祸殃。不如司左契，恩怨两相忘。

小国寡民。不贪。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不尚贤。使民重死而远徙。安分。虽有舟车，无所乘之；不动。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不争。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反朴。甘其食，忘味。美其服，忘形。安其居，忘动。乐其俗。乐，音洛。○忘忧。邻国相望，望，平声。○对境无心。鸡犬之声相闻，外境不入，内境不出。民至老死，终身在道。不相往来。忘其彼此。

右八十章。上章云“执左契”，谓以道感民，则自然契合，无争夺也。故次之以“小国寡民”，言知足而不贪也。国虽小，民虽寡，自以为足。使有才能者不得见

用，则民自然无知无欲，不迁不变，无争无竞，安守常分，服食起居常乐于道。邻国彼此无犯，永无争夺也。○颂曰：无为境界，能小能大。放去收来，廓然无碍。本来面目现堂堂，世界坏时渠不坏。

信言不美，良药苦口。美言不信。口头三昧。善者不辩，无分别相。辩者不善。妄生差别。知者不博，头头总是。博者不知。物物有碍。圣人
不积，不增不减。既以为人已愈有，用之不尽。既以与人已愈多。普济无
穷。天之道，生生不已。利而无害；无所不利。圣人之道，则天而行。为
而不争。慈忍俭约。

右八十一章。“信言不美”，忠言逆耳也。“美言不信”，巧言令色也。真实之言淡薄，虚妄之言华饰。善为道者无分别，故不辩。善辩者，致争之由，故曰“不善”。真知者，光而不耀，故曰“不博”。广博者，明见于外，故曰“不知”。圣人损其所有，爱养万物不为主，故曰“不积”。养其无象，象故常存。守其无体，体故全真。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可既，故曰“为人愈有，与人愈多”。天地大德曰生，故曰“利而无害”。圣人守位曰仁，故曰“为而不争”。只这末后一章，总发前八十章之蕴也。《经》云“可道，非常‘道’；可名，非常‘名’”、“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希言自然”、“淡乎无味”、“进道若退”、“明道若昧”、“广德若不足”、“大白若辱”、曰“希”曰“夷”、“惟恍惟惚”、“大音希声”、“大器晚成”、“正言若反”，已上等语，虽不美听，其中有信，故曰“信言不美”。“可道”、“可名”、“可见”、“可闻”、“持而盈之”、“揣而锐之”、“金玉满堂”、“善之为善”、“美之为美”，“乐之与饵，声味俱美”，已上等语，虽美于听，终不实也，故曰“美言不信”。“若讷”、“若拙”、“若愚”、“若朴”、“若屈”、“若昏”、“不尚己贤”、“不贵奇货”、“俨兮若客”、“敦兮若朴”、“旷兮若谷”、“浑兮若浊”、“知白守黑”、“知荣守辱”、“不自见”、“不自是”、“不自矜”、“不自伐”，已上皆不辩之善也。“尚奇务货”、“自高”、“自大”、“自见”、“自是”、“自矜”、“自伐”、“勇于敢”、“嗜于欲”、“不畏威”、“不畏死”、“不知足”、“不知止”、“强知前识”、“昭昭察察”，已上皆不善之辩也。“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不言而信”、“不见而名”、“无为而成”，已上皆“知者不博”之谓也。“知物”、“知人”、“知事”、“知外”、“无狭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开其兑”、“济其事”、“舍俭且广”、“舍后且先”、“不知为知，皆是妄知”，已上皆“博者不知”之义也。“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功成不居”、“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少私

寡欲”、“见素抱朴”、“损之又损”、“以至无为”，“去甚”、“去奢”、“去泰”、“无知”、“无事”、“无欲”，已上皆“不积”之义也。至于“曲”、“全”、“枉”、“直”、“洼”、“盈”、“弊”、“新”、“万物归之”、“万民化之”、“天地合之”、“广施博济”、“不穷”、“不弊”、“不殆”、“不勤”、“用之不可既”，此“为人愈有”、“与人愈多”之义也。天之道，“生成”、“运化”、“称物”、“平施”、“生之”、“畜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无所不利”、“至公无私”、“惟德是辅”、“不言善应”、“不召自来”、“高者抑之，低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与之”、“一切有情无不覆焘”，此“利而无害”也。圣人之道，“守雌抱一”、“处柔行谦”、“和光同尘”、“后己先人”、“同于道”、“同于德”、“同于失”。“方而不割”、“直而不肆”、“光而不耀”。“不责于人”、“善贷且成”、“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小国寡民”、“自以为足”、“使民反朴”、“忘其彼此”，“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皆“不争”之义也。只这“不争”二字，八十章之要也。若是信得及底，把这“不争”二字为日用，久久纯熟，则自然造混元之境，真常之道至是尽矣。象帝之先，明妙本得矣。且道“不争”二字作么会？咦！放倒门前利竿著。○颂曰：争之常不足，让之则有馀。无争功不间，万化悉归渠。

清庵莹蟾子语录

清庵莹蟾子语录序

作家话靶，打头相遇，便把自家屋里话拈出，此岂非道中之作家者乎？予自幼业儒，壮爱谈空，虽愚贱者，有能道酸馅气话，亦不以儒自高，必屈己下问。但未能遇作家尔。一日，归茅山旧隐，清庵莹蟾子李君来访，座未温，发数语，字字无烟火气。继而讲羲皇未画以前《易》，透祖师过不彻底关，把三教纸上语，扫得赤洒洒；将我辈瞎汉眼，点出圆陀陀。清气袭人，和光满座，恍不知移蟾窟于予身中耶？抑予潜身入蟾窟中耶？是夜，惊喜万倍，整心虑，爇心香，拜于床下，曰：“真我师也，真作家也。师不我弃，愿加警诲。”是后从师日久，问答颇多，集成一编。时为展敬，直待向清庵座下，踢翻玄妙寨，粉碎太虚空，方为了事。汉于斯时也，若有个出来问清庵老曰：“到这里要这骨董做甚？”必则曰：“便是我打头遇作家底话靶。”时至元戊子夏季大雨时行日，茅山道士嘿庵广蟾子稽首谨书。

清庵莹蟾子语录卷之一

《大颠心经注》云：“有僧问岑和尚：‘二鼠侵藤，如何淘汰？’岑曰：‘今时人须是隐身去。’“敢问何谓隐身？”师曰：“何须待零落，然后始知空。须是只今件件不着，事事不染，我不见一切物，则一切物亦不见我，是谓隐身也。”问曰：“‘欲言言不及，山东河北好商量’，此意如何？”师曰：“此事若以言说，说不能尽，末后一句至广至大，都包尽了，更有何说？只这言不及已自说了。”问曰：“要识此经么？”曰：“西瞿耶尼，北郁单越，何故偏指此二句？”师曰：“我不如是道，若有人问我如何是此经，我只向他道东西十万，南北八千。”问曰：“‘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此四句三教书中比得甚么？”师曰：“比得道书妙中之妙，玄之又玄，无上可上，不然而然。又比得儒书中真观真明，真胜一，虽然最上一着，又在言句之外。”

问曰：“罔明菩萨初地出家，如何出得女子定？文殊菩萨是七佛之师，如何出不得？”师曰：“臭庵云：‘犬迎曾宿客，鸦护落巢儿。’说得好分晓，休更疑惑。”

师问予曰：“因出不得女子定，文殊召罔明参不二法门，文殊云不得动，动着三十棒子。作么会？”予方拟议间，因定庵动身偶触其机，遂举似，师然之。

师曰：“井底泥蛇舞柘枝，窗间明月照梅梨，作么生会？”予拟议良久，曰：“吹出窍中一曲，烁破眼里空花。”师曰：“不是。”予又曰：“脑盖撞开惟有我，眼睛突出更无他。”师曰：“较些子。”

问曰：“昔两僧卷帘公案，其间一得一失，谓何？”

师曰：“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

问曰：“僧问夹山如何是法身？”山云：“法身无相。”

僧云：“如何是法眼？”山云：“法眼无瑕。”道吾闻之不许。后参船子回来，再举此话，亦依前答。道吾云：“今番有师子，敢问吾师：一般问，一般答，如何不许前，却许后？”师曰：“云月是同，溪山各异。”师曰：“问洞山有宝镜三昧五位显诀云：‘正中偏，偏中正，正中来，偏中至，兼中到。’五事如何参？”答曰：“正不得中，莫见其偏；偏不得中，莫显其正。正者来归中，偏者亦至中，偏正合一皆中，则兼到矣。到此偏正两忘，惟中独存是也。”师曰：“欠些子，若于动静中会意，始得。”一日，师与四人同坐次，师曰：“川老云：‘是心非心不是心。’怎么说？”众答皆不当。答曰：“是心也不是，非心也不是。”师曰：“如何即是？”予一喝。师曰：“牢收取。”师曰：“如何是道？”予拍台下。又曰：“如何是道中人？”予又拍一下。师曰：“欠些个。”予随声一喝。师曰：“早迟八刻。”

问曰：“三十辐共一毂怎么说？”师曰：“辐与毂只是器之体，辐来辘轳方成车之用，比得三十日共一月以成明之用，又比得万法归空以成性之用，皆同也。”

问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此说譬之者多，请师为我正之。”师曰：“生之徒，水火既济也；死之徒，水火相违也。水成数六，火成数七，六与七合十三数，古人道‘七六十三兮，月宫春色’者是也。或谓七情六欲合十三者稍通。或以八卦五行言之者，非也。岂不闻下经有云‘坚强死之徒，柔弱生之徒’乎？坚强为忿欲使也，柔弱谓怨忿窒欲也。忿欲起则上炎下湿，水火违也；忿欲绝则阳降阴升，水火济也。复何疑哉？”

问曰：“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其橐籥可以建天地造化之妙欤？愿师明以告之。”师曰：“橐是没底囊，籥是三孔笛，总谓之鼓风辅。此喻天地至虚，无穷妙义悉具其中，又喻人之虚灵不昧也。不屈，言其舒徐通畅之义也。动而愈出，应变无穷也。”

问曰：“朝屯暮蒙，如何说？”师曰：“乾坤坎离为匡廓，六十卦运化于其中，始于屯蒙，终于既未，以为火符之则。丹书以乾坤为鼎器，坎离为药物，诸卦为化机者是也。六十卦共三百六十爻象，一年三百六十日之数，自冬至后起屯蒙，大雪尽日是既未也。以一月言之，初一起屯蒙，月晦日是既未。以一日言之，子时起屯蒙，亥时是既未。若以工夫言之，顷刻之工夫，夺一年之节候。自起手便是屯蒙，收拾便是既未。所谓朝屯暮蒙，只此总名也。达是理者，一刹那间周天数足，诸卦悉在其中矣。祖师谓无爻卦内定乾坤者，是也。”

问曰：“宝瓶里面养金鹅，如何说？”师曰：“以无为言之是两则公案，以有为言之是一段工夫。且先以无为向公道。僧问赵州：‘狗子有佛性也无。’州云：‘有。’僧曰：‘为甚有？’州云：‘无。’僧云：‘为甚无？’州云：‘为伊了无。’又古德云：‘瓶中鹅子成鹅了，如何出得瓶去？’此两则公案今人多有过不得底，如有人下得一转语，参学事毕。又以有为言之，狗者，无中有也，阴中阳也。又狗乃司寇帐中狗者，防内盗也。宝瓶里面养金鹅，水中金也，炉中丹也。养金鹅则是养圣胎也。圣胎成，如瓶中鹅子也。瓶破鹅出，世俗之常理也。鹅出而瓶不破，此脱胎之妙也。故祖师云：‘锦帐之中藏玉狗，宝瓶里面养金鹅。’其金丹之妙欤？”

问曰：“‘休妻漫遣阴阳隔’，其说如何？”师曰：“紫阳云：

‘未得真铅莫隐山。’此一句颇同，今时学道底人，被谬师所惑，传得个工法，便道他得道了也。休妻弃子，入山隐遁，及至行功无验，便生退悔。或还俗归家者，或再取妻者，如此之人极多。又有下愚无学之人，不达圣人之理，却言休妻不是道，反指妇人为鼎器，或谓妇人身中有药，或指产门为生身处，此大乱之道也。殊不知祖师当来指示世人，若不能绝欲，徒尔休妻。又见学者，错会其意。故复云：‘自然有鼎烹龙虎，何必担家恋子妻？’今之无学只着在前句上，全不思后句，真罪人也！”

问曰：“我师尝谓，修丹者不可着在年月日时上，如何却又道采药须知昏晓？”师曰：“此即与屯蒙同一意也。其用处稍异，立春立秋乃年中昏晓，上下两弦月中昏晓，寅申二时日中昏晓，阴阳交会之时乃身中昏晓也。通乎昼夜之道，则知阴阳推荡之理；推幽明之故，则知死生之说。佛仙圣之人，大要尽是在是矣。”

问曰：“视之不见名曰希，听之不闻名曰夷，搏之不得名曰微，与视不见我，听不得闻，离种种边，名为妙道，是同是异？”师曰：“大概相似，其理实不同。前是体，后是用。《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常慎其独。’即视不见我处，听不得闻处，离得种种边，方谓之妙道也。若谓视之不可见，听之不可闻，搏之不可得，曰希，曰夷，曰微，又有甚种种边可离也？”印愚乐问曰：“一年十二月，有个子月，一日十二时，有个子时，不知人身中子时在甚处？”师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其斯之谓欤？”答曰：“癸生之时，时动必溃，此说如何？”师曰：“然。”印又问曰：“元始悬一宝珠，去地五丈。”师曰：“相公如何说？”印曰：“五者，阳数也。”师曰：“非也。去地五丈，则是离五浊辱也，在虚玄之中，则是潜神入妙也。”答曰：“五浊之上即玄牝之门欤？”

师曰：“虽然，不下实工夫，不曾亲见得，徒说得有此象，又济得个甚么事？”

问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何譬之至贱也？”师曰：“天地圣人以仁为仁，故视万物百姓至微而譬之，自生自杀也。虽自生自杀，实归根复命也。《易·系》云：‘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不与圣人同忧’，即‘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之义也。《乾》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即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也。”

问曰：“‘婴儿之未孩’，《孟子》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是同否？”师曰：“同此言，其大朴未散，其复不远也。”

问曰：“《老子》云：‘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恍兮惚，其中有物；惚兮恍，其中有象。窈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如何三者之中独言‘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耶？”师曰：“圣人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则这‘先天地生’便是道之显象也。象因天地而显，天地因有物而混成，物因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以二五之精，道之体也，象与物，道之用也。”

问曰：“‘戒慎乎其所不睹’一节以‘视不见我’四句譬喻得甚切，若只以儒家话，引喻得切更好，愿师着一语。”师曰：“前两句如在无人之境，而常存乎诚也。后两句如与人对面，常防其有不测之意也。且如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诚之不可揜，非见隐显微之密乎？上天之载，虽无声无臭之可闻知，然天理昭昭，诚不可揜也。”

问曰：“忧悔吝者，存乎介。如何说？”师曰：“介谓我心匪石不可转也。凡举心动念处，先存乎介，介然大定，则毫毛之动悉皆先兆，奚悔吝之有？只要先觉为上。”

问曰：“‘先甲三日，后甲三日’，与‘先庚三日，后庚三

日’，同否？”师曰：“不同。蛊者，乱也，觉之于未然，不至于乱。觉之于已然，而后治之，乱亦可救也。苟不觉，乱之甚也。甲者，首也。觉于三日之先，谓之先甲；觉于三日之后，谓之后甲；后于三日之远，非觉也。先庚后庚在巽，九五巽为风，天之命令也。令有改更则民不信，巳日乃孚。若于未更前三日先告诫利害，然后有所革变，则民从而信之也。又于已更三日之后复告诫，使其乐然为善也。甲至戊巳为中，庚过中也。过中则变，故曰庚。所谓庚者，更革之义也。”

师曰：“‘非道不可言即道’，如何说？速道速道。”予举似，师然之。师曰：“‘不可道，不可名’，公作何说？”答曰：“说则说矣，恐所以见浅近，愿师言之。”师曰：“从自然出者，不可道之道，本无名唤，是不可名之名。从道中出者，是可道之道，才可名，道是可名之名。不可道、不可名，是天地之始；可道、可名，是万物之母。欲见其始，常‘无’，欲以观其妙，欲见其母，常‘有’，欲以观其微。妙，玄。妙始于无始也。微，边。微见于可见者也。此两者同出也而异名，同谓之玄也。”

师曰：“吾昔日侍坐于适庵师之前，师令我一对句，曰：‘精关神关与气关，三关一臻。’吾对曰：‘天籁地籁与人籁，万籁俱鸣。’师改‘鸣’字作‘澄’字。公对个甚么？”答曰：“文火武火加慧火，总火全功。”师又曰：“吾有一对：‘以先觉而觉后觉。’对个甚？”答曰：“由外观而观内观。”师曰：“改‘由’字作‘反’字更好。”

冬至夜，师曰：“‘一阳来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对个甚么？”对曰：“六画备坤，君子故及时修业。”师然之。一日，师对众云：“‘先圣易心即是后人心易’。各请一对。”答曰：“吾身神炁本是元始炁神。”詹宰云：“太初真性岂非今日性真。”师曰：“吾自有

一对，诸人谛听。”师曰：“小生经藏元同老子藏经。”诸人莫能及。师曰：“肺属金，金本沈也，为甚却浮？肝属木，木本浮也，为甚却沈？”诸人皆无答。师曰：“肺因受炁而有乙木在内，故浮。肝因受炁而有庚金在内，故沈。以卦言之，兑为金，金性本沈，因金生北一之水为坎，坎中真火上炎，故浮。震为木，木性本浮，震下实，因木生南二之火为离，离中真水下降，故沈。以药物言之，铅属金，本沈。见火即升，故浮。汞属木，本浮。见水则坠，故沈，以法象言之，月属坎，本沈，进火故浮。日属离，本浮，退符故沈。古人云：‘潭底日红阴怪灭，因水而沈也。山头月白药苗新，因炁而浮也。’总而言之，金空即浮，木实即沈，此之谓也。”

师曰：“主中主，宾中宾，宾中主，主中宾，诸人作么会？”众皆不解此机，詹宰曰：“身外身是主中主，梦中梦则宾中宾，情中性是宾中主，性中情是主中宾。”师曰：“较些子。”答曰：“我惟有我，他又去说他，他来使我，我又役他，即此意也。”师曰：“未彻在。”答曰：“又心外无心主中主，念中起念宾中宾，未动先觉宾中主，动后方觉主中宾。”师曰：“不若以动静言之最亲切，静中极静主中主，动而又动宾中宾，动中守定宾中主，静中散乱主中宾。”

师曰：“乾有四德，坤有几德？”答曰：“坤亦有四德。”师曰：“未尽善。夫坤，元亨利与乾同，贞之一字不同，顺承而后方贞，故曰‘牝马之贞’也。牝马，柔顺、健行之谓也。”师曰：“屯有几德？”答曰：“元亨利贞与乾同，其辞其德则不同也。”师曰：“何谓不同？”吾思之未及对，师曰：“若同德则非。屯，难也。所谓元亨者，元有大亨通之义也。利贞者，利在正固也。苟非正固，则不足以免屯难矣，何亨之有！若能固守元有之亨，则能济屯难

而已。”

师曰：“‘西南得朋，东北丧朋’，何谓也？”吾思之未及答，师笑曰：“公未知之，盖阴类又得阴朋，阴炁愈盛则愈迷乱矣，故曰失常。至东北之阳位又丧其阴朋，是以安贞吉也。阴既从阳有生成之理，故曰得常。修真之士，情念一动是阴也，若纵意随之，是阴得朋也，亦谓之失常。苟以刚志断之，念从何起？念情绝则丧其朋也，亦谓之得常，非天下之至明，其孰能与于此？”

师曰：“谦六爻皆吉，何也？”答曰：“由其谦下之致也。”师曰：“然，诸爻皆言谦，第五爻不言谦，何也？盖五为君不过于谦，则不失其权也。故有利用侵伐，无不利之说也。所以修真之士，须要刚柔兼济，不可过于柔也。”师曰：“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何也？”答曰：“未生以前为先天，故无所违。既生以后为后天，故有所奉。”师曰：“只当以先觉喻先天，出乎自然。后觉喻后天，出乎不得已，出乎自然。天理弗违，出乎不得已，我不敢违乎天，故曰奉天时也。”

师曰：“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我试问公辈，欲发未发作么生会？”良久应之，师曰：“是已发也。”予默然。师曰：“是未发也。”再一答，师许之，曰：“留取自受用，恐瞎却后人眼。自悟者始得用也。”

清庵莹蟾子语录卷之二

道德心要

清庵授《道德会元》于道可，时诸门人同沾法乳，得参言外经旨。今将诸子参传语集成一篇，与同志之士相与开发，以其心领意会，故曰心要。

146

师曰：“这个‘道’字，不属有句，不属无句，不属有象，不属无象，诸人作么会？”定庵曰：“咄。”嘿庵喝。师曰：“这个德字不属修，不属不修，如何即是？”嘿庵曰：“为无为。”定庵举似。师曰：“诸法眷离却语言三昧，把出自己经来。”嘿庵书空，诚庵拳。师曰：“第一章末后句云：‘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切谓三十六部尊经皆从此经出，且道此经从甚处出？离却父母所生口，道一句来。”嘿庵作开经势，定庵喝。

师曰：“第二章云‘有无相生’，且道不着‘有无’一句，又作么生？若道得入地狱似箭，道不得入地狱似箭。”众举似皆未端的，诚庵问曰：“如何即是？”师曰：“如是如是。”

师曰：“第三章结句云：‘为无为，则无不治。’既是无为，如何说个‘为’字？在上若有为，却如何说个无为在下？”定庵曰：“体用兼资。”唯庵曰：“即此用，离此用。”

师曰：“第四章‘象帝之先’一句，以口说，烂却舌根；以眼视，突出眼睛，含光嘿嘿，正好吃棒。诸人作么会？”李监斋举似，实庵打圆相。

师曰：“第五章‘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师颂曰：“‘无底谓之橐，三孔谓之籥，中间一窍子，无人摸得着，为君吹出无

声乐。”且道如何是“一窍”？嘿庵曰：“照顾鼻孔。”实庵曰：“咩。”且道“如何是无声乐”？师代云：“碧落空歌。”

师曰：“第六章‘玄牝之门’。”师曰：“‘出息不涉万缘，入息不居阴界。’不出不入作么会？”嘿庵曰：“寂然不动。”师自曰：“万籁俱澄。”

师曰：“第七章：‘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是谓修行人只为自己，属私；普度一切，属情。‘不属私情’一句作么道？”定庵曰：“先人后己。”

师曰：“第八章‘上善若水’。”师曰：“‘放下这点子，黄河几度清。’且道这‘点子’放在甚处？”定庵、嘿庵一般举似。

师曰：“第九章：‘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且道退向甚处去？”定庵曰：“虚空一喝无踪迹。”嘿庵曰：“无处去。”师曰：“都未是。”或曰：“如何是？”师曰：“两脚橐驼藏北斗。”

师曰：“第十章‘载营魄’。”师曰：“‘魄’好驰骋，好运动，好刚勇。以何法度治之？有心治则属情，无心又治不得，作么治？”嘿庵弹指一下。

师曰：“第十一章：‘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且道辐不辘轳时，车在甚处？”嘿庵曰：“转辘轳。”定庵推车势。

师曰：“第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师曰：“离色离相，瞎却眼睛。诸人作么会？”嘿庵曰：“见如不见。”

师曰：“第十三章‘贵大患若身’。”师曰：“有身则有患，无身何以见道？毕竟如何即是？”定庵曰：“放下着。”嘿庵曰：“养其无象。”

师曰：“第十四章‘视之不见’。”师曰：“无缝罅。诸人作么会？”实庵曰：“浑如鸡子。”师曰：“未是。”或曰：“师如何道？”师曰：“对面不相识。”

师曰：“第十五章‘微妙玄通，深不可测^①’。”师曰：“水将杖探，人将语探，道将甚么探？”定庵、嘿庵皆举拳。师曰：“一状领过。”

师曰：“第十六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切谓复见天心。且道‘天心’在甚处？”又曰：“不可动。动着三十棒。”定庵夺棒。

师曰：“第十七章‘太上，下之有知^②’。”师曰：“不属有相，不属无相，要见自己太上。”诸子无对。师曰：“只今见在说法。”

师曰：“第十八章‘智慧出，有大伪’。”师曰：“‘聪明迷大本，智慧丧天真’，诸人作么会？”止庵曰：“无为。”损庵曰：“智不如愚。”

师曰：“第十九章，‘绝圣弃智’，诸人作么会？”定庵曰：“忘其所自。”

师曰：“第二十章‘绝学无忧’。”师曰：“诸人唤甚么做绝学？”嘿庵曰：“系风捕影。”师曰：“学不学，覆众人之所过。”

师曰：“第二十一章。”师曰：“有物有象有情，果有乎？若谓有来，且参学眼；若谓无来，去参学眼，毕竟作么道？”嘿庵曰：“有无俱不涉，惟有一真实相。”损庵打圆相。

师曰：“第二十二章：‘曲则全，枉则直。’”师曰：“木不材者寿，雁不材者烹，如何即是？”诸人皆不答。师曰：“材不材各顺时。”

师曰：“第二十三章‘希言自然’。”师曰：“嘿庵无言落第二机，如何是第一机？”诸人答皆不中节。师曰：“开口不在舌上。”

①“测”，《道德会元》作“识”。

②“之下有知”，《道德会元》作“下知有之”。

师曰：“第二十四章‘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诸人作么会？”定庵曰：“举步不在脚跟。”

师曰：“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师曰：“有个甚物？”定庵举似。又曰：“域中有四大，还更有大底么？”嘿庵喝。

师曰：“第二十六章‘轻则失臣，躁则失君’。”师曰：“不轻不躁，又作么生？”定庵曰：“道泰时清。”嘿庵曰：“成性存存。”

师曰：“第二十七章‘善行无辙迹’，诸人会么？”嘿庵曰：“大力人抬脚不起。”

师曰：“第二十八章。”师曰：“守黑、守雌、守辱，是用也，无极、太朴、婴儿，是体也。朴散为器，诸人作么会？”定庵曰：“生生化化。”

师曰：“第二十九章‘将欲取天下为之者，吾见其不得已’。”师曰：“予谓错，且过在甚处？”定庵曰：“在为处。”

师曰：“第三十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师曰：“设有寇至，作么敌？”嘿庵曰：“以德化之。”师曰：“不若以慈卫之。”

师曰：“第三十一章‘佳兵不祥之器’。”师曰：“不用兵无以御敌，用兵则非道，作么是？”定庵曰：“逆行顺化。”

师曰：“第三十二章‘道常无为^①，朴。虽小，天下不敢臣’。”师曰：“‘朴虽小’一句作么会？”定庵曰：“芥纳须弥。”嘿庵曰：“卑而不可逾。”

师曰：“第三十三章‘死而不亡者寿’。”师曰：“不亡底是甚么？”嘿庵曰：“无中有。”密庵曰：“虚灵不昧。”

①“为”，《道德会元》作“名”。

师曰：“第三十四章‘圣人不自大^①，故能成其大’。”师曰：“如何是‘不自大’？”嘿庵曰：“勃勃从珠口入。”师曰：“上善若水。”

师曰：“第三十五章‘执大象’。”师曰：“若云有象便不大，若云无象如何执？”嘿庵曰：“黍珠中世界。”师曰：“似不肖，故大。”

师曰：“第三十六章‘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师曰：“睫上眉毛早错过，且道错向甚处去？”定庵曰：“当处。”嘿庵曰：“鹞过新罗。”实庵曰：“不得乱走。”师曰：“一状领过。”

师曰：“第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师曰：“予颂云：‘有作皆为幻，无为又落空。两途俱不涉，’请颂一句。”嘿庵曰：“对面不相逢。”止庵：“一定守其中。”密庵曰：“自有大神通。”师曰：“当处阐宗风。”

师曰：“第三十八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师曰：“唤甚么做德？”嘿庵曰：“不自有其有。”师曰：“不自矜。”

师曰：“第三十九章‘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师曰：“且道得一安在甚处？”嘿庵曰：“安在无为处。”师曰：“无用处更好。”

师曰：“第四十章末后一句云：‘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师曰：“无有之外更有甚么？”嘿庵曰：“有这个。”举似。

师曰：“第四十一章‘下士闻道，大笑之’。”师曰：“笑个甚么？”嘿庵举云：“笑这个。”密庵曰：“笑个无为。”

师曰：“第四十二章‘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师曰：

①“圣人不自大”，《道德会元》作“圣人终不为大”。

“不损不益时如何？”嘿庵曰：“无欠无馀。”师曰：“剔浑沦。”

师曰：“第四十三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刚^①’。”师曰：“触来勿与竞，事过心清凉。如何是清凉境？”嘿庵曰：“无热恼。”师曰：“无无明。”

师曰：“第四十四章：‘名与身孰亲？财^②与货孰多？’”川老云：“若能运出家中宝，啼鸟山花一样新。如何是‘家中宝’？”嘿庵曰：“哩哩啰。”定庵喝。师曰：“一曰慈。”

师曰：“第四十五章。”师曰：“上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谓常足也。此章云‘大成若缺’、‘大盈若冲’，不足也。足底是？不足底是？”损庵、止庵曰：“满招损，谦受益。”师曰：“德有馀而为不足者，寿；财有馀而为不足者，鄙。故云。”

师曰：“第四十六章‘罪莫大于可欲’。”师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急走回来救得一半。且道那一半如何？”定庵曰：“不离当处。”

师曰：“第四十七章末后句云‘不见而名，无为而成’。”师曰：“名个甚？成个甚？”定庵、嘿庵皆曰：“成德名道。”

师曰：“第四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师曰：“益人甚？损人甚？”定庵曰：“损己益人。”嘿庵曰：“损情益性。”

师曰：“第四十九章。”

师曰：“第五十章‘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师曰：“涅槃心易晓，差别智难明。如何差别智？”众无答。师曰：“仁者谓仁，智者智。”师曰：“如何涅槃心？”众无答，师曰：“前无往古，后无只今。”

①“刚”，《道德会元》作“坚”。

②“财”，《道德会元》作“身”。

师曰：“第五十一章‘道生之，德畜之’。”师曰：“生个甚？畜个甚？”实庵曰：“生之畜之，只是这个。”师曰：“较些子。”

师曰：“第五十二章‘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首章云：‘有’，名万物之母。’名唤甚么？”诸人答不中。诚庵问曰：“唤做甚么名？”师唤诚庵，诚庵应诺。师曰：“安名了也。”

师曰：“第五十三章：‘使我介然有所知，行于大道，惟施是畏。’”师曰：“畏个甚？”嘿庵曰：“畏天命。”

师曰：“第五十四章‘以国观国’。”师曰：“观国非容易，观身意更深。海枯终见底，人死不知心。还有知心底么？”诸人答不应机，诚庵问师：“还有知心底么？”师应之曰：“问者是谁？”

师曰：“第五十五章‘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师曰：“即孟子谓‘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意。且道赤子之心是已发？”嘿庵曰：“纯一。”定庵曰：“寂然不动。”师曰：“未尽在。殊不知返者，道之用也。”

师曰：“第五十六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师曰：“言底是？不言是？”诸人答不切。师曰：“父母所生口，终不为君通。”

师曰：“第五十七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师曰：“取天下安得无事？无事何以取天下？”众无对。师曰：“导之以德。”

师曰：“第五十八章。”师曰：“末后一句，‘光而不耀’作么会？”众无语。师曰：“被褐怀玉。”

师曰：“第五十九章‘治人事天，莫若啬’，作么会？”止庵曰：“俭。”师曰：“从俭。”

师曰：“第六十章‘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如何说？”嘿庵曰：“无以施其能。”定庵曰：“邪不干正。”

师曰：“第六十一章‘大国者下流’。”师曰：“等闲伸出无为

手，不动干戈定太平。唤甚么做无为手？”嘿庵曰：“掀翻三教。”
 诚庵曰：“打破虚空。”

师曰：“第六十二章‘有罪以免耶’。”师曰：“过在甚处？”
 定庵曰：“觅过了不可得。”师掷经云：“休翻疑。”

师曰：“第六十三章‘图难于其易’。”师曰：“说易非容易，
 言难未是难。个中奇特处，请续一句。”嘿庵云：“元只在中间。”
 实庵云：“元不离玄关。”师曰：“北斗面南看。”

师曰：“第六十四章‘其安易持’。”师曰：“诸人作么会？”
 嘿庵：“防微杜渐。”

师曰：“第六十五章：‘古之善为道^①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师曰：“一切有为法，三千六百门。从头都勘破，总是弄精魂。
 惟予独抱无名朴，无限群魔倒赤幡。诸人会么？”定庵曰：“认着一物即不中。”嘿庵掷经。

师曰：“第六十六章：‘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
 师曰：“且道江海下百谷耶？百谷下江海耶？”嘿庵曰：“聚散皆归一。”
 定庵曰：“上逊下顺。”师曰：“下下下。”

师曰：“第六十七章：‘舍其慈且勇，舍其俭且广，舍其后且先，死矣！’”
 师曰：“莫饮无明水。且道唤作么做无明水？”定庵曰：“陆地平沈。”
 嘿庵曰：“无风浪起。”

师曰：“第六十八章：‘善为士者，不武。’”师曰：“不文不武，
 无得无失，摸着鼻孔通身汗出。且道父母未生前，鼻孔在甚处？”
 定庵曰：“出息入息处。”嘿庵曰：“在阖辟处。”实庵曰：“只在眉毛下。”

师曰：“第六十九章：‘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

①“道”，《道德会元》作“士”。

且道主客如何分？”诸人无答。师曰：“你何人？我是谁？”又曰：“两眼对两眼。”

师曰：“第七十章‘吾道甚易知，甚易行’，如何又道‘莫能知？莫能行’？若向这里下得一转语，参学事毕，其或未然参。”定庵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嘿庵曰：“只在目前人不识。”师曰：“只为大分明。”

师曰：“第七十一章：‘知不知，上；不知知，病。’此病作么治？”嘿庵曰：“寸心不昧。”其诸子皆不的当。师曰：“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又曰：“不然，则浑沦吞个热铁丸。”又曰：“下士须是吃服药过，泻去恶知识矣！”

师曰：“第七十二章：‘民不畏威，则大威至。’如何是‘大威’？”嘿庵曰：“生死事大。”师曰：“无常迅速。”

师曰：“第七十三章：‘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师曰：“如何是杀活机？”众无答。师曰：“如王秉剑。”

师曰：“第七十四章：‘代大匠斫，希有不伤其手者。’”师曰：“作么会？”定庵曰：“不是当行家。”

师曰：“第七十五章，末后句云：‘夫惟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师曰：“诸人作么会？”定庵曰：“以其无死地。”

师曰：“第七十六章：‘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作么会？”定庵曰：“柔弱生之徒。”

师曰：“第七十七章：‘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馀。’”师曰：“且道不损不益时如何？”众无对。师曰：“也不剩兮也不少，信手拈来便恰好。”

师曰：“第七十八章：‘受国之不祥，能为天下王。’”师曰：“作么会？”诸人无答。师曰：“无忌讳。”

师曰：“第七十九章：‘和大怨必有馀怨；安可以为善？’如何

说？”惟安曰：“克己为善。”定庵曰：“克己复礼。”嘿庵曰：“慈忍为善。”师曰：“一状领过。”或曰：“师作么道？”师曰：“恩怨两忘。”

师曰：“第八十章，末后句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如何说？”嘿庵曰：“安其家。”定庵曰：“无争。”师曰：“内境不出，外境不入。”

师曰：“第八十一章：‘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师曰：“作么是不争？”众答不应机。师曰：“放倒门刹竿着。”师又曰：“各人要一联句，体‘道德’二字。”嘿庵曰：“道藏诸用，德显诸仁。”定庵曰：“道不在修，德不在求。”唯庵曰：“道不无中无，德不有中有。”实庵曰：“道可道非道，德上德不德。”师曰：“道寂然不动，德感而遂通。”又云：“道清静光明，德谦柔巽顺。”师曰：“各人要一联，证无为道德二字。”众无答。师曰：“道擎拳，德稽首。”师指烛云：“各人作联，要见此烛体用。”嘿庵曰：“体塞破虚空，用照破黑暗。”实庵曰：“体圆陀陀，用光烁烁。”师曰：“体如如不动，用烁烁圆明。”又曰：“体撑天拄地，用照天烁地。”师曰：“各人要无说一联，要见烛体用。”诸人无答。师举似，众有省。

清庵莹蟾子语录卷之三

初入中和精舍庵门，银山铁壁，由谁建立？透得此关，了无阖辟。且道此关作么透？卓拄杖一下云：“咦！便从这里入圣堂。才说金阙化身，已自天机露泄。重增外象庄严，又是一场败缺。毕竟作么？咄！要见黄金满月相，大家进步里头来参圣。至慈至仁，至灵至圣。掌生死关，行杀活令。激浊扬清，驱邪辅正。恶不报，善不应。虽然显现许大神通，也向清庵手中乞命。既如是，又拜个甚么？咦！因我得礼孰敢不敬？”

冬至升堂讲经

升座上香祝语毕，师举拄杖云：“道本无言，予亦不会多说，借这拄杖子，有时在予手中为体，有时在予手中为用。”横按拄杖云：“是体是用？”良久又云：“用则撑天拄地。这条拄杖，神通莫测，妙用难量。方才举起，十方无极、飞天神王、长生大神、无鞅数众，齐立下风，太上老君也来拄杖头乞命。何以故？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举起拄杖云：“大众看。”打一下云：“打一棒，打得虚空踉跳。”搅一搅云：“搅一搅，搅得混沌密融。”画一画云：“画一画，画开三教藩篱。”卓一下云：“卓一卓，卓透诸人鼻孔。虽然有许大神通，尽大地不曾打得一个，何以故？清庵拄杖不打钝汉。”喝一喝云：“莫有要吃棒底么？便请出来。”实庵出拜而问曰：“冬至下雪，此意如何？”师曰：“这一问，滴水滴冻，

不可作祥瑞会，不可不作祥瑞会。未具参学眼，不作祥瑞会。未具参学眼，且道作么生？咦！地雷震动一阳至，素女青郎会绛宫。歌罢酒阑云雨散，乱将碎玉撒虚空。这个莫是冬至月雪么？咦！莫作境会，何以故？守城不用寻冬至，身中自有一阳生。年中自有年中冬至，月中自有月中冬至，日中自有日中冬至，时中自有时中冬至。一阳节是年中冬至，每月初一日是月中冬至，每日子时是日中冬至。且道如何是身中冬至？”实庵曰：“请师开示。”师曰：“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会么？”实庵曰：“唯。”师曰：“犹恐有未会底，再念得至虚极一章么？”曰：“念得。”师曰：“先念起头四句。”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师曰：“孔子云：‘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此谓上古帝王于冬至日闭关，不许商旅往来，使民致虚守静，以待新阳复也。新阳既复，四时顺序，五谷丰登。世人于一阳来复之时，守其安静，使内境不出，外境不入，以待一阳来复。一阳既复，四大咸安，百骸俱理，此长生久视之道也。且如今日冬至下雪，商旅自然不往来也。岂得不是祥瑞？虽然万般祥瑞不如无。你再念四句。”曰：“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师曰：“此四句谓观化知复也。且如复卦，自坤而复。坤，静也；阳，动也。静极复动天心见矣！再念四句。”曰：“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师曰：“世人会得这些消息，直造真常境界，故曰明。苟或一阳来复，昧而不知，妄有施为，丧身必矣，故曰凶。再念四句。”曰：“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师曰：“容谓广纳包容也。公者，谓普及一切也。至公且普，则可以作之君，作之师，天人同一理也。再念后句。”曰：“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师曰：“体天合道，长生久视之道尽矣。到这里更进一

步，方证无生法忍之妙，有人认得亲切，直下承当，下静定工夫，至于致虚之极，守静之笃，天心见矣。天心既见，便于当处放大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于——世界中，各具三千大千国土；于——国土中，各具三千大千法门；于——法门，各具三千大千善智识；于——善智识，各具三千大千眷属；于——眷属，各具如是眼，各见如天心，各放如是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恁么则尽大地人，同一个鼻孔出气也。到这里，方知道月月日日都是冬至，时时刻刻都是冬至，今日冬至只是寻常日也。古德云：‘大都只是寻常日，蒿挠众生乱一场。’既说道只是寻常日，为甚么今日作法事，莫是分外么？虽然只得随乡入乡，依例下个注脚，有人会这个注脚么？”实庵曰：“不会。”师曰：“你问我。”曰：“如何是冬至注脚？”师曰：“即日仲冬喜雪，恭惟尊候动止万福。会么？”曰：“唯。”师曰：“既会，如何不拜？”实庵拜。师曰：“且住，更有向上事在。”曰：“更有甚么？”师曰：“清庵举似，瑞雪应至日之休祥，会首复此令辰，纳自天之福祐，珍重！珍重！”便下座放参，师举拂子示众云：“夫道，体于无体，名于无名，亦无可说，说亦不得。今日既升座，借这拂子代吾说法，这个拂子不是拂子，是惹闹，何以故？才拈起来，便是翻祖师疑，便瞎众人眼，便要寻订斗。这个拂子通身都是口，这个拂子通身都是手，这个拂子通身都是眼，这个拂子神通莫测，变化无穷。”竖起云：“看有眼也无！”敲一敲云：“听有耳也无。”掷下拂子云：“咦！有神通也无。”侍者拈拂子与师，师曰：“即此用，离此用。”良久，又云：“山河大地都在这拂子头上，森罗万象都在这拂子头上，三贤十圣都在拂子头上，尽大地人都在这拂子头上。”摇拂子云：“大众莫有不在拂子头上底么？便请出来相见。”黄居士出云：“雷发一声惊霹雳，震动满天星斗寒。上启吾师，如何是一阳消

息？”师打圆象云：“会么？”黄曰：“会。”“身中一阳又作么生？”师振拂子喝一声。黄曰：“直下承当。”师曰：“只恁么去？”黄拜谢曰：“不是我师亲说破，几乎错过一阳生。”戴甲庵问曰：“大都只是寻常日，蒿挠众生乱一场。为甚么唤作冬至，又道一阳生。却如何下雪，毕竟作么生？”师曰：“大地坦平，乾坤一色，会么？”曰：“未会。”师曰：“近前来向你道。”戴至师前，师曰：“纵教雪覆千山白，孤峰元自别巍巍。”戴拜谢而退。师曰：“我有一个隐语，请你众人参。经云：‘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且道是个甚么物？若有人参得着，便从法座上拖下李清庵来，一顿打死，深掘坑，厚着土埋，教不见踪迹不为过。若参不着，却被李清庵埋却你去也。其或未然，我更添个注脚。颂曰：我有一件物，能小亦能大。体则同太虚，用则遍法界。拈起天不容，放下地莫载。见之者，则突出眼睛。闻之者，则迸裂脑盖。道人会此，振动蓬岛三山。缁流会此，掌握曹溪一派。以之治国，国安民丰。以之助道，时清道泰。若论酬价，价直万两黄金。若遇知音，不用一文便卖。为甚不用一文？不图利，只图快。只今举似向君，试问会也不会？”实庵曰：“不会。”师曰：“休论会与不会，只今自买自卖。”打圆象云：“着两手缝合，中间拈出自然香。”

太上老君圣诞上堂

师升座云：“太上元无上，常存日用间。可怜无学辈，刚道出幽关。大众，且道太上在甚么处？咦！只今见在说法，诸人还会么？纵饶直下会意，犹隔清庵一线道在。何以故？若言他是太上，自己却是甚么？须是向自己究竟，方见得亲切。太上云：‘真常之

道，悟者自得。’即此意也。又云：‘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为有妄心。是谓妄心一动，起种种差别因缘。因缘缠缚，失道之本也。圣人为见众生迷真之故，于是设立种种方便，诱谕世人离诸染着，出诸迷径，是经所以作也。经也者，返道之径欤！读是经者，当知此经元是强名，本无可说，说亦不得，取不得，舍不得，添不得，减不得，形容不得，举似人不得。不属讲论，不属智识，不属见闻，不属有无。莫作实相会，莫作虚无会，莫作文理会，莫作断常会。然则从事于道者，将奚所自耶？非执大象者，则不足造也。太上云：‘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是谓以声色见道者，属无常法，终有尽期。道之出口，淡而无味，）^①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可既。’大哉，圣人之言乎！若是个信得及底，便能离一切相，了一切法，直下打并，教赤洒洒、空荡荡地潜大音于希声，隐大象于无形，则自然形神俱妙，与道合真也。奈何今之学者，不求师旨，私意揣度，或泥于文理，或执着文辞，圣人作经之义由是晦矣。此经中不注脚者，往往不同，良由此也。殊不知才开臭口，十万八千。才言可道，便非常道。才言可名，便非常名。然则常道不可道，五千馀言非道乎？常名不可名，《道德经》名非名乎？咦！非道不可道，不可道即道；非名不可名，不可名即名。若向这里具眼，参学事毕。其或未然，未免随人脚转，仁者以仁见，智者以智见，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圣人之道，知之者鲜矣！清庵不惜两片，为你诸人道破此一卷经拭不净底故纸。既是不净故纸，无用五千馀言发明不可道之义也。譬如大医治病，对证发药，病既瘥矣，药亦无用。既得常道，五千馀言亦无用。

^①刮号内系衍文，故删。

作是见者则知，可道，可名，道之边微也；不可道，不可名，道之玄妙也。有名之微，道之用也；无名之妙，道之体也。无名，天地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苟有自有名之微，而造无名之妙者，真常之道得矣。非天下之至虚，其孰能与于此？大众，清庵饶舌，至此是说耶？非说耶？诸人闻经至此是闻耶？非闻耶？善智识苟有不闻而闻者，方会清庵无说之说。恁么，则圣人作经之意明矣，起初一句至矣！尽矣！休更疑惑。”或曰：“道既不可道，名既不可名，今日大作法事，莫非多事乎？”曰：“不然。太上二月十五日降诞，非真也，显生生之义也。予今与太上庆诞，正欲发明起初一句也。何多事之有？复何疑哉！大众，起初一句已自说了，末后一句又作么生？咦！父母所生口，终不为吾通。”下座放参。师曰：“视之不见，名曰希；听之不闻，名曰夷；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予谓视之不见名曰希，莫非无色乎？听之不闻名曰夷，莫非无声乎？搏之不得名曰微，莫非无形乎？”举拂子云：“见么？”敲一敲云：“闻么？若作见闻会，未具参学眼；不作见闻会，亦未具参学眼。诸人作么会？”嘿庵出云：“见色非干色，闻声不是声；色身无碍处，亲到法王城。”师曰：“离却语言。”嘿庵竖起拳头云：“看打一拳。”云：“听这个，还属见闻也无？”师曰：“敲空作响。”嘿庵曰：“更有么？”师曰：“待汝隐大象于无形，潜大音于希声，却来相见。”嘿庵曰：“唯。”拜谢而退。师举拄杖云：“泥牛喘月，木马嘶风，观之似有觅无踪。清庵拄杖子，画倒妙高峰。”又道：“开口即错，可劳举似。咦！若向拄杖下当虚皇的意，未梦见在，何以故？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疵，善计不用筹策，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颂曰：举步不在脚，把物非干手。摸着鼻孔尖，通身都是口。若

能于此善参详，七七元来四十九。若向这里会得，方知道太上说是经不曾开口，清庵举拄杖不曾动手。”其或未然，且向声色里做工夫，还有会底么？不得开口，不得动手，离却声色出来相见，道得也吃棒，道不得也吃棒。黄居士出，方欲开口，侍者云：“不得开口。”良久，踏一踏。师云：“更有在。”黄咳嗽。师曰：“早迟八刻。”定庵出，拜云：“请师再举。”师曰：“不得开口。”定庵竖拳。又曰：“不得动手。”定庵喝。师曰：“向上更有在。”定庵曰：“更有个甚么？”师曰：“只今座下人众，好向静处理会。”师下座，定庵随行。师把住云：“那里去？”定庵云：“无处去。”师云：“恁么去，且免吃棒。”定庵拜谢。

清庵莹蟾子语录卷之四

师在维扬作绝句，令门人续一句。师曰：“若有合辙者，许进一步。”师曰：“无形无影亦无名，撑柱乾坤古到今。刚被清庵掀倒了，”定庵曰：“大千沙界总成金。”无庵曰：“杳无踪迹绝追寻。”复庵曰：“要知下手定中寻。”嘿庵曰：“变成大地作黄金。”月庵曰：“虚无粉碎没踪寻。”师曰：“除无庵外，一状领过。”师曰：“乾鼎金炉烹日月，天罡斗柄斡璇玑。劈开混沌金丹就，”定庵曰：“迸出圆光遍界辉。”无庵曰：“抱个婴儿谒紫微。”昔庵曰：“直谒丹霄不用梯。”复庵曰：“服了乘鸾造太微。”嘿庵曰：“认得中间一点辉。”素庵曰：“放出光明太始归。”师曰：“谛观诸子之作，皆且且，独嘿庵曰较些子。”师曰：“举步踏翻无色界，抬头撞倒大罗天。有人问我安身处，”定庵曰：“透出金刚无碍圈。”无庵曰：“一颗珠中纳大千。”复庵曰：“隐在鸿蒙未判前。”嘿庵曰：“无减无增本自然。”月庵曰：“只在眉毛眼睫前。”师曰：“定庵为上，复庵次之。”师曰：“历劫元来一宝珠，硬如生铁软如酥。大千沙界无安处，”定庵曰：“包尽乾坤造化模。”无庵曰：“道外虚无盖不敷。”复庵曰：“照彻虚空一也无。”普庵曰：“看见分明觅后无。”嘿庵曰：“遍满虚空总是渠。”爱山曰：“无限清光照太虚。”师曰：“都未尽在其间，独定庵、嘿庵，较些子。”师曰：“着无着有总非功，两下俱捐又落空。无有兼资终不一，”定庵曰：“无中真有始潜通。”嘿庵曰：“非无非有始圆通。”无庵曰：“非无非有显神通。”复庵曰：“太虚同体道方通。”师曰：“都较

些子。”予则曰：“不如默默守其中。”师曰：“圆陀陀地一围圈，产在鸿蒙未判前。没蒂没根无可把，”定庵曰：“方明此际是真筌。”嘿庵曰：“现前应用十分全。”无庵曰：“要知月落不离天。”复庵曰：“寂然不动悟真诠。”师曰：“嘿庵一句可取。”师曰：“上柱天兮下柱地，中间一窍不通气。视之不见听无声，”定庵曰：“吃饭着衣常不昧。”嘿庵曰：“应用头头皆不离。”无庵曰：“拍塞虚空神鬼畏。”损庵曰：“却与虚空有何异。”师曰：“定庵可取。”师又曰：“立鼎烧干四大海，安炉炼碎五须弥。金丹成象包三界，”定庵曰：“方显男儿得志时。”无庵曰：“道本无为喻有为。”嘿庵曰：“此是先天先地时。”济庵曰：“正是超凡入圣时。”师曰：“定庵一句为绝。”师在昭阳四圣道院与诸法眷炼志，今并附于此。

师曰：“笔锋一蘸江湖竭，墨挺才磨大地穿。拍塞虚空书一画，”嘿庵曰：“亘今亘古蔼云烟。”息庵曰：“毫尖露出本来天。”退庵曰：“画开父母未生前。”静庵曰：“此玄玄外更无玄。”师曰：“静庵、退庵较些子。退庵一句改作‘混沌未分前’更妙。”师曰：“小小庵儿小小蟾，潜藏不许外人瞻。夜来开放吞天口，”嘿庵曰：“满腹丹砂火正炎。”静庵曰：“嚼碎方知苦与甜。”退庵曰：“大地山河舌下潜。”一庵曰：“一味醍醐别样甜。”师曰：“都较些子。”予则曰：“吞尽乾坤尚不厌。”师曰：“贫者今年成煞贫，庵中无地可容针。贫来贫去贫无极，”嘿庵曰：“惟有金丹亘古今。”济庵曰：“彻骨全无一点尘。”隐庵曰：“赤条条地本来心。”虚庵曰：“脱却皮肤见本心。”息庵曰：“炼得乾坤总是金。”惟庵曰：“唯有通身是紫金。”丁辛曰：“独有神丹一粒金。”师曰：“都未是。”答曰：“家破人亡死却心。”师曰：“黄婆昨夜养婴儿，才出胞胎体太微。混沌之中藏不得，”嘿庵曰：“还他无极以前时。”息

庵曰：“却来黍米识玄机。”师曰：“都是未着。”答曰：“太虚之外斡璇玑。”

师曰：“闻经闻法事难全，离法求玄又不然。不离不闻都是错，”嘿庵曰：“一切掀倒始功圆。”息庵曰：“饥来吃饭困来眠。”师曰：“皆未尽善。”答曰：“执中不易是真詮。”师曰：“竿头立底功难就，进步如何动脚跟。不动脚跟争得到？”嘿庵曰：“上头一着妙难论。”

师曰：“揭开脑盖去朝元。”师又曰：“坐中开眼道难成，闭眼元来又属阴。不闭不开真瞎汉，”嘿庵曰：“通身是眼我知音。”济庵曰：“放开一眼觑教亲。”师曰：“顶门具眼见天心。”师曰：“若行陆地涉途程，水路来时堕堑坑。不涉两途争得道？”嘿庵曰：“拦腮一掌太无情。”息庵曰：“元来中道坦然平。”师曰：“息庵较些子。”予则曰：“乘风归去谒三清。”

师曰：“无门关锁不难参，说着无门便没关。既是无关开个甚？”嘿庵曰：“知他窠臼有何难！”息庵曰：“一拳打破透疑团。”虚庵曰：“不移一步到长安。”师曰：“虚庵可取。”

师曰：“坐中皆浊总为阴，及至惺惺又属情。不散不昏都是垢，”嘿庵曰：“鼓琴招凤自然清。”一庵曰：“万缘俱泯大丹成。”东庵曰：“虚无空寂本乎诚。”静安曰：“全身放下自通灵。”师曰：“都欠些子。”答曰：“放教自在便光明。”师曰：“工夫做到杳冥中，守着些儿费了功。不守又还成茫荡，”嘿庵曰：“此身全与太虚同。”息庵曰：“息中自有大神通。”东庵曰：“全身隐在太虚中。”一庵曰：“寂然不动感而通。”师曰：“拈来物外逞神通。”师又曰：“昨夜三更日正午，大虫吞却南山虎。清庵定里逞神通，”嘿庵曰：“狮子吼时谁敢侮？”颐庵曰：“撼动乾坤谁敢侮？”师曰：“你两个都不识这个。”答曰：“唬得骊龙起来舞。”师曰：

“水中捞月从来妄，火里栽莲是脱空。撼地寻天多费力，”嘿庵曰：“不离当处阐神通。”息庵曰：“无修无证始成功。”师曰：“争如一定守其中。”又曰：“天作庵儿地作基，四维八极作藩篱。中间有个痴呆汉，”嘿庵曰：“独玩天心月上时。”

师曰：“索性掀翻不住持。”又曰：“乾坤未判从无极，无极之前本太初。未有太初前底事，”嘿庵曰：“渠今非我我非渠。”息庵曰：“古今惟我独如如。”师曰：“只今见在体元虚。”师曰：“昨宵日午与无寥，直上中天旋斗杓。运转法轮天地震，”嘿庵曰：“黍珠宫里正逍遥。”又曰：“森罗万象悉来朝。”师曰：“莫执无心与有心，两心到底不通真。有心毕竟心为累，”嘿庵曰：“会取中间真有因。”师曰：“无有双忘证法身。”又曰：“我把杀人手段，拈出活人刀子。试问杀活如何？”嘿庵曰：“活却从前死底。”息庵曰：“斩断一切生死。”师曰：“你两个刀子无刃。”答曰：“法王法令在此。”

师曰：“烁烁团团一宝珠，外无边际里头虚。轻轻拈出无安处，”嘿庵曰：“独露单提得自如。”虚庵曰：“遍周沙界现真如。”息庵曰：“放去收来总在渠。”一庵曰：“元始于中独自居。”师曰：“你每安得不着下着，咦！引我蟾蜍里面居。”又曰：“炼就通红热铁丸，红如杲日大如天。钳来送入诸人口，”嘿庵曰：“嚼出清凉一味禅。”息庵曰：“嚼碎方知滋味全。”师曰：“烂尽肝肠性始坚。”

师曰：“予与诸法眷续诗游戏，予之本意不在诗而在道。苟有以诗会道者，无上至正之妙得矣。今以挽邪归正为题，押爷遮韵作一绝句，证不许犯题。”嘿庵曰：“堪笑迷徒不认家，唤他假老作亲爷。嘿庵伸出无为手，直指长安无障遮。”实庵曰：“曲径傍蹊数百家，人人错认贼为爷。我今唤得回头了，方信蓬莱路不

遮。”甲庵曰：“三千小法眼前花，切莫迷漫唤作爷。蓦鼻拖回归大道，满天明月没云遮。”

师曰：“抱赃叫屈实堪嗟，两眼明明不识爷。莫怪清庵施毒手，打开心孔要无遮。”

清庵莹蟾子语录卷之五

杂述

诗赠东溪

168

丹道立基处，休教外境侵。一心才静定，二物互相任。离火烧铅汞，雷车运水金，调和借坤土，灌溉必天壬。白雪凝金鼎，黄芽长玉簪。这些真种子，本不是玄参。

又

会得潜心妙，从他二鼠侵。有人信得及，无个力难任。慈誓弘如海，机锋利似金。穷通内子午，掀倒外丁壬。善闭无关键，勿疑朋盍簪。玄之又玄处，一唯契曾参。

韩宰求赞吕祖师

这个吕老，面善心黑。兀兀腾腾，飘飘逸逸。剑佩青蛇，丹传紫极。校勘将来，分明奇特。奇特一句，又作么生？咄！袖中神剑，不露锋芒。宇宙纵横，了无人识。

王居士求赞宝公顶相

这个和尚拗服，背棒三十六场，做尽模样。咦！直待擘破面皮，露出里头端相。

张居士求赞布袋和尚

这个胖汉，惯会做贼。布袋中藏，了无人识。咦！自是贼人心下虚，笑中露出真消息。

李居士求赞吕公

个样胡汉，是何像态。兀兀腾腾，捏捏怪怪。寄迹红尘，遨游物外。既到这里，私赃尽败。且道赃在甚处？咄！袖内隐青蛇，粟中藏世界。

善友求赞王祖师

这个老叟，形容大丑。发少如须，眼大似口。自称是五祖儿孙，人唤作七真师友。且道如何即是看？更问如何劈脊便楼。

赵居士求赞三仙图

祖师清庵黄胖，黄胖全不似像。百无一能，受人供养。还识真底么？为伊劈破面皮，却与虚空一样。洁庵措大指，大千乔百怪。读五车书，一字不会。且道云何不会？咄！脱却鲍老戏衫，博个金刚不坏。

赞诸法眷

了蟾颂曰：“心月圆明，性天朗耀。迸出了蟾，乾坤普照。

嘿庵颂曰：“嘿庵境界，无内无外。广纳包容，含弘光大。”

丹蟾颂曰：“丹为蟾用，蟾为丹体。丹成蟾蜕，功齐元始。”

一蟾颂曰：“禅天莹静，慧海澄清。一蟾突出，普照无情。咄！乾坤百拶碎，独露大光明。”

颐庵颂曰：“颐庵境界，无挂无碍。九转功成，灵胎脱蜕。咦！顶门放大光明，遍照三千世界。”

赞李待诏

剔聪正容，披云修月。向上工夫，一切漏泄。咦！至士面前呈手段，到头万法一齐通。

赞钱待诏

玉掠拨开云，金刀修出月。上头些子机，一切都透彻。咦！面前消息子，不闻中露泄。

170

杂颂

题三境图

看这一个拙汉，全无些子果断。分明半死半活，犹自厮缠厮绊。咦！连忙急走回来，也只救得一半。

题打坐猿

这个畜生，颠劣忒煞。突出眼睛，野性犹在。咄！直须烂了皮毛，物外纵横无碍。

题闭目猿

咄这毛团，是何相态？一味颠狂，千般捏怪。既到这里，和赃捉败。且道赃在甚处？咦！瞑心瞑目坐山巅，全炁全神游物外。

赞黑杀符

虚空为纸，须弥作笔。画就灵符，神出鬼没。试问煞活如何聒？

赞剑

杀人刀子，横拈倒举。逢佛杀佛，逢鬼杀鬼。

赞烧饼

水面和成一块，做出圆陀陀地。不因火候工夫，争得个般真味？咄！信手拈出向君，不用牙关嚼碎。

赞饧糖

绞出黄芽汗，煎熬凭火力。粘如鸾凤胶，甜似波罗蜜。懵懂拙汉，粘却牙关。大力量人，开口不得。

赞瓢

禀赋先天一炁，成就个般道器。拈来信手劈开，浑沦圆陀陀地。咦！举起分明，切忌错会。又云：“只这一个把柄，妙用神功莫测。举起盖日遮天，放下风恬浪息。”

赞宗髻头

髻头髻头，有甚风流。横拖拄杖，倒骑铁牛。

自赞真相

这个面觜，不傍道理。那个尚非，何尝有你？咦！唤作李清

庵，便是眼见鬼。

赞扇

圆陀陀地一片，直下森罗影现。举起明月当天，摇动清风拂面。且道见也不见。咦！休问见也不见，为伊略通一线，搨一扇。

赞丹

亘古此物，无形无质，无欠无馀，无休无息。其利断金，其圆胜日。释曰玄珠，儒曰太极，道曰金丹。名三体一，只在目前，时人不识。○只这便是，休更疑惑。

示众二图

颂頭藏字疊

凝形生久成脫

精固長視丹蛻

住氣



神元

神靈

鍊形

本心定存氣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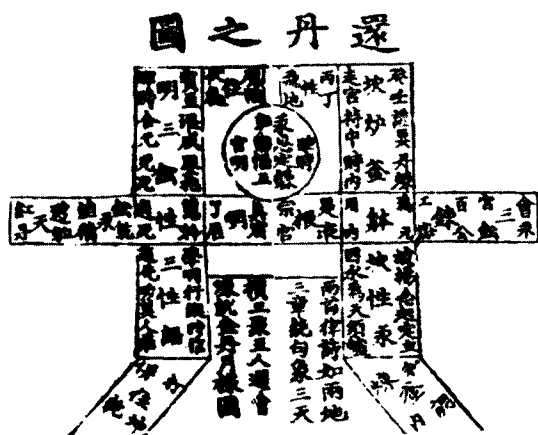
悟明性神禦精

释颂

元神炼形，炼形保精。保精御气，御气神存。神存定性，定性明心。明心悟本，悟本神灵。神灵气住，气住精凝。精凝形固，

形固长生。长生久视，久视丹成。丹成脱蜕，脱蜕元神。

右此颂乃炼神之要也。欲炼其神，先炼其精。欲炼其精，先御其炁。欲御其炁，必先存守。存守得定，则心所以明，神所以灵，炁所以住也。炁住而后精凝，精凝而后形固。形固而元神脱蜕，长生久视之道尽矣。丹书所谓金液炼形，金液还丹，并不外乎此。



释图律诗

八金釜内炼丹时，

丹釜
炼时
内

八者，木之成数也。木，性也。金，情也。以性摄情，入于中宫，喻曰土釜。然后加火炼之，愈炼愈坚固，愈炼愈圆明，故喻之曰金丹也。

户火炉中要谨持。

谨要 炉中持

火者，神也。户者，室也。元神入室，如药在炉。切宜谨谨固济，勿令差失。铅汞二物，惟好飞走，可不谨乎！毫发差殊，不作丹者是也。

欠土坎宫壬癸走，

癸壬 坎宫走

土者，坤也。坤属身，身不动则虎啸，身动则虎走。虎啸则精碍，虎走则精泄。欠土者，身不定也。壬癸走者，精泄也。学者不可不谨。

心生性地丙丁飞。

丙丁 性地飞

丙丁，火也，属心。心定则龙吟。心不定则龙奔。龙吟则炁固，龙奔则炁散。心生者，火炎也。丙丁飞者，炁散也。此二句喻铅飞汞走之意也。

主人住处阴魔伏，

魔阴 住处伏

主人者，本来真如之性也。历劫不坏，元神也。住者，元神入室也。阴魔伏者，情欲绝也。学道底人，身心既不动，则神凝气固矣。

日月明时至宝辉。

宝至 明时辉

日月，喻身之精华也。明者，精华凝结也。功深力到，炼成一块至宝，放光辉照天烁地也。

一二三元成混合，

混 合 天一生水，精也。地二生火，气也。天三生木，神
成 三 元 也。精气神炼成一块，三五合一，返本還元。

金公铅死抱婴儿。

婴 儿 金边着个公字，铅也。铅死者，欲海竭也，情念绝
抱 铅 死 也，圣胎成也，婴儿显象也。

一铅二汞会三宫，

会 三 宫 一者，水之生数，喻精也，强名曰铅。二者，火之
汞 铅 生数，喻气也，强名曰砂。三者，木之生数，喻神
也，强名曰汞。三宫者，三元所居之宫也。

东海金公百炼工。

百 工 东海，喻性也。金公，喻情也。即是铅汞之异名，
公 炼 海 情来归性以火炼，百炼工夫方为至宝。

身内本元为体用，

为 用 自家身内有天然种子，向外求之者谬矣。身内元
元 体 内 精，金丹之用也。心中元气，金丹之体也。

艮宫木液是根宗。

是 宗 艮宫即土也，木液即汞也，总名曰砂中汞，金丹之
液 根 宫 母也。恐学者无以取则，故强名云。

日居月窟真明了，

真了
窟明居 日居月窟者，阳来阴舍也，取坎填离也，抽铅添汞也，婴儿交姤女也，金木并也，水火交也。

心死神生慧性通。

慧通
神性死 心死则神生，神生则慧通，故学道之人，身如朽木，心若死灰，寂然不动，工夫纯熟，慧性圆明。

工备水干铅汞结，

铅结
干汞备 工夫周竟，则欲海自竭。性情混融，则汞铅交结。火候功成，则形神超越，然后金丹形兆也。

大丹一粒透天红。

透红
粒天丹 大丹者，大至圆也。非假外物，由本来真如之本而炼成，人还得饵，果证金仙矣。

学道先明三二一，

学道
明三先 三二一者，即神炁精也。即非交合之精，呼吸之炁，思虑之神，乃元精元炁元神也，不可不明。

行工莫纵性生心。

行工
纵性莫 行工之际，不可纵心。心生则火炎上，心定则无明息。十二时中，常常检摄。

时人若信吾言语，

时人信若 学道之人，执文泥象，终不自明，老子云：“吾言甚易行，世人莫能知，莫能行，信不及也。”

打并乾坤住主人。

打并住 乾坤，身心也。信得及底打并身心，认本来面目。苟或覩面相逢，决定无来无去也。

坎水扬波因欠土，

波因坎 坎水扬波者，精不住也。欠土者，身不定也。丹书云：“真土制真铅。”即此也。

性天起念为生心。

念为天 性天起念者，情动于中也。生心者，散乱也。丹书云：“真铅制真汞。”即此也。

汞炉立定须工水，

定须汞 安炉立鼎，必先固其精，故曰先工水也。精固则汞凝，铅汞自结也。丹书云：“铅汞归土釜。”

釜内调和炼八金。

和炼釜 八金者，情性也。釜为黄中也，性情归中，身心湛寂。丹书云：“身心寂不动。”即此也。

垂目睡时工水汞，

睡时汞 行工之际，睡魔相挠。水中取火而攻之。

自心息定炼东金。

息定炼 身心不动，金木交并。
一性圆明万缘息。

车由轴动吾心悟，

轴动悟 车动由轴，人动由心。
人明此理即全真。

一二三宫日月明。

三宫明 三元合一，二物圆成。
明如日月烁乾坤

蒙庵曰：“清庵师作此叠字藏头二图，非尚奇巧也。盖欲发明金丹之体用，显微无间也。叠字颂，谓丹体也。藏头诗，谓丹用也。藏头之意，表丹道之微密也。自释其详，表丹旨之显明也。苟有观图得旨者，金丹之能事毕矣。”于是模之于集后，与同志共之。

清庵莹蟾子语录卷之六

黄中解惑

师曰：“前代祖师高真上圣，有无上正真之道，留传在世度人，公还知否？”定庵曰：“弟子初进玄门，至愚且蠢，蒙师收留，千载之幸也！无上正真之道，诚未知之。望师开发。”师曰：“无上正真之道者，无上可上，玄之又玄，无象可象，自然而然，至极至妙之谓也，圣人强名曰道。自古上仙皆由此处了达，未有不由是而修证者。圣师口口，历代心心，所传所授金丹之旨，乃无上正真之妙道也。”定庵曰：“无上正真之妙，喻为金丹，其理云何？”师曰：“金者，坚也。丹者，圆也。释氏喻之为圆觉，儒家喻之为太极，太极初非别物，只是本来一灵而已。本来真性永劫不坏，如金之坚，如丹之圆，愈炼愈明。释氏曰：○，此者真如也，儒家曰：○，此者太极也，吾道曰：○，此者乃金丹也。体同名异。《易》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者，虚无自然之谓也。两仪，一阴一阳也，天地也。人生于天地之间，是谓三才之道，一身备矣。太极者，元神也。两仪者，身心也。以丹道言之，太极者，丹之母也，两仪者，真铅真汞也。所谓铅汞者，非水银、朱砂、硫黄、黑锡、草木之类，亦非精津、涕唾、心肾、气血，乃身中元精，心中元神。身心不动，精炁凝结，喻之曰丹。所谓丹者，丹身也。○，此真性也。丹中取出○者，谓之丹成也。所谓丹者，非假外物而造作，由所生之本而成正真也，世鲜知之。

今之修丹之士，多不得正传，皆是向外寻求，随邪背正，所以学者多而成者少。或炼五金八石，或炼三避五假，或炼云霞外炁，或炼日月精华，或采星曜之光，或想空中丸块而成丹者，或想丹田有物而为丹，或肘后飞金精，或存想眉间，或还精补脑，或运炁归脐，乃至服秘吞津，纳新吐故、八段锦、三字法、摇夹脊、绞辘轳、闭尾闾、守脐蒂、采天癸、煅秋石，曲伸导引，按摩消息，默朝上帝，舌柱上腭，三田返还，闭塞行炁，大火聚于膀胱，五行攒于苦海，如斯小法，何啻千门。纵有勤功采取，终不能成其大事。《经》云：‘正法难遇，多迷真路，多人邪宗。’此之谓也。夫至真之要，至简至易，难遇而易成。若遇至人点化，无不成就。”定庵曰：“弟子夙缘有幸，得遇老师，幸沾法乳，金丹之要，望赐点化。”师曰：“汝今谛听，当为演说。夫炼丹者，全在夺天地造化，以乾坤为鼎器，以日月为水火，以阴阳为化机，以乌兔为药物，仗天罡之斡运，凭斗柄之推迁，采炁有时，运符有则，进火退符，和合四象。追二炁归黄道，会三性于元宫，返本還元，归根复命，功圆神备，凡脱为仙，谓之丹成也。”

定庵曰：“天地造化，诚恐难夺。”师曰：“无出一身，奚难之有？天地，形体也；水火，精炁；阴阳，身心也；乌兔，性情也。所以形体为鼎炉，精炁为水火，情性为化机，身心为药材。圣人恐学者无以取，则遂以天地喻之人身，与天地造化无有不同处，身心两个字是药也是火也。所以天魂地魄，乾马坤牛，阳铅阴汞，坎男离女，日乌月兔，无出于‘身心’二字。天罡斡运者，天心也。丹书云：‘人心若与天心合，颠倒阴阳止片时。’又云：‘以心观道，道即心也；以道观心，心即道也。斗柄推迁者，玄关也；夫玄关者，至玄至妙之机关也。’今之学者多泥形体，或云眉间，或云脐轮，或云两肾中间，或云脐后肾前，或云膀胱，或云丹田，

或云首有九宫为玄关，或指产门为生身处，或指口鼻为玄牝，都皆非也。但着于形体上都不是，亦不可离此身向外寻求。诸丹经皆不言正在何处，此所以难形笔舌，亦说不得，故曰‘玄关’二字。所以圣人只书一个‘中’字示人，此‘中’字玄关明矣。所谓中者，非中外之中，亦非四维上下之中，不是在中之中。释氏云：‘不思善，不思恶，正于恁么时，那个是自己本来面目？’此禅家之‘中’也。儒曰：‘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道教曰：‘念头不动处谓之中之。’此道教之中也。此乃三教只用一个‘中’也。《易》曰：‘寂然不动，中之体也；感而遂通，中之用也。’《老子》云：‘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易》云：‘复见天地之心。’且复卦一阳生于五阴之下。阴者，静也；阳者，动也。静极生动，只这动处便是玄关也。公但向二六时中举心动念处着工夫，久久玄关自然见也。若得见玄关，药物火候，抽添运用，乃至脱胎神化，并不出此一窍。采药者，采身中真铅真汞也。药生有时。夫时者，非冬至，非月生，非子时。师云：‘炼丹不用寻冬至，身中自有一阳生。’又云：‘铅到癸生急须采，金逢望远不堪尝。’以此寻身中癸生时，是一阳也，便可下手采之。二气交合之后，要识持盈，不可太过，望远不堪尝，进火退符无以取，则遂一年节候，寒暑往来以为火符之则。又以一月盈亏，以明抽添之指。且如冬至阳生复卦，十二月二阳临卦，正月三阳泰卦，二月四阳大壮卦，三月五阳夬卦，四月六阳纯阳乾卦。阳极阴生，五月一阴姤卦，六月二阴遁卦，七月三阴否卦，八月四阴观卦，九月五阴剥卦，十月纯阴坤卦。阴极阳生，周而复始，此火符进退之机。奈何学者执文泥象，以冬至日下手进火，夏至日退符，二八月沐浴，由不知其要也。圣人见学者错用心志，又以一年节候促在一月之内，以朔望象冬夏二至，以两弦比二八月，

以两日半准一月，以三十日准一年。学者又着在月上用工夫，又以月亏盈促在一日，以子午体朔望，以卯酉体二弦，学者又着在一日上做工夫。近代真师云：‘一刻之工夫，自有一年之节候。’又曰：‘父母未生前焉有年月日時？’此圣人诱喻，学者勿错用心。奈何泥着之徒不穷其理，执文泥象，徒尔劳心。余今直指与公，身中癸生时，便是一阳也。阳升阴降，便是三阳也。阴阳分便是四阳体，二月如上弦比卯时，为沐浴，然后进火。阴阳交，神炁合，六阳也。阴阳相交，神炁混融之后，要识持盈；不知止足，前功俱废。故曰：‘丹金逢望远不堪尝。’然后退符象一阴，乃至阴阳分象三阴，阴阳伏位宜沐浴，象八月，比下弦如酉时也。然后运至六阴，阴极阳生，顷刻之间一周天也。公但依而行之，久久工夫渐凝渐结，无质生质结成圣胎，谓之丹成也。”定庵曰：“下手工夫，周天火候之用，已蒙师开发；种种异名不能尽知，望师指示。”

师曰：“异名者，只是譬喻，无出乎‘身心’二字。下工之际，凝耳韵，含眼光，缄舌炁，调鼻息，四大不动，使神魂魄意各安其位，谓之五炁朝元。运入中宫，谓之攒簇五行。心不动龙吟，身不动虎啸，身心不动谓之降龙伏虎也。以精炁喻之为龟蛇，以身心喻之为龙虎，龙虎龟蛇打成一片，谓之合四象。以性摄情谓之金木并，以精御炁谓之水火交，木与火同源，两性一家，东三南二同成五。水与金同源，北一西方四共之。土在中宫，属自己五数，戊己还从本生数，心身意打成一片，三家相见结婴儿，总谓三五混融也。炼精化炁，炼炁化神，炼神还虚，谓之三花聚鼎，又谓之三关。今之学者多指尾闾、夹脊、玉枕为三关者，只是功法，非至要也。举心动念处为玄牝，今之人指口鼻者，非也。身心意为三要，心中之性谓之砂中汞，身中之炁谓之中金，

金本生水，乃水之母，金返居水中，故曰母隐子胎。外境勿入，内境勿令出，谓之固济。寂然不动谓之养火，虚无自然谓之运用，存诚笃志谓之守城，降伏内境谓之野战，真汞谓之姹女，真铅谓之婴儿，胎意谓之黄婆，性情谓之夫妇。澄心定意，性寂神灵，二物成团，三元辐辏谓之成胎，爱护灵根谓之温养，二者如龙养珠，如鸡覆子，谓之护持。勿令差失，毫发有差，前功俱废也。阳神出现谓之脱胎。归根复命，还其本初，谓之超脱。打破虚空谓之了当。”

定庵曰：“金丹成时还可见否？”答曰：“可见。”再问：“有形否？”答曰：“无形。”再问：“既无形，如何可见？”答曰：“金丹只是强名，岂有形乎？所以可见者，不可以眼见。释氏云：‘于不见中亲见，亲见中不见。’道经云：‘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期谓之道。’视之不见，未尝不见；听之不闻，未尝不闻。所谓可见可闻，非耳目所及也，乃心见意闻而已。譬如大风起，入山撼木，入水扬波，岂得谓之无？观之不见，搏之不得，岂得谓之有？金丹之体亦复如是。所以炼之初有无互用，动静相随，乃至成功，诸缘顿息，万法皆空，动静俱忘，有无俱遣，始得玄珠成象，太一归真也。性命双全，形神俱妙，出有人无，逍遥云际，果证金仙也。所以经典丹书种种异名，接引学人从粗达妙，渐入佳境，乃至见性悟空，真事却不在纸上。譬如过河之舟，济度斯民，既登彼岸，则舟船无用矣。前贤云：‘得兔忘蹄，得鱼忘筌。’此之谓也。且余今之此集，却不可执在纸上，但只可细嚼，熟玩其味，穷究本源，或一言之下，心地开通，直入无为之境，是不难也。更有向上关棧未易轻述，当于言下之外求之。待公工夫好，向如何别有心传口授，且笃力而行之，玄科深戒。”乃为颂曰：

授汝金丹一卷书，且宜笃意返求诸。

若能直解书中意，妙用圆通体太虚。

炼性指南

性理之学，本无次序，或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尽有次序，或谓三事一时都了。今之学者，不知孰是，我今分明说与公。中下之士，须从渐入，先穷物理，穷尽始得尽性，才有一物不尽，便有窒碍处。须先一一穷尽，得见自己性，然后至于命也。上智人则不然，但穷得一理尽，万理自通，尽性至命一时都了，如禅家戒定慧一同也。下根下器人忘情绝念，谓之戒；寂然不动，谓之定；默识潜通，谓之慧。上根器人则不然。上根器人戒则自定，定则自然慧通，三事一时都了。炼金丹者，渐教起手之初，炼精化炁，渐次炼炁化神，然后炼神还虚。顿教则不然，以精炁神谓之元药物，下手一时都了。如此求之，性理之学有甚次序？若是有志气男儿，三事一时都了。且道如何是三事一时都了？咦！一握乱丝纲，一斩一齐断。

登真捷径

颐庵詹公者，兴化贤宰也。仁风及物，心目临民。虽混迹于红尘，实存心于玄境，真所谓居尘出尘之士也。一日，访予于蟾窟，请益于予。略举工夫，则语扣之。其应对不俗，不容缄默，故撰此命基九事而赠之，以合九还之理。其中所述金丹造化，以禅宗奥旨引证。观是书而熟玩其味，曲求其旨，自然绝物我之殊，无异同之见也。若夫登真蹊境之要，无出乎此，故以《登真捷径》而名之焉。都梁清庵莹蟾子李纯素撰。

一、下手知时

欲炼金丹先明下手处。若不知下手工夫，万般扭捏，千种杜撰都不济事。紫阳真人曰：“饶君聪慧过颜闵，不遇明师莫强猜。”须是要真师指破安手下脚处。既知下手处。又要知时节。所谓时者，一阳时也。今人多指子时为一阳时，非也。但着在时辰上都不是。若云无时，亦非也。岂不闻吕真人云：“炼己待时。”又不闻紫阳真人云：“铅见癸生须急采。”经中道：“时至神知。”以此穷之，便知道身中癸生，便是一阳时也。且道如何是癸生时？噢！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二、真铅真汞

下手既知时节，要识真铅真汞。铅汞者，不是凡铅、黑锡、朱砂、水银，是自己身中本来二物也。强名药物，二物感合之妙，故喻之为铅汞。盖铅性好飞，汞性好走，铅见汞不飞，汞见铅不走。身中药物亦复如是。要见药么？噢！云起南山与北山。

三、采药入炉

识得不为奇，会采方为妙。夫采药物者，不离动静中。动静中采得来，送入无为造化炉内，用进三昧真火，炼成紫粉，结成玄珠。取而食之，可以长生久视，结就玄珠。一句作么生会？噢！捉住青山万顷云，捞取碧潭一轮月。

四、抽铅添汞

会得炼药，要识抽添。所谓抽添者，抽有馀而补不足也。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人非人等，情常有馀，性常不足；念常有馀，

心常不足；精常有馀，炁常不足。忘精养性，摄念归心，炼精化炁，已上谓之抽添。且如抽得有馀，补了不足，未为奇特，更有向上事在，须是到不抽不添处始得。如何是不抽不添？咦！也不剩兮也不少，信手拈来正恰好。

五、火候周天

若到无抽无添处，正好行火候。又道真火本无候，又道不将火候着于火。呵呵！只这两句子，瞎了多少人眼，开了多少人眼。我今直指与君。火者，心也。候者，念也。以心炼念谓之火候，至于心定念息，火候用也。虽然怎么道，却不可着在心念上，亦不得离了心念。离了心念便是妄，着了心念便是物。在心念又不是，离心念又不是，毕竟作么生？咦！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六、持盈固济

行功之际要识持盈，不识持盈前功俱废。紫阳真人云：“若也持盈未已心，不免一朝遭殆辱。”太上云：“保此道者不欲盈。”此之谓也。且道如何是持盈？咦！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

七、固济鼎炉

既识持盈，尤当固济。固济者，牢封土釜也。毫厘有差，天地悬隔。所以火候既周，周天数足，含光默默，真息绵绵。十二时中常切照顾，直待药熟方得自如。且道药熟有何效验？咦！此夜一轮满，清光何处无。

八、温养

金丹成象更要温养工夫。如何是温养？如妇人怀胎相似，二

六时中，行住坐卧，兢兢业业。如牛养黄，如龙养珠。常守其中，勿令间断，直待分胎方得脚踏实地。还会分胎么？咦！瓜熟蒂落。

九、调神出壳

分胎之后，调神出入更要子细，如母爱护婴儿相似。兴居服食处，常要怀抱。及至会行，便要看守。若不看守，堕坑落堑。直待立事方可离母。调神工夫亦复如是。钟离公曰：“孩儿幼小未成人，全借娘娘养育恩。三年九载人事尽，纵横天地不由亲。”此之谓也。虽然怎么道，不可作境会，只要时时刻刻防危虑险，直待和炉鼎一齐掀翻，方见逍遥自在，出入无拘，遨游物外，与太虚同体。如何掀翻炉鼎一句，家破人亡因。虚空百杂碎，独露一丹蟾。

水调歌头_{显性理}

至道无言说，神功妙莫量。本来具足，添之无碍减无妨。不在多闻广学，只要潜通默会，定里细参详。个中端的意，元不离中黄。圆陀陀，光烁烁，现堂堂。无馀无欠，通身无象合真常。只这而今默识，便是当来弥勒，直下要承当。开放顶门眼，遍界不能藏。

金丹秘要

大道无言，无言不能显其道。金丹无象，无象何以见其丹。故圣人法天象地，以道化人，立种种名，设种种象，著丹书经典，诱喻群品。奈何今之学者，执象泥文，又生见解，异端并起，三

教殊途，不能合一。盖因不知其源也。余今以金丹造化秘要，述成三十五颂，明彰至理，直指异名，目之曰《金丹秘要》，以赠退庵居士，使其易为晓了，苟或因言而解义，自然抱本以归虚，直造希夷之妙境耳！

性命

元始真如谓之性，先天一炁谓之命。性本神通大，因身便不灵。只今全放下，依旧放光明。

体用

法天象地谓之体，负阴抱阳谓之用。天地为立基，阴阳运化机。这些关捩子，料得少人知。

龙虎

心中元炁谓之龙，身中元精谓之虎。性定龙归水，情忘虎隐山。性情和合了，名姓列仙班。

铅汞

太一灵泉谓之铅，朱陵火府谓之汞。欲炼南山汞，先抽北海铅。身闲心不动，至宝便凝坚。

鼎炉

乾宫真金谓之鼎，坤宫真土谓之炉。鼎用乾金铸，炉须坤土包。身心端正后，炉鼎自坚牢。

丹灶

一灵真性谓之丹，四大假合谓之灶。幻体为丹灶，真如是药

材。工夫常不间，定里结灵胎。

有无

系风抱影谓之有，掬水弄月谓之无。会得离交坎，方知有即无。有无成一片，炼作夜明珠。

药火

以炁摄情谓之药，以心炼念谓之火。采药元容易，烹煎亦不难。心头无一事，真火透三关。

玄牝

虚无之谷谓之玄，归根之窍谓之牝。虚谷气归根，斯为天地门。自从通阖辟，金鼎镇汤温。

中正

寂然不动谓之中，感而遂通谓之正。心静方为正，神清总是中。湛然常不动，天理感而通。

灵宝

百神不散谓之灵，万炁常存谓之宝。自己身中宝，施为便有灵。诚能含蓄得，放出大光明。

清静

灵源浪息谓之清，性地无尘谓之净。神水本来清，随流便不澄。只今还不动，慧日自西东。

抽添

忘情绝念谓之抽，炼情养性谓之添。养性谓添汞，忘情是减铅。形神俱妙后，无减亦无添。

沐浴

揩磨心地谓之沐，洗涤尘劳谓之浴。要得狂猿伏，先将劣马擒。纤毫尘不染，神炁合乎心。

复姤

阴极阳生谓之复，阳极阴生谓之姤。阴极阳来复，阳生姤又侵。学人明此趣，一定见天心。

交合

二物混融谓之交，三元辐辏谓之合。姤女安东室，金公住在西。黄婆相会合，匹配作夫妻。

温养

真息绵绵谓之温，含光默默谓之养。胎内婴儿就，便加温养功。时时常照顾，脱壳显神通。

返还

炁来合神谓之返，情来归性谓之还。欲要金归性，先教火返心。两般成一块，遍地总黄金。

收放

入希夷门谓之收，出群迷径谓之放。亘古灵童子，神通妙莫

量。放开周法界，收则黍珠藏。

虚彻

有无不立谓之虚，内外皆空谓之彻。着有终成幻，云无又不中。有无俱不立，内外悉皆空。

灵通

悟本知源谓之灵，廓然无碍谓之通。识破娘生面，都无佛与仙。廓然无所碍，一任海成田。

圆明

全归太极谓之圆，烁破真空谓之明。力到丹成象，功圆宝至坚。性蟾形兆也，照破未生前。

觉照

掀翻万幻谓之觉，独露真常谓之照。一炁還元始，元神返太初。缘掀倒也，独露一真如。

全真

纯一不杂谓之全，太虚同体谓之真。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达得全真理，身心混太初。

诗绝句

赠程洁庵

无为好向无中作，自有琼蟾照碧崖。尽夜下工常不间，气圆

神备产婴孩。

洁庵识破世炎凉，铲彩埋光自养恬。最有一般真乐处，碧潭掬水弄琼蟾。

庵儿洁净元无物，只个琼蟾养在中。功备炼成三五一，光辉南北与西东。

儒穷天理释参禅，道炼金丹法自然。惟有琼蟾通一贯，顶门具眼法身全。

先生本是通儒学，又得神仙正派传。透得真空成大觉，琼蟾形兆独坤乾。

又五言绝句赠程洁庵

除却玄关窍，其他总不真。无为终蹭蹬，有作枉劳辛。

性定离交坎，心澄木并金。四般归一处，全在洁庵成。

肝肺非龙虎，心肾岂坎离。性情还混合，乌兔自交持。

意要常中守，心休向外迷。洁庵常定一，胎就养婴儿。

河上牛郎立，桥边织女过。一时才会遇，两意自谐和。

海底生红焰，山头起白波。洁庵欢乐处，时听木人歌。

鼎立悬胎鼎，炉安太一炉。但知生乐处，便好下工夫。

顷刻虚通实，须臾有人无。洁庵工成也，获得夜明珠。

无药休轻举，生铅急下工。驾车须坎虎，起火仗玄风。

二物情交合，三关路透通。性天云起处，光照洁庵红。

说破无为趣，玄关奥且深。欲求天上宝，先觅水中金。

灵地无纤翳，洁庵无点尘。琼蟾圆皎皎，光透九天明。

一二三四五，东西南北中。五行攒一处，只是靠金公。

得一万事毕，一居何所安。更能忘却一，即此是金丹。

罔象先天地，无形混沌先。先天交混沌，玄外更无玄。

存诚终入圣，致敬便通玄。动静了无碍，逍遥乐自然。

咏儒释道三教总赠程洁庵

儒理

致知格物

物物包含太极微，存诚致敬便知机。无声无臭无踪迹，体物昭然理莫违。

正心诚意

诚明静定道之宗，动静相因罔不同。日用平常存一正，自然天理感而通。

人心惟危

可叹世人太执迷，随声逐色转倾危。若能返理穷诸己，性定身安神自怡。

道心惟微

道在凡人日用中，显仁藏用发神功。无馀无欠时时在，争奈凡人眼自瞢。

惟精惟一

天心体用妙玄机，舍妄从真便造微。精义入神惟定一，功深力到达希夷。

允执厥中

得造玄微笃力行，堂堂大道坦然平。纵横妙用中心定，危者安而微者明。

穷理尽性

存诚至要先穷理，穷理神功在尽诚。诚极理穷天大本，性天发露太光明。

以致于命

乐天知命真君子，尽理穷微大圣人。只要厥中为大本，全明大本便通神。

忠恕而已

责人之心惟责己，恕己之心惟恕人。忠恕两全方达道，克终克始不违仁。

复见天心

群阴剥尽一阳生，牢闭玄关莫妄开。静极极中观一动，天心莹彻悟元来。

知周万物

世间物物全天理，自是时人鲜克知。原始返终全太极，穷神知化入无为。

退藏于密

先天太易理幽深，广大精微妙莫评。玩味探玄玄在己，洗心

藏退极于诚。

常慎其独

观之不见听无声，隐显幽微常尽诚。应用神机人莫测，堂堂天意自昭明。

一以贯之

一物自有一太极，机缄造化体坤乾。穷通一贯全天理，抱本还元合自然。

复归于无极

无极极中全太极，太极形而分两仪。万物三才皆备我，复元无极圣人基。

释教

二身一体

法身清净本无形，有象何名圆满身？假使化身千百亿，不能合一不全真。

三心则一

三心本一一元无，捏聚分开只是渠。见在更能无染着，未来过去总归虚。

消碍悟空

莫夸口鼓学谈禅，但只澄心绝万缘。学解见知俱放下，迷云

消散月华圆。

显微无间

见了还如未见时，不能含蓄返成迷。藏身韬晦无踪迹，才是金毛狮子儿。

不立有无

着有着无总难通，两下俱捐又落空。无有兼资终是幻，执中方可合神功。

戒定慧

动中不动为真戒，真定方能合祖宗。慧既升腾周法界，情缘妄幻悉消熔。

无有定法

参禅求法性全迷，离法求玄事转违。会得法从心上出，法空心寂见牟尼。

虚彻灵通

虚心静定通玄牝，彻骨清贫入道基。灵地莹然心月现，禅天独露大光辉。

真如觉性

真性元来本自圆，如如不动照中天。光明莹彻无遮障，照破鸿蒙未判前。

常乐我静

颐神养志慕清虚，终日逍遥任卷舒。最是定中真乐处，禅天独露莹如如。

朝阳补破衲

朝阳补衲假妆么，补了肩头又补腰。补了破时重又补，到头争似赤条条。

对月了残经

天外银蟾才一半，痴人要了末后段。忽然些子黑云来，两眼依然似瞎汉。

金刚经塔

分明一座无缝塔，强被傍人硬撞开。八面四方都是眼，中间现出活如来。

道教

清净无为

清清净净本无言，才有施为不自然。默识通玄关窍透，性灵神化宝凝坚。

无上至真

无为好用法乾坤，上下中间认本根。正定始能通此趣，真如

透出炼天门。

真元妙用

莫着无心与有心，无心争得悟天心。有心必竟为心累，有无俱捐觉性纯。

损之又损

艮兑交重山泽损，戒心惩忿绝嗔痴。损之又损无愆室，绝学无为入圣基。

三返昼夜

先天大道理难寻，终日乾乾抱一真。三返工夫为日用，玄关透彻出阳神。

一得永得

学解见知皆是垢，声闻圆觉总为尘。洗心涤虑禅天净，凡圣齐瞻慧日明。

抽添铅汞

抽铅只是绝尘缘，添汞工夫本性天。情性混融仙道毕，汞铅凝结大丹圆。

玄牝之门

玄关牝户道之门，辟则从乾阖则坤。迷者忙忙推口鼻，如何本命复归根。

出群迷径

抛名弃利乐清虚，万幻诸缘尽剪除。性海波澄舟到岸，一轮皎月出云衢。

入希夷门

三关透了达真玄，真造无为本自然。举步便超无色界，抬头身在大罗天。

多言数穷

千经万论讲宗风，可叹迷途见不同。大辩高谈夸俊锐，到头终是落顽空。

不如守中

说妙谈玄了不通，争如默默守其中。不偏不倚玄关透，不易方能合圣功。

九转神丹

立鼎烧干四大海，安炉炼碎五须弥。金丹成象包三界，方是男儿得志时。

可道非常道

真常之道无言说，有说分明是背宗。若向不言中会意，不劳余力备全功。

后序

尝闻太上启教，接引方来，故有神仙之学。神仙之学岂寻常而语哉？必是遇其至人，点开心易，通阴阳阖辟之机，达性命混合之理，超然独立，应化无穷，始可与言神仙之学也。自东华绍派，钟吕流辉以后，列仙并驾而出者，皆鸿生硕士，上则匡君以行道，下则泽民以济生，玄风益振，竞起学仙者，代不少矣。继而莹蟾子李清庵出，道学渊源，得神仙秘授，三教之宗，了然粲于胸次。四方闻之，踵门而请益者，不可枚举。其发挥金丹之妙，与弟子问答难疑之辞，机锋捷对之句，凡若干言，录而成书，名曰《清庵语录》。余诵其文再三，篇篇无闲言，句句无闲字，皆发明太上之遗风，先真之未露，可谓明矣！妙矣！其文与《中和集》相表里。荆南羽士邓坦然抄录已久，今则命匠绣梓，以寿其传，不泯清庵之德音，可见运心之普矣。学仙之徒，览斯文者，必有超然而作者，岂曰小补也哉！南昌修江后学混然子，稽首谨书。

蒋道林文粹

前言

《道林先生文粹》的作者蒋信，字卿实，号道林，明湖广武陵（今常德市）人，生于宪宗成化十九年（1483年。一说生于成化十六年，即1480年），卒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1559），享年七十七岁。《明史》有传。《湖南通志》、《明儒学案》等文献记载，信因父亲早逝，家境贫寒，但他“稽古求志，检身以礼”。他甚至窘迫到无钱支付参加各种考试所需的费用，“郡守怜之，令捧诏适属县，例得馈赠为信助”。由于各方面的资助，才有机会参加考试。正德三年（1508），王守仁因得罪宦官刘瑾被谪，在去贵州途中路过武陵，蒋信和他的朋友冀元亨慕名往其驻地潮音阁拜访他，后来又同他一起去了龙场。正德五年（1510），刘瑾伏诛后，王守仁调任江西庐陵县令，蒋信又陪同到了江西。

正德十五年（1520），蒋信考中秀才。几年后，又参加江南乡试取得南闱第九名。不久应贡入京，转而师从湛若水。湛若水的学生很多，蒋信边学习也边为先生担任一部分教学工作，因此《明史》说他“从若水游最久，学得之湛氏为多”。也正由于这一原因，《明史》就把蒋信传附于《湛若水传》之后。嘉靖十一年（1532），蒋信已过五十岁，才成进士，从此步入仕途。开始被授予户部主事，后转兵部员外郎，不久出任四川水利佥事。蒋信为官正直，在地方上致力于为民兴利除害。据史料所载，他到四川不久，就碰上播州（遵义）土官向他行贿，他断然拒绝，将其驱

走。不久，有一个道士用妖术蛊惑人心，骗人钱财，蒋信便召来道士当场验证，法术不灵就绳之以法，使道士不敢再招摇行骗。升调贵州提学副使之后，蒋信又在那里大兴办学之风，曾同时创办了两所书院，为当地的民智开启作出了贡献。由此可见，蒋信是一个不贪钱财，不屑巴结权贵，为人正直，不谋私利并有一定干才的开明官吏。当然，这也就注定了他在官场必然不能应付裕如，不久便遭嫉恨而被撤职除名。而蒋信也对官场非常厌恶，回到故乡武陵，在城东开办桃冈精舍，收授生徒，讲学授业，终身从事教育，以至武陵文风一时大盛。

蒋信的著作，《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七集部别集类存目四著录有《蒋道林文粹》九卷。《提要》云：“明蒋信撰。信有道林诸集，已著录。是集为其门人姚学闵所编，其文不事华藻，惟直抒胸臆，期于明畅而止。盖信尝从王守仁于龙场驿，后又从湛若水游，所重唯在讲学耳。”《蒋道林文粹》即《道林先生文粹》，明万历四年刻本，也是该书唯一的刻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此次点校用作底本的是湖南省图书馆藏的万历四年本的清代抄本。书前有其学生柳东伯、赵锦元、周谭、汪尚宁等辈所作序文三篇（这三篇叙文不见于齐鲁书社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年姚世英刻本影印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别集类·道林先生文粹》）和肖翔所作跋、唐鍊所作后叙。全书共9卷，前3卷为序类，计80篇；第四卷为序类9篇，说类5篇，记类20篇，铭箴类3篇；卷五为志铭表，8篇；卷六为文类，14篇；卷七为论，5篇；卷八为书类，68篇；卷九为策，3篇。上共计215篇。底本抄录，每有错、漏、颠倒之字，和对原刻之字不能辨识而留下的空白，我们就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万历四年本予以勘正。万历四年刻本错漏等情况也不少，我们就据其所涉经籍或文义予以改补校正。

蒋信是一位恪守传统儒家思想的士子。尤其崇尚理性。在他的文集中，无处不表现了他的这种思想。在政治主张上，崇尚仁政爱民，倡忠孝之大义。他认为：施仁政要在于有仁心。什么是仁心？“仁者，常以天下之心为心。”（《仁人无敌于天下》）能“合德乎天地之心，则无我无物，无远无近，无大小，无强弱；无中国，无外夷”。自是天下一体，四海清明，国泰民安。蒋信所追寻的最佳政治理想就是尧舜文武周公孔子的功业。在他看来，尧舜之道、孔子之道是天下圣道，只要守住此道，则人人而可圣贤；如失其道，“则乡人焉已耳；又其下则夷狄禽兽焉已耳”（《彭山县儒学记》）。在同一文中，他又明确指出：“夫心者，即道也”，这就是他的老师王守仁的理论主张。在《道林先生文粹》中，蒋信极力倡扬心学，认为当时之世，儒风不振根本原因是“外心以求道”，这是“世儒之惑”。而且，他把王氏心学的渊源追溯至孟子那里，认为心学就是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者”的心性之学。在《慈利县改迁儒学记》中，他说：“兹新学之心，是盖即古仁人之心，即尧舜大圣之心。”

蒋信特别强调德行修养，“慎独之旨，是先生一切要处”。他在桃冈精舍的授课讲堂就叫“慎独堂”，内悬《慎独堂铭》。其序称：“夫堂何以名‘慎独’也？夫堂，晚而与诸子究志作也。尧舜以来，传心之学，慎独焉至矣。独也者，动而未形，有无之间，人所不见，己所独见处也。慎也者，其心之常惺惺乎？是故慎其独而内外合矣。悟斯旨也，夫然后知进德修业，敬直义方……”可见，作者认为“慎独”是尧舜以来的心性之学，它要求一个人在独处时内心要时时警惕，不容许有任何不良之意。因为独处，没有外界力量的约束，最容易滋生淫逸之志，一个人如果于独处还能保持静心休养，不敢逾矩，那么内外合一，其道德修业自然能臻于至境。这

些认识是颇有见地的。与之同时，蒋氏尤重视实践，主张“学而致用”，格物致知，凡事要躬亲，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明白事理。这些主张，在今天看来，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蒋信一生最为重视教育，在《道林先生文粹》中，相当多的文章都是论及教育，既论述教育的重要性，更较为全面地论述教育的方法。他许多的教育理念在今天看来，还有积极的意义。比如他认为环境对培养人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别辰阳李西峰序》中，以辰阳多水，故皆善舟，来说明环境的重要意义，这也就是荀子“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的教育理念。这都使他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明史》本传称“湖南学者宗其教，称之曰‘正学先生’”。他的学生，著名的如姚世英、柳东伯、姚学闵、邹之标诸辈，均是“长于政事而优于德行”，这正是蒋教育思想成功的表现。

尤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名封建士子，蒋信以继承孔孟之儒学为天职，终生倡扬儒学，反对佛老。认为释佛静心之法乃浅薄之学，与儒道心学不可同日而语，而世之儒者竞企踵相及，实在是舍本求末，务必正本澄源。他在《送辰阳三子序》中，指出“世人有利禄之病，仙佛之病，均为痼疾”。他怀疑风水地理之说。在《简钱泮泉太守》一文中认为“不可谓无，亦不可全谓有”，这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认识。

当然，蒋信终究是一个封建士子，其思想也存在不少的封建糟粕，比如唯上智下愚之不移，严华夷之辨，尤其是信天道，其哲学思想还是属于唯心主义范畴。这些都是应该批判的。但总的来说，《道林先生文粹》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大多是健康的，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蒋信为文，他的学生柳东伯在《蒋道林先生文粹序》中引用蒋

评价自己老师甘泉先生文风的话来评价他：“其为文雄浑浩瀚，若江河沛然，东注莫御，则文之天籁自然者乎？”这样的评价自然有溢美之辞，但蒋信作文，的确有意学习孟子、韩欧，仿古文笔法，文意肆然，而重气势。另一方面，又不喜华丽辞藻，语言质朴自然。其议论性文章论点明确，主旨突出，论证缜密，说理透彻；层次结构有序，常用长句以壮气势，尤善用先秦诸子中借寓言故事说理的方法，多引譬取喻，略富理趣。如在《送何生归合肥序》中以老翁去越不达与少年凿井成功的故事，说明只要努力学习，坚持修养，常人亦可以达到圣人的道理。在《葵坡记》中，赞葵之向日，以警人之忠君，取譬自然，说理透彻。在他的记叙类文章里，文学色彩相对强一些，尤其是记人的文章，能突出人的特征，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如《经府徐公墓志铭》中，集中体现了主人公的朴厚之材、耿介之性。在《明隐士龙菊轩墓志》中，写出了个隐士在当地的崇高威望，其“论事常正色侃侃，人有过，即面规，不曲讽”。其族子弟有不肖者，“率绳以大义”，里中宴会，时遇在坐，众皆肃然。这些简洁而典型的描写，把一位耿介刚直的隐士形象表现出来。

无可否认，蒋信为文，也有着明显的不足，突出表现在说理较为空泛，文章缺乏形象性，喜长句，喜语气词连用，这些都使文章显得冗繁，不精炼。空洞的说教多，文学的意趣少。这一切，都是他未能在明代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

蒋信去世时，其挚友龙翔霄曾为其祭祠撰联云“一溪萍藻千秋泽，万点桃花百仞冈”，对他的生平著述作了一个高度的概括。《道林先生文粹》作为蒋氏的主要著作，为后代留下了一笔较好的文化遗产。

刘晓林

目 录

蒋道林先生文粹序	柳东伯	1
蒋道林先生文粹序	赵锦元	3
蒋道林先生文粹序	汪尚宁	5
蒋道林先生文粹跋	萧 翔	7
蒋道林先生文粹后序	唐 鍊	8

1

卷之一

序类	9
送何生归合肥序	9
寿曹翁八十序	11
送郭平川序	12
贺郡刺史方先生迁秩序	12
与贺惟允序	14
寿槐庄序	15
特恩序	16
杨母哀挽诗序	17
送覃生归辰阳序	18
送辰阳三子序	19
别辰阳李西峰序	20
送南畿会友	21

送车仲贤序	22
岳麓洞序	23
全懿堂序	24
赠旗峰叶先生考绩序	25
赠云谷屠先生考绩序	25
送定远经历序	26
送黄梓谷序	27
别汪周潭序	28
甘泉先生心性书序	28
泉翁续编大全序	30
台学原流序	31
律吕经传全书序	32
泰和郭氏族谱序	34
奉寿甘泉湛翁九十序	35
寿裘鲁江正郎七十序	37

卷之二

序类	39
送觉山洪子令永康序	39
别徐桂亭锦衣序	40
寿黄母聂太夫人序	41
送海石子序	42
春谷篇送潘廷评序	43
赠焦雪山督学序	45
送吴瑞岗子尹大邑序	46
送曾慎轩先生序	47

奉别南沙子序	48	目 录
别严君稚载序	49	
送西林柳塘二先生序	50	
送南畿会友序	51	
赠吴默泉督学序	53	
寿秋晚刘翁八十序	54	
荣寿篇奉左太君先生	55	
杨翁还金遗庆序	56	
侍御石洲李先生按蜀古维序	58	
赠顺斋林公进藩左使序	59	3
寿陈栋塘方伯七十一序	60	
寿封君汪东川翁七十序	62	
寿陈母七十一序	64	
赠潘万渠大参序	65	
赠曾双溪少参序	66	
贺竹丘杨侯序	68	
贺柳子孟卿序	69	
贺向子望山序	70	
贺曹子明卿序	72	

卷之三

序类	74
寿古愚毛先生六十序	74
送覃生汝靖还辰序	75
赠总戎柏村何公进署都督同知序	76
赠约斋刘公进湖藩左使序	78

荣归录序	79
四川乡试录序	80
送燕崖李先生序	81
序政训	83
赠苕村诸宪副退休序	83
赠贵藩左使洪西淙公进南京兆序	84
赠蟠峰子便省序	86
昭潜诗序	87
赠中丞韩石溪公进少司空序	88
赠秋曹谢南湖公擢守蜀保宁序	89
寿封君局庵先生序	90
荣寿堂序	91
赠贵宪使顾秋山公进湖藩右使序	92
贺周子子崇序	94
赠李子贞守序	95
赠萧子双冈序	97
壁水咏归序	99
别尹介石都谏序	100
别张东山序	101
别马子心庵序	102
别少林章子序	104
送辰阳二子归序	105

卷之四

序类	106
淡泉序	106

屏屿胡翁暨方太淑人双寿承恩诗后序	107
赠姜侑溪宪使序	108
寿大参是闲刘公偕宜人双寿序	110
赠贵宪使胡承庵公擢东广藩右使序	111
赠贵总戎沈紫江公得请归浔序	112
甘泉先生家训序	114
圣谕衍序	114
赠贵臬副骆溪石公上最序	115
说类	116
白兆山房说	116
立斋说	117
子渐说	117
原学说	118
政学说	120
记类	122
文明书院记	122
益阳县龙洲书院记	123
怀虞山记	125
城隍灵异记	126
一泉记	128
彭山县儒学记	128
一隅记	130
眉州重修儒学记	131
葵坡记	132
程番府改建儒学记	133
邵阳县改建儒学记	133

慈利县改迁儒学记	135
沅江县迁复儒学记	137
武陵县学重修文庙记	138
绥宁县学改建明伦堂记	140
枝江县建四社学记	142
衡岳甘泉精舍记	144
兼山堂记	147
九山读书记	148
林南记	149
6 铭箴类	151
慎独堂铭	151
守默斋箴	151
慎节斋箴	152

卷之五

志铭表	153
仁庵杨公墓志铭	153
经府徐公墓志铭	154
吕君复墓志铭	156
明贡士刘沙溪先生墓志铭	157
明纪善陈曲峰公暨配孺人杜氏墓志铭	158
明隐士龙菊轩先生暨配田孺人墓志铭	159
明周母张宜人墓志铭	161
明乡进士冀闇斋先生墓表	162

卷之六

文类	166
祭孙都御史文	166
祭祖墓文	167
奠裴母太安人	167
告墓文	168
奠胡母太夫人	168
奠唐侍御	169
奠封君柯侍御	170
奠高海隐	171
奠冀闇斋文	171
奠荣王殿下	172
祭山川社稷城隍驱虎文	172
文明书院新成祭后土文	173
上梁文	173
建正学书院祭后土文	173

7

卷之七

论	174
仁人无敌于天下	174
大君父母宗子	176
学者须先识仁	179
君子喻于义	181
夜气	182

卷之八

书类	185
奉方塘潘公	185
复朱代巡思斋	186
奉玉溪吏部	187
寄峨东江主政	187
寄青岩胡司谏	187
寄大洲赵内翰	188
寄林东城	188
寄南池侍御	189
奉甘泉师翁	190
复黄梓谷太守	190
答袁立山进士	191
寄沈艾陵	191
简余玉崖	191
简王卓峰	192
复高鹤阿	192
简潘笠江少参	193
简陆平川金宪	194
简刘安峰少参	194
简王前山	195
简王清南	195
奉甘泉翁	196
简顾秋山	196
简李三洲都宪	197
简谢狷斋	198

简周木泾	198	目 录
寄程希南	199	
简陶镜峰	199	
简石玉溪	199	
答汪周潭	200	
简罗念庵内翰三首	207	
答何吉阳七首	212	
复刘初泉督学	218	
复谢高泉宪长	219	
答陈子东逵侍御三首	220	9
寄向子望山主政二首	222	
简张须野中丞	223	
简吕巾石大仆	224	
简金一所督学	224	
简吕沃洲侍御	226	
简胡梅林侍御	226	
简何古林侍御	227	
简裘鲁江正郎	228	
答陶子省庵助教	229	
简李蟠峰宪伯	229	
简徐东溪大参	230	
简胡石屏少参	231	
寄胡鹿崖宪伯	231	
答李芝田太守	231	
简钱泮泉太守	232	
答吴子道南大尹	232	

寄周子梧冈大尹	233
寄柳子孟卿大尹	233
寄周子仁甫	234
寄蒋子叔英	234
寄黄子文荐	235
简尹介石都谏	235
简石静斋开府	235

卷之九

10 策	237
问圣学	237
问心性	240
问举业义利之辨	243

蒋道林先生文粹序

予昔往来武林，获道林先生集，携以出入滇南者再。兹顺山姚公，父母我邦，政化大成。奉代巡唐公命，重梓迄工，忘予不佞，属之序。

夫大圣大贤之生，信非偶然。德以立其干，功以效其用，言以泄其蕴。是殆山岳效灵，絪縕间值，继往开来，天心民命，赖以表立，天固重畀之斯人，斯人亦自任其重。此岂可以寻常自表见者例哉？尼师以三代之英为未逮，而有慨于圣人君子善人之不得见，余尝疑之，何若是之难值也！登太山而天下小，观沧海而百川眇，此大小之辨也。学人之于道，有德有造有见，其显言也亦若是。孟之知言，繇之知人，相待而成者乎？知人固不易，知言良独难矣。肩墙易窥，而数仞莫见，在得其门也。郢歌有和，而《韶》《濩》独奏，贵审其音也。先生之文，于是为盛矣。苏氏以风行水上，为天下之至文，以其文之自然也。特出于苏氏之口，所言者人籁耳。自然者，谁则尸之，不有天籁者乎？《涣》之象曰：“先王以享〔于〕^①帝立庙。”彼其心神凝萃至矣，乃其发而为至文也。韩子云：“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②高下〔者〕^③皆宜。”使是气也，为直养所致，充溢两间，何有于文。夫

①据《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补。

②据《昌黎先生集》删。

③据《昌黎先生集》补。

因文而见道，因见道而文益昌，文士之雄也。若因学而见道，尚矣。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先生之云甘泉师也：“元气之会，浑然天成。虽以耄耋之年，其为文雄深浩瀚，若江河沛然，东注莫御，则文之天籁自然者乎？”其先生以自况尔矣。伯不敏，窃庄诵而重有警焉。爰序其端，用谂诸同志者。

嘉靖壬子岁正月穀旦，门人柳东伯谨序

蒋道林先生文粹序

道林先生既没之十有八年，其门人谏议君姚学闵氏始克詮次先生之文之粹者，刻于新安。刻成以眎锦，俾序诸首简。锦惟先生有道之士，其言未易知，而中丞汪公尚宁、侍御唐君鍊，则既序之矣，恶所庸不佞。言既复。自念曩过武陵，与闻先生绪论，而姚君所以见属，意在发明此学，又不可以虚辱也。则为之序曰：

3

先生之学，其初盖得于疾病灰心之后，屏居独处之余，既与世之由于闻见者不同，而师事甘泉先生以归，益自信其所得之不谬。于是反而求之身心，期以践其实，而驯至其极。今观集中所载先生之言，大都明鬯简直，一出于正，而无复世之文士绮靡之习。虽其直写胸臆，间若有未及致详于词意间者，而先生光明洞达之心，于是乎可以想见矣。

明兴学绝之后，士之有志而慕古者，考求先王之遗迹，而守之以终其身，自以为圣人之道在是矣，而不知出之无其本。弘正间，白沙陈先生、阳明王先生，始令学者反而求之此心，俾知圣人之道，有本而后有文，匪徒可以循其迹而已也。而学者乐简便而恶拘检，其流之弊，或至于剽窃心性影响之虚谈，而忽略身心修践之实学。就而论之，循迹之士，虽病于无本，而先王之礼法，犹赖以仅存。事心而或非其本然之良，则恍惚之间，真不胜妄，而入于小人之无忌惮而不自觉者有之矣。嗟乎！此孔子所以屡致意于躬行之难也。如先生者，本之乎一心，精之乎实践，而德教

系于人心，信义重于乡党，勋泽垂于所莅之地，岂非斯文之标准，后学之楷范也哉！

先生早岁，与冀君元亨同谒阳明先生于其里之潮音阁，深见器重。其后师事甘泉先生，服膺有年，又见印可。然先生于阳明先生良知之说，未尽以为然。而先生所著大学古本诸说，即甘泉先生亦未尽以为可。盖先生精思力践，多所自得，非其心之所安，其不欲同于人也如此。然即先生之言而绎其旨，则源委通贯，亦可谓灿然成章者矣。要之，学者之于道，贵在于立本，本源之地既真，则其所从入之途，亦各随其资性之所近，而未可以一端取之，此又观者所当知也。

4

万历丁丑秋仲，赐进士资善大夫南京刑部尚书会稽赵锦元朴甫书

蒋道林先生文粹序

(道林先生既没之若干年，其门人谏议君姚学闵氏，始克詮次先生之文之粹者，刻于新安。刻成以眎锦，俾序诸首简。锦惟先生有道之士，其言未易知，而中丞汪公尚宁、侍御唐君鍊，则既序之矣，恶所庸不佞。言既复，自念曩过武陵，与闻先生绪论，而姚君所以见属，意在发明此学，又不可以虚辱也。则为之序曰：先生之学，其初盖得于疾病灰心之后，屏居独处之余，既与世之由于闻见者不同，而师事甘泉先生以归，益自信其所得之不谬。于是反而求之身心，期以践其实，而驯至其极。今观集中所载先生之言，大都明鬯简直，一出于正，而无复世之文士绮靡之习。虽其直写胸臆，间若有未及致详于词意间者，而先生光明洞达之心，于是乎可以想见矣。明兴学绝之后，士之有志而慕古者，考求先王之遗迹，而守之以终其身，自以为圣人之道在是矣，而不知出之无其本。弘正间，白沙陈先生、阳明王先生，始令学者反而求之此心，俾知圣人之道，有本而后有文，匪徒可以循其迹而已也。而学者乐简便而恶拘检，其流之弊，或至于剽窃心性影响之虚谈，而忽略身心修践之实学。就而论之，循迹之士，虽病于无本，而先王之礼法，犹赖以仅存。事心而或非其本然之良，则恍惚之间，真不胜妄，而入于小人之无忌惮而不知不觉者有之矣。嗟乎！此孔子所以屡致意于躬行之难也。如先生者，本之乎一矣！)^①先

^①括号内文字，与前文赵锦元序相同，似系底本誊抄错乱，故删。

生纯粹天授，敏修默识，功深力到，德随年邵，斯文正脉在兹。行为章程，言为典则，其感时卫道之怀，尤结心萦念，时显于言。是殆先生之所以享天心，锡民命也。夫其诸文士词人之言，则姑异其日而语之。公讳信，字卿实，壬辰进士，户兵二部郎官，蜀金宪，贵竹副宪督学，学者称道林先生云。

万历四年丙子岁夏吉，前赐进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地方、督理汀赣军务、年侍教生周潭汪尚宁顿首拜撰

蒋道林先生文粹跋

翔，郢之鄙人也，鲜闻寡见，才劣而学疏，词林艺苑，仅仅窥其藩篱尔，何敢探堂室、议闾奥哉！曩伏草莽，尝与二三同志论楚中豪杰学能宗法周孔者，闻武陵蒋先生旧矣。然于其文辞未少概见也。万历癸酉，来官新安，郡庠乃歛之姚明府，则先生及门徒也。每晤语，辄谈先生懿德淑行，爱慕不啻口出。越乙亥冬，授翔文集若干卷，命为之编次，而重校焉。翔读之，卒业见其根，极性义不涉雕虫。苟当于理，虽事不必天地有，而说不必今古道者，毅然言之，而不以为疑。可传之美，具在两序中，非翔浅陋者可得而揄扬评品之也。惟明府自为童子时，即景仰先生而受学焉。迄今修己治人多效之，政暇复捐俸以梓是集，固仕优之学，亦缙衣改为意也。翔适谬得服役其间，获酬宿昔之所向往，幸矣哉！因僭缀数语于简末，用记岁月云。

万历丙子秋七月朔日，沔阳萧翔百拜谨书

蒋道林先生文粹后叙

8

语有之：“彩花虚艳，鹦语艰行。”谓无当于用也。文缘实吐，言与行俱，名曰（造造）〔慥慥〕^①，即宣父尚之矣。吾乡道林蒋先生，倡明理学，躬行精诣，言言话心，学士盖多倾心焉。先生往矣，景仰〔犹〕^②厪，求覲不获，率词心揆，顾所为辞缕缕也。吾戚友龙伯贞氏出所手摘卷视余，方欲刊行，而先生门人姚汝〔孝〕^③氏已将付诸梓，〔秉〕^④彝之好同，乃适获我心若此也！而先生之感人者，亦深且远哉！余欢〔甚〕^⑤，因共成之，题曰“文粹”。匪直粹文已也，腾口说，遗躬行，主灵明，忽诚〔敬，敝〕^⑥也邈矣，先生有忧焉。粹□学欤？德业要诸久大，久大原于易简。非先生独〔探〕^⑦易昔之原，躬行精诣也，奚为乎愈久而弥光也！志学者当自识焉。

万历丙子岁秋九月之吉，赐进士、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武陵唐鍊谨书

①据齐鲁书社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别集类所收《道林先生文粹》（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年姚世英刻本影印）改。

②③④⑤⑥⑦据上书补。

卷之一

序类

送何生归合肥序

燕人有欲适越者，未知适越之路，一日谋诸妇曰：“我将适越，未知其路，奈何？”妇曰：“吾闻好问者裕东家翁，非尝适越者乎？子盍往造之。”燕人是其计，凡三往，乃得见。翁诘之曰：“子之来将求适越之路耶？”曰：“然。”曰：“夫路，知之者亦众矣，固不必造吾而问也。”燕人曰：“先生何谓？”翁曰：“昔有与吾同适越者，每饭必尽食数升，尝不终日而百里，自谓能适越必矣。卒未中道而筋力疲惫，尪羸且死。故夫致远非难，患在夫致之不得其道耳。致之苟得其道，固不必夫力之强与弱也。”燕人辩之曰：“翁何迂也！今夫百步之射，惟有力者能致之，巧者弗与也；千钧之鼎，惟有力者能举之，知者弗与也。而况数千里修途哉！翁何迂也。”遂去不顾。归语其妇曰：“翁之迂乃如是耶。”明旦，乃奋臂裹粮，褰裳就道。行未几，两股皆肿，不可屈伸。乃叹曰：“嗟乎！吾力果非适越者哉。”遂迤邐而返。语人曰：“今而后其量力哉！定于天者，人固不得而益之也。”

一日，游于野，见年少一人，荷锹引绳，凿井于道。视其貌，羸然若不胜衣，因谓之曰：“吾尝不量力，而几以自毙。吾观子羸羸若是，殆非凿井者也，子奚为自苦哉？”年少唯唯，凿井如

故。明日，复往视，且告之，年少不复与言。又明日，复往视，且告之，知其终不听也。乃笑之曰：“天下固有不量力如子者哉！”再阅月而复往过焉，意其人必困且死矣。瞰其井，则周匝皆泉突然涌出，昔之年少，乃颓然盘坐于大树之阴，歌曰：“凿井兮不已，九仞兮益坚，及泉兮已矣，左右兮逢源。”始惊怖流汗，抚然自失，就而问之曰：“子凿井有道乎哉？”年少笑曰：“陋哉！子。天下之事未有不得其道而能济者，岂独凿井哉！请姑以吾凿井言之。夫井凿之欲深，凿之不深，而望及泉，弗可得也。然深可以一朝至哉？是故强者易隳，弱者易怠，隳与怠，井不可得而深也。而望及泉，有是理乎？此天下所以多废井也。吾弱者也，吾之始凿也，尝试思之天下有求而弗得者乎。求而弗得，必皆出于天者也。其不出于天者，我固得而致之矣，是在夫用力之善与不善耳。于是相地之宜，审时之便，旦旦而凿之，遇暮则休，不贪多，不欲速，土有坚脆，攻有难易，则视吾力而取之，或先其难，或先其易，虽不自画，亦不大劳，是以终日为之而气不至匮。吾力虽弱，而终以及泉，此固吾弱者然也。然即吾弱者之道而观之，则力之强者，亦必有道矣，吾不得而知之也。”燕人默然良久，曰：“噫，子之言，其东家翁以告我者乎？吾不之听，是以至此。”然复谋适越，则既老矣。

呜呼！燕人量力而自败，年少不量力而有成，然则量力之说，其所以堕天下之力欤！世之学者，由常人而求至于圣人，是皆适越与凿井者也。然而至于圣人者，吾不得而见焉，其皆量力者乎？其皆不得其道者乎？何生从余游，顾其资有可与适道者，兹其归也，是故以是遗之。

寿曹翁八十序代作

寿丈曹翁，予外诸父也。性勤而恶奢，凜然为乡人重，今寿且八秩，乡之人与诸姻戚咸走贺。予处病废中，弗及预祝颂之末，忡忡然，盖诚无以自禁也。适亲友二三辈且至，属予以祝颂之，托予不得以病朽辞也。乃起而言曰：

翁寿八秩，於戏遐矣！使翁寿而不健，翁乐乎哉？富而不逸，翁乐乎哉？吾翁形充充而不頹，色温温而常粹，独行而不扶，久立而不懈，盖得寿而复得乎健也。衣不必丰，食不必备，夏常葛，冬常裘，而暮常醉，盖得寿而复得乎富也。子姓满堂，仆从满阶，一呼而百诺，不劳而事集，盖得富而复得乎逸也。於戏，翁其乐哉！明者，宾朋赴期，佳客萃止，骰差载陈，币帛交映，寿翁于堂，翁欣且起，与客献酬，终日不疲，翁其乐哉！献酬既毕，幕张筵开，出中馈之珍奇，极山林之滋味，肴肴满盈，有酒苾苾，厥声喤喤，奏鼓于庭，客乐而忘醉，翁笑而不已，翁其乐哉！我客既散，翁归内庭，灯火荧煌，有酒载酌，合少长以咸集，序天伦而次进，极颂声之洋洋，惟竹苞而松盛，翁其乐哉！

由是诸亲友咸曰：“是可以祝矣！”予复言曰：“翁寿且健哉，予愿翁之健，健而久也。益啬尔精，益爱尔形，与世味而泊然，期恬淡以长存。若然，则翁之健未必不与寿而俱增。翁健且富哉，予愿翁之富，富而久也。衣重帛，思贫者之无完衣；食厚味，念穷人之不宿饱；痛心乎负债之徒，卖妻而鬻子；可怜哉无业之家，依巨室以苟存。若然，则翁之富未必不如川至而日升。翁富且逸哉，予愿翁之逸，逸而久也。览万物之盛衰，凜上天之祸福，晦智以愚，晦巧以朴。若然，则翁之逸未必不上庇而下覆。”

由是诸亲友咸起谢，且谓予曰：“以是祝翁，不独为翁寿，

而予辈亦知所警矣。”请遂书之，以为曹氏世宝云。

送郭平川序

平川子、道林子胥处观光惟三月日，计其当别之期，胥为之惧。平川子曰：“闻子之言多矣，而思识之，而未之能逮也。今且去子矣，子为我识焉，以什吾惧也，何如？”道林子曰：“子居平川，子盍为平川耶？”平川子曰：“何居？”道林子曰：“夫川汨汨洋洋，四时行焉耳，放诸四海耳，其谁言之而然尔也。”平川子曰：“子尝云学诸天焉，学之至也，兹复欲予之为水也，何居？”道林子曰：“子以水观水乎？以水观水，则将以子观子。以子观子，子且二我矣。子且二我，而求不二天，可乎？夫水也，一天也；天也，一水也。子以天观水，则子自知子；子自知子，则子复知我；子我皆知，则水天俱忘；水天俱忘，则何名为有？夫是之谓至学。”平川子曰：“知水以知我也，曷若知我以知水也。”道林子曰：“何水而非子也，何子而非水也，故知水而未知子，未尝知水也；知子而未知水，未尝知子也。久矣，学之弗究于此也。子归矣，其求诸平川焉，会而通之，子其几矣。”平川子曰：“若是乎其易简耶？”道林子曰：“天地之道，易简而已矣，独人乎哉？彼讲于什氏者，吾不知其于易简何如也。”

贺郡刺史方先生迁秩序

三代而上，士多全德。非士独多全德也，天下皆乐人之为全德也。何也？士之修于己者厚，而责诸其人者薄也。夫惟天下乐人之为全德，故士虽有一行之愆，将且自励而求副，而天下亦卒无有以其一行之愆而辄尤之者。是故三代之士，第见其成己者多，而其成物之用，亦阴被于天下，而天下莫知焉。三代而下，世寡

完人。非世独寡完人也，天下不如古之世乐人之为全德也。何也？士之修于己者疏，而责诸其人者密也。夫惟天下不如古之世乐人之为全德，故士有抱尺之长而负寸之短者，世往往举一而废百，而尤毁辄从之，卒使天下有志于补其短者，将无以自致。是故三代之下之士，第见其败物者多，而流祸之烈。其究也，或至于覆人家国，而天下莫知焉。故愚尝论天下治乱之端，以为不出乎天下之好恶而已。天下皆好而知恶焉，恶而知美焉，此三代之世之所以为治也；好而不知恶焉，恶而不知美焉，此后世之治之所以不如古也。然则，天下曷慎哉？慎其好恶而已矣。天下之士曷修哉？修其好恶而已矣。修诸其身而家国天下之大业归焉者，彼其修之者，不出乎一念之微焉耳矣。

13

或曰：“先生兹擢也，贵之卿士，贱之民庶，皆忻忻然。曰：‘此吾君、吾相之好恶也。第恨其公于先生，而不克终惠于鼎也。’其以言属子也，金曰：‘吾知蒋子矣，匪颂则且规。’今子弗颂焉，弗规焉，乃固若有不夷于心者，何耶？”曰：“吾有所感也已。夫感，为先生感也。先生非有德于吾鼎者乎？惟先生之来，为嘉靖五年。惟岁大旱，农者曰：‘一年，旱不若是，死者十且四五，惟时农之哭于野者，弗胜闻也。’商者曰：‘二年，旱不若是，死者十且四五，惟时商之哭于市者弗胜闻也。’当其时，被衣冠，俨然坐于民上而出政令者，吾尤能言之矣。麾豺而走狼，督旧而课新，重梏而轻楚，天理灭而人相食。吁，莫此甚矣！先生至，乃辄禁一切科索，衣食于官府而横啗于乡里者，令下为屏迹，民赖帖然以安。而先生方且计画于昼夜，通融于高下，抗言于当道，惟恳且力，故民卒用以生。而五年之旱，死者无闻焉。六年，春夏再旱，先生以为忧，不能释诸口。既而潦急，为疏于朝，民得减税十之四。七年，旱较五年弥烈。郡邑士适举于省，争谓先生行且覲，非留先

生，民曷救？请于藩臬，咸曰：‘信。’由是先生亦得尽其心力，民亦信先生能生之，莫流散者。夫七年之旱，则又加烈矣，然而死者无闻。然谓先生之力非耶？”曰：“然则有弗知先生者乎？”曰：“吾未之闻也。吾第见夫荐先生者多，而或间之耳也。是故吾疑今之世之不如古也。夫先生之政，主于济民之急，而或哀富焉，而或赎罚焉，意有所存，庸误焉，而锱铢毫厘之不得其平者，或有矣。夫忧民如先生，使有告焉，诂不能为拜昌言之禹，抑为喜闻过之由乎！夫乃寂无闻焉，而或卒以是过疵先生，使先生济时之才，小试于吾郡而惠泽于无穷者，庙堂之上知之，而莫或尽知。噫，吾独得不感也夫！”

曰：“然则何以为天下信？”曰：“天下守令之是非，莫公于丘民之口，吾敢私先生哉！吾信诸丘民而已矣。且吾何人，而敢必天下尽信吾言乎哉？天下苟信吾之所信，则天下固有不以予言为苟然者矣。”先生闻而叹曰：“善恶在己，是非在天下。信，不信，天下之毁誉生焉，而荣辱随之。荣辱，命也。为人臣子，冒厥厚禄，而牛羊其人民，与夫计必于显显之名，而不暇恤人之患者，皆恶之甚者也。恶之甚者，天之道、人之情胥弗与也。吾何从？古之君子，盖有冒天下之毁者矣。诗曰：‘公孙硕肤，赤（寫）[烏]’^①几几。’吾不敢希也。《书》曰：‘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吾其能已诸。”蒋生曰：“知言哉，夫先生以是往，庸知天下之不吾信乎！”

与贺惟允序

嘉靖己丑之秋，淑浦贺子惟允来从蒋子游于道林。庚寅八月，

①据《十三经注疏·诗经正义》改。

将辞以归，蒋子曰：“可以别乎？”贺子曰：“未也。顾吾子且出焉，某欲无去，而莫可能也。然既学文于子矣，若可能也，抑欲学道于子矣；若不可能也，奈何？”曰：“谓文与道二乎？”贺子曰：“窃闻其一本矣，然二于道而见售于有司者多矣，吾姑学焉耳矣。虽然，吾岂终忘于子之道哉！”蒋子曰：“学文一志也，学道一志也，是二志矣。夫志无容二也，定尔志，虽终日而于文，何离道之有？夫为九层之台者，贵有其基矣。今夫子吾见其浑然厚矣，慧然敏矣，退然讷矣。充其厚，为大夫之载；养其敏，为迎刃之解；化其讷，为玄天之默。兹不在定尔志乎？夫有其基而毁之者，不仁；恃其基而荒焉，不终。将为毁之者乎？子归哉！毋二文于道也已，毋二志于文也已。”贺子曰：“敢不终教于是乎。”书而与之别。

寿槐庄序

自三槐氏以来，世鲜有以种槐闻者，先生独喜种槐，因寓号焉。某于先生长器临漳君，辱有一日之雅，故自昔挟册较艺省闾，逮迩年讲业淮杨，往来必见先生，候其居起。以故先生胸中之所存，其豪伟爽洁而足以无愧于古之人者，得之益详。乃知先生之于槐，固非苟托焉者也。嘉靖丙戌，先生寿实惟八秩，某方有四方之游，而吾乡邑同志，素均爱于先生者，若龙坑阳介诚氏、溪西何汝谐氏、毛溪杨介礼氏、太渠龙集之氏，亦咸有奉觥之愿，而莫或遂焉。至是咸有歌诗以寓祝颂，而某辱以齿先诸君，则倡一言于卷首，是恶得以陋辞也。

夫人之寿征于德，而征德者不以寿。吾以先生之寿，征先生之德乎哉。尝窃观古今间，凡有负天下刚直之气，而以峣峣自居者，每足以慷慨刷涤于振奋之始，然而挫之以变则折，困之以穷

则馁，及其老而衰也，则又鲜或自强焉者。先生少负不屈之气，虽孩孺莫不闻。某自获薰炙来，每听先生言论，泓浩泛溢，若注江海，而类皆崭巖峻，其赫然之光，直欲凌逼霄汉，与衡岳争俯仰。其论古今人物而为之是非，善如其在己，而恶如其病己。及其自守，则宁蔬食以没世，而不以溷溷愿其子。夫先生盖所谓挫之以变而不折，困之以穷而不馁，老且衰而不与之俱化焉者。是故吾以是征先生之寿久矣，夫今而以先生之寿征先生之德乎哉。有知先生者以谓先生之德懿矣，惜哉，其潜而弗彰也！噫嘻，今临漳君令一邑，而士民誉于野，缙绅誉于朝，其为先生之彰孰逾焉！虽然，吾今而以是征先生之德乎哉！

特恩序

凡天下之事无所沿而创见者，皆以特名，旧矣。兹特恩何？郡贰守吴侯为吾义陵高吾陈先生庆也。庆以特恩何？昭殊眷也。旧藩守重臣，例不得养病，病辄引退。先生以忠诚才略，按察滇南，厥绩茂著，而苦于劳瘁，乃遂日羸且病。时山东左垣之命适下，弗克恭命，乃且疏请退。圣天子方搜致老成，用弘新治。而内阁杨公、吏部乔公咸惜其才，弗许，亟促其恭命，虚左垣而俟其往，且匝期矣。先生请益力。由是山东巡抚陈公、巡按李公，各疏先生才识，请得如京官例以处先生，吏部乔公亦为之请。圣天子即诏许子。夫藩守之任，亦重矣，而制不得与官于朝者比，岂独廉于外臣哉，法固有不得不然者矣。今圣天子乃一旦为先生取其不得不然之法，变而通之，而使得优游颐养，怡其心志，而完其精力，立俟其愈而大用之。呜呼，兹诚特恩也哉！自兹法之立也，典藩垣而司一方者，不知凡几人，而惟先生独蒙是焉。於乎，兹诚特恩也哉！故曰：吴侯之庆，昭殊眷也。

虽然，是固足为先生贺，顾某私心所独喜而愿致贺焉者，则固非止是焉而已也。今夫世之人，有与知于其党里细人，而偶获其一揖之恭，一言之誉，其不动色改容，卒然惊，油然喜者，几希矣。今先生荷兹宠命，惊海内而震一时，此虽雄视万夫孟贲者流，能无所骇愕、喟叹，而一动其心耶？然而先生乃独居之若无事，骤闻之而不惊，徐语其宾客故交，而了无喜色。此其志夫岂无所在哉？古之君子盖有功在社稷，名满天下，而视之若太空浮云，我无与焉者矣。先生之志，夫岂无所在哉？

或曰：“然则吴侯之以若庆也，独未知先生欤？”曰：“知也。古之良吏，于其事之最大，而于吾之风教苟有关焉者，必褒而扬之，诚以式后而昭劝也。侯兹举，将无意昭先生之美，以风吾邦之士也乎？某姑序之，以俟善鸣者歌焉。”

17

杨母哀挽诗序

吾师柏屏先生，惟岁正德庚辰，董教武陵。越三岁，嘉靖癸未，教乃孚浹，士心丕恻。惟岁之冬，太母夫人某氏考终于家，惟兄以讣闻，夫人寿盖八十有三矣。先生一闻，惊怛仆地，不能起。有吊之者，先生哭曰：“吾千里而区区此一官者，徒窃升斗之俸，以毕吾平生愿耳，顾吾兄弟俱无恙，故不忍以老母犯鲸波之险，讵知遂不获见吾母哉？”再哭曰：“吾自莅教以来，夙夜兢惕，以从职事，罔敢荒怠者，求无坠吾母畴昔淳教焉耳矣。自今虽不辱吾母，可复闻乎哉？”又哭曰：“吾兄弟惟六，虽同出吾母，而母之钟爱于某者尤笃，母易箴时，安知不一一进吾兄弟而诏之耶？进吾兄，吾兄在旁也，进吾弟，吾弟在旁也，母惟时念某如何哉？”遂益号哭。明旦即严仆治装。时巡按何公廉知先生才，行饬有司奖励，先生亦弗之顾也。

由是吾鼎之士，吊而哀之者，日相属于门。其最爱先生者，则又各寓其情于诗，而为之册以萃之。甫数日，遂合诗若干篇。是故杜之优柔，陶之冲淡，楚骚之跌宕，虽人人殊，要皆非强作也。是故俯而读之，仰而歌之，惨然而伤神，潸然而堕泪。其调如严霜肃物，万动俱息，天地冥冥，山愁水悲；其声如登九嶷而歌招魂，寒乌和哀，凄谷应响。错而出之，杂而呈之，则又如铿金石沸丝竹于一堂之上。而商音啾啾，听者掩泣。

呜呼，苟非哀先生之哀，则亦曷由至是耶？是故某谨序之，俾览者知兹册之作，其有不容已云。

送覃生归辰阳序

辰阳覃子汝靖将归，诸同游弗能留也，请辞于予；以至别时，覃子亦请益不已。夫诸子之请，重覃子之去也；覃子之请，重其去予也。予于覃子，独无所重乎哉？顾覃子之从予游，盖已数月，凡可以告覃子者，予既无所于爱，而覃子亦且知其为糟粕矣，复何赘哉！

且夫天下之俗，其患在于莫有以倡之也。今之时，子信以为既有倡之者乎？倡而弗应，耻也。子之超然而思以自奋也，其将应之也乎？孔氏一倡而当时应之者，盖非特数十人而已也，其得免于倡而弗应之耻同也。子以为同得圣人之心也乎？夫凡得与于孔氏之门者，其自谓顾若有以得其传矣。然语得圣人之心者，卒无几焉，子且以为何欤？孔氏而下，嗣而应之者，亦略可数，其言语，则皆未必同于圣人，而其传卒不异也。子复以为何欤？然则生圣人之时，而苟弗得乎圣人之心，虽谓之弗应可也；生圣人之后而苟有得乎圣人之心，虽谓之亲见圣人可也。子将为应圣人者欤？试以吾言思之。

送辰阳三子序

惟岁乙酉正月，辰阳高子子渐、胡子幼复、宋子子常、宋子子诚，家童来速归。明旦辞去时，争请益，顾某方多事，且舟子弗能待，各怅怅而别。逾数日，高子为请，且欲某各针其病。高子之意美哉！第某拙医也，而何能为役。虽然，抱沉痾痼疾之为患，昼度夜思，审察其标本，而斟酌其针砭之宜实久矣，曷敢不尽于知己者夫！

病为天下患者二。二者，利禄也，仙佛也。今夫人之病于利禄也，营营而思，汲汲而求，戚戚而忧。得失荣辱临乎其前，则又恐恐然丧失其神守，若或褫其魄而夺其性命。其求之而终无得也，则俯首丧气，对知己而叹息，视乡人而羞忤。仰顾畴昔与游而得志于一旦者，真如驾虬轰雷，遨游乎九天之上。其或幸而得也，则志气洋洋，目明胆张，极意欲于声色，倾怀抱于樽觞。此其利禄之为病然也。若夫溺情于仙佛者，实迷其途，而自谓已得其门；实失其宗，而自谓独究其源。圣人之言，本近也，凿之使远，而入于空寂窈冥之论；异端之说，本滞也，强之使通，而附于纯粹精确之旨。以为长生久视，出离生死，为真度脱苦海之要诀，而不知实陷于害仁悖德之归。至其驱天下高明之士，展转迷惑于其颠倒之中，老死而鲜或自拔，其为罪又孰甚焉！此又其病于仙佛者然也。夫是二病，某一身而尝兼有之。盖其始第病于利禄而已，本无仙佛之病，为无知识而误服其药，故无病而反致病。今幸审察其标本，而亦既得所以为针砭者矣。然则三子者谅不无病也，而亦岂逃于二者之外乎？高子悚然曰：“闻教矣！”

然而三子之病得其异哉。夫胡子幼复、宋子子常，病利禄深矣。自今而急攻治之，吾审其必不仙佛也。宋子子诚知利禄之病

之为痛苦矣，自今而尽去之，吾尤疑其或仙佛也。然则何以为三子针砭？夫病之不同者，标也；其同者，本也。三子者深思其病本，则斯得之矣，斯得之矣。

别辰阳李西峰序

西峰子嘉靖癸未拜吾师甘泉子于北都，奉其教以来南雍。翼冬，甘泉子以上命来为大司成，西峰子因得朝夕侍焉。而凡讲业于甘泉子之门者，莫不与之游。至是将归，金谋宜有赠言，属蒋子某引诸卷首，某既以病辞。翼旦，柳塘子诣某，谓曰：“子于西峰子有乡好焉，恶得以病免。且夫西峰子亦既有私愿矣，虽然，岂惟吾子之能文也哉。”某唯唯不敢辞。

夫某，常人也，常于辰为唇齿，逾常则为辰，逾辰则为常。是故辰能知常，而常亦能知辰，吾请以吾所知为西峰子喻之。夫辰人则工操舟矣，常人则工治田矣。治田者之视操舟则危，然而辰人视之，则弗危也，是故辰人无弗从事焉者。惟无弗从事焉，是故生长于辰者，非必有严父兄贤师友之令之也，而皆知学操舟焉。操舟者之视治田，则劳然，而常人视之，则弗劳也，是故常人无弗从事焉者。惟无弗从事焉，是故生长于常者，非必有严父兄贤师友之令之也，而皆知学治田焉。夫辰、常之人，性一也，辰之人之舟，常之人之田，此何故哉？居辰而弗为，辰弗可得也；居常而弗为，常弗可得也。

某癸未之春，始会西峰子于北都之逆旅，视其貌，确然而实，因窃识曰：是辰人之谨厚者已。乙酉季夏六月乃复会于此，交语未既，辄奋然叩予以圣贤之学，某怪之。既而曰：“甚哉，其弗可弗近仁也！”己巳而四方诸英彦，结会于观光馆，西峰子辄先赴焉。而又复唯予言之信于吾征于其覆舟之事，颠沛丧资，枕岸熟

卧，此与堕甑不顾者上下何如也。是故吾知其易于判矣。薛子慷慨而有气，明果而有执，吾征于其事母之行，怡志承颜，垂白一至此，殆庶几乎出言举足不敢忘亲者也。是故吾知其易于丞矣。故二子难其政者，其谦谦尔也，君子之事也。

道林子曰：“吾知之，吾知之，谅哉，二子不难于判丞也。然吾不惟其平日，乃惟以今难其政筮之耳。以今难其政，征平日之养，是吾有喜于二子乎！今夫天下颠蹶于平易之途，而尺寸不能自致者，非以其操心不危之咎与？鹪鹩卑栖终身，鲜及于患者，其瞻顾审也。鹰隼凌厉千仞，人或得而梏之者，其瞻顾不审也。人徒见夫为吏于斯世者，莽莽而令，罔罔而措，猎猎而取，赫赫而威，以为彼胡不臧若此，而不知其操心不危，实尸之耳。是故二子，吾知其免矣。免于为吏之疚，而弗克信于上下以行其志者，未之有也。

21

道林子于二子旧有讲习之雅，喜而为之词者，由乎中也。二子宁无重有警而释然于其难耶？

送南畿会友

道林子生四十二年，游南太学，东南之隽，凡有意甘泉子之学者，皆从论辩焉。自是，岁每一至。虽至而辄还，然见吾师获友约庵沈子，论辨凡数月，其意之同归而言之足以相益，较昔之与二子游不殊焉。夫何其畴昔之同予者寥寥，而今之同予者乃相继若是也！幸哉！幸哉！

夫天下皆知忧其所不似，而鲜知忧其所似。孟子之世，有杨、墨。杨子者，勿论也。乃若墨子，以兼爱为道者也。夫人莫不以其身自私，而墨子独以其身公于天下。于举世自私之中，而独见一能以身公天下如墨子者，不犹愈于自私者乎？进而取之，以励

夫天下之自私者，夫岂不可？孟子乃不责天下之自私者，而独非一墨氏，甚矣，孟氏之智也！墨氏之说，得肆天下，岂止自私之祸哉！夫今为吾道害者，又非止为墨氏而已。纵令天下胥蹈于坑塹丛棘而莫之有极，然觉之于孔氏，斯足矣。觉之于孔氏，天下其无觉焉者乎？夫何至舍此而取彼也。甚矣，人情之好怪！不顾其祸，有甚于天下之蹈坑塹丛棘者矣。且夫道在天地间，犹衡也，圣贤为天下持之而已耳，岂容轻重其手以祸吾衡也耶！是以古之圣贤，不以天下之溺于至卑而遽骇，以至高之行，引之于中焉止矣。

夫予始独同于钟子、陈子，而今又获同于沈子，于吾孔氏之所谓中焉者，思相与从事焉，则夫为天下司其衡者，庶几其有托矣。吾能怱然于沈子之别乎哉？予固申其说以致私愿于沈子，而并以告夫或睽于吾党者云。

送车仲贤序代作

车子仲贤，讲举业于予既二年，奉其严君大夫之命以归。仲贤之资，质而警颖，确而疏通，独可与进于举业而已乎？夫今之士，举业而已矣。士而罔工于举业，孰与为士？予嘉仲贤之资，而期进于举业之外，将弗与仲贤为今之士与？且予既为士于此世矣，亦既业举于此世矣，仲贤将不以予为欺耶？予窃有谓焉，惟仲贤识之。

夫池沼沟浍皆水也，可以为水乎？何也？坐而盈焉，亦坐而涸焉，是故烹煮则无佳味，浣濯则无净色，漏而塞之，溃而障之，可以蟠鰍虾鳢而不能至，此其水之无本则然也。有异于是者，不必其江与河也，围不及一釜，而深或数仞，苟其有本焉，清洁澄滢之色，冽寒甘美之光，天下之水将莫与争，况日取之而且无尽藏矣乎！夫其鰍虾鳢不能至，而神龙居焉，此其

为水固然也。

夫池沼沟浚不以先泉井，天下不待知者能知矣。然而今之业举者，宁为其池沼沟浚焉，不为其泉井焉，可谓智乎？虽然，是固为之蔽者矣。池沼沟浚不可以方泉井，而可以苟鳅虾鱖鲫之利，彼浅丈夫者，则惟其鳅虾鱖鲫之得而已矣。夫苟惟其鳅虾鱖鲫之得，则其宁为池沼沟浚也固宜。

是故苟有其泉井者，天下不谓之迂，则谓之矫。予也既蔽于鳅虾鱖鲫之利，而重畏于迂与矫之消，忘其泉井久矣。困塞磨砺之余，乃始愍焉而觉，惕焉而恐，日思与仲贤共求其泉井，而仲贤且归。呜呼，仲贤其勉图之哉！其勉图之哉！

23

岳麓洞序

此晦庵先生守南康，日以训白鹿诸子者也。夫先生之意，岂直为白鹿设哉？岳麓虽亦先生尝所经游，而旧无此规，提学静庵陈先生过长沙，躬造书院，慨仰今昔，肆命取而列之，俾讲学于兹者知所从事，厥意美矣。

某尝窃观此规，实一本之夫子告鲁哀公之语，非晦庵先生意也。夫圣人立训之意，虽其自身心达之家国天下，无所不该，然溯而至于修道以仁，则固已简要精切，学之者不谬其旨，则人伦庶事莫非此理之贯。而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功，固知其有，决不容以异端邪说乱于其间者。故夫圣人《学》、《庸》之训要，当与《论语》一贯之说，合而观之可也。不然则内而自私，外而忘本，厥弊有不能免者，其为天下祸岂浅哉！

某无似，敢僭附于此，愿与同志者讲焉。

全懿堂序

24

士生弱冠，甫操笔为文，即能称述尧舜，发挥孔孟，凡其微言大义，皆若亲承耳提之诲而独心领之者。至举孟氏性善之语而与之共商订焉，鲜不漫然而思，憧然而疑，莽然而议，若眩于东西之途，而借指往来之口，俛俛然欲措足而无从焉。是则何说耶？夫有珠炯炯，遇物即照，或障其一面，则当其障处，必有遗照者矣。或障其全，则珠虽明，实与块然者等耳。今夫天下之性，岂非珠之类也乎？随境而障焉者实多矣，奚怪其弗自信也已。某于陈母旌节夫人而有感焉。

夫人始终履历之详，吾师甘泉翁既为之传，信复奚赘。惟为扁其堂者曰“全懿”，是可以三复云耳。夫人为女而孝，为妇而贞，为母而慈。夫孝、慈、贞，一心尔也，奚曰全？惟心一而境殊焉，境殊而心一焉，见之者若曰，此也照，彼也弗照，珠匪完明也。兹也，彻远近，通内外，无或遗照焉，珠斯为完明尔乎！某于夫人，生也殊域，无一觐之缘，窃意其芝兰之质必也。恬然冲泊，客虑简寡，是以灵机湛定，凡有触，即色色皆真意流动，顺而循之，如放江河而下。真意所注，虽颠沛险阻，蹈之如夷。一有不得其情之所安，则如怨如慕，皇皇焉如有所求。然则《诗》所为“窈窕淑女”者，谓夫人非耶？某昔闻之吾友莫君，赞夫人平生出口举足，莫不动契古法。今其穆穆雍雍，见勒于乡君子之口碑者，虽究心理学之士，殆未之能易焉耳，固其宜与！固其宜与！某且谓或未有以性善之说为质之者；如其有质之者，如问荔于越人，丹肤腴实，当不俟揣量而指画如响矣。某故敢窃论曰：即夫人全懿之实，可以悟性矣；究夫人全懿之故，可以悟学矣。

夫人令子少参某，育德于夫人，问道于甘泉，其契此也深矣！

果以某言为如何云？

赠旗峰叶先生考绩序

自孔子以“一贯”语其徒曾子與氏，天下之言学者，或涉于庸近而履于细微，则将议之曰：是何其支离耶！然而子與氏平日所以自致其一而由之终身者，则忠诸人、信诸友、习诸师，之斯三者耳也。至其告孟敬子，则又以君子所重不在乎他，而在于容色辞气之间。然则孔子所谓“一贯”者，殆未可易言也已。或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圣人之智察以神，故其学也，旁行而不局，贤人之仁静以确，故其学也，庄敬而不弛。然则为乾者，不必如坤，为坤者，不必如乾，曾氏殆为其坤者乎？夫天下之学，中正焉止矣；天下之中正，德业合一焉止矣。圣人之学，德以藏业者也。故曰乾知太始，而非遗其外之谓也。贤人之学，业以固德者也。故曰坤作成物，而非遗其内之谓也。譬之树焉，其刚柔之材虽异，而精气英华未始二也。是故忠信而修辞也，敬直而义方也。其致一焉耳矣。

25

南刑曹大夫旗峰叶先生，盖笃志乎圣人之道者，而尤欣慕乎乾知太史之为至学。兹也考绩以行，信与别焉，是故申其说以告。

赠云谷屠先生考绩序

屠大夫云谷氏将报政，征言于诸大夫之贤者，爰遂及武陵之鄙蒋某氏。客有难某者曰：“子则喜论学矣，兹屠大夫以言征子。夫玉不琢不精，夫言不琢不文，子将琢而文之乎？则子之志荒矣，而何以学为？”于时某俯而默，若无闻者，而客难之弗置。某乃言曰：“客以夫人之言为玉之类也乎？夫玉生于山也，夫言生于心也，琢尔言，将琢尔心乎？将琢山以为玉乎？今夫有山岿然，则

璞玉生焉；有水渊然，则蛟龙生焉。是故一尔情，返尔真，而天下之至文生矣。虞夏之前，其言噩噩，其真完也。殷周之后，其言炳炳，其真散也。季世之儒，慕其噩噩，希其炳炳，以言役志也。以言役志，情斯流矣。情流，则失正。失正，则局。局斯器矣。是故才美者，其行虽卓卓，信道者弗由也。”客曰：“子病夫琢言之累真也，将与世俱游于无言乎？而子则朱之能遽默也。然则且奈何？”曰：“曷言而非思也，曷思而非学也。思而无邪，思入神矣，神明变化，义精而文斯理矣。是故至理潜于浑浑，至显藏于冥冥，至变发乎洞洞。非夫天下之至健，其孰能与于此。是故君子不能不言，言不能不思，在知思而已耳。知思则几于道矣。”客曰：“移以论政事，何如？”曰：“君子一其思而天下之业备矣，独言词乎哉！”

屠大夫闻而哂曰：“是可以为文矣。”于时殿诸册以俟诏我。

送定远经历序_{代作}

某子试政于户曹甫匝月，某君氏选于铨曹，拜辽阳定远参军。既数日，乃见于某子。某子曰：“今之西南，其居者视辽阳则远矣。君燕产也，指辽阳而语人曰：‘此燕之远方也。’吾知骇之者必多矣。然而君请远方，而铨曹以授之，何耶？自其为东北之极言之也。夫自其东北之极，是故燕人之视辽非远也，而仕者得之以为远。夫以其仕者之情概之，将无以远为轻，而以近为重乎？将无以远为难，而以近为易乎？将无以就其轻且难为弗获已，而以得其重且易为快乎？吾请以近譬之。今夫天下，谓非一身乎哉？夫身，莫远于四肢，莫近于心腹，然而其为吾之身则一也。是故心腹不可以为近也，四肢不可以为远也。今之司用人者，吾惑焉耳矣，徒知东北之极之为远也，而未知其为身之四肢也。夫不知

远之为近，则四肢之疾痛，吾无与也。吾无与于四肢之疾痛，是故四肢之所以日病，而几至于不可救也已。夫当其日病之会，而试其针砭之术，於乎，难哉！”某君氏哂曰：“吾为参军，有簿书之亲焉耳矣，有钱谷之籍焉耳矣，自余吾弗得与焉已也。吾虽知辽阳为身之四肢，其如针砭之施有操之者何哉！”某曰：“嘻，有是乎？凡吾所不得为者，必其不在己者也。独无在己者乎？于其在己者，而曰身之疾痛，此无与焉，是自诬者也。是故自其所得为而充吾四肢之义，一参军有相业存焉耳。且吾有见于今之良参军矣，麾帅掎克，以法裁之，卒伍怨叹，以情恤之。夫惟其人良焉耳，犹未睹乎四肢之义也。苟有睹乎四肢之义而使人，人则且效焉，吾何有于身之戚哉！”

27

某君氏唯唯起谢，若有感其言者。于行也，遂书之以为赠。

送黄梓谷序

或问学，道林子曰：“幾幾者，动而未形，有无之间焉者也。可与幾，然后可与圣，故学，幾其至矣。”或曰：“然则将无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乎？”曰：“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莫神于幾焉已矣。不于其幾图焉，其惩也，其窒也，其迁也，其改也，终迹焉耳矣。岂惟日之不足，且不免掩鉴而求照也。”或曰：“何居？”曰：“夫道，无睹闻也，是故至变而无体也，以睹闻求道，吾未见有能者矣。”或曰：“何以能幾？”曰：“其乾乾乎！乾乾，心也，一息懈焉，非心也。”或曰：“请言乾乾之状？”曰：“难言也。知乾乾，斯知无睹闻矣；知无睹闻，斯知乾乾矣。夫乾乾、无睹闻其一也夫？故《易》曰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此也者，此也。君子可以默识矣。”或曰：“《中庸》之言，博学也，审问也，慎思也，明辨也，笃行也，何居？”曰：“何莫非乾乾尔也。

故学自学也，问自问也，思自思也，辨自辨也，行自行也。不知学、问、思、辨、行之不可一缺者，不可与语乾乾；不可与语乾乾者，不可与语中学。是故知中学者鲜矣！”或曰：“天灵自足也，何事乎问辨尔耶？将求之外以益诸内乎？”曰：“非求之外以益吾内也，固将以致吾内也。夫道，体用一原也，用之弗中，体斯息矣。然而学自学焉，问自问焉，思自思焉，辨自辨焉，行自行焉。是故一闻一见，沛如江河，何恶乎闻见尔也，故恶闻见以为学者，禅也，是自障其心者也。”

梓谷黄子闻而喜曰：“吾方讲于甘泉子之门，而未能自得焉，今幸吾子之勿予靳也，请书诸轴，庶日以见吾子。”

别汪周潭〔序〕^①

周潭告别，欲予有言。周潭从事涵养变化之学，日入高明，不言而人信之。予复何言哉！

闲语中夜，周潭偶拈泉师先生诗曰：“所欣宇宙内，万里同此心。”此先生别时以警诸子者，其义至矣。予因念程先生语尧舜：“知他几千年，其心至今在。”夫宇宙内，同此心性，何聚散之有！然而几千年至今在者，惟尧舜之心耳。则如濡沫然，须臾而尽者众矣。予与周潭得无重惕于斯哉。

甘泉先生心性书序

此编，吾师甘泉先生手笔也。有图，有说，有通，凡以道心性也，故曰《心性书图说》。之刻于都会、郡邑各精舍、各山馆及心性微言之散见于先生平日酬应文字久矣，兹何以编？先生意也。

^①据目录补。

图以象之，说以明之，通以尽之，合而观心性之蕴，庶其人人知尔乎！

夫先生之学，受之白沙陈先生，白沙先生奋起于濂洛寝微之后，尽扫支离，忘言默识，盖以还洙泗之源也。先生顾犹事于图与言哉，不得已焉耳也夫？自白沙先生之忘言默识也，世儒不已有疑为禅者乎？自先生之以随处体认天理为教也，世儒不已有疑为外者乎？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外，则必遗形色而语天性，外日用而谈空虚，不至于寂灭猖狂弗已也。以忘言默识为禅，则必舍本根而求之枝叶，忽尽心知性知天而索之影响，终身由之而不知者，天下皆是矣。先生其容无是编也哉！

29

且夫兹学也，非白沙先生之学，乃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孟子私淑得之，周子、程子与白沙先生旷千百年以忘言悟之者也。先生廿七登第，即焚会试之牒，造白沙之门，绝意荣达，从事静坐，楚云之上，冷焰迸腾，殆几十年。其斋戒神明，忘言默识，有如此。上下千百年之间，求其潜心斯道如先生者，顾几人哉！若夫致斋请见，以至服衰庐外，执丧三年，无异所生，则古之事师者，未之闻焉。即兹精诚，谓先生与白沙先生之以神相受授也，将非耶？此先生之所以超然独悟，服膺毫耄，而愈不厌也。夫先生之揭是心性以示人也，譬之日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游，而有以识其真面真目真神采，而指以语人曰：“此尧舜也，此禹汤也，此文武周公孔子也。”夫使蒙其指而犹不信焉，非其明盲废之极，必其先有以蔽之，直与盲废等耳，先生固奈之何哉！

或曰：然则此编之合于孔氏也，何征？曰：立己立人，达己达人，与忠恕一贯之训，天地万物一体之义，昭如矣。戒慎恐惧，其所不睹，其所不闻，与毋意必固我之训，勿忘勿助，是为入道

之门昭如矣。曰：子之信孔氏，因以信先生也，又何征？曰：自心自性我也，浩浩宇宙非我乎，见自心自性之为我，而不见宇宙之为我，可以为心性也乎？可以语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乎？故欲信是编者，在默识乎自心自性尔也。是故知宇宙之为我，然后可语心性，知千圣之要指，不出乎惟精惟一，而尽于孟子之勿忘勿助，然后可语圣学。某不敏，窃以为濂洛而上，譬之皇王之治，端拱无为；自兹而变，则犹夫舍本而末，日夕皇皇，讲求法令，第幸其犹有先王之法度存焉耳。其又变，不遂为智力经营并法度荡如矣乎？故是编也，以俟百世，不必圣人，凡同此心性，苟使其虚心而观焉，其谁不曰庶其犹见皇王之治也夫！

泉翁续编大全序

夫人之身不能无盛衰者，其血气乎？浑浑浩浩，配天地日月四时，而无终极者，其精神乎？何言乎精神浑浑浩浩，配天地日月四时而无终极也？此篇盖泉翁先生八十九十退老中山，随叩应答之作。夫八十九十，则即卫武与文王之年，然而洪河巨海之气，折义辨道之精，化工付物之妙，虽配之《孟子》七篇可也，不足以观翁之精神，与卫武同一睿圣，将端轨而追文王矣乎！浑浑浩浩，配天地日月四时而无终极，殆占之矣。

夫天下古今，人之精神一耳，八十九十而精，先生越千百年仅一见焉者何耶？信矣，夫人道有门，诣圣有途，不得其门，不由其途，虽孳孳没齿，或未有能如先生者矣。盖先生之学，以天地万物一体为本，以勿忘勿助至默为要。以勿忘勿助至默为要，是故不贵劳攘，不尚语言。孔子曰“予欲无言”，曰予非多学而识，予一以贯之，示人默识也。先生其以是为之乎？夫惟以是为之，是故天地万物一体，心悟也，匪闻见测度尔也。心悟之，精

神斯至之矣。于兹存存而不息，恶乎而不睿圣？是故天地以默而常清宁，四时日月以默而常运行，圣人以默而天，贤人以默而圣。至哉！勿忘勿助乎，其斯为作圣之要乎？三圣之精一，孔氏之慎独，其皆尽于此乎？周程二子之为能继孔氏之绝也，其有得于此乎？夫天地万物一体者，非圣人求与二氏异也，惟圣人之聪明，自然之聪明，是故二氏以天地万物为外，圣人以天地万物为体。於乎，求吾心自然之聪明，以达吾圣人一体之仁，舍勿忘勿助，无思而无不思也，其何能至之哉！故欲观于先生之文，以知先生之精神，当知先生之学，自然之学可也。

门弟子集先生之言，始嘉靖辛丑，讫乙卯，凡若干卷，共为续编大全。吾友中丞汪周潭氏，适始莅赣台，获而读之，喟然曰：“惟先生独得其至养，故其耄年神明睿圣若是。兹编也，可无传乎！”乃驰书信，俾序之。

31

台学源流序

天下无私道，君子有私学乎哉？夫天，一而已。禹、皋陶见知于冀，汤闻知于亳，冀与亳之天同也。伊尹、莱朱见知于亳，文王闻知于镐，亳与镐之天同也。使天而不同，则是数大圣大贤者，恶得而同之？夫天既同，则后是大圣大贤而生者，亦恶得而不同？是故由鲁、邹而来，有濂学，复有洛学，以鲁、邹、濂、洛一天而已。然则台自二徐开之，石氏继之，一变而为义理之学。始宋治平，历胜国，入我皇明，后先相望，凡若干人，非以其天同与？然抑有说。尧舜之世，宜其道人人知也，而孟子独称禹、皋陶，汤之世，宜其道人人知也，而孟子独称伊尹、莱朱，又后此而见知惟太公望、散宜生，而闻知惟孔子，则其故何哉？夫天未始有二也，岂非夫人者有见有不见与？夫见何见，自夫有天地

万物之后，而睹夫天地万物，浑浑乎一天，而我与天地万物皆忘也。见知者，见此者也；闻知者，闻此者也。使此而不同，非其学未足语深造默识，则必其所讲求者佛老已耳，可以谓之同乎？是故孔颜之授受无它焉，曰仁而已，曰知止，默识乎此已耳，曰慎独，缉熙乎此已耳。夫洛学，孔氏之嫡也，凡三传而轨辙已邈乎别矣，况后此未之师承，徒想慕其风采者乎！

是编也，凡以表台学，由气节而变，若铿铿乎大雅也。搜集论订，出于一所金先生。见而梓之，则郡倅某君某。先生早以理学闻东南，予兹获邂逅厥仲器存庵君，始得其论学语凡数条。其论格物致知所以识仁，则与予若合符节。其编中论订微义，引而未发，有契乎予心者尤多。而予与先生，则平生固未尝一覩面焉，何其相同有若是耶？信乎夫天既同，生其间者，虽欲勿同，不可得已。夫格知身、家、国、天下统同无间之义，以自得夫廓然大公之妙，由之定静安，以观家、国、天下之好恶而与之同焉，孔氏一家、国、天下统同无间之义，以自得夫廓然大公之妙，由之定静安，以观家、国、天下之好恶而与之同焉，孔氏一贯之学，易简之旨，无余蕴矣。然则谓台之学，至先生而始与洛学开关启钥，直睹堂奥，同条共贯，将为阿先生耶？夫自昔闻道，谅非豪杰不可，然豪杰而不闻道，则固往往有之，聪明气魄，果可遽谓其足与于斯道哉？予既恨知先生之晚，而存庵君复恳予序其编端，用是僭言之。后世苟有默识君子，其得无取云。

律吕经传全书序

六籍厄于秦，古乐经亡也久矣。炎汉之兴，遗经渐出，虽《乐记》一篇《戴记》存焉，然亦非乐经正传也。兹《律吕经传全书》者何？经者，吾师甘泉湛翁年望九十，隐居樵山，拟补古乐

经为之者也。传者，吾友吕巾石氏心悟图书，遂达律吕，因而推衍为律吕古义者也。经成于樵山之巔，则即孔子兴叹归鲁，删诗序书之日。传成于心悟图书之后，则适当养望留都，从容俟命之辰，固非有意期相发明，而先后之者。

其合之为经传者何？翁之经以律吕为本，以长九寸，空围九分，积八百一十分为黄钟之律，虽未尝睹古完经，然律以和声，本之《虞书》，正五音必由六律，征之《孟子》，则以其补乐经，要之不可易也。巾石之传，推十二律、五声，徒宫纳音之制，悉本天地阴阳五行六气自然之变，而不假夫丝毫人力之为，虽其自为一家之言，未尝预见翁书期与之合，然大本大原同归律吕固已。若尝相与订正一堂，至其纵之，横之，分之，合之，错综发挥，以尽其变化之妙，则声律精义，前儒或求之而不得其端，或得其一二，而未究其终始者，盖皆有以发之，竭尽无余。其于翁之经，真犹栋楹榱桷之于屋，轮辐盖轸之于车也。其当为传，又何疑哉！夫自兹苟有伤古乐之湮，思奏虞廷之音，以继其美者，取信于经，因考之传，则夫二变六十调八十四声之失，与夫近世黄钟三寸九分，清浊反易之缪，固可一朝而尽挥之矣。

或曰：夫兹经传之合也，殆翁之意与？曰：然。然则其必合之者，何居？曰：圣人感通神人之用，寓于乐。作乐之道，尽于律吕。律吕者，天地自然之和，托器而传，待数而显者也。律吕不正，则声音之道乖，而感通神人之用废。故兹经也者，程伯子尝有意焉，弗及为，待翁而继其志者也夫？若兹传也者，又非以继翁之志者哉！即今圣人在上，德配中和，而凤仪兽舞之休，顾犹未臻，非以乐之道，犹歉于虞耶？此翁所以年已耄耋，犹皇皇不能忘情也已。曰：乐之义微矣，广矣，宜若是同与？曰：心学者，千圣万贤相传以尽性至命之矩，犹之正五音之六律，为方员

之规矩者也。故察玕衡，同制度，舜不待诏之尧，开明堂，兴礼乐，周公未尝求诸古者，以其矩同也。巾石氏非尝亲炙翁而早得其矩者与？夫矩同，则其心同，心同，则其同也，独声律已哉！故曰：不闻性与天道，而语制礼作乐者，未矣。文中子曰：“孔明而不死，礼乐其有望乎？”其盖以是也夫？

泰和郭氏族谱序

予以嘉靖丙辰二月，赴甘泉师游衡之约，至则翁已出岳，而吾友平川以先至随行，因得相与盍簪，叙二十年契阔之雅。盖期之十年，而忽焉得之者，殆奇遇也。濒别平川，乃肃状再拜，以谱序恳。先是尝请诸泉翁，郭之族，出于汾阳王子仪。四世中丞瞿，始由金陵徙泰和。相继徙邑之符竹，徙西平，最后徙今蜀江高平。由徙高平祖而来，四百年支派之繁，衣冠之盛，与其家学由积仁累义而约归心性，翁已一一为述之备矣，复欲予何言哉？将非欲予重为其族申所以续谱之义，俾毋忽忘尔耶？

夫天之生物也一本，故近而家，远而天下，莫非同体。古之圣人，其于天下也，则有养老字幼恤孤独之政焉，其为法也详；其于家也，则有爱亲敬长之道焉，其为义也密。夫爱亲敬长与养老字幼恤孤独，以其事则固异矣，然而其心岂二哉！为天下养老字幼恤孤独之心，即居其家爱亲敬长之心。故凡为天下，而天下之老之幼之孤独，漠焉视之者，则固以居其家，其亲其长有移其天性，而天性之爱几于泯焉者矣。是故君子笃其恩于家也，匪以其近私之也；笃其恩于家，所以普其仁于天下者，固在是矣。其以爱亲敬长教其子弟与其族人也，匪以其为吾子弟，为吾族人，故私之耳也，仁人一体之公，中国神圣之学，本如是。同其风于家，所以同天下之风者在是矣。

夫平川讲于天理之学，而自得焉久矣。其于斯谱之续，不敢后而急图之者，独非是心也乎？然则为其族者，宜若何不虑不学孩提而知爱其亲，知敬其长？公此心也，族之人此心也，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大圣大贤此心也，愚夫愚妇此心也。观于谱，明乎一本之义，是心也，其待外益之乎？勃然油然知其不可已矣！夫是心也，即古之神圣所以达之天下，覆冒万物，与天无极者也。夫苟勃然油然至不可已，郭氏之族，岂但闻于吉已乎？夫然后天下始益信君子修孝弟于家，而王道大备焉。谱之为助大矣！

奉寿甘泉湛翁九十序

35

真儒之生，其必当天地至和混翕之运乎？然而得天地间值之数，陟显庸，跻期颐，道德重天下而大有功于斯道者，实希矣。此非由孟氏以来，班班可考者乎？然其理则何耶？

夫由吾泉翁先生而观，当天地至和混翕之运，得天地千百年间值之数，其不为千百年名世大儒一人矣乎！信闻昔者有异人指乾象谓白沙先生曰：“此中星也，今在粤中，星所临，中气应之，其必有圣贤生其间乎？”夫吾泉翁与白沙先生之生征于斯，皆当天地至和混翕之运而笃钟焉，明矣。是故白沙先生，长身玉立而应斗文，音吐清亮，大数中州之产。而先生则其厚如地，其重如山，其气如和风甘雨。夫岭海之间，中国极南处也，非得中气，何以有此？此翁与白沙先生之所以独为世真儒也。若夫翁起魁礼闱，遂历翰职，为司成，为礼侍，为吏礼兵三部尚书，今者寿届九十，鹤发童颜，神视炯炯，援笔细书，动若江汉，固又征其寿，维百未艾，此则由孟氏迄今名世诸大儒所未有也。然则为世真儒而复得天地千百年间值之数者，翁不果其一人者哉！

或曰：先生之学所以大有功于斯道者，可得闻与？曰：先生

之学得之白沙，非始于白沙，乃尧舜孔子之学传之孟子，孟子没，微言绝，程明道氏启其端于濂溪，反求诸六经语孟而大悟焉。由是发为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之说，勿忘勿助，无丝毫人力之说，以授其徒游、杨诸君者也。先生端坐楚云几十年，神会心得，绝意荣达，白沙先生为之喟然兴参前倚衡之羨叹者，其非是也乎？出之为场屋之文，东白张公见之以为真儒复出，讲之金台，阳明先生辄相与卜邻论益，以授学徒，以进讲经筵，以疏之为天德王道之章，以变通之为收敛精神之章，以著述之为《心性图说》，为《四勿总箴》，为学庸语孟诸训测者，其非是也乎？自抠衣江门，以至白首，饮食梦寐，无不与俱者，其非是也乎？夫苟知先生之学，则知先生之有功于斯道也大矣。

孟氏之其功配禹也，以其辟杨墨也。以今天下异说观之，岂徒为我害仁、兼爱害义也哉？岂徒改头换面说向儒家，如宗杲之以教张子韶也哉？迷心空寂，公相传述，六经语孟修身治世微言，诋为粗迹，莽焉无复顾忌者，聪明才辨浸浸乎十而八九矣。自生民以来，异说猖狂，为祸之烈，顾有甚于此耶！向使微先生正色以麾之，昌言以辨之，汲汲皇皇救尧舜孔子不断如线之绪于洪水横流之余，则民彝何赖焉？生人何赖焉？是故先生虽退老泉壑，而学徒散在中外与其四方者，皆知由勿忘勿助以达于天地万物一体之为至学，而服膺勿失，则先生之功大矣。

夫身负斯道，安居朝野六十年，志未大行，而望重天下，使天下贤者，由其坦然精确之训，不贤者乐其和风甘雨之化，由是以推百世之下，又可知矣。故谓其功配禹，而且当居孟氏之右也，谁谓为过情者哉！夫先生钟天地混翕之精，为世真儒，与明道、白沙同其得天地千百年间值之数，身之显与寿，乃更二千年而一人者，不以其异说之害，将莫甚于此天之命，固有默行其间者与？

程伊川有言曰：“世无真儒，则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学者于道不知所向，则孰知斯人之为功。”此固为明道言也。夫今诚使学者不深造乎尧舜孔子之道，则又恶知先生之功之大而天之厚？先生其真不偶也哉！

兹寿也，与者十有三人，皆以宦游便、居处近，得先后相闻者也。其他或仕或处，各远在一方者，皆不及闻也。然要其志，其孰不以信之言为不可易乎？

寿裘鲁江正郎七十序

予昔之游金陵也，识鲁江先生焉。尝及我阳明先生之门，为良知之学，师信之笃，则犹之乎蓍龟指南者也。夫自良知天理之门启，凡为吾党者，类喜意气英发，倡明自任，毅然勇荷，不少逊避，而先生独闇如默如，罕所论辨。徐察其志，则实将断断焉超脱以往，群子辈弗及也，予时心窃畏焉。已而出处稍别，遂与先生不复合并。比叨承乏贵阳，与先生之乡中丞侑溪公为寅，间为予道先生居家之行，始知其良知之用，征于事亲爱兄者有如是。则先生畴昔闇如默如，不屑论辨者，非其有意于耻躬不逮哉？予以是益畏焉，而恒弗忘。寻闻佐鄂，声誉藉藉，予既喜。会秩满，被征入为南工部郎，予又喜。无何，则闻飘然拂袖归矣。夫先生良知之学，见于用，何其奇伟峻洁也如是。至是乃承我少方伯蟠峰先生手书贻予，兼之厚币，谓先生松柏之龄，适登七秩，信旧知也，宜代为寿。且为言先生及兄江坡公与其尊封君醒乐公，自结发即为里闾兰芷之交，醒乐早见幾，江坡不幸被濡，旋荷洗涤，迹虽偶异，顾今三人齿相亚，德相并，轩眉尘表，如逍遥野鹤，则固均邦人望而师焉者也。而予又得因知先生之归也，以奉恩例得荣其先君故也，非徒洁其身焉耳也。夫先生良知之用，见于出

处又如是，先生不谓本其爱亲一念神明之，乃与古之君子同一善藏其用者乎？甚哉，先生所养，非夫人所可及也！

或曰：子之知先生若是，将无庸寿乎哉？曰：良知之学，寿学也，夫复何加焉。曰：然则子之独以天地万物一体为学也，得无与良知二乎？道林子正色喟曰：夫谓之知也者，非即其天地之气之精灵，我得之为心焉者乎？谓之良知也者，非以其纯粹至善，尽天下之方圆，而天下之方圆由之出焉者乎？夫以其纯粹至善，盖天下之方圆，天下之方圆，待之以出，而谓之良知。如使其于天地万物，犹然未睹其为一体也，其可以为天地之气之精灵，而遽得为良知也乎？夫天地万物一体，而我不存焉，此知之所以纯粹至善，为天下万事万物方圆之则也。如使其未达乎此，则何以辨于释氏之灵明妙觉也乎？其何以能使天地万物之痛痒之休戚尽属乎我，而我之知无不贯通，果异于释氏也乎？是故“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孔子之语良知也。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孔子教人为良知之学也。明道学孔子者也，曰：“学者须先识仁；识仁，识心也，即识良知也。良知固自有头面矣。”又曰：“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夫廓然大公者，天地万物一体，无所容于我也。物来顺应，则规矩在乎方圆，万变存乎一运焉已耳。如以为与良知二也，则良知不将为异学哉？抑我阳明翁有言曰：“大人者，知天地万物一体，夫然后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至哉，斯言！百世以俟圣人不惑者也。是故信由先生良知之用，而知先生深有契乎此也。先生之寿将必齐于古之大贤大圣也，其不可知也哉！

敢以是复于蟠峰，寓诸先生以为寿。

卷之二

序类

送觉山洪子令永康序

嘉靖辛卯之秋，道林子旅于南畿，觉山洪子访以学，道林子雅敬焉。壬辰之春，乃同捷于礼闱，遂日同侍于甘泉子。道林子每与论学而唯唯，若不欲事辨说者。然而其气则渊然藏，泊然舒矣。道林子私喜曰：“此其有得于甘泉子乎？”由是以进焉，道其几哉。至是乃又同选于天曹，洪子乃拜永康令。

39

或忧之曰：“永康，浙之号难治者。洪子之质诚美矣，未习于政，奈何？”道林子曰：“洪子知志学矣。知志学，则其政易举矣。”曰：“今之志学而与政二焉者多矣，子于洪子孰征而信诸？”曰：“洪子忠信。忠信，德之基也，君子之学，廓此而已矣。夫洪子忠信，是故见甘泉子而悦且信焉，日化其气而渊然藏，泊然舒焉，是吾有征于洪子者也。”曰：“自人情日畔于真，而天下滋多事矣。子谓廓忠信而足以治乎？”曰：“然则子谓鉴人情，达事变者，非忠信乎哉？忠信而不足以鉴人情，达事变，其忠信也，犹人也，非天也，是犹有蔽焉者也。是故尽去其蔽而天忠信见矣。天忠信见，而天聪明发矣，天聪明发而天下之人情事变莫能遗矣。是故忠信聪明一体也，聪明而与忠信二焉者，其聪明也，人也，

非天也。人而非天，则不足与于同体之仁。不足与于同体之仁者，虽有绝世之能，君子犹病焉，而况其余乎？是故知人情事变尽于天聪明，而后可与论才；知天聪明与天忠信一，而后可与论德；知天忠信与天乾乾一，而后可与论心；知天乾乾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一，而后可与论学。是故洪子之于政也，在知廓而已矣，而奚有他求乎？”问者唯唯而退。

洪子来告别，道林子遂持此以为赠。

别徐桂亭锦衣序

40

南锦衣桂亭徐君叙氏，魏国中山公之族姓也。一日持公节来金台，公隙乃过谒予。惟时，钱海石氏、程顾斋氏、潘春谷氏在坐，叩予为谁，予曰：“此某也，尝自甘泉师学焉者也。”三子即跃跃然喜，如将见甘泉子。明日，三子乃踵拜焉。同志嗣闻者，又明日踵拜如三子。积数日，闻而拜者凡若干人。金曰：“宜有饯。”乃卜日张宴于海印寺之西馆。惟日风清景和，诸子皆晨驰至候迎，乃揖，乃让，乃酌，乃献。君叙氏以熊南沙氏、左东井氏，武选也，不敢当客，诸子固客之，乃就位。于是相与尽欢，比撤席，天已就暝矣。

夫予知君叙氏旧矣，乃若诸子，则皆未有三日之雅者也，胡为慕君叙氏不睽于予若是乎？或曰：“诸子慕甘泉子，故有是。”或又曰：“君叙氏，贵公子也，克抑志而问学，且知择所从焉，宜诸子有是。”夫是则诚然矣，然而君叙氏先此岂无邂逅而遭焉者乎？其见而慕焉，间有如是焉者，或不能如是之翕翕尔也，兹岂无从然乎哉？夫布帛之温，天下不能一日违，入市而观，则或不以先天下之锦绣。逮夫隆冬盛寒，择衣而衣，吾知其与观于入市之情必异矣。此何也？为其利于寒也。古人之学，平正而确实，

是故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暗然而日章，天下高明之士，或反遗焉，然而不终归焉者寡矣。是天下布帛之温之类也。今诸子于君叙氏一见而胥慕焉乃若是，得无以甘泉子为今天下布帛之类也乎？夫天下而知贵布帛，是天下之福也，即诸子而同为布帛，安知天下不同为布帛也，是予征诸诸子而私庆焉者也。

或曰：“然则布帛之温与锦绮何以异？”曰：“孔氏不云乎：‘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是所谓为其布帛者也。‘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是所谓为其锦绮者也。夫布帛也者，美在内者也，是故暗然而日章。锦绮也者，美在外者也，是故的然而日亡。非夫天下之忠信，其孰能辨诸此？”

41

或曰：“其在君叙氏之为布帛也，则何如？”曰：“天下无二性也，文武有二学乎哉？且夫君叙氏，质厚而才美，志确而行修，盖有瑚璉之望，而尚遗于俎豆之列，凡其反情正志之幾，是固所以充其布帛之温之类也。兹岂非诸子所共期于君叙氏者乎？”

寿黄母聂太夫人序

遂宁黄子秀卿，阶官户曹。惟母聂太夫人，以先公大司空祀事之重，守田庐如故。今夏五月某日，惟厥诞辰，黄子以不获奉觞戏彩，恒惚惚若将驰焉者，以语大理评潘子子抑。惟时荐绅之彦，闻者咸乐为歌诗以寓遥祝之雅。惟大行钱子采之，乃夙戒于工氏，爰轴爰图，俾罔弗恪。

或问于蒋子某曰：“夫是可以寿乎哉？”蒋子曰：“凡备物皆孝也，凡悦亲皆寿也。然而有大焉，世未之或讲也。是故寿之寿之将俾之无疆焉者，其在黄子矣。”曰：“何居？”曰：“惟天无疆，惟善弗朽，体无疆之贞，致弗朽之善，此仁人所以寿其亲焉

者也。而黄子独让乎哉？”或曰：“然则予既知黄子矣，黄子有寿亲之道三，而芥拾科第弗与焉。今夫黄子不崑崙以邀名，不混混以同俗，通而不阿，守而不器。其处于乡县，大夫之贤者高其节；而士之忠信者谅其志。是故其行义卓卓矣。始束发即肆为文词，然而不袭故，不刻奇，法度每整整，而用意多其胸臆所自得，视世之兢兢于一技而以工丽相轩轾者，弗屑也。是故其文词沛沛矣。其莅厥政事，人或疏，而我惟密，人或困，而我惟暇。焚焚纠纠，仓卒并至，规条谋画，皆如宿具。其恣手游刃，终日而无留碍者也。是故其政事察察矣。故夫持是三者以寿，其为寿可量耶？”黄子闻而愕然曰：“吁，甚哉，吾何有！吾何有！虽然，吾尝观于古人之行义而学焉，然而将或为制行者，匪古之所谓德行者，吾病焉。吾尝观于古人之文词而学焉，然而将或为精艺者，匪古之所谓道艺者，吾病焉。吾尝观于古人之政事而学焉，然而将或为励政者，匪古之所谓达政者，吾病焉。”蒋子曰：“黄子其思寿其亲于无疆也乎？夫是三者一也，自后世离而二之，而闻道者鲜矣。故予观于黄子，而知其用心者大也。”

诸子歌诗既集，将次焉，蒋子为之序。

送海石子序

嘉靖甲午秋九月，天子诏修典礼于楚，乃命大行钱子薇懋垣往焉。钱子以进士拜大行，越是凡七月始闻命，乃惕惕然若有惧色。曰：“昧劣小子，叨承宗藩使命，则何以堪。”既乃怿怿然若有喜色。曰：“遯吾二亲，越既三期，惟明年六月，实吾父七十之辰，吾母亦七十有四，竣兹王事，庶几获寿诸庭止矣。虽然吾尝讲寿亲之学，于师友而未之能信焉。”越明日，乃尽简诸尝与论辩之彦，诤厥所以自信者，以寿厥亲。

蒋子某于钱子，夙有深契焉，有论于蒋子者曰：“吾闻善寿亲者，仰取诸乾，俯取诸坤，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成其全归之懿。壮哉，钱子斯役也！溯江汉之洪波，望衡岳之奇峰，且将瞻天子龙飞之区，由之以陟太和之巔，以涉洞庭之尾，要其所为，取者莫非天下之极观，而古今间高人哲士所愿一寄目焉者也。甚矣！成钱子寿亲之志，其在斯役矣。”蒋子曰：“有是哉，然而钱子则既知寿亲之本矣，夫知本，斯无事于博取矣乎？”曰：“惟知本而后能仰取俯取近取远取而弗遗焉耳也。曷言乎钱子知本也？夫钱子今天下之聪明者也，吾独于其既见甘泉子而心悦焉，故观其厌枝叶之习，究返约之途，务收敛以翕其精，崇忠信以端其基，察日用以履其实，是其所得于甘泉子者深矣。夫以是观于天地日月四时鬼神，凡俯仰远近之法象，得无洒然契，沛然应，相与忘，而莫知也耶？是故斯役也，览江汉、洞庭其洋洋乎盎然流矣，睇太和衡岳其浑浑乎翕然静矣。是故极刚柔之止，备易简之善，以臻日新富有之盛，以毕寿亲无疆之志，在钱子斯役也。吾固预征之矣。王事既竣，归拜厥庭，奉彼康爵，以祝眉寿，于焉诵武公之什，歌太任之章，油油熙熙，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钱子将无然乎哉？”钱子闻而再拜曰：“薇不敏，敢不夙夜以尚，期无忝？”

春谷篇送潘廷评〔序〕^①

春谷子潘子生一十九年而登进士第，乃厌雕绘之习，箴劝业之友，辩进修之途，爰以讲于道林子。蒋子既乃喟然曰：“孔氏之学，其流也或潜以禅，然而禅犹近也，择术可无慎诸！”道林子

^①据目录补。

乃为诵《中庸天命篇》。春谷子曰：“君子有独握其幾而至道，弗能外焉者，其斯戒慎恐惧乎？然而弗达于所弗睹所弗闻焉，吾惧其犹迹焉耳也。”道林子乃取博学、审问、慎思、明辩、笃行之条而三四复焉。春谷子曰：“五学备而弗睹弗闻之全，殆其幾矣。夫五学匪他也，约之于戒慎恐惧焉，尽之矣。故内外者一焉者也，是内而已焉者，未之睹焉耳。于是乃洗其心，乃潜其神，罔择于静，罔间于动，将自兴居食息之常，以睹乎一阴一阳之妙，日有孳孳，盖确乎其不可拔也。”

嘉靖甲午冬十月，以迓大婚，既疏请归，乃言于道林子曰：“吾旧居春谷，是故于春谷有取焉，乃今知春谷盖未吾与也，子将吾赠乎，曷即斯以训焉，而俾吾之顾以警耶。”道林子曰：“嘻！难言哉，夫尔谷也，阳气至则葩，春而敷草，春而腴鸟，春而嚶云，春而浮。子固是之取乎？然而有时而变矣。当其变也，天地肃杀之气，猝焉乃至，膏者以稿，华者以悴。当此之时，有不变者，惟溶溶温泉，泻出两崖之间，沕沕蒸蒸，而春独存。子固是之取乎？然而可悲者众，而可欣者独也。夫春也，子固恶得而恒居之？虽然古之至人者，混阴阳之化，齐四时之变，一万物之观，是又何为者耶？今夫梅春于春，莲春于夏，菊春于秋。指梅而曰：‘此春也。’夫人固将曰：‘春也。’指莲与菊而曰：‘此春也。’夫人且以为何？执色象以观春久矣，世之瞶瞶焉者多矣。如使有人焉，濯耳目之障于江汉之波，处乎一谷之中，而览乎六合之表，噫吁哉！彼其人岂徒见春于莲与菊之间耶？虽凜然而霜冷，然而雪凡与春不相肖者，将入乎目而胥化为春矣。然则子一谷之中，英华朽腐，夫容有四时之变也耶？子归而试静观焉，愿有以复于我。”

赠焦雪山督学序

道林子闲居而叹曰：“尧舜在上而教学弗崇，虽尧舜弗能治也。是故专一职而默化潜功，独出于百执事之上足与相臣论后先者，其今之督学与？”或曰：“何居？”曰：“天下教学之师正，而后天下之才庶几其近古焉耳。天下之才近古，夫然后于朝廷有推让之懿焉，于郡邑有循良之美焉，夫是之谓近古之治。然而惜也，论治者不于其本焉，论教者不于其身焉，论才者不于其器焉。虽天下不无教学之才，而获与于教学之选者，盖几希矣。”

嘉靖甲午冬十月，焦雪山氏以兵曹大夫拜贵阳督学使。或问曰：“子于雪山氏为同官，知用人者之能，有兹擢也，其意则何居？”道林子曰：“吾不知用人者之意，吾惟知雪山氏，且贵阳当国家西南之隅，而实今人才朴茂之区也。自是近古之才，庶几彬彬乎盛矣。”曰：“曷言乎尔也？”曰：“雪山氏刚塞而寡求。”“然则若是乎与今之贤者班与？”曰：“有大焉，雪山氏博学而约取。”曰：“何征？”曰：“吾征之矣，读白沙子而叹焉，读甘泉子而慕焉，雪山氏固期心得而默成之矣。他日与二三子辨学，吾犹识其语也。”曰：“君子之学，廓然而太公，物来而顺应，如斯焉而已耳。彼徒用心于多途者，奚取焉？”“夫履易简之途，以日扩其刚塞寡求之质，庸言庸行，必有慎也，造次颠沛，必有存也，明动变化，必有志也，道术堂奥，必有辟也，功利横波，必有防也，知愚贤不肖之各胶其气，必有裁也。意以相示，神以相授，必有渐而入也。於乎，贵阳士自是其幸哉！夫嘉谷之种，苟惟得一粒焉，以投之于地，一而百，百而千万相禅，以极于无穷，嘉谷将不可胜食矣。雪山氏今得兴贵阳一方之才，而进之于有造有德庙堂，司用人者，为之翕受而敷施焉，他日为福朝廷，宜如何耶！”

或曰：“子之期雪山氏，若是乎其至也，安知用人者之意，不犹夫子耶？”道林子曰：“察于世道升降之由，而力斡其机者，斯惟天聪明矣。举天下之休戚，而通于一身者，斯惟至仁矣。夫是心也，畴能自私尔哉！吾固冀雪山氏之克有成绩，庶几嗣是司用人者益自信，而俾世道益永有赖也已。”

送吴瑞岗子尹大邑序

46

桃源吴瑞岗子尹蜀大邑，请言于道林子。道林子曰：“天下郡邑，不同其疆土，同其民子。昔为予言子桃源之民，始也萌萌尔，既也蹙蹙尔，今也萎焉日就槁矣，若之何道诸？夫子固身睹之云尔也，子今尚予问耶？”吴子曰：“夫吾桃源其譬诸一指耳，今天下不独一指之为疾，吾既观诸吾桃源焉知之矣。顾夫今之牧，当其未仕，孰非身睹之者，然而当其既仕，而瞽焉者实多也，吾是以问耳。”道林子曰：“嘻，吴子其可与牧民也与哉！”

夫一人而可以生万人者，非牧也耶？是故天子以其礼与法，驱天下郡邑之众，而使之出力以养若牧。彼天下郡邑之牧，莫不奔走而听之天子，固曰礼与法若是，是吾所以养民庶也。天下郡邑之众，固亦曰吾奉礼与法若是，是吾所以自求养也。为若牧者，以其聪明，为一郡一邑之众之耳目，而经营其一郡一邑之众之身，俾无失所焉。故以一人而坐食其一郡一邑之众之力，举其身之父母妻孥重帛而衣，重肉而食，加诸民庶极而什伯焉。固亦曰吾赖天子礼与法以有是，今幸吾民不予毒焉，庶几哉免于咎矣。夫礼与法，胡然有哉？天道也，天子亦奉之焉已耳。是故牧举其职，上以成其忠，下以成其仁。夫能成其忠与仁，以事天而不能及其后者，必寡矣。牧愿其职，上以罔其君，下以罔其民，夫罔其君与民以悖天而能庇其后者，必寡矣。吁，天可无畏哉！是故君子

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亲民，思亲民不可以不畏天。是故辨于吉凶之途者，然后可与顺天；可与顺天，然后可与吏。夫吾子身睹之，必欲身履之。故曰可与牧民也已。”

吴子悚然唯曰：“至哉！子之论。诗曰：‘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敢不佩之朝夕，以从吾子！”

送曾慎轩先生序

士生叔季之世，非崇资峻阶，则不乐仕间栖栖旅进。弗择于官，则如赴壑之潦，往而不返。夫若人辈，独无有重于一官者哉？志苟昏于利势，能自拔而就其所重者寡矣。慎轩先生，予同年进士，今都察院都事曾子惟馨尊翁也。予览其引退之决，不无望尘而感，击节而赏焉。先生由太学生筮仕为广东按察司知事，既考迹，擢尹山东利津。视篆凡三月，即请解印归。人讯其故，先生曰：“吾无他，吾子官于朝，吾母老于家。当吾子未第时，背母万里外，犹可诿也，今实天以成吾志也，而可道乎？”夫古之人，固有重一日之养，而脱屣三公无难色者。今先生辞一令，以归养其垂老之母，犹之释间关之负，而就息于茂木之阴，此固人情也，而曷异焉。

47

夫蛟宫鳄窟，得一珠不足以易其性命，世固有轻此而冒彼者，利为之障耳。故夫利势之所在，万钟不为多，一介不为少，君子大观，可谓释三公难，而释一令易乎？惟夫人凡有轻也，必有重也，凡有舍也，必有取也。先生始得一令，亦足以行志而自见其所有，顾汲汲求解去之，若弗当其情者。此其所取而重者，先生且自奈何哉！先生惟不能自己其菽水之思，故不能一日安乎其官；不能一日安乎其官，故求去之章，凡屡上而不止。或且以为方先生有利津之擢，适子都事以诰封荣及先生，先生固急于养，且就

封耳。是得为深知先生者耶？或又曰，先生居按察，日悯系囚直冤狱，其卒也，几蹈危祸。莅利津日月无何，然而厘宿弊，罢官余，民固已赖之。使追期月，古循良何让焉？故翁非一节士也。

予申论之曰：於乎，凡此何莫非先生菽水思也！惟君子爱其亲，是故无所不爱。有所不爱者，其于亲可知矣。是故人人爱其亲，而天下理矣。是故相天下者，知崇进孝弟之士，而天下嗜利之俗可挽矣。先生自利津以道近，会子都事于京师，兹其还也，予固得以意白先生之进退，以为世励。顾子都事，方以三代忠信之遗质，而为孔门求仁之实学，他日以义制进退，而无与于天下之利势，宜优为焉。乃若苟有希仰而溯其渊源者，其孰不归诸先生云。

奉别南沙子序

世盖有倾盖而语，神感意交，乃辄易其平生而相许，并驱于大道者，是何为其同之易耶？亦有连席而居，积月弥岁，语笑相欢，饮食相狎，而幽隐之所期，寤寐之所存，则判乎若楚越之人，各安其土之所适，而不能相通焉者，是又何为其同之难耶？论者曰：谋搏万仞之上，则负溟鹏之翼者，皆将奋跃而从焉，以谋诸鴈鸚，则（棹）〔掉〕^①尾而逝矣，天下恶有不同声而固相应者乎？

予初自户曹入兵曹司选，才数日，而南沙熊子适以起复进士，亦拜兵曹司选。南沙子磊落有气魄，恣口论天下事，虽不尽当人意，而激烈横鹜，实奇伟动人，予心取焉。予时有论说，南沙子虽不尽然，然而不退而思者寡矣。既乃喟然曰：“究吾志友可少哉！”以是予之得南沙子，犹孤鹤翱空，或益之鹏翮焉。南沙子之

^①据文义改。

视予，犹轻舟泛海，或进之指南焉。印山子初见南沙子，而嘖嘖以退。既而曰：“道林子其谅知人哉！”荆川子间为戏，则曰：“将无负道林子甚矣。”予之偶同于南沙子有如是也。夫倾盖而语，相感而遂相同焉，使天下睹其同之易者，谓予与南沙子非耶？虽然，予尚有疑焉。南沙子今以忧去予，予终无言不可也。

盖予与南沙子以官同曹，以退食同，所凡一盂一豆，晨夕必相须，今且余二载，倾盖之欢已乎。间尝自省，而因以省南沙子，则每见其琅琅然诵，铿铿然吟，未或倦焉。试旁窥之，多诸家汗漫之经，末代靡丽之什，乃私骇而叹曰：“使南沙子第求诸糟粕乎，虽六经可废也，顾此类何为者！”

49

夫君子所贵乎同者，幽隐之所期，寤寐之所存而已矣。苟南沙子之于彼，或出其余力，间一览焉，以观造化之生意，虽一技一艺，亦或偶得焉可也。不然则展转濡溺，将不免为迷方者，予能强诬之为同耶？若然，则天下又将以同之难者，在予与南沙子已。夫取天下同之易与难，而并集于予与南沙子，宜若无害也。独如或者难易之辨、溟鹏鸩鸩之喻何哉！南沙子固不苟为尽同于人者，将不欲同闻大道乎？夫弃至乐，玩小技，忘神鉴，即迷海，不可以言智，予固信南沙子之终予同也。

别严君稚载序

严稚载氏，生长湖之德安，处庠校，日即得闻古学于浙之南茗韦子德安。先是白兆杨子、大安何子，俱已尝及甘泉先生之门，确然有兴起古学之志。得韦子起谪来倅郡事，由是一时之士，翕然应声，稚载氏乃其负帙而先登者也。嘉靖乙未夏，以岁荐谒予京邸，视其貌，庄雅之度，纯厚之气，不事强矫，问学数语之外，凝然内守，不复更及他事。徐探其心之所安，则惟欲抱静守寂于

深山穷谷，以养其怡愉澹漠之真。久之，复闻其尊翁洒然先生，亦既从事于仙释，而脱然不欲以世事婴怀，凡望其子者，皆今世之所讳讲，而古隐德者之所从事。

嗟乎，王教息而功利滋，浸淫滔天，虽天地生物之气，亦驳而不纯，谁谓犹复得见此良质耶？予既为之嗟叹爱悦，若一旦得古尊壘于尘土，而顾赏不置，乃复为告以圣贤内外合一中正之学，使之即日用而精一其心，以为万化之本。及其将筮师儒，以从尊翁教旨，而犹有疑于心，予乃为之力助而决焉。今既拜观城之命，且束装而辞予去矣，顾予何言哉？

孟子曰：“君子之教，不成德者，有达才者。”夫德与才，皆性也。性，天命也。养而尽之，以达于命，是之谓学。是故无体无用，无德无才。语德曰成，明达之谓也，语才曰达，精纯之谓也。岂如世儒所谓因其性质之偏，而姑成就其一偏者哉！信如是，则圣人之学，亦有二本矣。是故内外合，是之谓养；德才合，是之谓化。养而能化，然后随其才德之质，而咸就于中，虽语其分，不无差别，而精纯明达，要之一而已。今稚载氏既以圣人之学，自养其性，以求至于化。自兹又以其自养者觉其在门之士，俾咸知所以养其性以达于命，岂非国家之福，而予相知之一快哉！稚载氏固笃信斯义者，其尚俾同斯志者，而均无缪乎！孟氏之旨，则斯学庶乎其可望也已。

送西林柳塘二先生序

西林子刑子选判黄，柳塘子薛子选丞陈留，辞于道林子，各言其难，有忧色。道林子叹曰：“凡人情得郡则喜，得邑则忧者，以郡邑之崇卑异也。得守令则喜，得判丞则忧者，以判丞之贵不及守令也。今二子难不及是，难在政矣。难独在政，非古之为仕

者与？”

客曰：“非然也，二子盖谦谦尔也。我知二子矣。邢子朴外而慧中，易足而寡嗜。吾征于其覆舟之事，颠沛丧资，枕岸熟卧，此与堕甑不顾者上下何如也？是故吾知其易于判矣。薛子慷慨而有气，明果而有执。吾征于其事母之行，怡志承颜，垂白一致，此殆庶几乎出言举足不敢忘亲者也。是故吾知其易于丞矣。故二子难其政者，其谦谦尔也，君子之事也。

道林子曰：“吾知之，吾知之。谅哉，二子！不难于判丞也。然吾不惟其平日，乃惟以令难其政筮之耳。以今难其政，征平日之养，是吾有喜于二子乎！今夫天下颠蹶于平易之途，而尺寸不能自致者，非以其操心不危之咎与？鹪鹩卑栖，终身鲜及于患者，其瞻顾审也。鹰隼凌厉千仞，人或得而梏之者，其瞻顾不审也。人徒见夫为吏于斯世者，莽莽而令，罔罔而措，猎猎而耻，赫赫而威，以为彼胡不臧若此，而不知其操心不危实尸之耳。是故二子吾知其免矣。免于为吏之疚，而弗克信于上下以行其志者，未之有也。

51

道林子于二子旧有讲习之雅，喜而为之词者，由乎中也。二子宁无重有警而释然于其难耶？

送南畿会友〔序〕^①

道林子生四十二年游南太学，东南之隽凡有意甘泉子之学者，皆从论辩焉。自是岁每一至，虽至而辄还，然合簪而商业者，盖岁加博矣。五十登进士，官兵曹东南，故尝与游之士，来谒选论曹，辄过而论考故业。当去，则丐言以别，踵踵焉未有已也。客

①据目录补。

有道林子计者曰：“诸君子之固有须也，殆于子若见甘泉子焉。夫人有四方，心无四方，仕有四方，道无四方，子括而例赠之，俾人人得所须焉，不约而可继乎？”道林子曰：“嘻，吾意也。”

未几，竹冈时子、玉华陈子、景崖徐子，各拜巨邑，且辞去。道林子曰：“吾今斯无容默也已。且诸君畴昔之学也，为仕乎哉？于甘泉子既有闻矣，其殆非徒为仕也乎？今日之仕也，为贫乎哉？如其为贫也，古之人固有为之者矣。虽然君子之仕也，初无择于为贫与为道也。何也？为贫也者，为其不可以大行，而可以小行也，非徒窃其养焉耳也。如徒窃其养焉耳也，志士固有时而忘沟壑矣。”三子曰：“敢问小行如之何？”曰：“行也者，谓行乎自我者也。制于人，我不得专焉者，无与焉耳。吾尝见夫良守令矣，初未有赫然奇伟之政，惟非其恒禄，则弗衣以食也。而吾胥吾正，苟有横索诸吾民者，辄痛遣焉而弗以贷。是故征求多途，而民不告扰焉。民不告扰，故民称足也。夫征求多途，而我欲裁之，是己之不得为者也。我无所渔于民而刚戢其下，俾不得逞焉，是己之得为者也。未尝为其得为者，而顾以不得为者自诿，曾是为贫而可为邪？於乎！然则今天下郡邑之不治，果征求暴之与？抑守令者自为暴也？吾固以为征求之暴十二三，庸守令与滑胥黠正之暴十六七。使去其六七，而独存其二三，郡邑不尤可望乎？虽然，非察于天道之故而明于义者，其谁能立颓波以幸斯民也耶？惟诸君于甘泉子既有闻矣，其庶有迪哉。”

三子曰：“敢问天道。”道林子曰：“吾诚未见良吏而罔后者矣，亦未见暴吏而有后者矣，士必察于此而后就义也。决夫是之于体认天理也，其殆庶乎？”

赠吴默泉督学序^①

道林子友于海石子，而闻默泉子之贤，心窃慕焉。于兹三年矣，始获一接于部僚之宴，再见于税驾之馆，既乃私叹曰：“夫今之贤者也，吾见其有余焉而已也，未见其或不足也。今默泉子暗暗乎弗章也，讷讷乎弗辨也，卑卑乎常俯而退也。其于道也几乎哉！”

或曰：“默泉子督学使也，今之语督学也，工文词则贤，博隐僻则贤，轻锐豪逸则贤。子独不以是求默泉子，然则今之语督学者，皆非耶？”道林子哂曰：“甚哉！是吾惑也。夫督学也者，以督天下之学焉者也。学也者，学夫天之与我者也。天之与我者，理与义也。故理义者，生民之命也。督学者，理义之桢也，桢不桢可乎哉？是故心得理义，是谓有德；身服理义，是谓有道；惟忠惟信，是谓可与入道德。求理义之桢于道德，求道德于忠信，是明王之所以治也。吁，久矣，滋吾惑也。”曰：“然则文词将无取乎？”曰：“理义，人心也，有理义之心，斯蔚乎其有文词矣。惟不出于理义者，吾惧焉耳。”

53

无何，默泉子有广东之命，道林子喜曰：“理义之昌也，其有独盛乎哉？广东古越也，自白沙子辟其门，甘泉子循级而履，理义之学炳如也。默泉子今复督学其间，非其域独得天地之盛有是耶？故兹往也，乘天地独盛之运，明二先生独信之旨，成一方翕然望道之才，桢理义以植斯人无穷之命，夫然后天下乃始信默泉子望之而如不足者，果哉其中有余而几于道也。”

①底本正文此标题原作“赠默泉子吴子序”，今据目录改。

寿秋晚刘翁八十序

客有谈秋晚翁于道林子者曰：“伟哉！有翁秋晚，结茅于潜潜之上处焉，鹤发童颜，不知岁年，望之如神仙。有子翹然，佩之弧矢，训之法言。顷焉变化，凤翥鸾骞。乃亟止之，以知足之戒，俾敛翼以就卑息之安。弥晚而鰈，或进之出入随以妇人之义，则掉头不顾，笑指其九节之筇，曰：‘是与吾日夕周旋者也，复何求焉？’以是脱乎无忧，信口成诗，有时弄孙，有时灌畦。然则信以为何为者耶？”道林子方览乎天地无穷之变，而遐想乎大道之世，乃拊掌曰：“有是哉！彼方如醉如梦，没溺乎深渊洪涛。然则命兹翁为神仙流不可耶？”

又一日，道林子方整衣而坐，俄有二客，翼然来顾，一刘北华氏，则翁子也；一马明山氏，为道林子宿契焉。让揖甫毕，刘子乃称币展刺前揖曰：“勋也不肖，敢以家君寿辱吾子海言。”马子曰：“翁春秋今为八十，吉辈宜有祝，敬以丐诸吾子，其幸无让为。”于时道林子唯唯。翼日之旦，刘子复来，顾乃言曰：“勋也贫弗能养，用糜兹斗粟弗能去，又顾冰天万里，吾家君老，弗敢奉也。是故以一仆自随，而委吾箕帚妇于家，用代菽水之供焉，今复已矣。”言未既，乃泫然而涕。嗣又言曰：“陟岵望云，往睹于载籍有感焉，诂谓乃今若尔甚耶？”

道林子曰：“古有陶唐之世，大朴未散，嗜欲未开，见利不歆，满则知戒，浑浑噩噩，游乎澹漠。故无夭札而咸寿，乐三代明王之兴。其始也，大朴渐漓，嗜欲已开，惟导之以理义，重之以劳来，故其既也，俗用还淳，民亦寿考。以吾畴昔之所闻，秋晚翁庶几陶唐氏之民与？三代盛世之民与？其克跻兹寿，挺乎如幽壑之松，矫乎如琼海之鹤，谁谓其偶致耶？夫刘子也，就禄仕以纾其

贫，委妻孥以代其养，宁其身之踽踽凉凉，潇然客邸，而不忍翁以桑榆之景，远触严寒，其于古人，不得已而通变之权，良有符契焉。所以怡翁之心神，而益充其天和，又安可谓不有助也！然则拘拘焉徒以寿归诸天而不要诸人者，其信非矣。夫以是，斯又知翁之寿犹未有极也。虽然，世之语寿者，语其久视云尔，殆难免乎朽矣。古有弗朽者，斯其为寿，果何道致之耶？传曰：‘立身行道，扬名以显父母。’夫苟立身行道，扬名以显父母，寿其亲之至也，斯弗朽之道也，不在刘子与？”

刘子拜曰：“昔者家君，尝以是命勋矣。”道林子喟然曰：“秋畹翁能以弗朽之道望其子，庶几可与期于久视之外也哉！”

荣寿篇奉左太君先生

嘉靖十有二年，天子以肇诞皇储推恩薄海。惟时诸荐绅耆父，承恩京邸，矫矫蹁跹，黑发丹面，人望之而争愕愕者，司马左君尊翁也。讯其年，乃为五十。诸与司马君游者相语曰：“翁福其茂矣乎，请祝焉。”司马君辞曰：“靡靡劣质，叨兹休命，爰及家君，惧将弗堪，愿惟规诲是承，以庶几免于咎也。”有造司马君之堂，揖翁而拜之者请曰：“翁福其方旦矣乎，敢祝焉。”翁辞曰：“神貺既盈，惧将及倾，其何祝之敢当。愿惟规诲之辱。”

今十有四年冬，大司马以颁武臣诰故事，请简属吏，往使南甸，司马君独承简焉。及期，将奉其尊翁暨太安人以行，诸尝愿祝者咸曰：“兹役也，司马君得尽吟览之兴，翁与太安人得慰怀土之思。若夫践华堂，集嘉宾，陈几筵，列尊俎，歌《四牡》，继以《南山》，锦诰烂烂，彩服翩翩，辉映上下，和气充庭，迓休凝祉，其有极乎？顾今则不得不追而祝之也，是则在道林子矣。”

道林子曰：“夫祝以愿其保成而永之久也，故祝有庆义焉，

有惧义焉。夫吾观于翁与司马君，而释其惧也久矣。兹祝也，其惟致吾庆义已乎？虽然，夫庆以乐，其有是而庆之耳也，吾今固乐其有是也，而固犹未已也。”客曰：“愿闻子于翁与司马君，而释其惧者何居？”曰：“吾尝承教于翁矣，语某则曰：‘吾忧其积而弗能散也。’语某则曰：‘吾忧其满而不知持也。’天道人事之际其有睹哉！吾幸承切磋于司马君矣。礼义道薄，士习其少变乎，块块以居，罔所燕狎，吾于司马君有取焉。夫执是以往，鲜或失矣。是吾观于翁与司马君，而释其惧者也。”“然则子乐其有是，而犹未已也，则又何征焉。”曰：“天之命定于夫人，人之命定于夫志。志也者，精神之极，而天人之会夫？斯之不易言久矣。吾于司马君，庶其有望乎尔。是故叹诗词之工丽，而想慕乎渊明。自得之作，其不欲为诗流尔乎？博观百氏而雅惟石翁之好，其思崇本实尔乎？少年魁天下，而退然不以为得，其思独得其大者尔乎？夫以是定命，天其违乎哉！是故志之精神通于天，亦通于亲矣；通于亲，亦通于天矣。是故翁寿由今而百，而无疆，而奕奕之恩有赫自天，与寿咸极，俾斯世斯人欣睹其旷代罕俪之美而歌颂焉，以传于无穷，斯其征矣，斯其征矣。”

或曰：“翁自弱冠，畏义慕仁，潜德冥通，厥惟旧矣，乃今司马君之亹亹于道，翁自植之耳。”道林子曰：“信《诗》曰：‘瑟彼玉瓚，黄流在中。恺悌君子，福禄攸降。’请敬歌之，以为翁寿。”

司马君闻而拜曰：“敬承规诲，其斯为家君荣寿至矣，某不敏，夙夜敢不佩。”

杨翁还金遗庆序

士修一义一行于躬，而足以格真宰，干化权，造嗣世之福于

无穷，理有之乎。孔子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夫积也者，固非一朝一夕云尔；夫非一朝一夕，则其非一义一行亦明矣。然则以一义一行而每获庆报者，果不足信与？曰，奚其不可信也，世盖未之深究焉耳。予于杨翁还金事，有感焉。

翁桂林望姓，今宪部大夫顺泉君曾大父也。翁同郡有崔姓者逋官租，官督之急，乃尽鬻其产，得金凡若干。已而诣城邑，过翁仆，市酒所饮焉，辞而遗其金以去。仆欣然持以报翁。翁戚曰：“人不幸遗金，而我则攘之，不祥，且安知其非逋公租而将以偿之者乎？”冀旦，候于门以待。顷之，崔果过门，泣诉故。翁即出金归之。崔感泣，请留其半，翁笑而遣焉。诸崔相语曰：“是大造吾家性命者也！”由是岁时则祀翁而祝之。

57

于时，翁生子震，克世其家。震生子孟胤昌，仲胤隆。隆生琨，与胤昌先后登省第。季胤祯实生今顺泉君。君尤奇伟不群，望之隐然卿辅器。由是论之者咸曰：“杨氏兹庆也，实翁还金所遗耳夫？然是翁以尺寸之施，而获寻丈之报也，谅乎哉！”噫嘻，此盖世之未讲者耳。设于此有人，日孳孳焉以攫利为事，而不遑计人之如何，卒然而遇遗金，能辄还之乎？必不然也。是故士凡以希奇旷绝一节之行，腾誉天下，其为人，必也真朴之性弗啻于习，纷华靡丽澹不之好，恣然（幅幅）〔悃悃〕^①之风，度世诚无所较计于我，而我亦无所较计于世，有时而为希奇旷绝之行，何思何勉乎尔。斯其人，其得于天地之善气，盖根乎其心，达乎其貌，充于其家庭，以及于里闾，以是召和气，迓休祲，一水湿火燥，自相感应之类耳。是故士凡负希奇旷绝之行，未有不感通乎天，而延福于来世者也。顾所以感通者，非直以其希奇旷绝一节

①形近而讹，据文义改。

云耳。达于此，天人之义，其庶乎哉！故曰：世或未之讲也。

予以质诸顺泉君，君曰：“至哉！子之论。吾闻吾曾大父好仁而急于义，乡人争称之，曰：‘是三代之遗民也已！’信如子之论，夫好仁而急于义，则义之积久矣，杨氏恶乎弗昌！”

侍御石洲李先生按蜀古维序

今制，五岁一简科院出按天下，督理诸边财赋，重边计也。嘉靖丙申，司计大臣以制请上，辄报允。爰是，咸慎选以充。时偕按蜀贵，则侍御石洲李公与都谏西村尤公。既按贵，将竣事，石洲公先至蜀，乃直趋威茂，躬莅焉。威茂，古维州之境，崇山峻峰，连络松叠，番夷诸种类丛窟环薄，实当蜀极西要害之限。先是，当其事者或即制兵宪臣，核实以报，或遣有司之良而遥督之，未有奋然特往者。故公始至，镇人咸争相骇愕已。乃窃叹曰：“骢马公固自天而降也。然实置兹镇以来，未之前闻也。”时参戎鉞山李君，适在镇间，得独待公坐，见公每亹亹道谊无倦色，乃喟然曰：“兹镇也，乃克有兹昌会也，其旷事与？曷可无志。”乃命绘工图公按维状于轴，属道林蒋子序焉。

道林子曰：“於乎，休哉！允兹旷事哉。且夫览兹图者，可以观使臣靡及之怀焉，可以观王臣匪躬之义焉，可以观君子综理之智焉，可以观仁人遏恶之公焉。曷云乎尔？公万里至蜀，才数夕，即扬旌策骢，翱翔鸟道。自藩臬群公以下，每一咨諏，辄倾倒，务克有相。是谓使臣靡及之怀。先威茂，次叠，又次松冲，斥瘴雾，冒犯夷巢，已而婴疾，濒于颠沛，犹皇皇以诚意激励从事群工相懋勿怠，盖若忘其身之戚也。是谓王臣匪躬之义。定宏规，削苛节，参伍以穷本，错综以知末，上下十余年间，势若纷结，而不可卒解者，应手条析涣然，各顺吾理。是谓君子综理之

智。其于神奸鬼滑，苟得其情，必置重典罔赦。自昔虎吻虺腹，法网不及，嗃嗃然倚藏而跳踰者，不啻倒橐而空之。是谓仁人遏恶之公。是故览兹图也，而公之美并彰彰矣。虽然，公之美其有本矣。公讲圣贤之学于甘泉子旧矣，圣贤之学，吾身与家国天下一体焉者也。故宜公之富有众美而并出之也。

泂山君闻而喜曰：“子殆知公之深者与？是又兹图之幸也已。”

赠顺斋林公进藩左使序

今越广藩左使林顺斋公，始自蜀宪使进蜀藩左使也，人曰，公由尚书郎荷筒出参藩政以来，所至声绩炫赫，即使左使乏，必先及公无疑。已而弗然，人又曰，以公之望，兼负扫除真寇希世未酬之绩，此岂宜后者耶？意者行将以抚台处公矣。及兹得报，人讶讶弗已。或以问道林子。

59

道林子曰：“将谓公薄左使耶？”曰：“非也，以公宜得超拜，顾今秩不犹循循常格尔乎？”曰：“且谓公闻兹报也，则如之何。”曰：“吾实瞰之矣，盖跃跃然，如其有觊焉而骤获之也。”道林子曰：“嘻，公之喜也，非以其得寿竹石翁与？夫人于堂，以舒其陟岵、望云之思已乎？非以其得及方岳二品之贵，荐觞于八秩并白之严慈，以娱其一日千年不易得之景已乎？吾闻古之明主之于臣也，常体其情而恤其私。古之贤相之为君用人也，常惟其国家之利、社稷之计，苟有所当，固不暇论其秩之如何也。公秩已贵视部卿，圣天子方求才如渴，密幄咨访之余，公万里怀归之私，固宜悉之已熟。且越广西蜀，虽均之重藩，顾霄旰之虑，尚廛交南，则借雄才以待卒然之机会，二藩之缓急，固殊然。则兹之仅以是处公也，安知非出于庙堂一时之权，而因以便公之私也耶？虽然公岂汲汲宠荣而急君相之知遇者哉？吾得亲公于蜀，

于兹二年，吾固瞰之深矣。盖每见公之议大政也，苟有不便，虽两台之重，不苟从。及其接遇琐琐，礼文之度，恒持常分。惟确时有未合，每独行自信，不必人之同也。夫公才猷之异，其见于事业者，固足征矣。然由吾瞰于蜀者以推，则公岂夫人汲汲宠荣而急君相知遇者之俦哉？夫人臣不惟其能，惟其正。公年始逾艾，旦夕历抚台，进秉钧轴，或圣天子悯其久劳藩务，亟擢贰卿以往，盖未可知。惴惴焉敦所履，以师表天下，挽一世人才，而登之三代之上，固知公不但已也。夫然后盖不独明吾之足以知公，而吾君吾相今所以待公之意，斯益征其为重公之至也已。”于是问者唯唯而退。

适公将戒行，藩诸公属道林子言，顾不得辞也，乃为序次其答问云。

寿陈栋塘方伯七十一序

澧别驾程君惟益，调自安吉，乃自澧走使，修二十年之问于道林子，因缄其所得栋塘公赠言稿以来，且曰：“公于霖有陶铸之赐焉。明年某月某日，惟公诞辰七十有一，霖也系官于兹，顾神则驰矣。敢请一言奉之以寿，不什伯于称觞尔乎？”

道林子喜曰：“自一二大贤，倡明斯学，一时正色，昌言相振奋而起者，吾得概知之矣。然如栋塘公早承全懿太夫人之训，以其卓然忠信之资，问道于甘泉先生之门，切磋于泾野、东廓诸海内之望，病世儒之腾口害道，退焉呐焉从事于践履之实者，吾见实罕矣。故信于公虽隔千里万里，东西南北海之远，固未尝一日不心相通，神相游也。则因君以寓无疆之祝于公也，岂非其至愿乎哉？”

或曰：“然则子宜奚祝夫寿，莫大乎道义之期，惟公从事于

兹实久矣。”道林子曰：“嘻，予与公非同为济海者与？然而予窃忧之矣。自夫孟子论见知闻知而来至于今，慨然以斯道自任，起而或倡之或和之者，不知凡几，然固皆所谓天下之豪杰也。使复有如孟氏者，自其百世之后而考订焉，其将人人而曰见而知之者乎？人人而曰闻而知之者乎？其必有然有不然，有与有不与者矣。吁，可无惧也哉！且夫自尧舜至于孔子，上下已二千年，其间望轨而驰，承风而走，诂止于禹、皋、伊、莱、太公望、散宜生数君子已乎？其惟以兹数君子相后先而接踵者，固以此心此性精纯之至，非其人者莫可也。然则孟氏之所谓见知闻知也者，其斯为立命者与？其非以其聪明特达跂足超悟，凌高厉空，土苴世事，而固以其惟精惟一，体用同幾，制事制心，传约同功，始于尚褻，暗然而终于不显笃恭矣乎？夫予与公相期优游乎兹也，譬之泛一苇凌沧溟，以期诞登而逍遥也。是得无忧尔乎？”

或曰：“请闻立命。”曰：“以百年为命者，是众人之所谓命也。夫命也者，即天也，天无尽命，其有尽乎？是故吾窃悲夫众人者，以其无尽之命，而六七十年，八九十年已耳。”曰：“何征？”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之寿与天之寿固一耳。”“又何征？”曰：“尧舜知他几千年，其心至今在，尧舜之寿与天之寿固一耳。”“然则安得而必诸？”曰：“亦临亦保，是文王之所以为精纯也；兢兢业业，是尧舜之所以为精纯也。故心而诣乎精纯，无疆之命，自我立矣。虽天其能与焉也哉？夫公海内之望，望道已深，其兹诞辰，吾意天必为开丽日之辉，地必为应和风之爽，海上异人，必为献瑶池千岁之桃，其可无桃源野仙太还臆说俎豆乎？金石之间，令公一赏其音而轩眉抚掌乎！”乃系之歌曰：

伊有人兮，在彼天目。鹿豕为侣兮，云霞为屋。瞻黄唐兮邈邈，从吾志兮行独。慨群哲兢兮燭火纷，乃廓日月兮照坤轴。恒

默默以干运兮亥与子，巽风震雷每交发兮一何速。乘玄鹤兮游八弦，十二万年瞬息促。彭篴八百岂足数，阖辟与之同转毂。从之不得想见之，一觞遥寄天山曲。

寿封君汪东川翁七十序

62 异哉，天之生神物也，其先之也，其皆天地太朴之气乎？是故开物成务之神圣，比肩接踵于初古之世，而叔世道德名世之英，往往皆其朴茂淳德之裔，固同一理焉耳。东川翁，某南畿同年，今方伯汪周潭氏尊翁也。容辉瞽咳，予虽无由一见，顾闻其至性古朴，不受智巧之凿，若生于葛天、无怀之世，由其太羹玄酒之俗而不识不知，为之兴慕而仰叹焉实久矣。由今观之，翁为之父，而周潭之为其子也，天生神物之圣，其不益征矣乎？

或曰：“请问周潭公之为神物者若何？”“窃闻公以弱龄大魁畿甸，寻辄收捷南宫，犹之矢无虚发。其为文也，根诸道而变化天奇。其文不凡也，固神物类也。三十而出典重郡，状义命，抑宗藩，人服其度，佐宪分辖胡马冲斥之区，措置机宜，若从容有余暇焉。是其政不凡也，固神物类也。自释褐即问学甘泉湛先生之门，兼求海内豪杰而尽友之。盖非道德不讲，非圣贤不师。是其志不凡又有如此者，谓之为神物也。”“诚宜子之羡慕于公也，将无在是耶？若夫旦夕入陟卿弼，谟谋庙堂，则固公之余事。子之以神物况也，岂徒是哉？”道林子曰：“吾之有慕于公也，固诚以其志也，然自夫道德之门启，闻风而兴者，岂少哉！顾志如公者，吾不多见也。卓哉，其辨大道之门而先得之者乎？曷谓大道之门？唐虞三代君臣相与畴咨论议，一言之中乎道也，即下拜而受之，君不知其出于臣，而为之臣者，禹、皋不知其出于稷、契，伊尹不知其出于莱朱，周、召不知其出于太公望、散宜生，岂非

以道相帅，而同以天之心为心者与？若宋横渠氏与明道兄弟，则皆倡道于一时者也。闻其论《易》即遣其徒事之，为之撤皋比焉，见其所著《西铭》，谓其有合于孔门求仁之旨，遂取以训学者，不复别立门户焉。此其心不已几于唐虞三代之君臣矣乎？自昔圣贤相传大道之门，其在此盖昭如矣。甚矣！吾爱公之志有得乎此也。”

或告之良知之学曰：“此不可与体认天理同观也。”即喜受之。已求诸身心有合焉，曰：“此即天理之旨也，何二之有？”或告之体认天理之学曰：“此不可与致良知同观也。”即喜受之。已求诸身心有合焉，曰：“此即良知之旨也，何二之有？”因以告予曰：“良知、天理，其孰非以名斯心性者，与良知、天理可二也，心性可二耶？致与体认可二也，尽心知性，存心养性可二耶？吾幸知之矣。其惟躬行斯乎，其惟辨大道之门而日由之乎？彼是与非相呶呶而未已者，或未之睹也已。”夫即是盖可以观其志矣。公之志如此，谓公为天生神物，由太朴钟之，公之道德，其必为明道兄弟而上，而东川翁之寿，其必为大中公一世十世以至百世而未已，岂非理之必可信者哉？

或曰：“世以聪明气魄求圣人久矣，夫公貌若不胜衣，言若不能出诸口，子固亟慕焉，何哉？”曰：“范文正公平生未尝开讲学之门，吾尚论于数百载之下，以为使在孔门，当与冉、闵诸贤比肩而立。盖以其先忧后乐，以一身视天下，志已得乎大道之门，其为闻道大贤无疑。夫斯说也，吾友大洲子有合矣。顾如公不可谓得其门者乎？抑孔门默成之德行卒归之閤閤与？如愚之二子敏如赐，果如由，不与焉此又何耶？气盖一世，而胜心未忘，与外若退，然而中不可拔，君子以为于道孰近哉？”

于是沅太守李君芝田、澧别驾程君午谷皆翁乡人，夙尝承公

一日之雅，闻而喜曰：“道林子以是寿东川翁，寿之至矣，某某敢不与！”乃请书之，附公行李，献之翁，以寓无疆之祝。

寿陈母七十一序

陈子茂卿，岁丁未礼闈不偶，乞禄养，得领蜀富顺学。论道常，乃谒道林子，言曰：“吾母春秋七十有一，吾兹幸得以禄养矣，顾先生尝诲某曰，甘旨以养，觴彩以怡，孝之末也，请毕其说，使某得心省而膺服焉，不为图报先生之大者乎？”

64 道林子曰：“心性之与身体发肤孰重？《记》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夫身体发肤，犹不敢毁伤，而况于心性乎？故存心养性焉，孝之大者也，寿在其中矣。且吾何以言寿在其中？子之于亲，一本也，子之心性与亲之心性，一本也，然而其谁能不二于天矣乎？夫寿，惟天其至矣，夫人苟能诣其心性于天，则寿其亲也，庸有疆乎哉！噫，此殆世之所未暇讲焉者也，兹不在吾子哉。”陈子曰：“愿闻所以存心养性。”道林子曰：“其幾乎，其幾乎！察于幾，天明天聪，斯其与天并运乎！虽然，顾世之语存心养性者，吾惑焉；今夫语志而遗气也，语敬而遗义也，语忠信而遗修辞立诚也，将不使心性为虚乎？不将蔽尔天明，塞尔天聪乎？故谓鉴明，而方圆曲直之形有所不见，无损于鉴之明者，必非知鉴者也。谓日月至明，而洪纤小大之物有所不见，无损于日月之至明者，必非知日月者也。是故其惟圣学乎？敬义合一也，德业合一也。无他，察之于动静有无之间焉尔已，其实非二也。故察之于动静有无之间焉者，此颜氏子不违仁之道也。继颜氏者，其孟氏乎？是故告子知空守其心，而遗其耳目视听之用，则并举持志养气，言乎合一并至，以救其空虚莽荡之病，然而卒约之于必有事焉。而忽正心，勿忘勿助，长默观之天明天聪

之境，固已无时不洒然廓然，极夫静而无静、动而无动之神，其用不与日月之明同，普万物而并照矣乎！故苟谓孟氏之学，二于孔氏者，其必未尝知孔氏也已。”

于是陈子悚然曰：“敬闻志气合一之教矣。某不敏，敢不奉以终身，以勉图无疆之寿。”

赠潘万渠大参序

予昔己酉之岁，与万渠先生遇于岳麓，遂联舟溯潇湘之波，登紫云湛翁驻游节之台，访朱张二子板屋歌吟之处，二十年契阔之怀，盖于斯洒焉豁矣。予时驭顺风，陟罗浮，观飞云，兴固益飘如也。先生由是得邀予过石鼓，召林下之老，集庠序之秀，陈诗书，开讲席，而终之俎豆，其事顾不为希旷矣乎！予之还自罗浮，再过石鼓而别也，则期曰：先生他日茂擢，予必携一觞饮饯于此，先生宜志之。睽违既久，引领正切，或者乃传先生已被新命参贵藩，即喜曰：“如其然石鼓之约，其不在桃源洞天乎？”无何，则衡太守蔡子白石、贰守袁子南江丐言之使至矣。夫即使予二人诚如曩昔之约，饮饯蒸湘之上，亦大幸矣，乃今则固再晤屡晤，殆未已焉。天之于吾二人，何其作之合而缔之勤，乃如此耶？

65

念惟往昔，与先生论究学术之年，盖实再同壬辰甲榜之后。每遇暮则相过，过则必尽夜分。其相期修道，以率性而诣于命也，则以天地万物一体为宗。其功则戒尚口夸诞之习，崇默识缉熙之旨。尚记先生之言曰：“炯炯天灵，呈现于勿忘勿助之间，一物不留，离明乾健，以予验之，仅顷刻耳。世之方谈学而遽谓从心所欲，不思不勉，乃为良知，而不耻其为大言者，不为害道之甚者乎！”夫由斯言也，先生是时其于孔颜之学，盖已观其深矣。

迨丙申之春，先生乃以上疏论权奸被滴去。而予亦以年资授

按察僉事，董水利于蜀。自此则声迹日远，论益不复继矣。比先生起县倅，历郡倅，以至为守汝阳，予时适崎岖蜀贵间，先生所至，奇节伟绩，皆不及闻。惟迹者持宪湖南，本刚明正大之心，运霜雪雷霆之用，精对越神明之志，屹末流贪黷之防，俟政成化行，乃荡之以甘雨和风，容之以广泽巨海，则予得之耳目为稔。

夫自时境变易，离群索居，靡靡焉随俗而化，顾瞻畴昔论益之英，中忸怩而外漠漠者实多矣。如先生不谓丽水之金，镢铍之剑，经百炼而不变者与？夫予兹于先生，则复何言也！惟道，天地万物一体至矣；惟化，则大人正、己物正至矣。求之孔孟之后，诚中而形外，畅于其四肢，发乎其声音，学者信而师之，一时论治之雄，敬而服之，举世以为不可及者，明道氏非其选与？求其自，则固以其默识专而渣滓融，气质化而和气薰，于人者深也夫？古之大圣大贤，其出而弘济斯民，固不废乎法度纪纲，以为肃下之防。其所以行乎法度纪纲之中，而使人鼓舞不倦者，则固默成之德行，发物之天和，为之本也已夫。予与先生，相期于盛德至善，诚白首以之者也。顾予老，弘济斯人无与也，其不在先生也哉？

赠曾双溪少参序

双溪先生持宪节按湖北三年，会上俞大臣之请大新潜邸，当路议简才望堪为藩少贰者督其事，众咸举先生可。由是晋少参，分辖荆西。报至，明日郡学^①授汪君某、武陵学谕李君某相率其徒，谒桃冈悬曰：“公于诸生，岁时有灯膏之惠，日夕有耳提之训，匪借一言，其何以报？”时炎暑正烁，道林子默然。已乃留二

① “学”后疑脱一“教”字。

君饮食，相与论儒术者久之。二君恳不已，乃言曰：

“夫道有正有通，通与正非二也，离而二之，道斯敝矣。何谓正？守经之谓正。何谓通？趋时之谓通。孔子曰：‘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言趋时也。是通也者，岂非圣人之所贵哉？然或以之而破义灭经，则知通而不知正，是故其通无取矣。孟子曰：‘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言守经也。是正也者，岂非圣人之所贵哉？然或以之而失时妨义，则知正而不知通，是故其正无取矣。夫知通而不知正，则世之登垄钻穴，以至于弃君卖国，皆将为之矣。是故不独圣人贱之，天下共贱之。然而以考夫国家之所以败，则未始不由于此焉。故通，固圣人所贵，而亦祸之本也。知正而不知通，则世之逾垣闭门，以至于自经沟渎，皆将为之矣。是故不独圣人非之，天下中智之士亦非之。然而以考夫大道之所以乱，则未始不由于此焉。故正，固圣人所贵，而亦道之贼也。

67

然斯二者，岂儒术固宜不免乎？夫吾儒之学，在止至善者。天地万物，一体之公，天理之极也。心之与天地四时，同其正大而通其变化者也。曰至善，本无可名，而强名之者也。古之儒，如伊尹，语其正，非其道义，禄之以天下弗顾，系马千驷弗视，而语其通，则相汤伐桀，放大甲于桐，皆为之不疑焉，是果何为者哉？以其学，止至善之学也。是故其弗顾也，弗视也，非为洁也，为道也；其相汤伐桀也，放太甲于桐也，非为汤也，为天下也。要皆以天之心为心也。《记》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此固吾儒之学，所以兼正与通，而时出之者与？是故化裁通变，原于默成之德行，天地万物，位育成能，必本于慎独以致中和，世儒各以其偏祸国家，乱大道，岂其性之罪哉？以其不闻止至善之学，卒堕于肆，

欲僻行耳矣。”

二君闻而愕然曰：“请问言及此有为与？”曰：“先生宦辙所至，如风行雷动，则疑于通，然淹抑郡邑，殆几十年，则疑于正。及考其平日师信，则阳明先生良知之学；其所交游，则多海内讲道之英。夫良知者，即予之所谓至善也。得无乐闻予斯言也乎？”

遂归之，以为先生贺。

贺竹丘杨侯序

孟子尝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兴也者，自其凡民之中，特然挺拔而起，以斯道淑其身也。即其意，是固欲人人以豪杰自待，庶其与于斯道也已。及观其叙述尧舜汤文以至孔子，则又曰某也见而知，某也闻而知，然后知其所谓兴者，又必其有以知此；不然，则虽其能兴，固犹徒焉已耳。夫道，人人自足者也，必见而知，必闻而知。使其未见焉，无闻焉，则将不得而知也乎。孔氏之徒，如七十子者，皆亲见孔子者也，发其蕴，唯其传，自颜、曾之外，无闻焉者，又何耶？今夫斯道也，斯学也，拟之昔，其将为洙泗之际乎？抑将为濂洛关闽之时乎？孔氏之道，问诸其徒，则惟颜、曾二子能言之，能阐之，子贡辈犹不能言也。颜、曾二子能言之，宜其可以人人告之，宜莫先于子贡辈，顾不闻子贡辈能言之，何耶？夫今之讲于斯者，不几于人人能言之也乎？人人能言之，不必人人能有之，又何耶？无乃古之知者不在言，而今之能言者，或未必尽知也乎？抑或古之圣贤，宁使其徒不能言吾之道，而不欲以其言病吾之道，而今之君子，则急于其言吾之道，而不虑其病吾之道也乎？然则必如之何而可？颜之知也以愚，曾之知也以鲁，子贡之不知也以多言。黜乃智，守之以默；凝乃神，藏之于冥，其庶

几也哉。不然，不复古礼，不变今乐，而欲至治，难矣乎！

竹丘杨君，盖慕正学而兴者，问所与游，则皆海内知名士。其以公节过常，与予相见凡再，礼恭言温，若不欲以所有自见。及闻其退，则每欷然如自失焉。孔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又曰：“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侯之志，将无与予同乎哉？故因吾友子裕、汝明辈之请言也，而辄以予意申之。若夫侯惠养之政，口碑之绩，则固自有乡大夫纪述之也。

贺柳子孟卿序

柳子洞阳捷礼闱报至，桃冈诸子请贺。道林子曰：“羨二鸟一饱之光荣，此韩愈氏之所以不及其徒李翱氏也。诸君为洞阳贺也，顾犹为其光荣喜哉。”咸应曰：“非为其光荣喜也，为其学有得乎先生之道，出之以及天下，则自兹始，是以贺耳。”道林子曰：“嘻，尧舜之为天子也，合九族畿甸与万国而并生之，俾之咸得其所；天下有一不得其所，尧舜之心戚焉。夫是道也，汝以为尧舜之道乎哉？孔子之在春秋，汲汲皇皇，思得明君而相之，以还文武周公之治。及其言志，则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是其心盖未尝一日而忘乎斯世斯人已。夫是道也，汝以为孔子之道乎哉？今夫日月之往来也，四时之运行也，昆虫草木之变化也，可谓非尧舜孔子之道也乎？人之生也，孩提而知爱其亲，知敬其长，见孺子入井，则莫不（林）〔怵〕^①惕而侧隐，可谓非尧舜孔子之道也乎？故道也者，尧舜孔子不得而私之者也，岂惟尧舜孔子，固天地不得而私焉者也，汝欲为吾私之哉？今天下为良知之说者曰：此阳明子之学；为天理之说者曰：此甘泉子

①据文义改。

之学。夫甘泉、阳明同在一宇宙之内，甘泉见之谓之天理，阳明见之谓之良知。如以为二也可私也，宇宙其有二乎哉？故道也者，浑之为宇宙，散之为心性，谓宇宙即心性可也，谓心性即宇宙亦可也，夫岂可得而私之者哉！是故春秋战国之兵争也，汉、唐、宋之出于权谋功利也，皆起于私之耳也。夫兹说也，孔孟而后见之者，其惟程明道兄弟与张横渠氏乎？勇撤皋比，与取《西铭》论仁之旨，以淑其徒，则皆同以宇宙为心者也。夫以宇宙为心，则即尧舜孔子与天同一於穆之幾，谓其为天地立心可也。夫兹学也，予尝以告洞阳，顾予老从之，弗能默而识之以觉斯世，吾于洞阳实望焉。”

诸子闻而喜曰：“以宇宙为心，即尧舜孔子之道，则陆象山氏谓圣人之学，颜子传而曾子不传者，好高为之也。然而洞阳氏，先生期之也不亦重乎？”请即以是贺，为先生申再三之祝。

贺向子望山序

辰向子望山与常柳子洞阳同举礼闱。报至，道林子色喜，桃冈生有进而问者曰：“先生以柳生喜也，某则窃知之矣。向生侍先生，未若柳生久也，宜均为之喜乎哉？”道林子曰：“居相万里，生相千百年，而神相交，志相通者，古有之矣，恶在夫侍之久不久耶！且夫望山子者，吾一日而大期之者也，恶乎待于久也！必以久，则从之累年，吾不敢为之喜者，子不将疑之乎？”桃冈生曰：“请闻先生之于向生，一日而大期之者奚以。”曰：“吾以与论《大学》格物之旨知之也，以与论圣贤心法之妙在于慎独知之也。今夫世之学者，非卑近而固滞，则泛滥而荡莽，非先入而有主，则附声而诡众。故自吾以三十年之力，而有悟夫《大学》之训，时因吾党之有问而出以语之，盖不少矣。顾如吾望山子一日

之间，一闻之余，涣然而信，若决江河，且为往者一二豪杰辈三四太息焉者，世可多得耶？故望山子者，吾一日而大期之者也，不待久也。”

曰：“向生行且莅官矣，请以先生有悟于《大学》之旨，即其莅官而明之也，如之何？”道林子曰：“夫人忍于邻之子，而不忍于同室之子者，为其同室与邻之子有间也。见路人之寒者，侧目而过之；见兄弟之寒，则解其身之衣不恤焉者，为其为兄弟，己之身与兄弟之身等耳。诚使夫人有见于吾之与家国天下，同出于宇宙一大胞胎、天地一大父母，其纯粹至善之矩在吾心者，不能异于家国天下，而在家国天下者，亦不能有异于吾，则其视家国天下也，不亦犹夫人之视其同室与其兄弟矣乎？其所以处家国天下，而使之各得其所者，不断然信其必不吾纯粹至善之矩，而不待求之家国天下矣乎？夫是合身家国天下为一物之知，是即古神圣廓然合德于天地之心，古之贤人君子汲汲焉存之，而不敢息焉者矣。夫既知之矣，有不思如古之贤人君子，汲汲焉存之者乎？定静安斯存之矣，有不能称物平施，随其所在，而得吾纯粹至善之矩者乎？故曰能虑能得。”

今夫望山子之莅官也，有为其上，亦必有为其下。苟知上者下者之犹吾同室也，犹吾兄弟也，则所恶于上，必不以施于下，所恶于下，必不以施于上。事上使下，皆其矩之运，而上下之情，有不如身之痛痒通于吾者必寡矣。有为其前，亦必有为其后。苟知前者后者之犹吾同室也，犹吾兄弟也，则所恶于前，必不以施于后，所恶于后，必不以施于前。处前处后，皆其矩之运。而前后之情，有不如身之痛痒通于吾者必寡矣。由乎身之左，以待乎其右，苟此知也，则必亦此矩也。由乎身之右，以待乎其左，苟此知也，则必亦此矩也。夫吾欲使家国天下好恶之情咸通于我，

而无乎不遂，固在于吾之矩，吾常有以操之而不失。夫苟使徒见夫上者下者、前者后者、左者右者之犹夫邻之子与路人，而无有乎同室与兄弟之系属，则吾之矩非佛老则管商，其最下不为世俗谋其身而已焉者几希矣。其能运之上下前后左右，而无不准哉！是故《大学》之旨，其至要在于慎独，而其始之也，在于格物而知止。於乎，此吾以三十年之力，偶因遗编幸而得之者也，一闻而涣然。吾于望山子，遂大期之，兹且为之喜而不已者，岂过耶！”

向生退，桃冈众生请见，曰：“先生以向生喜，某等安得不喜？敢丐一言，奉之以贺。”道林子遂为次第其答问之语，命书之。

贺曹子明卿序

士以其文词芥拾上第于其乡国、于其王朝也，则天下类以豪杰称之矣。可以为遇乎？曰：遇也。然遇而或惟以其文词焉，君子弗谓遇也。遇也者，志在我而得时行之，道在我，而为天下沛之，上以济其君，下以济其民，仁义之效，充塞天地，夫是之谓遇也夫？苟徒以其文词遇焉，艺在我而道不在，上无济于君，下无济于民，则司马相如辈之遇其君者也夫？司马相如之遇也，可以为遇乎？

或曰：自先王贵德尊士之风既远，士而思以用世，孰非以文词进者，而可例譬之耶？曰：吾非病士之以文词进也，病夫有美于其小，而无见于其大也。程明道先生为御史于王荆公当国之际，与之论政事不合，辄请之论学。夫荆公盖世之资，其尽读天下之书，而周公致治之成法，熟烂于胸中又久矣，后世之擅文词而称豪俊者，岂复能出其上乎？明道顾犹惓惓，欲与之论学，此何为者耶？甚矣，病夫无见于其大也！大也者，道也，即心也。荆公肯自谓不识心乎？而明道甚忧之者，非直为荆公，固兼为天下也。

夫今之士，固皆以文词进者，诚使尝反求诸身，而超然有见于大，则其进固所谓一贤人进，天下将蒙其福焉。其仁义之泽，将使百世颂之未已也，可不谓之遇乎？如其无睹于此，其志固惟其一家温饱焉已耳，一身富贵焉已耳，使庸俗人羡慕以为光荣焉已耳。是则所谓一庸人进，天下将蒙其戚者也。由君子观之，遇耶？将非耶？是故士以其文词进，而皇皇焉以其不闻道为耻，其人也，不为大圣人，吾知其必为大贤人矣！吾不当豫为国家庆乎？如其未也，其将为义乎？其将为利乎？吾固不得而知也，吾得不为国家一愀然变色也哉！

曹子明卿，予里闾之秀，岁时每予谒焉，予知其资足以适道久矣。又与之游者，多出予之门而尝闻予之说者。夫兹以文词取上第，则不安于俗学，而必期有见于大，当不因兹遇也而重有警哉！

卷之三

序类

寿古愚毛先生六十序

74

君子之于所尊敬也，可以寿乎？曰：寿寿，尊敬之至也，生人之大义也，古道也。弟子之于师也，则何寿？夫师弟子，以道而合者也，以道寿，斯寿之至矣。杨生文仲辈之寿吾古愚子也，而属词于予，得非以古愚子师也，宜以道寿，而予于道若将有闻焉，庶几其能寿乎？是故予之弗能辞也已。且夫今之仕者也，非尝以道师于其乡其邑其郡者乎？百万渔猎，民膏已涸，弗加省也，道何有焉！快心箠楚，民怨切骨，弗加省也，道何有焉！妻孥厌弃甘肥，沟瘠之相枕，牛羊视之耳，道何有焉！声色满盈耳目，哀鸣之嗷嗷，草芥视之耳，道何有焉！是故师可以道寿也，而又未可以概寿也。

若吾古愚子，吾何疑焉，吾何疑焉。且吾于古愚子，何征也？尝征之于其令定远也。蜀东之邑，小而瘠，莫加于定远。其始视邑也，适岁大歉，民羸者以就沟壑泣，壮者以去邑并泣，古愚子以身任而力救之，民之卒免于死亡流离者，何可胜数也！在邑凡二年，剔奸爬蠹，植弱锄强，第知急吾民之疾痛，而不暇知有势家之毁誉。微李子地曹出俗之豪，则为民受祸，古愚子将不免。

是则吾之征于古愚子者素矣。不以道为古愚子寿，其谁寿！

然则道恶在？昔者明道程先生之为令也，扁“视民如伤”四字于庭，每曰：“颢常愧此四字。文王尽道之圣也，而孟子称之，亦惟此而已。”吾师甘泉翁尝释之曰：“如伤者，伤己也。只了此，便是尧舜气象。”夫奚为若是其大也？视民之如伤也，心之与民通也，与天地万物通也，与上下古今通也。存是心也，司一邑者，以一邑为一身；司一郡者，以一郡为一身；司一方者，以一方为一身；有国与天下者，以国与天下为一身。此心之广，浩浩其天；此心之公，对越上帝；此心之乐，春风浴沂；此心之泽，沦肌浃髓；此心之感通，凡有血气莫不尊亲。以之为己，富贵不能淫，祸变不能怵，而轩冕金玉，直一尘视之耳。此其为寿也，一日而千龄，一岁而万古，可以寻常修短之数拘哉！是故吾期与古愚子游乎是矣。

75

杨生曰：“吾师之令赣也，犹其在定远也，今之倅宁波也，犹其在赣也。得先生之言而寿之，不足以尽吾师晚而弥笃之志，而引其寿于无穷矣乎！”遂拜而受之，登诸轴。

送覃生汝靖还辰序

道林子自蜀宪覲于上京还，道梓里，辰覃生汝靖来省，留再月，以母命见辞去，且请益。

道林子曰：夫心，天地万物一体至矣；夫学，戒慎恐惧至矣。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知及之，仁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何云乎？“一以贯之”以诏曾子、子贡，传其学者曰一为要，曰主一学，斯昭昭矣。夫何“敬”、“义”、“内”、“外”之云？又何“知及”、“仁守”、“庄莅”、“动礼”之云？儒者不达，曰“静存动察”，曰“内外交养”，谬滋甚矣。

吾尝窃论之古今学术之弊二，是内是外而已矣。今之慕释氏之空寂，而窃圣言“何思何虑”，以文其私说者，主于一悟，而谓孔门下学之功，皆可尽废，则所谓义方，所谓动礼，与夫精微之尽、中庸之道不尽为支离乎？是则是内之弊也已。今之误认孔门“博文”之训，研搜乎载籍，讲求乎法制，思以尽古今事物之变者，实则荡其心于糠粃形器之末，而不知反。则所谓“敬直”，所谓“知及”、“仁守”，与夫高明之极，广大之致，不亦为空虚乎？是则是外之弊也已。

是故夫圣学也者，敬义同体而并至焉者也。夫敬义同体而并至，其幾乎？幾也者，动而未形，有无之间焉者也。执斯以往，则精明四达，浑合宇宙。一念非礼，神与雷迅，化与冰融。精微尽天下之赜，而未尝往也；裁成尽事物之变，而未尝留也。夫是之谓敬义合一，夫是之谓德业并至，何内何外，何动何静，何约而不博，何博而不约，何知非行，何行非知，何学非心，何心非本体，其致之异也，不违仁与安仁而已耳。是则吾孔氏之心学也，其所异于二氏者以此也。

于是覃生拜曰：“吾母今寿六十诞辰且迩，敢请以是归寿吾母。”道林子遂书之。

赠总戎柏村何公进署都督同知序

今皇帝御极之十有八年，为嘉靖己亥，贤俊毕登，礼乐并作，爰顾西北烽火时举，乃集庙算，用恢武功。廷议咸曰：“自昔神圣奔走，文武之将，建一代安攘之绩，非有三锡之宠，彤弓之报，未易臻也。”于是大司马上疏曰：“塞外犬羊，凭陵侵暴，代为中国患者，北虏为最，西羌次焉。窃闻松潘一镇，居羌戎心腹之间，有鸟卵孤悬之势，顾阻山带川之险，外制诸戎，内蔽全蜀，形胜

要害之计，实莫先焉。往者将帅非人，部曲解体，我锋既钝，南路遂梗。由是首足之分渐乖，轻重之权倒执。不测之赏，翻为假道之资；代戍之兵，莫免寡妻之痛。威武之不兢于西，于兹极矣。赖我天子神明，爰有帅臣何某，勉策忠义，奋竭智勇，首摧五寨，嗣划深沟，锋刃所加，无不如意。遂使蠢兹羌裔，张喙邀哺者，狼顾而喘息；磨牙稔毒者，壤溃而先崩。由是数十年豺虎盘据之窟，一旦为资送络绎之途。十载于兹，边称安堵。昔者李唐之季，元臣李德裕建节剑南，特开筹边楼，以备土蕃，然恒谋送款，或虞其负盟启衅，戍卒如林，乃不能止泾原之牧，此其在昔多事可知已。今也一镞不及于碉门，密禁得专于北顾，是非某之力耶？《书》曰：‘功懋懋赏，惟兹名位。’尚若未称，惟天子其试图焉。”疏上，辄报曰：“可。”于是进秩，为署都督同知，食俸正二品，兵权仍其旧。报至蜀，两台亟遣贺。于时方伯恭川李公、宪长西麓田公、都阆石涯邓公相语曰：“吾党其庸后诸！”宪副前溪刘公顾于曰：“属笔其在蒋子矣。”

夫予昔厕员武署，间与同志之彦，论海内知名之将，于西北称都督王公、梁公，于东北称都督马公，称于蜀则惟公是已。梁公每以身先士卒，捣虏酋吉囊之虚，骁勇罕比，然或者议其未免骄悍之习。王公深厚有度，有古良将风烈，智勇弗论也。马公义气挺挺，救水村公一疏，君子亟取焉。若公，则或谓其骁勇可方梁公，乃不闻有以梁公所短疵之者。故予每叹曰：“自古将才之难，不其信乎！”寻予以资得补蜀宪，或闻论议有及公者，辄倾耳而听之，久乃得益稔知公。自起挥帅，公廉自砺，威惠并用，罚不阿近，赏不遗远。虽武功赫奕，名位渐崇，接士大夫未尝见其有惰容骄色。然则其智勇之雄，虽未敢遽谓其与王公上下如何，顾其大都之行，翹然西蜀，固殆相仿佛矣。是则以公之望，盖蜀

之重轻以之。今报愈隆，则望愈重，所以震外夷，风万邦，而壮国势，不在兹举乎！夫盛代文武之将，往往名闻四夷，以身系天下安危每数十年，盖其志以天地为体，以四海为家，以一身荣辱为太空浮云，故没齿边关，浩然自得。此则近世功名之将，所未暇讲也。予于公固将以郭汾阳望之，公将不谓予为知公者哉？

赠约斋刘公进湖藩左使序

湖楚旧为巨藩，迨我皇上龙飞，由是毓灵钟秀之区，遂与凤阳中都并尊，南北两畿为匹，而为海内诸藩之望，盖益加重焉。近者皇上法古南狩，遍阅山川之胜，亲定慈宫之议，孝思罔极，尊崇弥至。由是徒庸调度之殷，财赋出纳之繁，运量区画之勤，视昔殆不啻百倍。然而总督、部贰卿，固皆先谋之藩左使而取决焉，则藩左使之任，在今湖楚，不极重乎？及是铨部当简代，遂举约斋公往，疏上辄报允。报闻蜀，于是安峰刘子、燕崖李子、南崖高子顾某言曰：“吾楚无四陲之警、千里之馈，而民不息肩，日费万金，识者有隐忧焉。而兹得良岳牧矣，非幸与？觴饯之郊，词而祝之，不在乎？”于是石涯邓子以世系自楚，思亭沈子以桑梓密楚，咸请预觴饯，听祝词，以乐观湖楚之庆。夫某不敏，何足以祝公！惟顾知公待之雅，义固未可默也已。

且夫士之才以养而足以负荷天下也，有三助焉。清华可骤至，而谗口之忽加；名位不当意，而复稽之以岁月；才器本英特，而又经之以世变。士而得兹三者，故其才全而可以大受。公始由名进士简入铨部，寻擢考功郎，寝及八载，距卿贰地特咫尺间耳。夫何俭壬侧目，公不得已，遂有留都之请。虽曰避祸，顾方升而沉，所以动其反省而飭励者，兹不有助耶？其继也，出参藩政。夫逡巡避祸之余，得此已不堪矣。使为之计其资而处焉，宁容以

久淹乎？然而展转藩臬，遂将十载，猎取超进之思，公盖于是乎斩焉熄矣。所以坚其素履而退听于命者，兹又不有助耶？若夫公之才，某每见其仓卒之际，而酬应如响，当事之难，而筹画立至，此不犹屠牛垣之铍刃，运之而风生者乎？然自公之敛翼卑翔，他山之石，盘错节之，所遇不知凡几，则所以深潜其智虑，郑重其施为者，公又能无助于此乎？夫公既藉是三者，以大其才，而今也荷庙堂之知，一期而三拜，以至今秩位益高，而志得行望愈尊，而才可尽。则吾楚之被公之泽而享公之福也，顾可量乎哉？

是故公兹往也，必也以国家根本为急，以一方生灵为念，怀至仁以体孝思，崇直谅以赞部卿。将顺方急，必裁之以当道之义；督责方严，必济之以宽大之政。下吏承风，思以抑之；贪人巧窃，思以杜之。宁以身为国家徇民，而无宁以身徇誉；宁以身为一方任患，而无宁以身避毁。持上不拂乎尊亲，下不摇乎国本之见，而终始以之。于焉洒江汉之波，以杀膏火之势，固惟公运之耳。然则公之造吾楚也，宁有极哉！或曰：“公岂能久于楚也？”左使之加特为抚台地耳。虽然，安知不以抚台而处公于吾楚也乎？审如是，则公之造福愈博矣。

79

于是诸子咸以某之言为可书也。

荣归录序

《荣归录》，荣中都守帅沈侯勇于归老之懿也。临破釜而或至失声者，同人情也，况损其成器乎！鹤发苍颜，矫矫尘外，则矜弋之惧孰得而干之？是故其归为可荣也，荣之固宜录之矣。

夫侯，武流也。勇于退，则重于进可知已。今之诗书之士，乃或干灶而进，洋洋自得，不以为耻，则不但不如侯也，抑独何哉？

侯孙某质秀而静，如金玉方出尘土，宝色精光，灼灼可爱。

早举于司马，寻以屡荐，得佐蜀阍政。见之者皆曰：“远器弗疑也，其无愧于侯必矣。克而就之，当又不止为侯也已。”于故因其请序，书此以归之。

四川乡试录序^{代作}

皇上建极，作人十有九年，于兹文明之化，固宜渐被遐域。兹试也，合提学副使毛所简士二千五百有奇，而得七十人，文词之彬蔚，论议之精邃，视两畿曷让焉。某河洛之鄙人也，想慕蜀邦昔贤之风烈久矣。今得与教授某某、教谕某某聚大邦之瓌瑰^①而尽观之，不其幸与！方其始入院也，巡按御史王以监临重任，求才大事，宜胥矢于神，乃率提调官左布政使李、右参政监试官副使柯、佾事蒋及豫简诸执事之英，蕝檀陈词，以徼神之听，盖诚凛乎若上帝之鉴观于兹矣。某以是固已知兹试也其必得真才矣。

夫今何以为尔多士勛乎？惟尔蜀邦，自昔显名之士，遐轨邈矣，简册有稽焉。多士稽古之余，宁无曰吾邦有若神禹者乎？拯天下鱼鳖之患，至于三过门而不入，是汲汲于仁天下者也。有若司马相如、杨雄者乎？《子虚》、《上林》、《甘泉》、《河东》之作，诡丽极矣。是以文章猎取声利者也。近代有若张敬夫者乎，春风沂水，有逸兴焉，是希圣之流也。又宁无曰禹之功烈，昭昭天壤，敬夫虽未大施用，顾其幽馨，曷可泯也。彼相如辈，瞬息之声利，视此何如耶？夫是则然矣。抑尝就若人而究其始否乎？

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禹虽万世称神，要其心，其始也惟孳孳为善耳。相如辈则不

①“瓌瑰”：按“瓌”同“瑰”，“瓌瑰”不词，疑为“瑰玮”之误。

免于孳孳为利。向使能变其所趋，将不厌《子虚》、《甘泉》诸作，而为董仲舒正义明道之论，以与六经并传乎？此心义利之趋，诚弗可以弗辨也已。是故惟其为义，其进也，必上为君父，下为生民，而弗遑身图，世道用桢焉。惟其为利，其进也，必惟便利是图，上负君父而下误生民，国家用否焉。是故苟端其趋，如敬夫氏，功烈不必如禹，而可以无愧于尧舜矣。

夫某以尔多士之文，及兹当道为朝廷求才之意，而知尔多士必皆真才也，可以某言为费词乎哉？抑兹盛举，先事揆度，宠典裕需，则巡抚右副都御史李，以进工部右侍郎还京。而巡抚右佥都御史刘适至，飭旧敷新，髦士作气。其礼聘司衡，恢拓陈式于巡按御史董。若工部员外郎戴，则以公事至，通观厥成。其调度规防，则右布政使张、左参政郝、右参政侯、左参议潘、右参议操、副使刘、富、张、王、金事李、方、周、苟、陆。戒严卫卫，则都指挥金事邓若、右布政使刘、按察使田。金事段，则先事预劳，以被擢去。右参议刘、金事潘、都指挥金事沈，则先以奉贺入觐。皆不可不书云。

送燕崖李先生序

燕崖子李子，以名御史承天子简命，柄戎备于蜀之安绵既三载，人曰，燕崖子其大拜乎？实胜而声茂，质厚而文炳。且天子之大卿，与凡诸当途执事之英，如燕崖子之贤，其孰无闻焉？顾安绵虽重托，兹恐其不足以濡子矣。至是以例奏最，入觐。或谓道林子曰：“燕崖子之在镇也，以威信待番夷，以平恕待属吏，以礼让待士大夫，以不近嫌疑，自养名节。子固与之有宿契焉，将无以是颂之耶？”道林子曰：“君子之赠也，固于其所敬也，于其所爱也；其以言赠也，固将以代承筐之将也。矧吾与燕崖子有

道义相期之素，非止同乡同官之好而已。无所于期，而顾以颂为，不将为赘词乎？且夫燕崖子讲于正学久矣，然而老氏养气之说，吾每瞰其乐闻焉。是故吾请以吾说之近于老氏者，为燕崖子试诵之。

82 今夫天地间鼓万物者，莫疾乎雷；挠万物者，莫疾乎风；润万物者，莫润乎雨露；摧万物者，莫惨乎霜雪。雷也，风也，雨露也，霜雪也，其孰为之？固天地浩然之气之为之也。若夫举混沌磅礴，块然九地，置之乎冲漠无朕之中，屹然凝然，二曜列辰，相与循环上下，而万古不为之震摇者，又孰为之哉？夫固亦气之浩然者为之也。今夫吾之气得非兹气也耶？孟子曰，有大丈夫者‘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夫均是气耳，胡为其浩然如此哉？孟子固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歉）〔慊〕^①于心，则馁矣。’夫兹气也，善养之，天地可塞，则夫阖辟大机，固可执而运也。而谓富贵贫贱威武之境，独不可以泰然行之也乎？是故见天下之大者，可与语气。达天德之刚健者，可与语寿夭。临天下之攘臂，以争而退焉。如儒者，可与语吾儒之仙释夫？

兹说也，吾与燕崖子有宿盟焉。今兹别矣，燕崖子将于吾许之乎？谅弗可也。吾于燕崖子可志兹祝乎？良弗能已也。燕崖子方与吾期扫祝融之巔，相寻乎朱张二子未探之境。如其然，岂非吾之至愿哉？”

^①据《孟子注疏·公孙丑章句上》改。

同乡白崖周子、石崖邓子、南崖高子以燕崖子之行宜有言，遂书之。

序政训

陆平川公既集古经传论政格言与宋氏诸儒臣言行之切于官守者以为《政训》，遂复梓之于蜀，俾吏于蜀者得咸睹焉。道林子读之乃叹曰：

“往籍所载嘉言懿行，若是乎洋洋尔也，然而可胜集乎哉！且夫往籍之嘉言懿行，曷非自古之圣人贤人出邪？古之圣人贤人，去今之世远矣，其嘉言懿行之存于世者，固其陈迹也。因其迹以求观古人之心，谓公之志有在于是将非与？且夫古之圣人贤人，又奚从出邪？六籍未备之前，天下固相忘乎嘉言懿行，孰记之？孰传之？然而圣人贤人相望也，果曷所考而师之？谓不以其心之越百世而相同也哉！是故古之圣人贤人，凡其言行之大者细者，莫非师也。善师者，盖必先有以得其清明广大、通乎众志之心，徐取而观之，然后见其一言一行，孰非先得乎我心之同？然神而明之，时而措之，将知其出于我乎？出于古之圣人贤人乎？夫然后兹编也，人而读之，人而可与古之圣人贤人同神游乎千载之上。固不必一一求与之肖，而感乎其心，发乎其政，罔不若合符节。是则兹编也，岂但如扁鹊、仓公已试之方，仅足以驱卒然寒暑之邪，而救一旦之病于危急者哉？不然，譬之游大都通衢而观贾人所售燕楚之珍，虽知其良，非吾有也，将使公之志荒矣。”

序成以质诸公，公曰：“然，是吾意也。”遂书之。

赠苕村诸宪副退休序

予昔厕员司马，尝求同志于海石钱子，乃告予曰：“吾乡有

芑村子者，始以名进士出令巨邑，惠政溢人口，征为刑部郎，惟兹台署，亟推让焉。”视其貌固如在璞之玉，其光暗然不易得而窥也。然而扣其泯焉无传者，岂少哉。夫士惟澹然寡嗜好，视贵富无足重轻，然后能决去就，然后能不忘君父。能不忘君父，然后能推贤让能，以济其家国，而利其社稷。故朝廷不可一日无此辈，天下不可一日无此风俗。孝庙之朝，股肱元老皆以济时行道为贤；台谏庶曹，皆以犯颜敢谏为忠。至于今，称盛治必曰弘治云，兹其非有风俗，然后有太平之一征乎！博如丘文庄乃曰：“教天下背君父者，皆此辈也。我当国必杀之于手。”陋也甚矣！夫今之风俗，则实有大可慨者，岂其盛衰之势，往往相寻。当其变也，虽力救之，有不可止与？是故君子有隐忧焉。

夫公早岁尝及阳明先生之门，先生以良知为教，为其学者，皆毅然欲承斯道，而公平日独退然如怯。及兹求去，则若壁立万仞，不可动移，视赍育之勇，何止过之！然则公岂尝慕一峰诸公之风而为之兴起与？抑其澹然寡嗜好丰于天者，庸固有相似也。又或有感于风俗之变，将独以身障之耶？谓公可无辱于阳明子，殆不可与？或曰：“惜人才如杨文贞，奖恬退如王三原，今可谓庙堂遂无其人。且子所知者，公也。如公矫矫不眷恋于一官而勇退者，安知其不多耶？”嗟乎，如其然，则风俗之变极而复始，又有征矣。世道戚不足涣然释乎！虽然，吾姑侈文之美，以愧世之干进忘止者，是固一道也。

赠贵藩左使洪西淙公进南京兆序

今制外方面，惟藩左使为重。故由左使进则即得为南北院寺堂上官京府尹，即前代京兆衔，品秩与寺卿并，而为天子治畿内，承化理，以式四方，其系尤切。故左使当进，每以代京府之乏。

由兹进陟部贰卿而往，与寺卿盖无轩轻焉。虽然，仕而为藩左使，而进是者，亦间矣。非才猷卓异，治有殊绩，则弗可进是；非誉望宿著，受知庙堂，则弗可进是。虽然，今时以二者得进是，而天下之公议胥归之者，亦又间矣。是故西淙公之拜兹命也，吾窃心喜焉。

或曰：“子莅贵甫匝月，于公非有切磨之素，睹公之进是而喜也，奚征焉？公尝守绍兴，执政者尝第其最为天下第一，卿贰之简虽未遂，而其望固在也。子之喜将以是乎哉？”应之曰：“必以是然后知公，是知公之浅者耳。古不有倾盖而知者乎？盖吾之为公喜，凡以公之贤。而知公之贤也，实以二事焉。今夫天下孰难得尽其公法？于胥吏为难。藩左使操一方财货出内之权，而且（慕）〔暮〕^①与胥吏共之，此尤难。吾闻贵藩户吏乏例，惟贵人得代。先是或以私蜀人，遂为故事。及是有窥其乏，欲得如故事者。时公已闻报将去，卒裁其数，无少私。夫蜀人之为贵吏，多如猬毛。其豪者，每能持人短长，论议其后。使公之心事未能如青天白日，则其不能有是也必矣。且公卿之德，孰有大于为天下惜人才者？吾闻贵守将有廉而勇者，公勤无私，贵人咸多之。公闻之，即心嘉焉。他日，或以苗寨弗靖，论于抚台，欲深罪之。抚台下公议。公私念曰：‘吾宁以此速怨。若置渠于祸地，吾弗忍为也！’卒赖其庇，以善去彼。固一武弁耳，公初未识其面，爱惜之有如此。夫圣贤天德王道之学，公于一念之好恶已耳，公固多得于天资之近。以是窥公，公之人品何如耶？又以是例公之平日，诎独其为绍兴可称已乎？夫南畿服，与北并重，以公之望，泽固易流。顾宿蠹之盘结而不易解者，不有公待贵吏之心，恐亦未能一日剔去而尽之。然则用人者以是待公，岂尝深知公也乎？”

①据文义改。

或又曰：“子真知公者已，则何以规？”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公每喜亹亹论天下事无倦色，天地圣人闭藏之道，宜不如是。吾方期公，推吾之所知，以达于为部卿，为阁相，以收古人无疆之誉。则兹说也，公恶得而吐之？”

问者既退，适诸寅公过予，属（公）〔以〕^①赠言，遂书之。

赠蟠峰子便省序

86

蟠峰李子射策金门，芥拾上第，乃承使节，溯蜀及滇，以达贵竹。既至贵，乃明日从容解装，出赠言若干篇以征，群公次第和焉。闲神逸兴修修然，若有得乎岷峨滇海之胜，而忘乎上下鸟道之劳。讯其归程，则将指星沙，望九疑，于焉息驾梓里，奉朱颜黑发二亲于昼锦之堂而觴寿焉。

道林子叹曰：“游乎六合之外者，然后能以天地为体，以一元为息，以一身为物，以万物为我。是故不知宇宙之为大而蟻蠓之为细，清明之为常而晦冥之为变。若夫啾啾唧唧，逐四时之变，与齐竽燕瑟而争鸣者，又何有于我也。以是寿亲，是故称至寿焉。”蟠峰子陟岷峨，涉滇海，纵目乎牂牁云崖烟壑之表，自处乎环堵而观，固已薄太空而翱翔乎万仞之上，况其境绝神旷，固当超然有形解物化焉。自兹驾长风，穷八极，当未已也。然则蟠峰子不庶几游六合之外者乎！

于是蟠峰子喜且让曰：“吾闻驾风鞭霆，历览无际，属之不出户庭之儒，谓其能神游耳也。今吾特迹游焉耳已。虽然闻子之言，则既有省矣，敢不奉之周旋以图至寿。”

①据文义及本书他篇句例改。

序既，乃系以七言律一章：使星天上夜如何，瑞彩西连太白多。合浦明珠初得价，金牛蒸雨欲悬河。云霄鸟道经三月，湖海诗篇满一驮。归路九疑春色里，漫劳携取洞仙歌。

昭潜诗序

今人论古隐君子，皆以为匿光沉馨，世不及知。自生人以来，宜弗可数也。某亦往往太息于此，乃今知有弗然。盖于今亚卿石溪公考东竹翁感焉。

翁先世陕西河池人，自宋季有世富者，来家于蜀，今南克始有韩氏，累数叶，乃至翁。翁天性坦坦，不习机事，早夜弗遑，惟以殖稼灌蔬为业。至于处宗人之横，敦友于之爱，重义方之教，间以直道平里邻之讼，固贤士大夫每强学而弗能者，不可为古隐君子乎流？

87

翁垂易簪，石溪公始领乡荐，寻乃第进士，典计曹，历重郡大藩，以陟抚台，今复被简入佐，旦夕荷晋，接膺柄用，且未已也。夫公德宇粹然，胸中所存，莫可涯涘。以是所至，利泽旁流，声望峻发；嗣今又将补命袞而福天下。然试推而溯之，公之贤，谓无本于东竹翁可乎？公之显，谓非翁之潜有以开之可乎？嗟乎，穷冬寒沍之候，而或投种于地，势岂能遽发哉！然春气既至，则固勃焉以茁茁而条达，森不可御，观者固忘其先有手兹种于地者矣。由是言之，翁之潜实已大显于公无疑矣，待昭乎哉？是故君子惟患其无所潜也，世宁有匿光沉馨而终泯泯焉者乎？

公惧翁之德子孙莫考也，作《昭潜录》，藩臬大夫乐其事，争诗歌以传之。某不敏，敬以是为之序。

赠中丞韩石溪公进少司空序

今天子明圣，留神制作，乃正礼乐，乃新郊庙。惟厥经营揆度，飭工布材，惟司空用咨焉。爰乃侧席，图任弗遑。惟长及贰，往往简自圣心，以部台之彦，才望尤著者补之。公兹以抚台擢拜少司空，初铨部实循例两请焉。公名且居其左，则公兹擢出自简在，不甚白乎？

或曰：“今之司空，实有未易为者。权珣勋贵，得参预焉，而伸缩动息，辄或挠之。狐鼠溪壑，互为奸市。名实之焚乱，畴克诘之？甚哉，不易为也！然而公报至而无难色者何耶？”乃应之曰：“是盍观公抚兹贵阳尔乎！夫贵古荒服之夷，今虽列为重省，然其俗之喜侵暴，乐战斗，凭陵猾（夏）〔黠〕^①桀骜干纪，甫戢于此，忽发于彼，未尝终岁帖然无患者，固其常也。而可以易易抚哉？惟公德盛而量洪，心平而气和，凡其有为，皆其所不得不为。未尝先事以动，以靳尺寸之誉。经纶大略，固一主于镇之以静。而恩威之用，卒未始不互出焉。譬之精岐扁之术，所求惟参术之投，而时或佐以乌头、大黄，人固弗觉也。是故量形而负过者自安，威形而异图者悔恶，恩形而奉纪者愈劝。凡此，公何心焉？而公固悉得之，盖以公之德为之也。今夫司空之任，诚未易为也。今天子方励精在上，鉴目前凶渠自覆之辙而效忠赤，以易一日之安，谁独无是心焉？以公之贤，正色其间，本之以惓惓天下国家之心，而畜之以浑浑无涯之量，断之以祸福无恐之义，而行之以不动声色之和，震之以中外倚重之望，而处之以行所无事之智，则安往而不济哉！夫是，是固公之所以无难色也。”

①据文义改。

藩臬诸大夫闻之，皆曰：“是足以华公矣。”遂书之。

赠秋曹谢南湖公擢守蜀保宁序

南湖公以上命视刑滇贵，乃自贵始，属巡台方崖公后公至，凡再月，公缓以待，故三阅月始克竣事。先是吏曹已夺公守蜀保宁，及兹邸报适至，公乃越明日，辄束装戒程。计公入秋曹，岁资仅望五载，则兹擢固特以公望也。

贵人士有问于道林子者曰：“公来贵阳，辩死罪囚凡若干，人争神之，其他获从末减者，勿论也。夫使得讫事于滇，赖公以生者，不十百兹贵阳尔乎！惜也，用人者之弗察此也。”道林子乃解之曰：“子若知公者矣。公之术，子诚知之哉！夫公盖从事乎生人之术，将与天下而终焉者也。”曰：“何征？”曰：“伯兄割先世之庐，遗之公不及四之一，而不以为少，卒归其弟，以息门庭之衅，而不以为难，是公之仁于昆季也。族有富于资而忽视其族者，公以至诚动之，即为欣然倾廩无吝情焉，是公之仁于族也。令成都凡三年，规民之便，为易简之法，民岁出钱，减十之七八，以是得苏息而免于荡产，思以死报公者无算也，是又公之仁于邑也。若兹仁诸罪囚于贵，固其术之余耳。是故公之术，殆生人之术也。为郡择守者之亟夺公也，若之何弗可哉！”

问者曰：“被死刑而号与被虐政而号者，缓急固有间矣，就兹而权焉，则迟公之调以济滇之急，将不为用人者之仁术乎？而子又何执之固耶？”又解之曰：“子盖徒知以脱桎梏，释縲绁之为生人，而未知解雪政而更之者之生人尤多也。顾独不阅苛政猛于虎，抑犹有父子兄弟宁骈死于蛇无憾者乎！是故暴诸民旦令于上，而民夕不知死所者往往是也。子固以为弗若滇之急与？且夫保宁为郡，吾知之，多山而土瘠，岁耕十亩，所收不当泽田之一。故

其民户以操丝为业，十口之家，终岁之计，咸取给焉。民之视丝，固犹其稼也。吾尝窃讯之，一夫之力，凡数旬而成一练，官以势夺之，与之直，率不及私直之半。一夫之家，畜丝几何，是故先丝而贷。方杼罄，丁丁然执券取偿者，已纷然而集。每数旬成之，而曾不得易一饱者，何限也！夫操丝之技，蜀惟保宁一郡耳。凡夫贵有力，以官直而往索之者，岁宁有虚日哉？是故保民之病，于兹甚矣。思得仁父母而为之所，望望然奚啻水火之急！以公之仁术，而临之必也。民之利害，以一身当之，宁失名誉于势力，无得罪于小民；宁直道以事人，毋宁徇人以厉众。夫然则公之生人也，不尤博乎哉？”

于是问者唯唯而退，适藩臬阍群公过予，属以赠言，因为次第其语归之。

寿封君局庵先生序

滇海之间，有号局庵先生者，居常无所好，独寓情于弈。若有托而逃焉者，因自扁其居曰“局庵”，人亦争呼之曰“局翁”。初以例得输粟授散官迪功郎，寻以子今佺臬石桥君贵，封刑部主事。翁生阅岁今凡八十有五。喜弈之兴，犹津津然，与七十前未有异也。石桥君一日忽动色而叹曰：“吾家君诞辰甚迩也，吾兹二千里外，陟岵望云耳已。甚矣！重吾思也。”时诸寅公闻者，咸相顾曰：“祝翁之寿，以释君之戚，匪吾党义乎！”乃以属道林子俾言焉。

道林子因问于石桥君曰：“古之论寿源者多矣，曰得气之厚者寿，木之松柏之类是也；曰得理之静者寿，仁者静之类是也；曰得后之昌者寿，二程子之于大中公之类是也。夫兹三寿，一属之天，一属之翁，一属之子。属之天者，吾无言矣。属之翁者，

吾惑焉。今夫校算多寡，以料一局之成败，弈者事也。翁日兹从事焉，攘且劳亦甚矣，而顾得寿，吾安得无惑耳也。”石桥君曰：“不然，吾家君殆以弈寿也。今夫智者劳于巧，吾家君以弈忘智，是故质直焉耳已。贪者劳于取，吾家君以弈忘贪，是故乐施焉耳已。饮者劳于醉，吾家君以弈忘饮，是故居常对客代之浩歌焉耳已。质直故常逸，乐施故常俭，浩歌故常乐，夫是之谓以弈寿。”道林子曰：“有是哉！渊明之寿也，以托于酒也，翁之托于弈也，得无似之耶？”石桥君曰：“然。则待后之昌而寿者，若之何？”道林子曰：“记有之，立身行道，扬（明）〔名〕^①以显父母。夫苟立身行道，亲之寿也，其有疆乎哉！顾未可以易而言也。然以予观子，外和而内刚，其嗜义也，如饥渴然，其于民之戚也，如己戚然，则公之为二程而寿翁之为太中也，何有哉！”

91

于是石桥君喜，乃拜受而登诸轴，择使者而遣之，奉之归，以为翁寿。

荣寿堂序

生人之顺，曷为大？荣寿为大。生人之孝，曷为大？荣寿其亲为大。夫荣寿可必乎？曰：“荣寿出乎天者也。吾恶得而必之？然则终不可必乎？”曰：“古之人修之躬，荣寿其亲于无穷者，往册恒踵踵也，恶乎其不可必耶？得诸天，夫人乐之，是可能也。修诸躬以遗之亲，夫君子行之，是不易能也。”

铤山胡公尊君咏竹翁，构堂于所居之傍，将环植淇园之种，以适其吟弄之雅。扁曰“龙田别业”。已而公以商诸西淙洪公。西淙曰：“公今为藩使，食俸二品，翁封例固得如之。况公方峻陟

①据文义改。

未已耶！且翁今寿已濒七秩，鹤发松颜，抑又上寿之征矣。公他日以公便，间一展省，捧大官之醪，舞宫袍之鹤，奏金石，歌南山，为翁宣仁风而迓彭祉，顾非此堂不可，孰与易之曰‘荣寿’？”公欣然曰：“是吾志也。”既以寓白于翁，乃辄自滇走币征序于予。词曰：“惟明年三月十有七日，为家君诞辰实届古希之期，得一言以重兹堂，而奉以归寿，是成吾私也。”

嗟乎！荣恩寿考古称难必，以翁得之，固其常耳。今顾以名兹堂，公意曷居乎？且翁承菊庄之遗芳，寄雅怀于幽竹，固将希商叟之清风，追柴桑之高节。当夫陶陶熙熙，肩耸堂开，召公入侍，寿觥随举；揖龙峰于座间，俯川流于席下，感草木之易衰，羨造物之无尽。斯时也，凡夫可喜可愕，瞬息而变于前者，翁宁无顾之而一叹息耶？

若夫公平生大节，吾固稔知之。昔者为民任患，谗口交起，台议失哲，再论未已，人曰：“铍山祸且不测。”公也凝然居之，而无愠色。迨夫重瞳偶回，明鉴万里，公议遂白，流言亦止。人曰：“铍山幸而有此。”公也恬然居之，而未尝喜。夫以是觐公，则公之名兹堂也，其惟乐翁以得诸天者乎？抑将有意乎古之荣寿其亲于无穷者也？记有之，立身行道，扬名以显父母。夫身立而道行，遗亲以令名，是所谓荣寿其亲于无穷者也。公年始及艾，人固以台鼎望公，而公之志，方将以天下国家自任而不疑，则夫利泽被天下，勋业勒钟鼎，公固不得辞焉。然则公之名兹堂也，谁谓不在是乎！如其曰不然，翁咏竹之志，公亦或几于荒矣，而公岂居之哉！

赠贵宪使顾秋山公进湖藩右使序

予之自蜀调贵也，公时方总贵宪，乃亟走使，迓予渝江之上。

予读其书，词甚温。比予便省丘垅，假息故里，凡三阅月，公已拜兹右使之命。自贵趋湖取道予里，予获拜焉。而窃视其貌，见公粹和袭人，与前书词弗揆也已。乃出杯酒，与相论议世事。公辄开诚倾倒，亹亹忘倦，公之人品，予固已略窥之。及履贵，求公宪贵之政而取则焉，则或告之曰：“公日出而视事，有顷辄尽。每持律而议，或退而相泣，以为非辜者寡矣。”且曰：“公居宪持大体，不屑屑琐细，然廉明御物，吏亦罔敢奸法。”予自是乃益知公，固每恨予不及待公于贵也。一日又论公于胡公铤山，铤山曰：“公之贤，殆不止此。公昔勘狱岭左，人比之撩虺蛇之头，践熊虎之尾，而公卒不以易志。其难也哉！”夫然后公之贤，予始得而尽知之。夫予湖人也，湖兹得借公，岂非幸与！岂非幸与！

或曰：“公兹擢藩右使耳，右使与左使秩同，而责不同。子喜甚，何居？”予乃譬之曰：“一人之负以百斤之重，尽日而驰，虽强有力，知其僵也必矣。若复益之以千斤，有不朝负而夕随以毙者乎？今夫湖被兹重役，连岁不解，是殆一人之身，益之以千斤之类也已。吾闻凡视天下欣戚愀然，不动其心者，皆夫规利者也夫。苟规利，虽使独当其重，与傍观者奚异焉？夫以予所闻，征公平日，其志存天下审矣。以今湖之急若此，使公泄泄然随众而议，袖手而观，靳一正色危言，不与湖民解倒悬之厄，公为之乎？殆必不然也。且夫公昔勘狱时，一守耳，责固不专在公，犹能以身当之。公今之责，视畴昔如何哉？是故予之所以喜甚而不自已也。

故事藩臬大夫当易銜，例有赠言。方公之被命也，适虚斋王公代视篆才数夕，弗遑图也。至是以属予，予偶知公之详，用是不得辞云。

贺周子子崇序

嘉靖岁丙午，常武之彦举于省者五人，周子子崇其一也。

客有问于道林子者曰：“常兹盛矣，而他岁则不尽然，何与？”道林子曰：“川岳之精，有独厚焉，谓夫人之秀异，而出乎凡众者也。故夫一邦之秀，一方川岳之精之所钟焉者也。川岳之精之会，容有不齐，则夫钟焉而为邦之秀，岐嶷而朗澄，神异而变化者，焉得而无众寡？是故人文之盛，非其偶偶尔也，川岳之精实尸之耳。”客曰：“夫人之幸而值之也，其有说与？”曰：“川岳之精气之灵而淑焉者也，是谓天地之仁气。今夫天下语感应之神者，孰逾于气。是故积德累行，酝酿仁气，至于薰蒸畅达，则天地之仁气应之矣。故夫川岳之精之秀，于仁也，固未有无故而值焉者也。苟无故而值，虽或挺然而秀，然而见其硕大而永终者，殆希矣。”

客曰：“动者为川，静者为岳，川岳之用大矣。由子之言观之，川岳之与人才，固一焉耳。然而人才之用，肖诸川岳者，其亦可得闻与？”道林子曰：“言君子之不易乎世也，曰‘壁立万仞’。夫壁立万仞，非岳乎？言君子之应用弗穷也，曰‘动而不括’。夫动而不括，非川乎？夫自其壁立万仞推之，则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非其义非其道，一介不与，一介不取，禄之天下弗顾，系马千驷弗视，以至尧舜事业，只是太虚一点浮云过目者，固皆充其岳之类耳。自其动而不括推之，则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处经事而知常，处变事而知（灌）〔权〕^①，幾而能豫，否而能倾，以至行所无事无智名，而万物蒙其曲成者，固皆

^①形近而讹，据文义改。

充其川之类耳。是故巍巍浩浩，蒸气出云，雷雨一方，一方之人，咸望其利济而仰焉者，则归之川岳。轩挺流动，仁以为体，智以为用，雷雨天下，天下之人，咸望其利济而仰焉者，则归之人才。故夫川岳、人才通乎一体者也。然而人才之用，则固有川岳所不能为者矣。是又何耶？人才也者，川岳之精。精也者，神之谓也。吁，岂易得哉！虽然，会而钟之，存乎天；扩而尽之，存乎人。士固有才名冠一世，取上第如拾芥，而稽其所终，曾不若琐琐细民，以迄于泯灭无闻者，斯不为川岳之累乎？”

于是客为蹙容，太息者久之。方起谢，适唐子惟礼、唐子一卿携轴过道林精舍，言曰：“某辈于周子某，有切磋之素，兹将走庆焉，愿惟先生之言，奉之以往。”道林子曰：“子之雅契于周子者奚若？”曰：“周子沉恚而警颖。”曰：“沉恚得之岳者也，警颖得之川者也。由兹进也，扩而充之，其可量乎！请以予顷订于客者，书之以为贺。”

赠李子贞守序

君子之于才也，孰取其颖敏乎，其笃实乎？昔者，杨子中立、张子思叔之学于程氏兄弟也，言下即有省，是颖敏之谓矣。故明道尝曰“杨君最会得容易”，伊川曰“张绎俊”，盖喜之也。尹子和靖之学于伊川也，终日静坐，看一敬字。策试问诛元祐党人，则不对而出。尝自言曰：“焞闻先生言常不省，再问，犹不省，退而思，然后有省。”是笃实之谓矣。故伊川曰“尹焞鲁”，又曰“鲁者终有守”，是盖大喜之也。夫颖敏也，笃实也，岂非君子所喜而乐成之哉？然则二者于道孰近？曰：君子所贵乎颖敏者，以其颖敏胜笃实也，非徒颖敏而已也。如徒以其颖敏焉，而言乎笃实或未也，君子将必为忧之耳矣。所贵乎笃实者，以其笃实胜颖

敏也，非徒笃实而已也。如徒以其笃实焉，而言乎颖敏或否也。君子将必为惜之耳矣。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夫狂，其殆颖敏者乎？夫狷，其殆笃实者乎？知孔子有取于狂狷，则知颖敏、笃实均之为近道之器。其不同者，分量异焉耳。

滇李子贞守，自往岁得白沙子、阳明子、甘泉子诸书读之，即有感。嘉靖丙辰，以会闹不偶，归过常，乃访道林叟桃冈之庐，请学焉。道林与之默坐旬日，乃从容为论孔氏求仁之旨，辨异学似是之非，凡三月。以尊君月池先生教授临武，请往省焉，且期复来。于是桃冈二三子代为请益。道林叟曰：“吾接天下士多矣，闻予言辄有省，谓贞守颖敏过乎哉。其言确确，其行介介，谓贞守笃实过乎哉。”始予谒，予即喜，有诗曰：“已占风骨非凡侶，合有仙名在玉坛；谁惜阿婆空老去，金针从此世须传。”予盖以斯道期之矣。兹别也，吾复何言哉？虽然，夫道，神而已；夫学，默而已。孔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又曰：“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是孔氏之所以教，而予与贞守终日，言而未尝离者也。夫兹学也，贞守既从事之矣，悦焉从之，日复省之，信尔志无复上春官矣。又数日，道林叟以时之义勉之赴春官，始知其生八龄，一日者于楚会题其生庚数语，宛与今合，若为前讖。且癸丑居京师，尝以出处叩关云长祠，所撤签即同李子贞守昔所得第一签，因之访道林叟，而果与签合者也。道林叟为之莞尔者久之，乃叹曰：“斯理也，其神之所为乎？神何心感应焉而已矣。高宗交传说于梦寐，明良之烈，千载光焉。高宗传说，宿岂相闻，其梦也，以其一明一良自相感也。惟物亦然。蓍之生也，神龟守之。蓍与龟何心焉？以蓍神物，龟亦神物，自相感也。是故河图应羲，洛书应禹，常也，非异也。感应之理，

弗可易也。

昔予始得贞守也，异之，今复得协卿焉。贞守滇产，协卿亦滇产，元气之在天地也，常用流而不居，碧鸡金马，将与中州贤圣迭出之区并称，吾无异也。然顾二子清标秀骨，性静而志远，独于予心孚焉，不谓感应为之乎？昔濂溪氏生于楚东南之隅，程明道洛贯也，学须识仁之旨，上接洙泗，濂溪实启之。其得相面授也，虽以大中公倅黄陂之故，然图书羲禹相为感应，其理不可诬也。明道尝言：“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又曰：“人看某如此，某煞用工夫。张横渠语及‘恭而安’则答曰：‘可知是学不成，不知尚有多少病痛在夫。’”由其言观之，则予与协卿也，可无惧哉！择乎中庸，拳拳服膺而弗失。夫子独以与回，则诸子于夫子之道，信且悦焉；而守之弗固者，必多矣。虽然，孟子尝以智譬射之巧，以圣譬射之力，夫天下，惟巧为难。今夫终身于学，而不著不察，与索途二氏惘惘焉，卒无返轡之期者，非以其拙耶巧莫与也夫？兹协卿有悟乎默识之为至学，而无疑于圣人天地合德之原，则孟氏所谓巧，可自信矣。若明道见濂溪后，端坐澄心，体认得之，而自身与万物例看，粹然为天下完人者，协卿不当自信其易耶？夫予朽矣，无久于世矣，虽日兢兢焉将恐无及，则今之过为是忠告也，协卿可以为赘也哉？

赠萧子双冈序

今士大夫相目为冷官者，非今簪序之长贰乎？其谓尤冷者，非今王国之教授乎？曷言乎冷也？谓其常禄之数，岁不过数十石，以廩其妻子为庶几焉已耳。如使廩之不止其妻子，用之或淫于常人，饥寒乱心，其顾不免矣。是故谓之冷也。抑又时顾夫控骑拥盖，厮仆莛莛，敝宇土阶，莱芜长满，以转睨乎其他居，则重簪

别幃，出则足声如雷，真犹隆寒赤夏之不相及，此又何索莫也。夫是之谓冷，不亦今之仕宦者之情哉？双冈子始以岁荐就禄仕，得补汉阳学训，一冷也；寻迁吾武陵学谕，盖再冷矣；乃兹又迁某王府教授，是不又冷乎？

顷岁吾邑大饥，郡邑诸博士抱馁而忧，寒冷之色，征于其面，奚异尘土。吾尝试察之，独双冈子颜色油油，与居热者无异，心固已私论之，曰：“君岂独不畏冷者耶？夫今以秩则迁，以冷则视旧益甚。因其一夕过予，再察之，既无冷色，又无冷辞，何其壮也！”嗟乎，君岂非将有志求胜其冷者乎？夫天下士大夫之心术，忧与喜、正与邪，与万物通其荣瘁，与天地通其否泰，与天子之神器通其安危，与斯文之命脉通其流塞，是可一日而有冷忧也哉？卿大夫而有冷忧，则患得患失，其究也，将不免乎负君误国。士而有冷忧，则进不以礼，退不以义，其究也，将至于贼君父，弃人伦，是又可一日而有冷忧也哉？夫天下士大夫不可一日而有冷忧，然而怀冷忧者，常满天下，此何故也？天下冷忧之习常，若沉痼而不可疗，而自古不群之士，常以其身破俗独立，虽居天下之至冷，而熙熙融融，若游乎春台，行乎化日者，此又何道也？双岗子将无有意于是也乎？

且夫以苏湖教授著者，宋之胡安定氏。同其时为宰相者，盖不知凡几人。由今考之，安定冷耶？当时之宰相辈冷耶？以蜀府教授著者，我明之方逊志氏。同其时为宰相者，抑又不知凡几人。由今考之，逊志冷耶？当时之宰相辈冷耶？天下之冷，不系于官，系于人，斯又明矣。或者曰，“请问自古不群之士，所以破俗独立者，其道奚在？”曰：“一簞一瓢，颜氏不冷乎？不改其乐，则以颜氏之天定也。曲肱饮水，孔氏不冷乎？乐在其中，则以孔氏之天定也。是故其天定，则居冷而忘冷，居热而忘热。其为簞序

长贰也，则必明理，义以祛俗，敦道德以同风，成就人才惟恐不及。其为诸王教授也，则必感动，以诚开谕，以道进忠补过，夙夜以之。夫然则其忧，固在天下，在纲常，在君父。其于官之冷，盖不惟不之忧，而且不暇忧矣。是则古之君子，虽禄位无与，而天下之重，恒归之者。夫士大夫可以一日而不讲诸此乎？双冈子吉之永新产，其邦旧多问学躬行之士，进而不忧其官之冷，退而不忧其门户之冷，不有先得我心者乎？双冈子之不变色于冷，必有自矣。”

是故兹因诸君之请，喜而为之尽其词。

壁水咏归序

嘉靖丙戌，安吉钱子见蒋子于观光。蒋子曰：“夫学，惟默至矣。”既越月，蒋子曰：“奚而莫辨，莫辨荒学。”钱子曰：“默曰学，辨曰学，然则学曷主焉？”蒋子曰：“恶乎主？恶乎无主？夫惟默而后能辨，惟辨而后能默，吾见子之能进于默矣，未见子之事于默也，是故曰辨。夫辨以益子之默也，非以贰于默也。子观古之能默者乎？孔氏之徒，能默莫如颜子，然而曾子称之，则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是故默则之疑矣，疑则之问矣，问则之辨矣，辨而后能觉。是故养之以默，养深而辨益精。是故精义入神，子于默近矣。然而未之或问焉，未之或辨焉，无乃未之或疑也乎？夫未之疑，非默也，未之默，非学也。”

未几，蒋子归，逾年复来。钱子适戒程，执卷以请于甘泉夫子，乃为题曰“壁水咏归”。退以示蒋子曰：“夫子殆以发吾志乎？”蒋子曰：“嘻，子察于病源矣。谅哉，子其能事于默也已！夫默所以崇德而广业也。谅哉，子之归辨于子者！其日众乎？且子之乡有练塘子者，子尝师焉，有奚轩子、埭溪子者，子尝友焉，

子察于病源矣，归而相与辨焉，殆无进于颜之默乎哉？”

别尹介石都谏序

100

道林子退耕桃冈，越十有二年，同年友尹介石氏来访，乃相与坐星亭，倚大观，究学术异同之论，归之一致，忘旦夜焉。继则偕邓芷江工部、陈朗谿宪副，观孤峰金霞诸胜。又继则独与道林蹊蹑入翠屏，渡桃川，访方伯源埜之居。寻又以朗谿之志，遍观蒿塘河马柏林而终焉。至是，戒行有期。道林子喟然叹曰：“吾与公可以无今日聚乎？夫道破坏于支离之极，救之致一反约，而揆之孔门，有遗论焉。末流横决，实基之矣。使非刚健笃实之英，相与明中正之途，以达于六经，使斯人有睹乎尧舜、孔子之道，安知不尽中国而夷狄耶？故予二人之聚也，斯道之明将赖之矣，岂独予二人之私幸也哉！”

介石氏乃言曰：“嗟夫，道之明也，以古圣贤身至之也，匪以言也。尚口而忽躬行，语道而迷仙佛，不犹影响也乎？是故语知曰默识，语成曰默成，语识仁曰择善，语存存曰固执，语心曰浑然与物同体，曰立己立人，达己达人，语通于家国天下曰能好能恶，曰所恶于上下前后左右勿施。於乎，此圣的也，敢不与吾子共期之。”道林子曰：“知言哉，蔑以加矣！”乃捧卮酒，歌《鹿鸣》与之别，因辑其语为篇，以为他日再晤左契，并以前后所得诗一十六章，合旧稿一章附焉。

公至数夕，汪周潭光禄、刘五泉都宪及芷江皆至朗谿，则与道林同为主人，并集桃冈，若期而合。於乎，亦奇矣！然则斯聚也，岂非天地西南自然之一大感应哉！

别张东山序

予昔之视学贵阳也，时则张君东山以明经教授程番，予辟文明、正学二书院，简诸学之彦馆谷，而与之讲圣贤之大业，洗俗学之迷障也。故君亦以职事，得径谒讲席请学焉。寻以忧去，予亦以病归。凡三载，以赴选便，又一过予庐讯起居，其孳孳问学，固犹夫昔也。比其补官建昌，四载间，简书驰问，无虑数四，然其词意缕缕，则固犹夫家之子弟，出而商于燕赵之墟，一博十倍，衣食为裕，而亟以慰诸其父兄家人也。予每以其书示同志曰：“此以明经会选而拔者也。夫论才者，顾可以其途限之耶？”越兹，忽携其家，道予武陵以归。叩之，则尝以其眷恋丘壑之私，数恳诸当路。迫于转调部檄，当路者共惜之，遂以成其志也。夫用人者，论其资不论其才，其弊一至是哉！予昔以予友莫君埭谿黻负经济才，拜州牧守，限于明经，不得调，飘然拂袖去，极慨焉，今又为君慨然，则天下之才如二君而予不及知者，予又安得而尽慨之？

101

君之过武陵也，适西南之警未息，故君得与其内弟赵君子虚阁数过予桃冈精舍，止而憩焉。予凡有感则即言，君亦因言则以请。一日，问太极，予则指虚空以示曰：“此虚空皆气也，太虚者，气而已。太极阴阳，析道器而上下之，先儒之谬也。”君唯唯。问告子、孟子之学之所以异。予则拈慎独以告曰：“独也者，感通而未形，天下是非之幾也；慎也者，精察而刚决之之谓也。持志而无暴，其气者，盖于其动静之间焉。慎之，故即志而气举之矣。不得于心，而勿求诸气者，盖恶动而求诸寂言乎？志而与气，二焉已矣。先儒不得其意，而以孟子之学，志与气交养焉，不将为助今之是告子而诋孟子者乎？”君唯唯。问四勿，则告之

曰：“勿也者，勿之乎幾也，精明之至也，是孔门不违仁之学也。日日而勿焉，时时刻刻而勿焉，则固参前倚衡之谓矣。”问用心之要。曰：“亥子之中至矣，亥子之中也者，动而无动也，一动一静之间也。”君又唯唯。

夫君今且行矣，去此矣，凡予之言，君其以为信，可以终身行之否乎？如其以为可，以终身行之，不曰古人之言其犹糟粕也夫？昔曾子论夫子之道，江汉秋阳，以濯以暴，皜皜乎不可尚。皜皜乎不可尚，此天下之真腴至味，而不可言传者也夫？兹道也，予生六十有九矣，固学而未能焉。君其宜如何哉？确乎此，以勿夺于彼，契诸默以超脱乎迹真，积而久洞然。曰：此心此理果如是，彼哓哓者，果皆捕风捉月类耳，则予虽已乘化而游，顾不当接手而相与庆乎？

乃明日，觞酒豆肉，歌而与之别。

别马子心庵序

予昔督学贵阳，时吴生民皦数为予言，其乡有马子心庵者，资稟不群，喜向上性分之学，以庚子乡荐领乙榜，已谕蜀什邡，使其获侍先生教，不庶其大有就耶？嘉靖癸卯冬，予以病遣归，扫善卷孤峰之台居焉，比卜钓桃冈十年矣。忽一日，心庵子来谒，青袍黑冠，跪而言曰：“锡自什邡获读翁文字，及聆友人吴生〔民〕^①皦言，神从翁久矣，今愿得卒业也。”居数日，乃知其以内江尹赴调銓部，以疾不果远，其释内江家居已二年。其出也，以大廓都御史王公寿泉、文选刘公促之。察其志，弃去故物，不复顾惜，雅惟一榻一蒲，闭门养静，以其平日所疑，订正而从事焉，

^①据上文补。

则何异逝羽游鳞，得返其故林与渊，不胜其欣欣自得也。又数日，乃知其绾组六年，凉寒如故。昨之往也，贷于人，然后出门。还及荆澧，即以所贷寄归，故主装所余广文弥月俸钱耳。

嗟乎！世人生发未燥，即有喜做官人之志，心庵年始四十，官又古子男之秩，委而弃之，诚非人情矣。况又贫耶，不尤大非人情也乎？求之昔如尹和靖、李延平、蔡元定诸君子，盖与之同一取足于性分，而不屑于仕进者，此在古今间不希也夫？故予喜，有诗曰：“棱棱异骨插眉端，曾向蓬莱住几年。说法老禅今不少，度人弥勒我无然。试凭菡粥聊供给，更扫藤床任坐眠。亥子交时应自领，敢云衣钵与君传。”心庵时有问，则举《鲁论》一二处，与之点破，使之即自心之性情观焉。尧舜孔孟万物一体，宗旨可识也。心庵时亦喜不自禁，常为浩歌。问之则曰：“六合之内，上下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元是浑沦一个，充塞流行，无渗漏，无间断，世人以未能觑破此，故有许多劳攘，添出许多计较，此忠恕所以贯天下之道，教者惟有此，学之者亦惟有此耳。”予又喜有诗曰：“何缘共此赏花枝，酒满金杯兴满诗。万片古桃吟欲遍，一川芳草坐频移。云卿有梦来湖上，孺子无心感异时。说与看门老玄鹤，百年观化是归期。”及是心庵请归，欲一顾门户，再来为数年之计，言已，辄复徘徊去留，缱绻然若有不能引决之状。

嗟乎，孔子为大圣人，故能使其徒七十子心悦诚服，卒之日，为之庐墓哀思，至三年之外犹不忍去。顾予何人哉！心庵居尝慨叹，当日诸贤能从夫子于患难流离，以为不可及。顾心庵将非其人与？或曰：“心庵兹归，其来与否未可知，先生容无赠乎？”道林翁曰：“昔尹和靖既悟仁体，言于伊川曰：‘静中观万事，皆平等无碍。’伊川曰：‘须是动上，有此气象，始得夫一动一静之间，此天地圣神同一至妙。至妙之机，要必勿失于动，然后为存

存实地，聪明睿智，达天德几矣。’是故知终终之，斯可以存义，敬义，立德不孤，然后不疑其所行，此圣人之学所以异于佛老者也。如其不然，则与近世卑诚敬，贵灵明，卒堕空虚者何异哉？”明日，将携酒一壶，饯于郭门之外，于是乎言以为别。

别少林章子序

《传》记孔子之言曰：“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夫孔子，鲁之圣儒，子贡以为天纵，要非过誉。其固犹勤勤然，足迹遍乎中国，尽春秋之贤者、不贤者而师之。何耶？道固本如是，学固亦本如是。取足乎一乡一邑，谓不必求之四方者，世之尺寸之儒，不足与于大道者也。借使有过人之质，将不为沮、溺丈人自守其一节者乎？是故学为孔子，而能从其为东西南北之人者，任重道远，于此固足占矣。斯不足尚与？

蜀进士章子嘉言，自与予相睽于庚子之冬，闻予卜居德山与桃冈也，往往有乘风插翼之想。兹之来，固偿宿约也。然欲相依以究大业，如大崖之于石，翁意固未已焉。非其志将从孔子为东西南北之人与？是予固当且私庆也已。然顾予今固已行年七十，寢寢就（未）〔木〕^①，能待乎？抑不能待乎？章子又不得不为予悚然惧也已。或曰：“章子能从孔子为东西南北之人，子将遂以孔子之道期之与？”道林子曰：“溟鹏抟扶摇而上，去下地则常九万里者，以其所负垂天之翼，欲俯而就，斥鷃不能也。夫如章子者，吾能不望之以九万里哉！”

与游德山，既乃告行，遂书此为赠。居桃冈及游德山，予得诗凡八首，因并附其左云。

^①据文义改。

送辰阳二子归序

辰阳覃子汝明、孙子子寿，访学于予。予告之曰：“夫道，一也。一者，仁也。仁者，无我之公，善之本也。害仁者，己也。己者，有我之私，恶之本也。君子之学，廓然而太公，物来而顺应，克己也已。克则仁矣。物我同体，尧舜孔子之所以教也。发而中节，尧舜孔子之所以尽性至命也。知此则吾儒与二氏之所以似同而实异者，其在兹乎。”二子退而深思。久之，欣然若有会曰：“吾始闻《大学》明德、新民之旨矣。”逾数月，请归，且以不克近予为惧。

105

夫予孤而贫者也，二子孤不如予，而贫与予相若。予之爱贫，甚于贫者之爱富也；贫之爱予，甚于良友之爱予也。予敢自私乎？予年未逾志学而与贫相遭。予时懵懵焉，贫爱予，而予未知爱贫也。长而富闻见，贵声华，若将去贫也，而贫固恋恋焉。由是声利之志为之一变，而始知贫之可爱也。未几，而病复相求。病与贫若相期而来也。日磨而月砺，所得于病与贫者，可胜状哉！今生三十有八年矣，友朋之信予，与予之自信，咸若可以去贫也，而贫犹若不能弃予者。将谓贫之于予，盖适然耳。及夫痛鞭力策之余，而深加省求焉，乃始悚然而惧，脱然而觉，盖贫知予而予未深知贫也。贫甚爱予，而予爱贫未真也。呜呼，贫吾将终吾身。贫之终爱于予与否？贫哉予哉！

二子有志而贫，予惧其厌贫而乐进，则今日之志荒矣。是故以贫之说告之。

卷之四

序类

淡泉序

106

吾寅侑溪公，自弱冠闻乃曾祖淡泉之懿于若祖母氏，辄服膺不忘。比壮，或观其所遗居舍、种植、与凡岁时礼仪之度，则每仰叹弗暇，以为子若孙，虽复有贤者作，当弗能过也。一日，翻阅故纸，偶得昔程太常为翁所作淡泉卷首题墨，辄喜曰：“百年故物，得不毁于蠹鱼饥鼠，庸非天耶？”及是，以其事语予，丐序之。

予观天地间语润泽利济、功用广博，孰与淡泉？若夫经世泽物之用，随其身之所临，人莫不如；取饮于江河，而忘其足，则亦惟淡然寡嗜好之士为然。非是，则虽才智雄世，所补亦袞矣。夫翁勤俭以植家，孝友以累行，恭逊以安身，矜恤以广义，不慕簪组之荣，而优游田野之间，兹不于淡泉有相似乎？夫淡泉之用，每至于不可穷。使翁有一日之遇，则其经世泽物，将为斯人所赖者，顾可量耶？惜也止于克庇其族党焉耳。是则非翁所能也已。虽然云雷将兴，忽然而翕，酝酿蒸郁，积盈旬日，其或倏然而雨，则其破山岳，渤原野，有必然者。侑溪公修诸身，惟取足于内，而无取足于外，固得诸翁淡泉之遗。然其所负，遭际明时，随其所至，雷动雨盈，涸鲋槁壤，罔不蒙润，非翁经世泽物之用蓄于昔，

乃今固一大泄也耶？是故君子求淡泉之用，又曷可以其近观也。

或曰：“公笃实弥光，利泽行且被天下，则翁之泄，顾宁止是哉？”应之曰：“然，然。而世之人，乃往往求经世泽物之用于兹淡泉之外，愧于翁其多矣，其多矣！”

屏屿胡翁暨方太淑人双寿承恩诗后序

笔峰子王子之宦游于徽也，承庵子胡子方以侍御颐疴林麓，以承屏屿翁、方太淑人哲养之欢、诗觞之会，盖庶乎通家焉。及兹承庵子之长宪于贵也，笔峰子适以侍御守内艰，以伸《蓼莪》之痛，相与道旧论新，又真若忽焉神交梦接，不知其喜之深也。岁庚子，翁进封大参伯，与太淑人寿并七十有二矣。鹤发翩翩，松柏交劲。而承庵子且以艾年，益著风裁，福履之隆，引引未艾。于是笔峰子既履吉，乃偕侍御恒斋子钟子，博征风雅于其邦之诸彦，裒之缙帙，题曰“双寿承恩”，以丐序于我。中丞培翁谓“子于承庵子有寅交焉”，并以末简归之。顾予实辱深于承庵子者，夫何敢辞。

107

窃观宇宙，清明浑厚之气钟于人，则为贵，为寿，为德，为才，而或传之累世，且无穷焉。然而天下之郡与邑，或多得之也，必也大山长谷薄霄汉，蟠百里，环抱襟带乎外，而风气之蓄乎中者，有博大悠远之势。不然，吾见也罕矣。天下郡与邑之民，其或专得之也，必也饥食渴饮，忘乎智巧之习，依稀乎淳庞隆古之风。不然，吾见也亦罕矣。吾闻徽虽介居吴越之间，然大山长谷，风气之储，独与诸近辅不同，则贵、寿、才、德之钟，固宜备有。抑又闻翁恂幅退让，得自天性，太淑人亦柔贞罕俪，则夫擅兹荣寿兼世之所不能有者而毕有之，岂非理哉？

或曰：“子谓传之累世，且无穷也，如之何？”曰：“是当于

承庵子征之矣。”“然则以其尝疏斥权贵，不遑计其身之利钝也与哉？”曰：“是其直足称也，然而有进焉者已。”“抑以其困踣岭海，终奋藩臬也与哉？”曰：“是其才守足称也，然而有大焉者已。今夫长宪，非寄天子威辟，能生人杀人者。与小大之狱，必求其情。虽甚仓猝，未尝以喜怒乘之。吾瞰于承庵子稔矣，是天德王道之基也。《书》称‘惟良折狱’，《诗》咏‘恺悌君子’，得无似之耶？夫古之君子，仁于狱而用昌厥后者，于传可考也。徽之庆专于胡氏，其有穷与？其有穷与？”

或曰：“夫然，是固皆清明浑厚之钟属诸其天者也，将奚取于人乎哉？”曰：“笃而钟之，存乎天；扩而大之，存乎人。承庵子晋陟卿辅行有日矣，位愈崇则用愈博，苟推是心以往，则必思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而一物之失所，固若恫瘝乃身焉。上以成乎尊荣，下以成乎仁寿，因天之能而大之以尽人，固承庵子所优为矣。夫然则，又不徒为一家之庆也已。

或以告笔峰子，笔峰子曰：“是古仁人寿其亲无疆之道也。”请书之，以为翁寿。

赠姜侑溪宪使序

道林子始由司马出视水利于蜀也，见少参笠江潘子，其人也静而慤，秀而温，覩其中俗士之耀光荣而争一饱者，弗屑也。乃叹曰：“庶几古哉！”又兹被命督学，来游于贵也，见大参侑溪姜子，其人也质而和，介而理。徐观其言动风致，事变纷如，殆凜乎其不可夺也。又叹曰：“庶几古哉！”潘子之居蜀也凡四年，而后以副宪调。问其自秋曹，出为宪僉，视学右广，则于兹十年矣。姜子之居贵也，逾四年，而今始以宪使调夫大参，秩重而员寡，其一年或二年而即调，或调而即为左右辖，为抚院，固例也，而

顾视潘子又迟。

客有知二子者，过道林子而论故。曰：“我知之矣。庙堂之见与草野之论，往往异格而殊调，贤如二子，而若或遗焉，安知非为责蜀谋耶？”又曰：“利与钝者，命也。自古贤圣之才，且有没世而不见知者矣，其又将奚尤焉。”道林子曰：“甚矣！客之言几于道也，惜未及于时也。尊羹觞豆弗之贵，而玳瑁琥珀之卮争致之若恐后者，非以时乎？《记》固有端冕而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者。又何耶？古乐、新声，其调固殊，使奏古乐于古，则闻之而忘肉味，岂独一孔子哉！夫若二子者，盖其器庶几乎古之尊羹觞豆者也。则其不利于今也，顾庸非理之所宜尔耶？虽然士患其不古耳，调不调，利不利，于我何哉！彼洋洋然燕集于朱扉，盛开之日，荣光宠奕，固自以为得志。一旦栋宇焚，则或见及者亦多矣。（梗）〔榱〕^①楠十围，饱风霜，历岁月，匠氏或过之而不顾，人将谓深山已耳。清庙明堂，则或有时而需之者，固时也。是故士患其不古耳，其不在我者，于我何哉！博观前古恬淡寡求之士，方其睥睨时态，漠焉自守，异于拘儒曲士者几希。若夫天下多事，慨然以身许之，壁立万仞，而国家之重轻卒赖焉，往往非若人辈弗与也。是故时方嚣嚣，我独稿稿，君子固且为时戚之不暇，而暇自戚乎哉？”客曰：“二子者，固时也，若是同乎？”曰：“大同而小异者也。《易·豫》之六二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言九四方得时有为，初与三，皆翕然上比而二，独超然守正，若将浼焉，其志虑确，而见幾审也。斯义也，姜子以之。《复》之六四曰：‘中行独复。’言阳气甚微之时，上六皆阴，而四独应，初处正与善为类，不逐时而变也。斯

①据文义改。

义也，潘子以之。故二子者时义小异同，归于正焉者也。然而姜子其难矣乎？”于是客乃悚然作而曰：“敬闻教矣。”

客退，适诸寅公过予，蘄一言以华侑溪公之行，遂为次第其语，书之轴，将以信予言它日之必有征也。

寿大参是闲刘公偕宜人双寿序

中丞培庵先生，世为蜀渝著族。先太保文简翁，其尊翁也。今致仕大参是闲公，其季父也。先生事公，如事文简，常岁遵公诞辰，必思以觴彩之怡不获尽于文简者怡之，犹夫觴彩文简也。虽宦游数千里之外，往往豫期制词走币致勤恳焉。临贵镇凡九月，威德一新，贵为改观。顾公与若配蹇宜人诞辰并迹，每怀冲冲，间形词色。于是，诸司属相顾曰：“寿是闲公，以广吾培庵先生之孝，在吾党独不可耶？以请于巡台方厓、总戎紫江。咸曰“固所愿也。”遂以祝颂之役，属之外史某某。因询于都阃宋君曰：“是闲公今寿几何？”曰：“七十有九也。”“蹇宜人今寿几何？”曰：“七十有八也。”於乎，偕老难也，偕寿又难也，其希事哉！”

夫某信顷岁尝获游焉，其山驾虬涌涛，飞舞激薄，自岷而来，秀拔雄浑，姿态万状。而江汉二水，左右奔注，盘束其麓。是使飞舞者止，激薄者夷，如虎如龙，蟠蹲不去，盖蜀第一形胜也。夫人之秀杰贵寿，孰非两仪清明浑厚之钟？由渝之川岳，以观西南清明浑厚之精，融结而完萃可知已。则夫域其间者，秀杰贵寿，兼而有之也固宜。然抑又有说焉，清明浑厚，盖天地善气也，故夫人善气胜，然后清明浑厚之气应焉，而秀杰贵寿从之，固不可以人人例得之也。

先生之世，其远者予不暇扣，姑即其近上下四世间，登进士举者凡六。金紫奕奕，先后辉映，求之蜀，殆罕其俦也。兹公之

寿考复如此，非所谓秀杰贵寿兼而有之者乎？抑非所谓清明浑厚应焉，而秀杰贵寿从之者乎？由是言之，刘氏善气之积，其必从来也远矣。是故观先生爱公如其文简，刘氏善气之积之远又征矣。

宋君曰：“即请以是为公寿如何？”曰：“先生以天下为家者也，怡公以觴彩者，所以广其孝于门内焉耳。先生之心，宜不若是遽已也。惟先生兹方以其光明正大之心，夙夜兢惕，思淬励群司，为当（芒）〔亡〕^①纾西南之顾，推是以往，盐梅舜德，霖雨一世，以垂钟鼎，固先生志也。具先生以文简事公，公独不以文简之心望先生乎？故某也敬请以是为公寿，并以告于刘氏之子若孙，使知先生广孝之大，又専在于觴彩已也。”

111

赠贵宪使胡承庵公擢东广藩右使序

士之重于进也，曷观之？曰：“观其退而已矣。”士之安于退也，曷观之？曰：“观其进而已矣。”观其进，又观其退，士之大节也其庶乎？夫今则熟征焉，曰：“征诸承庵公，殆其人乎哉。”

公释褐佐名郡，被简为御史，揽辔齐鲁，风采凛凛。寻以疾归，卧林麓凡五年。及再起转顾，奕奕骢豸，则固已褰然居前。使其雍容缄默，姑勿与鸡刀争利，以养望待调，固人情也，其孰诮之？惟不忍忠义之愤，奋击大奸，因并指斥当路，遂得谪外，踣处滨海，殆盈二年。是则公之退也，将不可以例公之重于进乎？夫以其在台之资，理轮之望，而加之以被谴之深，一岁而再迁，未为破格，而固亦孰嫌之？尝因间而扣焉。乃知公之起也，循循然，一阶一级，未之或逾，累七徙，始为贵宪。计居贵，期又四月，始有今擢。是则公之进也，将不可以例公之安于退乎？

^①据文义改。

夫自伊传周召之风既远，世之君子，有能以其身为国家当大事者，往往属诸刚伟恬退之士。若夫脂滑藤附，神变巧化于声利之间，而冀其有补于国，吾见实罕矣。然则如公者，所谓刚伟恬退殆非耶？予之来贵也，先公一月，公宪贵之政，因得稔观之。大率持大体，不事小苛，《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公实并有焉。夫贵虽郡卫杂列，土夷实居大半，宽严舒惨之宜，要不可不审也。自置臬以来，长宪者不知凡几，尽比而先后之，如公者，宁当多让也耶？是故士君子有重于进、安于退之节，而不足以建事立功者，盖未之或有也。夫天地之理，屈伸消息，每相乘除。况公位已重，而望益著，旦夕借秉总钺，进陟卿座，人固豫以占公。公以其重于进、安于退之节，廓之以宇宙一身之义，凡天下吉凶之患恫瘝乃身，为之自我者，尽其心，而成败利钝委之命，上以报当亡之眷，下以答天下之望，则人宁无曰：为国家当大事，属诸刚伟恬退，其信也夫！其信也夫！

公将戒程，诸寅采威与饯席，予忝外史，不得辞载笔之役，然因公进退之大节，而近望之以韩范之业，则固所以酬公之知己也，于是遂书之。

赠贵总戎沈紫江公得请归浔序

予昔闻广右有参戎沈公氏者，雄胆气，饶智略，古名将流也。暨来镇贵，予熟瞻其神视炯朗，及聆其论议慷慨，心固益奇之。已而获读大司马东塘毛公所为《紫江传》，与督学三洲李子所序事略，乃叹曰：“即使公提十万众，虽鸣剑朔漠，何有哉！”无何，公乃上疏，引疾乞闲，再上，犹未得俞旨，最后借两台之请，诏下许以原秩暂便颐摄，盖殊数也。予尝因暇从公假履历私志，为

备观公之始末。盖公自参思田，调柳庆才一年，已上疏引疾得去；嗣强起，再参柳庆；无几，又上疏引疾得去。凡先后诸当道惜公智勇，勉留之者，殊极温恳。至后迺西之命，则遂坚卧不起矣。逾岁，乃荷以贵镇总钺归焉。夫公年方半百，膂力未衰，顾受知于时又若此，岂非英雄之士所宜竭忠报主之秋乎？而公固引疾犹昔者，何耶？

自隆古既远，学士大夫率急进取，鲜知恬退，往往非见弃逐，必老死然后已。达人君子，宁复以止足之戒，望之介胄袅雄之士；抑又尝窃观老氏者流，凡其弛之阖之，皆有深意，而后世功名之士，每祖述焉，故亦往往树勋业于当时，收名誉于后世。盖老氏用以藏身，而智士用以立功也。夫吾每接公论议世事，见公莫不随口矢发响应，而独语及功名之际，则每若引满难胜，皇皇求置，又若负千钧，行赤日，思急就清凉之荫。然则公岂思铮铮介胄，中将以绍哲人止足之光，而其迹遂偶同于老氏藏身之术已耶？夫人与其以身为慕膻之蚁，孰若以其身为避丸之雀？是故达乎此论，公断案固可一言而定，其它固宜略也。虽然，贤者进退之义，如人一身，冷暖自知；英雄举动，容有深意，拘拘然，以故常例之亦浅矣。

或曰：“公之乞闲，非公之得已也。”百战之身，金疮满体，风雨时作，呻吟踟躅，人固共知之。且以公畴昔，使国有非常之警，扫除攘却，非公莫可，则公必将以身许国，誓死弗顾，岂暇为去计哉！故公之乞闲，固允非公之得已，抑顾夫时之可以请也。於乎，审如是，彼盛代文武之将，公固将庶几焉如唐郭汾阳者，公岂多让耶！

公兹归也，抚台培翁、巡台方崖、暨诸司僚采，雅共惜焉，予兹云尔者，固两台及群公意也，用是敬书之以侑觞饯。

甘泉先生家训序

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政也者，正也。以正万物，而使之得所，无间于内外远迩者也。何莫非仁心也。是心也，孟氏之后，超然有契，握而运之，濂洛数君子之外，盖已希矣。若夫琐琐冥冥，蔽之以闻见之粗，而梏之以形骸之累，又奚暇责乎？此编盖吾师甘泉先生退休之后，所以示训子孙，而仁其家者。先生道德名天下，承风想望之士，奚啻泰山北斗。然顾其请老从容，虽世之贤者，固且曰：“何其眷眷如此！”其他固无论已。夫使由此编，以求先生之心，则夫汲汲遇主，毅然自信，以俟百圣，举世非之而不顾者，不以其独得是心已乎？夫大人者，大其心焉者也，所谓天地万物一体是已。是故天德王道之学，至易至简，先生独得之精，始于读《易》大人一章，而有所神契。养之既久，忘我忘名，以与造物终始，是盖不容已焉耳。故夫学术之大小，古儒今儒之判，天人毫厘之辨也。然则读是编者，苟徒曰“此湛氏家训”云尔，奚异于会面错过，睹骊黄牝牡而遗其神气者哉！

圣谕衍序

序曰：有天命，斯有民彝；有民彝，斯有道术；有道术，斯有纯才；有纯才，斯有至治。其惟观诸养士乎！三物之教，德行道艺之选，道术昭矣。是故德至而行亦至焉，行至而艺亦至焉。降是，则惟艺焉耳已。代非无美才焉，义利王伯杂焉耳已。夫古今此天地，则古今此人才，而顾相远乎？惟其所以养之者，庸有间乎尔。是故古之语善养士者，必崇乎道术，道术胜，而后天下之惟从事乎艺以为学者，其庶乎可挽已。

某也伏读圣谕，而若有启焉，是故为之衍。

赠贵臬副骆溪石公上最序

今制藩省，惟十有二，当西南之偏，龙仲、蔡苗、猓鬼、仡佬诸夷之属杂居焉，而以汉兵守之者曰贵。贵析四镇，居其东南，连接广右，与其徭僮之属参焉，而常岁弗靖。数勤大师者，曰都清公，以宪四品大夫领之，固制也。始公之秉节而来也，适凯口破灭之余，赴斗转饷，劳攘连岁，所部之内，十室九空。惟公雍雍抑抑，声色俱泯，先之以安静，行之以忠信，佐之以威克。以是劳者以息，饥者以饱，嬉然帖然，部称无事，殆自昔鲜睹也。及是，公乃循例以上最，入覲。寅诸大夫，将如故事祖饯之郊。皆谓某外史也，宜有词以张公之美。夫某何言哉。

115

窃闻观德者于其政，观政者于其民，此不易之论也。夫劳者息，饥者饱，嬉然帖然，犷悍之习，盖几于驯而柔矣，是不可以观公之政乎？先之安静，行之忠信，佐之威克，偕时之用，盖几于怀柔之义矣，是不可以观公之德乎？夫通一无二者，宇宙之理，华夷辨焉。其分也者，宽猛异施焉者，其时也。当夫威震太过，而民号然弗宁，横刃挺戈，至满山泽，有能从容揖让，招徕而降之，固仁人所与也。矧公承扫除之威，痼疽方溃，元气正屯，操重舍轻，与之无事，是固干其病羸之余，而饮之以菽粟清甘之液、参木和平之剂，如公者不谓居今之世，行古之道者乎？

或曰：“子若知公矣，盍究言其本？”曰：“予尝瞰公眷眷乎溪石之幽，将若就而濯缨焉，投竿焉，此其澹于神虑可知已。夫圣贤之学，以天地万物一体为公。其感而通也，为仁义，时出之用，为刚柔，迭运之幾，为与天下同吉凶之忧患。廓乎大哉！盖未可易言也已。以公眷眷乎溪石之幽，于兹不有默而契之者哉？”

昔者夫子语子张蚩貊可行之道，曰‘言忠信，行笃敬’，至矣，而复益之以参前倚衡之说，此岂赘词已乎？皇王大道之原，夫子平日发愤而敏求者，固在是也。然以公眷眷乎溪石之幽，于兹不有神会而心得者哉？公行矣，将取道乎桑梓之墟，公之乡多淑人君子，若左溪子昆季，南沙子仲敬，子又予之尝与游者，盍以是共商而订焉。”

于是诸大夫闻者皆曰：“是可以赠矣。”请遂书之以侑觞钱。

说类

116

白兆山房说

杨子仁夫求志白兆山中，既有年矣。是岁丁亥，余与之会于南雍观光。杨子静默、谦冲，浑然似道。其论学，溯周程以上寻孔氏，不堕于近世语言门户之病。余既买舟，杨子出《白兆山房卷》属余为说，以寓朋友规警之义，且以志相得之岁月。白兆山，余莫究所从始，且余素不能文，其能为兹山曲绘面貌耶！惟《易》之《艮》有山之象，余每读其《彖辞》，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窃以为此求《易》之要，作圣之本。千圣千贤，体用内外合一之旨也。故十余年来所致力者，惟在于此。既以正诸杨子，杨子不谬，今欲复为山房之说，抑岂能易斯言哉！顾余且自期数年之外，将索杨子于白兆山中，相与登第一之峰，尽风雩之兴。计杨子明年当还山，愿以此为我致诸山灵。他日山灵无见而笑曰：“畴昔之言，何如哉？”则幸矣。

立斋说

人何以立？曰：立身。身何以立？曰：立德。德何以立？曰：立心。立心，其立德矣；立德，其立身矣。曰：立一也，而身而德而心，曷谓焉？畅于四肢，发于事业，立身之谓矣；溥博渊泉，而时出之，立德之谓矣；中立而不倚，立心之谓矣：故夫三者一也。曰：语心而中立不倚，不沦于禅寂乎？曰：禅寂者，求照于无物之地，掩其鉴而语照者也，内外二也。中立不倚，即物而照而鉴，常炯炯尔也，内外一也。是故动而无动，精一其至矣。致其精一，立心其至矣。曰：业举者，日不免乎纷骛而旁扰也，奈何其进是也？曰：业举，照也。尘其鉴，其能照乎？故夫中立也者，时而业举焉，时而应酬焉，而鉴常不失其为鉴也。德业合一也，体用合一也，内外合一也，斯其为立心乎！曰：今之业举，匪鉴而能照者有之矣。曰：然，此望十一于千百者也。虽然，可以为立心乎？其业之精也，可以为道艺乎？故业与心，二业斯敝矣，而况于病心乎！此以立心，彼以病心，顾出此而入彼，匪智孰甚焉！是故读孟氏之文，其气浩然矣。孟氏固曰，先立乎其大者也。立乎其大，而其浩然者在我矣，独发于文词乎哉！

117

陈子秉正业举，而有志于立，爰书此以贻之。

子渐说

辰阳高子，旧学于云盘子，云盘子尝讲正学于阳明子之门。是故高子之来游，道林云盘子力赞之。高子早名等，嗣易为竹，字为子虚。来游甫数日，请曰：“‘等’，先君子所命也，愿字而复之。”道林子因字之曰“子渐”。夫渐之为义，有序而弗躐其等也。《大学》曰：“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其渐之谓也。

高子曰：“等资稟盖极弱者也，渐之于学，诚知其不可易也，而亦有中于弱病乎哉？”道林子曰：“甚哉，高子之善问也！第未察济天下之弱者，莫良于渐也。”高子曰：“等闻诸云盘，夫学始于诚意，而其功主于格物，等于是殆窃有志焉。顾坐此弱病，而弗之能也，子且以为济天下之弱，莫良于渐，吾固姑从事乎哉。”道林子曰：“甚哉，高子之善问也！第未真知弱之为己病也。夫弱，心病也，今夫人有病而思治之，汲汲焉犹恐其或后者，盖真知其病足以梗吾之荣卫而害其饮食，不治则且死矣。子之戚夫弱而思有以强之也，亦犹若人乎哉？如未也，子固未尝实用力于渐耳，而可自诳乎？且天下之病于弱者不少矣，知苦其为而不啻其身之病者弗多见焉，子且以为何耶？夫人于其身之偶病而知极苦之，又急治之者，彼实尝睹其不病之身之诚足以为快也。子未睹其不病之身，而徒欲去汝病焉，吾敢信子之能渐哉？”高子唯唯起，谢曰：“敬闻渐矣。”

是故兹其归也，申而识之。

原学说

学术之大同，天下之幸，朝廷之福也。君子之好德，治平之渐，世运之占也。然二者亦未始不相须。何也？学术大同，夫然后人人闻大道之要，是故好德者众矣。好德者众，夫然后天下学士大夫非学不问不讲，是故天下之学术一矣。天下学术之明也，其始于君子之好德乎？天下好德之众也，其必由于学术之明乎？

明兴，承宋濂洛大儒倡明正学之后，由之以溯孔氏一贯之旨，以达于三圣之精，一譬之循，故道而往，宜无难者。惟夫大难之余，天下学士方离干戈之惨，有能博习诗书，研搜物理，遵而行之，罔越于度，则固末宋之矩也，奚必辨其睽于孔氏与否乎？百

余年天下治平，乃有大儒白沙陈先生公甫，一扫支离，忘言默识。由是孔氏之门，始于识仁体，而缉熙于诚敬之传，灿然为之一光。嗣兹豪哲并起，讲辨益精，天理良知之训，遍于天下，亦可谓金声玉振矣。然默识默成，不言而信，论者犹有憾焉。何哉？夫天理良知也者，非吾心吾性、名与字之类也乎？孔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识者，识此也；学者，学此也。是其下手之始，固在于默识其真面真目，不必其拘拘然名与字之辨也。又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默成者，潜神之极，倏焉化矣。非夫天下躬行君子，其孰能与诸？是其终之成也，亦惟默之熟焉已耳，人力知思弗与也。是故其诲诸门弟子也，惟忠信，惟戒慎恐惧，灵明弗道也。夫不云灵明，非其智不及也，惟诚敬而后可以语心之存，心存而知止，是真灵明也已。其提揭真面真目，示人趋也，惟曰：“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空无弗道也。夫不云空无，非以是不足贵也，浑然与物同体，乃始合德于天地内外。体用合一是真空无也已。孟子曰“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伤异说之为害也。夫使拘拘然天理良知之辨，而不求诸心，求诸心矣，而不要诸默，要诸默矣，而弗察乎尧舜孔子合德于天地之幾，方且附影和声，贵灵明而贱诚敬，主空无而弗察仁体，此其去横议无几矣。虽其资质之良，其有能达于尽性至命者哉？抑释氏与吾儒，其命心为觉同也。然而圣人之觉也，体万物以为公，释氏之觉也，外一身而守寂，公私大小判矣。夫使奋然有兴起斯文之志，而顾于吾儒戒慎恐惧之幾，天地万物一体之公，无暗焉，则不知吾圣人所以异于二氏者在此也，其混儒释而一之，又或敢于推释氏于圣人之上，而显然从之也，复何足怪哉。

西蜀孙槐溪先生，持宪荆南，忽走一价，及我桃冈，重币温

词，若欲遄公车叙宿雅而不可得。公之好德殆天下不多见矣。且具良轴，以丐鄙言，谓行遂归侍之请，将悬之东皋精舍，以为新德之助。予时方与吾年友介石都谏商相别二十年新德之功，于是对使徘徊，各叹慕久之。夫公之粹质远期，予昔虽以宪务妨夺，未及深悉，然顾莅荆清肃之度，征诸往者，与吾介石兰交之缔，契许之深，则公之学术，不有先得我心者乎！惟某老矣，学术之忧，徒慨焉耳。惟公方道明德立之年，或出或处，身明斯道，使天下晓然知周程二子接孔氏无疑。而外此者，辨析虽精，语中正无取焉，岂非千古之幸乎！

[政学]①说

瑞亭子刘子为益阳甫浹岁，乃遣人走书，以其政告于道林子。道林子喟然曰：“夫令，造民者也，非徒治民焉而已。夫民敝于令久矣，顾兹犹有若人也哉。”或问曰：“何谓也？”曰：“善养稼者，去其害稼者而已；善养民者，取其害民者而已。瑞亭子非达于是者乎？”比览其书，词则谦谦乎若将惧其弗胜而。且曰：“吾非不有慕于先生之学，顾未有灵骨焉，或者其终无以进于是矣。”道林子詫曰：“嘻，瑞亭可异也！岂其不欲自处于知学者与？”

既数月，俄而周子仁甫偕其弟礼甫自其邑来谒道林子问学焉。相语既，辄为言瑞亭子之政，爱戴之衷，见乎颜色，若不啻其口出。问之曰：“瑞亭子既心民隐，吾既知之矣，于作士何如？”曰：“已择形胜辟书院，楼观屹屹，将集多士讲正学矣。且复稽往牒，参士论，以来夙昔才德之望而树之风声。某高祖大理公已

①据目录补。

首被表异，为大题其建复之坊矣。倘先生勿靳一言，俾侯之风得永永于敝邑也，不亦美乎？”道林子闻而喜曰：“于民隐则然，于作士则然，将不谓贤士夫与？吾于瑞亭子而勿言，将复谁言耶？且夫瑞亭子，始视篆无几，即为民搜其不得休养之故而尽剔之。都里一二豪猾不奉法者，又按其罪而重诛之。兹其心，何心耶？将不谓民之恫瘝，即其身之恫瘝，而民之欲恶，即其身之欲恶也与哉？夫既视民之恫瘝即其身之恫瘝，而切切乎民之欲恶犹其身之欲恶，则瑞亭是心，固即道也已，而犹曰未有灵骨焉，瑞亭其不可异也哉？”

于是二子避席而起曰：“愿先生终海之，无徒引而不发也。”道林子曰：“夫人知四肢百体之为我也，而知浩浩天地为吾躯壳，而天地间品物万形之皆吾四肢百体也乎？而知推而上六万四千八百年，推而下六万四千八百年之为吾一息也乎？而能因睹吾是心上覆皇天，下载厚土，日月不足为明，而宇宙不足为大也乎？如其未也，则是犹无睹于道也。瑞亭子吾闻之矣，居京邸，即海内道术之英而论学焉凡若干年。其讲于兹，必素矣。其尚有疑于政与学也，何居焉？是故吾圣人之学，非如老与佛清静空寂而已焉者也。即万事，而其无方无体者在矣。即以一身视宇宙，而天德在矣。即所恶于上下左右前后而勿施，而王道在矣。即兢兢乎一念好恶之幾，而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至赞化育在矣。其要不在于默识而自得之哉。是故圣学至约也，博极于万化一心而已矣。知乎此，则知至学；知至学，则知至乐；知至乐，则死生昼夜一也，而况于声利乎！然则又何慕乎仙释，徒攘攘乎根尘之除，而与天地万物邈无与焉已也。

越明日，二子告归。遂书之以复于瑞亭子。

记类

文明书院记

122

贵学宪公署之左，有旧文明书院荒址焉。诘所从始，正德间督学使毛公既辟公署，即置馆于此，以育蒙士。今书院之前门暨过堂，尚其遗也。额为“文明”，非自公始。公得古额石于土壤中，篆迹云云，故公因之。其地实公以直易诸居人。意者或即古书院，弗可考也。自公调去，蒙师遂散。其公署，则时借为往来停骖之馆，最后乃易题为“清军察院”。其兹斋楹，则争取以为诸衙别舍。敝不可取，则或听其下撤而为薪。予始至，从署窥之，自过堂以后，惟败瓦残石颠倒隐伏于乱莽丛棘之间。乃叹曰：“夫人之无意于风教也，一至此哉！”予既感慨于此，无几，诸来学士，远近日集，人自僦舍以居。乃进诸士谋之曰：“兴荒址弗可逭也，顾费将奚征？”或曰：“故牍岁逋斋金可核也。”再谋曰：“以责二宣慰使助之何如？”金应曰：“可并从之。”阅再月，果得金百两有奇。爰即故址，而高而卑，而堂而舍，凡六月而工告成。

诸僦舍士欣得所居，乃争言曰：“非先生，其谁庇我？”予乃告之曰：“子以是为若辈庇乎？夫庇有大焉，即之无像，展之无垠，横之则覆天载地，是自古神圣之所以庇宇宙也。子知庇之有益于子矣，可无进于兹大者乎？”于是诸士咸蹶而请益。予又告之曰：“有像之庇，其庇也有限；无像之庇，其庇也无涯。庇而无像，非尔心乎？悲夫，世儒之以有像求心也多矣！是故知无像之庇，夫然后匪天而高，匪地而厚，六合之内，何物非吾物？何有非吾有？夫苟进于是，其于风教也，有不皇皇然尔乎？而曷忍从

而加毀矣乎！孟子论君子之乐，曰：‘得英才而教育之，其三乐也。’解之者曰，君子之乐，乐斯道之传之者众也。噫，心腹四肢之相应，其容议拟尔乎？甚矣，世之闻道者鲜矣！”

诸士悚然曰：“是先生畴昔之教也，请纚诸石，以诏来学。”

益阳县龙洲书院记

教兴，而后六经之道明；六经之道明，而后天下之异端熄。甚矣，教之不可已也！

夫六经之道，何道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今夫自其六经求之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非其同以天之心为心者与？非其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与？尧舜禹之授受，圣学相传之始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夫心一也，人心、道心何云乎？人心，言乎动以人者也；道心，言乎动以天者也。动以人者，感于物，而物得淆之者也。物得淆之，则何适非险？故曰“危”。动以天者，感于物，而寂然顺应者也。寂然顺应，则何应非妙？故曰“微”。何云乎“惟精惟一”也？此开慎独之源之始也。以明乎圣学至要，在慎乎动用之幾焉已耳。精也者，言乎其察也；一也者，言乎其守也。知至至之，同之为戒慎恐惧，一念也，譬者曰，雷电并至。夫雷电犹二之也。何云乎“允执厥中”也？中也者，中心也，即所受于天地之中也。在天为中气，在人为中心，其为道也，不亦重乎？执之者，举之也，言乎其能胜之矣。故道心者，非他也，即中心也，惟中所以为道也。《易》贵中正，非故以中正喻诸人也。天也者，自道者也；心也者，自中者也。夫无用而不中，然后可以语中心。譬之镜焉，无用而不明，然后可以语明镜。是故精一之功至，而后中心立矣。万圣一心，精一同焉耳。然由孔子溯而至于尧舜，

其谁非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乎？其谁非以天之心为心者乎？故一心者，其仁也；精一者，精一乎此而已。前乎千万圣，后乎千万圣，未之或二也。由此者，谓之真儒；假此者，谓之伯术；异此者，（诸）〔谓〕^①之异端。夫真儒教兴，则天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大臣恭，小臣廉，士人有实行，闾巷有善俗，和气达于两间，位育征于上下。彼驾其虚幻之说，涂世耳目，内之不足以辅天性民彝，外之不可以为家国天下者，其能惑之乎？甚矣，教之不可已也！

尹益阳刘君瑞亭某，始下车，即访求民瘼，次第厘革。已，览学舍卑隘，未足以群育多士，即思有以拓之。视古书院故址，皆不可，乃度地于郭门之外，远近之间。顾江南岸回龙峰，自浮丘蜿蜒而来，舒为龟台，捍江抱郭，势如扼江之状。而十洲者，连络紫带，吞吐江心，共为邑左，下流锁钥田。天作地藏，钟秀之区，其在是矣！卜书院于兹，群多士于兹，庶其有当之者乎？以白诸郡太守郑公少潭。某公曰：“吾方以士鲜知学为忧，宜亟图之，毋后。”惟时，太史赵公大洲某，适过而登焉，曰：“龙峰蟠如，群洲鳞如，曷题曰‘龙洲书院’？”君喜，即诹日往规画焉。前为干门四，楹门内为讲堂六，楹堂东西为号舍，相对各若干。楹堂背为尊经阁，凡三层，高可五丈，深广各以其度。最后为五贤祠，名宦乡贤附焉，盖自郭中徙而祠于此也。亭、榭、厨、库，各规所宜，为之缭以垣墉，凡若干丈。距郭虽仅数百步许，而负山面江，高明爽豁，加之巨材良艺，鞏如焕如，规模之胜，盖侵轶石鼓、岳麓矣！其费则自捐俸外，区处良裕。旧五贤祠，居学傍其隙地，久没侵并。君廉知之，贯其罪，第令抵修祠阁。令下，

^①据文义改。

遂不督而集。又视民所犯，情甚轻，力能赎者，听其以瓦木诸料抵赎，人亦称便。故是役也，经始于嘉靖辛亥之夏，落成于兹岁壬子之冬。据山川之胜，则若鬼神启其人谋；承雨暘之时，则若造化成其盛美。感上下之孚协，则征夫旷典，有待于豪才。

初，学谕梁君某，乐君兹绩，谓不可无记，以悬诸大洲公。公曰：“宜归道林子。”乃价其徒郭生某等，以其状来谒。道林子义不得辞，唯焉。夫君旅居燕蓟，博友四方，凡若干年。其汲汲于兹举也，将无大有感于中者乎？夫吾前之云者，固千万世圣学的也。学而不准诸是，非外之而遗其内，则内之而遗其外，其为迷于中路，一耳。其不在多士深察而慎守之哉！

125

怀虞山记代作

嘉靖乙酉冬，琴川先生来为南雍少司成。惟时，大司成甘泉先生，划旧敷新，协士于道，先扬乃规，宜从便，不疑于异同，惟义之安。既匝月，教用益扬，士罔二志。天下闻者咸曰：“惟南雍盛矣！”然而琴川先生乃复克济以道，其真天下士之幸欤！其尤国家教化之幸欤！

越二年，丁亥，先生引疾乞归，圣天子飭吏部留之。既，图再疏，辞益恳诸。尝知先生者，咸不可，共强起之。先生不获已，乃出视事。居常抱悒，若不怿怿然者。诸生或请其故，先生曰：“南山有鸟，能为人言，世争异之，或得而养焉，盛以华笼，系以柔彩，食以粱肉，诸固深山密林所未有也。然而俯啄起搏，常四顾而迟回，若将有思焉。子且知之乎？夫吾今则亦有然矣。”诸生有进而言者曰：“嘻，先生其有思乎哉？间窃闻诸先生之乡人，先生常居邑之虞山矣。夫兹山之胜也，阡大江之洪波，俯昆承之净鉴，挺拔秀特，岿然尊居，而凤岳龙峰，远近翺翯。盖仿佛

丰德充道之士，玉色金声，而环侍者，自不能不为之俯伏拱揖也。至于草木烨其文章，烟云驶其变化，箛篥负夷齐之清，松柏抱比干之节，芝兰谢桃李于深谷，鹿豕避豺虎于丛林，急泉破石而致果，鸣鸟和声而无猜，其为取万状举睫之下，众美毕陈。先生游息往来于丹岩翠壑间，不知凡几。然而或静取之，以弘其气，或动取之，以贞其志，或博取之，以尽其变，或约取之，以执其要，培根而达枝，养精而造深，人固不得而知，而先生亦不得而自知也。夫是耳得于先生之乡人实久矣。然则先生今之思也，得无在是乎哉？虽然，抑又闻诸先生矣，达人者一身不为局一隅，不为滞是，故观寥廓以大其虚，观日月以大其照，观易简以大其学，观刚柔以大其用，观日新以大其德，观富有以大其业，观寒暑往来以大其感应。夫是之谓达观。是固又先生畴昔之所诏云尔也。夫今也，固且眷眷乎一山之乐，先生其何居乎？先生曰：“吁，子之意则弘矣，惜未知余思也。夫凤凰高举，矰缴莫施；麒麟杂游，抵触奚免？昔余之处兹山也，吊巫咸之往躅，访虞仲之仙居，踽踽凉凉，浩然自乐。不见其是，世莫得而非；不有其誉，世莫得而毁。今也，名与实乖，动乃速咎。的立而毒矢先加，影存而吠者不止。夫与其为喔喔之鸡，孰与为昂昂之鹤？与其吐艳而来折，孰与抱馨而自怡？是则余之所以思也。子识之哉。”言既，乃为之歌曰：

“大道兮阔远，大音兮寂寥。瞻故山兮渺渺，秣吾马兮逍遥。”

于时对者俯仰叹息，再拜而退。记之者为谁？武陵某生某也。

城隍灵异记代作

嘉靖癸未，湖省大饥。常德为郡，土瘠民劳，而赋日加益。至是，死于饥者十之四。群呼而犯巨族，夺资粟者十之三。张旗

露刃，神出鬼没，突然如山崩河决，而人无不褫其魄者则十之二。曰李廷柯者，盖其间之魁杰也。大守师公甫莅郡，殊以为忧。时当道胡公、朱公，适临部，一闻辄相谓曰：“饥殍枕籍道路，而盗贼乃肆炽如此，未死者何以自保？顾弥盗匪，荒政急耶？”遂以其事责之于指挥丁某、周某，且谕之曰：“自昔有事于诛伐捕斩，必于神祷焉，以须其助尔辈。宜具白之城隍之神，庶几有显应焉。吾当为张之，俾无朽也。”某某遂如谕，既而率所部诣贼出没之所。甫浹旬，果获廷柯及余党若干人。夫郡封平旷开豁，甲于湖北诸郡。南一面数十里外独多山，山皆峻绝岩阻，延袤接诸夷，跨长宝，以故他郡之避徭役而流徙者，争居之。东南为长沙之益阳，俗尤犷猛鸷悍，健讼乐斗。一夫或跳梁于兹，则犬吠而响应者，不呼而集。为是得以神出鬼没，司捕者往往莫敢窥伺。方廷柯叫呼其间，人视之如神蛟怪鳄，不可得而制也。二公遣官兵临之，正如入虎穴而直探其吻，其谁不为之骇耶？然而不费一镞，取巨滑如取小儿而束之，谋发而机自臻，计决而贼送死。於乎，非神之默相而冥助焉，其曷克有是哉！由是大守师公谓二公尝有意于神矣，乃属记于余。

有疑而问余者曰：“夫神诚灵矣，顾尤待于祷乎哉？微祷，神终无诛乎哉？且夫兽心而人面，巧劫而奇夺，为世巨蠹而莫或敢显，然仇之者纷纷是也，将无得逋神之诛耶？”噫嘻，何其知神之浅也！夫鬼神之灵，上帝之灵，圣人之灵，一也。前乎千万世而知，后乎千万世而知，吾于圣人盖有征焉，而谓神弗然乎哉？谓上帝弗然乎哉？是故阳善阴恶，老死而人莫知其伪，而卒得奇祸者，人莫之鉴，而神固鉴之也，况阳恶者乎！然则固无所事于祷乎哉？噫嘻，世第见夫神祷而辄应，以为兹神之灵焉耳矣，其未祷之前，厥灵孔异，击之而莫闻其声，摧之而莫睹其形者，则

未必知也。夫凡任天下之事者，每为利害之所持，故瞻徊顾望，乞无成功。二公不忍民之困于盗贼，毅然思捕而擒之，期于必获，而靡恤其他。然则二公之莅兹部也，安知非神之为？而二公之独无惑也，安知非神之启欤？於乎，诚由吾说而推之，神之灵，岂独灵于祷之后而已乎？神之罚，岂独可畏于祷之后而已乎？

兹举也，尸之者，二公；赞之者，大守师公。若夫出入贼巢，则指挥丁、周诸君与有劳焉。夫皆不有其功而归诸二公，二公复不有其功而归诸神。於戏，岂诬神哉！岂诬神哉！

一泉记

高平郭子得泉于其邑之南，其名曰一泉。尝喜而徜徉于其间，若有所契，乃言于蒋子曰：“夫泉洞洞尔，冷冷尔，吾独爱其混混而未始穷。即吾足迹所到，目睫所睹，殆数百里许，凡潴若静鉴，流若奔马，激若铿玉，浩浩焉而未睹其终者，何莫非斯泉为之也。且夫天下之水，极于江河焉至矣。以予观于斯泉，昆岷之源，固隐然在吾目中耳。吾不能为昆岷之源，将学为斯泉可乎？”蒋子喟然曰：“嘻，郭子其知学也与哉！顾以子一泉，而二于昆岷，则又非也已。且子以六合大而一尘眇乎？瞬息近而千古远乎？是故古之善观泉者，以一泉观万泉。以一泉观万泉，是故能忘泉。夫能忘泉，是故能以泉观我。能以泉观我，夫然后能忘我。夫能忘我，则曷泉而非泉。曷泉而非泉，则子一泉，又何让乎昆岷也已。”

郭子闻而喜且拜曰：“吾乃今知学一泉矣。请亭于一泉之上，而揭子之言以为训。”

彭山县儒学记

嘉靖岁丁酉冬，道林子按彭，惟学宫适成，于时令周良弼氏，

暨摄学事，眉学师杨思震氏，具状请记。及兹再按彭，盖匝期矣，周令暨学师龚甲氏再请益笃，乃为之记。

彭学旧在今城南门外，距县治里许。自正德己卯，岁饥盗炽，旧城袤广，弗利于守，有司疏诸当路，乃缩其半，故学宫蒞置城外几二十年，师生咸以为病。值岁屡歉，改迁之议，当路每致意焉，而咸弗克果。逮岁丙申，学师高节氏以请于抚台西野张公，公乃亲为相其地而决之，少参南池李公遂身任而图焉。于时眉守方端氏暨良弼氏，承志矢勤，咸罔不力。越丁酉之冬，而役乃告成。为学门者一，居庙门之东。为庙门者二，前为棖星，次为戟门。中列六楹，为先师庙；左右各八楹，为东西庑。庙之西为敬一亭，为启圣祠，为乡贤祠。庙后为明伦堂，左右各为斋一。堂之后为丽泽堂，用储制典焉。以及神厨、神庖、仓廩、廨舍，罔不井然以序陈列，而制度、规模、大小、广狭，又各惟其称一。周履其间，匪朴匪侈，而雅肃靓豁，若在尘世之外，卓乎美矣！

129

於乎，事之兴废，人也，而实皆天也。而况兹学宫，又斯文之所关与！今之伟然而一新也，无乃兹邑川岳之灵，秘郁涵蓄之极，将为焕发文明之盛，故兹人事若适然符合也耶？且夫兹学宫之新也，固将以新尔彭多士也。新尔宫，弗新尔止，尔其曷居？尔宫尔居也，顾匪尔天下之广居也。日居尔学宫而旷尔广居，可得谓智乎？学宫，人也；广居，天也。若尔人，弗若尔天，可得谓仁乎？今之士，日汲汲焉以新其业者，吾知之。博闻强记，曰吾新吾见也；岁锻月炼，曰吾新吾文也。夫使其见其文诚新也，而可以谓之业乎？而可以庶几吾所谓广居者乎？以是阶青紫，媒利禄，或庶几其能副矣，可以为斯文之兴否乎？是故尔彭多士，其尚新尔见，惟见道，斯可已。其尚新尔文，惟根道，斯可已。道者何？心是也。夫心可以遽谓之道乎？今之语心者，皆自其有

蔽之心观之也。有蔽之心，非心也，与道二也。乃若滋息于夜气，而发见于平旦，是其是而天下同是焉，非其非而天下同非焉。是则夫人之真心也，是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谓正道也，是则吾所谓天下之广居也，是则天之所以为天，地之所以为地，儒之所以为儒。一失乎此，则乡人焉已耳，又其下则夷狄、禽兽焉已耳。故夫心也者，即道也。外心以求道者，世儒之惑也。是故见自心则谓之见道，尽自心则谓之尽性，达自心则谓之达天德。是故圣人之学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言与行皆心之感应也。之信之谨，心之精也，惟精故一，惟一故不息。自大贤以往，清明洞彻，日与常居，其此而已。故学也者，皆心也，心之用其神矣哉！尔彭多士，谓尔心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心二乎否耶？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心，与尔心同乎否耶？知其不二，自尔心而求之，致保其平旦清明之气，以达于昼，之所为以无息其夜，之所息日新，又新与天同，运政事文，词渊渊乎出矣。而谓斯文之兴不可异乎？夫然则彭之川岳将借以重焉，而自兹语气运之盛衰，或亦将取必于人事矣。尔彭多士，其尚自勗哉！

良弼氏乃拜而受之，镌诸石。

一隅记

古黄之原，有自号一隅先生者。或异而问之，不答。固问之，乃从容应曰：“吾尝朝出而渔于溪，得盈尺之鲤，亟归而烹之。食未尽尾，固已充然填腹矣。又尝斧桂为榻，其长不及七尺，吾每伸足而卧，盖恢然有余地焉。是故吾“一隅”之所以名也，客奚异哉？”于是问者唯唯。

道林子闻而叹曰：“太古之世，民俗浑浑，故其欲易足，吾不图今之世有若人也。然抑又闻之，古之致澹养神之士，居环堵

之中，而幕席天地；处一室之内，而周流六虚。斯人将有意于是乎哉？”或以告一隅先生，先生曰：“是将进予矣，敢不亟拜以从事。”

眉州重修儒学记

嘉靖戊戌冬十月，道林子按眉，乃学师率诸生执牋而请曰：“眉学自国初创复以来，台司郡守，屡有修拓，乃今方守端，尤悉心焉。而学宫之制，于兹益备矣。夫学，明道以淑才地也，得丐一言，不为眉之庆邪？”乃阅其牋。

学之敬一亭，启圣及乡贤、名宦诸祠，皆前守所建，规画草草。方守端乃改建敬一亭于明伦堂后，以启圣祠次焉，而又以名宦、乡贤二祠，翼于前。为士再比弗利，乃更其门，而大新之。门内，肇建“风化本源坊”一座。是冬，大木二忽涌出于江，守异焉，乃取而建旗楼一于棂星门之前，题曰“金声玉振”。其庙、庑、堂、斋、学舍、廨宇，因旧而加葺相宜，而更置者多矣。

131

乃进多士而诏之曰，方守重改作而事迪其常，吾旧知之；顾兹于尔学，独勤勤焉，若有不得已者，何哉？夫莫世需衡，莫大于理义，约民循轨，莫急于风教，无亦以是用悉心焉已邪？夫诸制备而规模之宏，条理之整，伟然秩然，游其中者，固自以眉之学宜甲于蜀，或不可得而方矣。抑思斯人理义之极，借是以昭明流衍，所以于兹厚养而丰植之者，不可一日弗讲已乎？抑思理义之极，尔心自足，所以由讲而自得之者，不可一日不先于蜀。以自神契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于千百世之上，以俟后圣于无穷已乎？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夫由尽心以知性，则知非闻见之粗耳也，由是而存心养性以至之，

临死生之变而致命精义以终之，则行之笃而不违于终食颠沛耳也。所谓不可一日不讲，而先于蜀者，非是之谓乎？尔眉多士，猎卷穷古，操笔修词，固谓事君由是也夫？苟念虑之微或睽于孟氏之训，则虽以其艺先全蜀而名天下，至语立万物之表，以游乎皇王大道之前，其功极于昭民彝，寿人家国，以其身系天地之否泰，君子谅弗与也夫？然则学制虽备，甲于尔蜀，不犹为虚器乎？夫诚使有司勤勤修饬之意，或亦若是焉尔也，则亦均异乎古矣。於乎，其尚胥监诸古哉！

方守暨师生，乃请拜受之，镌诸石。

葵坡记

都阆王公，寓居罗浮之麓，长坡际天，望之而翠叶披披，赤英累累者，葵也。公乐之，因自号焉。貳贵阆一年矣，乃请记于道林子。

道林子亟观于公，视其恂恂无华，质任自然，公家事无巨细，一临之以赤心，勿贰之以人，殆仿佛葵若也。因扣曰：“子之取诸葵也，其义何居？”曰：“吾见今之为将者，张网而渔，走狗而猎，皇皇然白昼而输，以博一塋，将肆登焉以盈其欲者，无算也。甚哉，弗葵若也！吾耻之。临阵对垒，内顾妻孥，惴惴悚息，如临汤火。逮丧师失利，又若秦人视越人之肥瘠不加戚焉者，无算也。甚哉，弗葵若也！吾耻之。夫吾恶此，是故于葵取焉。盖非曰肖之也，将希之云耳。”道林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葵爱日，臣子爱君。葵也者，忠之似也。使臣子而皆为葵，何国家丧乱之有？”

公起麾将，专钺岭右，凡几年。休声战功，受知当道，不以其得于葵乎？”乃为作《葵坡记》。

程番府改建儒学记

夫学，明伦而已焉者也。明伦，明道也。学宫美矣，而多士之心，苟懵于道，犹昔也，将不为虚舍乎？曷谓道？夫广大而善应者心，心即道也。曷谓懵于道？夫吾广大之心，其有吾耳目乎？有吾口鼻乎？有吾四肢百骸乎？其有物与我乎？其有富贵贫贱威武乎？其有元会运世、上下古今乎？其有皇帝王伯事业乎？是故有吾耳目则懵，有吾口鼻则懵，有吾四肢百骸则懵，有物与我则懵，有富贵贫贱威武则懵，有元会运世、上下古今则懵，有皇帝王伯之事业则懵。然则奈何？盖古圣人忧之也。是故为之学校焉，为之师儒焉。学校师儒，固所以讲明乎此，而发其懵也。夫今也，糟粕而铺餽之，臭腐而短钉之，粪土而藻绘之，则固不只足以增其心之懵焉也哉？是故学弗明，虽尧舜不能回天下之俗，志弗辨，则虽资如闵、冉，固终于懵焉耳。今夫天下美质者，何限踵俗而习，故出此而入彼，宁泯泯焉老死为裨中虱，而不欲见天地四方。其谁之咎乎？

133

王生悚然曰：“是足以训矣。”请遂奉之归，敬饘诸石，以诏多士。

邵阳县改建儒学记

古重改作，此改迁邵阳学，何义也？相山川风气之宜，而为之城郭，为之宫室，古圣人固为之矣，况学宫乎！按志，邵阳学即古邵州学，旧在今府治之东，负北而南向，宋大儒濂溪周子摄州事日，尝为迁之郭外东峰之麓，其又迁而复之故址也，盖不可考其岁月矣。十余年来，学诸生数以弗利白当路，请迁复郭外故址，俱不果。嘉靖庚戌，少参杨公西渠某来守湖南，诸生复申其

请。公虽领之，顾犹郑重其事，未即果也。越壬子，巡院胡公梅林某出按潭，诸生走白马，遂移西渠公议。公乃躬即其地相之，曰：“自民得徙居之，高下变迁久矣，奚其可！”方拟他卜之。诸生翕翕复走白巡院于衡。梅林公曰：“曷从诸生请？”西渠公乃为遍相之。已乃曰：“东峰挺拔，西顾邵资二水合而盘回，即以其南向之址，改而东向，面揖东峰之秀，俯瞰二水之清，于山川向背之情，不有宜乎？”与太守方公某同观之，太守曰：“允其宜哉！弗可易也。”于是戒有司，令徒庸諏日而举事。乃廓其隘，乃增其所未备。始事于壬子三月。落成于是秋七月。视旧址，则閤中方外，不啻倍焉。其制则尊经阁、经义治事斋与夫号舍栢如，泮池璧如，皆昔所未有，故游其中者，罔不心豁神悸矣。厥令张君某暨学谕某、学训某某，以西渠公之命，价萧生某、刘生某来谒，请记。

道林子曰：“成天下事，其在声气同，志意同乎？夫诸生以兹白诸当路，不知凡几矣，至梅林公乃始确然果之。公之心，何心哉？固即濂溪先生之心也。至西渠公，乃不以诸生两白巡院为嫌，欣然为图之，卒终之。此其心又何心哉？固亦濂溪先生之心也。夫二公之志通，而克有攸济乃如此。凡天下事之成也，岂偶然哉！二生之来请记也，西渠公授以言曰：‘此梅林公教旨也。’夫梅林固误知予者，其以是属之予也，岂不以兹学为大儒精神所在之区，明其至学于学宫一新之始，是固兴起正学一机哉！夫濂溪之学，揭之图书者备矣，其曰无欲，则一言举之者矣夫。其曰无欲也者，非心之谓乎？何也？心无欲也，有欲非心矣。存其心勿使之或昏而逸，惟精惟一，无在不然，如日月之常明而不息焉。是则其无欲本旨也。后儒不达，而曰学者，遽以无欲入，恐无依据，不几于诬其心者乎？孟子之论学也，言仁义之心，则使人验

诸平旦。其曰好恶与人相近，盖即其平旦清明之气，而指其仁义之幾发乎其好恶者如此也。夫濂溪之所谓无欲也者，非夫人平旦之气也乎？学之道，在致保其平旦清明之气，勿失之耳矣。知学惟在致保其平旦清明之气，则知作圣之要之在于无欲矣夫。然后濂溪不由师传而得之者，固得之自我矣，何有于富贵贫贱之累，憧憧焉理与欲恒交战而无已哉！

于是因二生以复于西渠，转正于梅林，俾濂溪之绪邵士有闻焉，庶无负于二公作新之志云。

慈利县改迁儒学记

135

谷庵吴侯为慈利，期年政成，前学谕向君夔言于侯曰：“明兴，以科目罗才，甚盛典也。惟慈乏荐，六十年于兹，邑人文否斯极矣。夫山有时变川，有时改常也，故论者往往谓咎在学址弗利，或者其理有之乎？夫改卜谋新，以与一邑人文造命，厥惟豪哲侯之借慈，慈之遇侯，将非天有意兴慈耶？”侯闻惕焉，如或弗宁。

一日，驹从郊出，过东寺坪，怵怵然喜。乃指而谓师生曰：“荡荡平野，一突耸如阳适挺峙其背，鲤、零二溪盘盘汇其前，钟神孕秀，慈其无逾此矣！人文之中兴也，或其在是乎？”故事，凡郡邑有所兴造，必先会计财用，请诸当路，待报，然后得发库储从事。侯曰：“凡以请，为其费出于官，费出于官，则虽当路，弗敢专也，况其下乎？夫慈僻居湖隰，民力视剧邑固稍暇，木与石诸材皆邑所有，而砖瓦、黝垩诸需，又皆吾邑氓所能办者。以一邑譬犹之一家然，令其家之长，而民则其子弟也。家之门堂馆舍诚敝，家长与其子弟共其劳而更焉，夫奚不可？是在吾与吾民各相信焉耳。倘虞人之议其后，而必拘拘文法，或不得请，则徒委咎于上，以自免讥谤，岂古所谓良有司哉？”

明日，乃集邑父老谕之，众咸欣欣俟命。于是乃即筮日举事，申之相度，准之旧章，因地之理，顺天之时。丰其突，使增而益高，枕乎丁，趾乎癸，以挹前峰之秀。文庙位右，明伦堂位左，两斋并乎两庑，仪门、大门并乎戟门、棂星门，而敬一亭，启圣、名宦、乡贤诸祠以及神庠、庖湢、廨舍之所，亦各惟其宜，布列整整。门之外为泮池，袤长尽乎址之东西。泮池之外，为“天下文明坊”，又为“奎壁联辉坊”，又为“云龙变化坊”，相距各若干丈尺，而泮池东西又各为坊表焉。始于嘉靖甲寅之春，迄冬乃辄告成。

学训王君某（王君某）^①乃集诸士言曰：“美哉，堂堂乎！人斯出斯，侯之功，其谁不心颂焉！夫事关兴作，史有记，野有述，古也。兹不在予与若辈乎？且予闻武陵有道林先生者，海内问学，士咸就正焉。曷往丐之？”于是楮生某、王生某奉其命以来。

道林叟戒作文久矣，闻而喟曰：“与学校痛痒不相关，一榱一瓦告之而若不闻者皆是也，诿图犹有如侯者耶？”乃出见二生，登其币与状，破例唯焉。已乃速之人，与之酌而问曰：“若知守令与学校痛痒相关，即道矣乎？知为学校榱毁易一榱，瓦毁易一瓦，即道矣乎？”二生谢不知。曰：“榱毁即为易，瓦毁即为易者，为其痛痒切于身也。推是心也，苟见乎吾郡吾邑与天下之广有一饥寒者，有不思食之衣之也乎？故为学校易一榱与一瓦之心，即道也。是故，由是言之，侯兹新学之心，是盖即古仁人之心，即尧舜大圣人之心，亦即尔诸士孩提爱敬其亲长之心，亦即途之人见孺子入井怵惕惻隐之心。如侯者，其殆善推矣乎！今夫人乍见孺子入井，皆知怵惕惻隐，而于其人民，则视之如牛羊然，饥

^①衍文，故删。

饱劳逸不相关，又从而加毒焉者，何与虚明之神。蔽于物，不能充之耳也。是故幸而为士，而弗闻正学，以廓其虚明之神，士斯下矣。即使连茹而起，如奎壁，如云龙，丽空而行天也，于国家何补哉！”

二生乃再拜谢，请书之以复于二师，以告于多士，以永侯无疆之誉，以为记。兹举也，尸之者侯。时莅程督以襄其成，则邑倅任君某实任之。承侯之志，播告鼓舞，则二师与致仕学谕孙君某咸与劳焉。侯，蜀之内江人，讳某，字某，谷庵其别号，嘉靖丁酉乡进士。

沅江县迁复儒学记

137

蜀雍子龙台某，为沅江二年，睹学宫之颓敝，谗文运之久屯，愍焉，思有以兴之。属多士以复学旧址请，遂为遍观之。今学为古僧刹址，岁剥江涨，崩圯已甚。而古学荒址，则枕高俯旷，体势丰完。曰：“必为卜，其容易此乎！”乃以请于两院暨守巡诸当路，咸下郡议。太守黄公壶淙某，方以作才为任，雅嘉之，与分守曾公双溪某论而定焉。君既得请，乃即手为措处。不足，乃许士民之乐助者听。庙、庑、堂、斋高卑广狭之度，准其旧，而视旧材之可者仍之，不可者易之。邑偏僻而稍暇，役晨集而昏散，制斟酌而从宜。由是其成也勃焉，盖焕然新构矣。

至是学谕周君某，率庠生三四辈谒桃冈，请记其事。道林子曰：“川岳之秀，发于人，人得之，故为道德，为节行，为文章功业。凡夫道德、节行、文章、功业，炳耀斯世，孰非川岳之秀资之。远或数百年，近或数十年而一盛者，亦其理也。夫沅江，吾闻国初科目罗才之始，文章亦彬彬盛矣。夫消熄久，则畜郁而浑凝，畜极而发，必藩且硕，固物理也。矧今有导而迎之者哉！”

且夫人事天运，殆二而一焉者也，即雍尹与壶淙侯之相成，而气运之必将复也，不足以占之也乎？”周君作而言曰：“邑远于郡几三百里，维南多山，维北多泽，俗乐渔稼，薄进取，以是土鲜薰炙，艺就荒落。此论人事者，所为忧也。”曰：“有是哉，通都大郡，浮华胜而本实忘，不如偏城僻邑之朴野，近古久矣。且不闻古之秀民，取诸农而以耕钓畚者，多表表名世也。与夫守令者，扬其风者也；师员者，植其标者也；楚楚章缝，则争自翟磨者也。风动标立为多士者，本其朴文之礼乐，节其性，养其恒心，固存乎志耳。英华发于文章，实用征于功业，谁谓不可取必于沅邑哉？”

夫兹举也，前尹张君云田某尝有意焉，弗及为也。今也，尸之乎雍尹，裁之乎黄侯，谐之乎曾公，固遇也，而抑岂非气运之有待乎？兴事于嘉靖癸丑之秋，讫工于甲寅之夏。董其役者，千户梅君复乾、省祭袁宠达诚、黄元亨，乐助之者，庠生郭琫、袁梅、黄禾、邑民某某等，是皆宣劳效义于成得书者也，遂并记之石云。

武陵县学重修文庙记

凡天下学宫，必庙祀先师孔子，所以报德报功，风人心，明道化也。夫孔子之道，何道？人之性，天之命，发于日用，为喜怒哀乐，为阳舒阴惨，万变不齐之用。君由之，仁及蛮貊；臣由之，蹇蹇匪躬；父由之，孙谋燕翼；子由之，善继善述；夫由之，阳道以倡；妇由之，阴道以承；兄由之，友于其弟；弟由之，克恭其兄。孩提之童不学而知，夫妇之愚，与知与能，即使丧于富贵利达，杂于术数权谋，迁惑于虚无寂灭异端之教，而卒不能使之磨灭煨烬者，是则孔子之道也。是故学宫于是，庙貌于是，夫苟儒绅者流，有不望之而兴感，过之而起敬者乎？

王通氏曰：“通于夫子，受罔极之恩。”由夫子之道观之，凡夫人者，其孰非受夫子罔极之恩者也。是故堂斋高广，缭之以垣墉，环之以泮池，净洁而邃深者，育夫子之徒之宫也。雄杰而尊严，俯大道而向离明，冠冕佩玉，兴伏跪起其前，而莫敢不肃者，则夫子之庙貌洋洋，厥灵之所栖也。岁久而或蚁虫蠹之，风雨凌之，世尝有过之望之而漠焉无所动心者乎？或有之，其必譬诸心腹受病，四肢木强之人也已。夫人血肉之身，苟刺之，其谁不痛？惟其心腹受病，四肢木强，则亦有时而不知痛矣夫。使天下士人之心苟类是，则岂无过之望之而漠焉无所动心者哉？

武陵学，其来旧矣。厥庙之圯，延缘于嘉靖丙丁之岁，大敞于己酉、辛亥之间。榱桷毁败，风雨凌轹，神座之前，不可灌献，睹者良蠹心焉。惟时太守黄先生壶淙某，适以代至，由是一旦孔新，视旧增美。至是，学谕李君忠率诸生某等以状来请记。

139

按状，维学僻在城隅，冠盖罕及，其易敝也，固其势然也。嘉靖庚戌，前太守陈公云野某，积公羨五十金，谋于前尹梅君世辅，将营之，会以迁去，弗果。越辛亥秋，壶淙公来代，谒庙既，惕然不宁，叹曰：“是何以竭虔妥灵！厥责在予，讎可尚诿诸时歉哉！”谋于前别驾许公某，数月得公羨百金，请于巡察胡公梅林某，报允。乃卜日兴事，命税课邓世浩董其役，时莅程督，则兼委之学谕李。始于庙，次及东西庑，又次及戟门、棂星门、敬一亭，去其朽恶，易之坚好，饰之丹雘，凡十月而告成。盖起嘉靖壬子之春，至冬而訖工焉。乐而赞之者，贰守王公某，节推刘公某。祇承而继之，筑泮池之围垣若干丈，木架、陶瓦，并计坚久者，县尹关君某。道林子曰：“观于斯，壶淙公其信夫子之徒也。与彼过之望之而漠焉无所动心者，其殆窃夫子之糠粃徒以糊其口者与？夫今苟无纪述，其何以使有闻于后也。”

或曰：“公之志在于兴教化，成人才，征诸始莅篆，即旌孝友，正乡饮，诸凡振作，固可概见，子于被化诸生，可无训诸？”曰：“诸生之心，即太守先生之心，太守先生之心，即先师孔子之心。世有古今，心无古今；方有东西南北，心无东西南北。今夫先生兹举也，岂非自省其心，发于不能已之幾，故时虽孔歉，亦为之耶？夫发于不能已，则先生是心，谓其即孔子皇皇《春秋》救一世涂炭之心，将非耶？夫使诸生观于先生，而自省于其得于天而坏于习者，皇皇焉修而复之，亦无异于先生自修自靖，发于不能已之幾，则其心独不可谓其即太守先生之心，亦即先师孔子之心矣乎？”

学师生闻之，喜曰：“是足以永侯之闻矣。”遂请而镌诸石，以告来者。

绥宁县学改建明伦堂记

帝世者之于人才，学校以养之，科目以罗之，学校科目交相为用，夫然后川岳所泄，世目之为才俊者，得为天下利用之器，朝廷四方咸赖之矣。夫苟学校养之累数十年，录有司登荐书者无闻焉，则虽有利用之器，朝廷四方将无由籍之以佐理经世司郡邑者，其能不动心耶？此绥尹张侯古滨某睹学宫之颓坏，谗多士之久困，因审形势，即廨址改建明伦堂所不能已也。

侯尝咨父老，稽往牒，绥自洪武，讫景泰，登进士者二人，登省荐者四人，境内川岳钟灵，萃秀发于才俊，亦既征矣。中虽遭遇匪良，学宫已非故址，然川岳精灵之在其境内，犹夫人身之血气，未始不融通周流。阻于改卜之难，因仍前作，审择其胜，稍为变而新之。古今以此破久荒之厄，收连茹之庆者多矣，侯得不为之耶？惟侯始至，属当麻阳用兵，寝处弗遑，民且劳瘁，徐

徐有待，非其志也。及是内外不警，政用不孚，乃以捐俸之义，倡诸寅僚与属内。士民闻者，莫不踊跃，遂得金若干两。乃以闻于当路，咸报嘉允。分巡双溪曾公某，又益以罪罚米若干石。乃遂諏日市材鸠工，畚锸斧斤，翕然并举。始事于嘉靖癸丑某月，讫工于甲寅某月，绳廉级阶壮其基，榱桷杞梓重其材，翬飞鸟革尽其制，以及维庙、维斋、维祠、维亭、维门、维廨、维泮池、维周垣，靡不次第。敝者更之，隘者廓之，未备者增之，一举而体势之端，规模之雄，盖勃然改观异貌矣。侯以时莅讲于兹，师生日夕相与上下于兹，不亦日旷神怡矣乎！由是纳灵灏，干冥机，诸章缝，雷动蛰起薄霄汉，雨下土彬彬，先后已预可征矣。是故有以见政教之兼举焉，有以见上下之孚应焉，有以见川岳之运之必有合于人谋焉，非侯之贤，其孰能致之？

或曰：“侯兹兴学，匪徒利进取也，将以作士也；其以记请，匪徒志改作也，固将闻往圣之学，俾多士有所成也。其容勿诏诸？”道林子曰：“其明伦乎？明伦有要，其明心乎？明心，斯明伦矣。何言乎明心之为要也？天下父子、君臣、兄弟、夫妇、朋友之伦，非人一身；元首、股肱、耳目、口鼻，类乎父子，知亲君臣，知义兄弟，知友夫妇，知别朋友，知信非其一心，知元首、股肱、耳目、口鼻痛痒类乎人，而或病狂丧心，则元首、股肱、耳目、口鼻已不知为吾物，何有于痛痒之恤？是故百体痛痒之属乎一心，以一心之通乎百体也。舍尔心君，谋尔口体，左左营营，以丰尔蓐，以塞尔天窍，其能于父子、君臣、兄弟、夫妇、朋友，视之犹其身之元首、股肱、耳目、口鼻，刺之而即痛，触之而即应也乎？是故亲义序别，信也者，非它也，即心也。刺之而即痛，触之而即应之类也。是故今之学校犹古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则其心术之不逮古远矣，安望其人伦明，真才出，俗化美，而天

下治乎？乘人谋气运之协，辨义利舜跖之途，期必为古真才以副侯作新美意，是诚在多士。川岳之灵，闭久而发，卓然以事业闻天下，以光于侯，则固行当见之矣。”

是役也，费不出官，民不告劳，盖侯以义倡，而某官某君某、某官某君某、致仕某官某君某、国子陈生某、庠士某生某、市民某某等乐助之也。宜并垂诸石，用为好义之劝云。

枝江县建四社学记

142

君子之视其民也，其有成人小子之别乎？曰：莫非民也，则莫非吾之子也，成人则爱，而小子遗焉，非其为民父母之心矣。君子之教其民也，成人小子，宜有缓急乎？曰：民之贤不肖之切于吾也，犹痛痒之切于身也；身之痛痒，不容有缓急也。教之于成人小子，如其有缓急焉，是其身有痿痺不仁之处矣。

或有以蓉山子枝江之政来告者曰：“如若人者其贤乎？令枝江再月而民信，期年而政成，首下车，诸学宫敝坏，不待师生之请，即为易其故而大新之，俾章缝之士，趋跽而忘倦，寻病。公暇延士靡所，乃即文昌祠，构精舍焉。庠诸生有志者，咸得游息于斯，相与究心性之学。庶几哉，其好古也夫？”道林子曰：“昔者南昌程宗锡氏问学桃冈，尝为予言，为枝江蓉山子者，质近古而学于心斋王子者矣。心斋子为良知之学，吾意其必有契于孔门忠恕一贯之旨，固宜其徒学道爱人有如此也。”

俄而侯以邑建四社学成，介其友程宗锡氏走状来请记。四社学，一居郭中，一为洋溪，一为草埠，一为董滩军民镇，盖旧址久废，而侯特兴之。方始咨度，规其便宜，民闻风，乃即奋义捐资，趋之恐后，旬月之间，遂翕然告成。夫苟非蓉山子于其身无尺寸不爱，于其身之痛痒无尺寸不为之痛心疾首焉，其何能使其

民犹手足之于腹心，动之而即应如此也。

或曰：“请问社学之教与庠序之教有以异乎？”道林子曰：“自夫小学与大学二，而今之才遂与古之才异矣。社学之教与大学之教，曷可二也！”“然则社学、庠序奚别焉？”曰：“曷请以山木譬诸？今夫童蒙也者，非山木勾萌之时也乎？成人也者，非其根干具而枝叶花实将不可御者乎？夫勾萌、根干，同一山木，则固同一生意，惟于其勾萌而禁其（推折）〔摧折〕^①焉，于其根干具而禁其斧斤焉，是则其所以养之者异耳。夫自其勾萌而养之也，欲其直则直矣，从其曲则曲矣。观之山木，童蒙之教，其不尤重也哉？”或曰：“请问社学、庠序之所以同者奚在？”曰：“天命流行，物与无妄，孩提而知爱其亲长，而知敬其兄，是心也，谓秦之小子与越之小子异乎哉？夫是心也，秦之小子不异乎越之小子。谓秦越之成人或异乎秦越之小子，然乎？否也。是故洒扫应对，咏歌舞蹈，小子之教也；而入孝出弟者，其本也。春夏以《礼》《乐》，秋冬以《诗》《书》，成人之教也；而事亲从兄者，其本也。《易》曰：‘蒙以养正，圣功也。’因其爱亲敬长之良，而训以申之，《礼》以理之，《乐》以乐之，是谓养正。《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所谓赤子之心，岂非即其爱亲敬长，有不容自己之心？戒慎恐惧，尽而知之，存而养之，自富贵贫贱，以至终食、造次、颠沛而不违，是谓不失。故成人、小子，无二心也，社学、庠序，无二教也。社学也者，自其勾萌而养之，使之勃焉进于条达者也。庠序也者，自其根干具而益养之，使之翹焉极于倚天摩者汉也。”曰：“爱亲敬长，此愚夫愚妇所与知与能者也，可以举天下国家而尽之也乎？”道林子曰：“吾

①据文义改。

未闻爱其亲有不爱其他人之亲者，未闻敬其兄有不敬其他人之兄者矣。爱其亲而不能爱他人之亲，则其于亲也，其必有时爱，有时不爱；其爱也必非由其赤子之爱达之也乎？敬其兄而不能敬他人之兄，则其于兄也，其必有时敬，有时不敬；其敬也，必非由其赤子之敬达之也乎？是故爱其亲亦爱他人之亲，则老老之政必行焉。天下之老有不得衣帛而食肉者，其为图之必不已也。敬其兄亦敬他人之兄，则子庶民之政必行焉。天下之民有不获时使而薄敛者，其为图之必不已也。用是以观，居其位忍于牛羊其人民而弗之恤者，其固以失其爱敬之心，非一朝一夕也乎？是故由爱敬之心充而至于恶可已，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天下之能事毕矣，虽以配天地可也，于天下国家何有哉！夫自躬行之学日微，士而蒙空言之消者何限，侯能以其爱敬征诸政，训诸其成人小子，其不徒取兹名也审矣！是岂惟足以风有位尔乎？

予闻而不觉为之三击节焉，敢不敬述此复于侯，以为《四社学记》。蓉山子抚，安乐人，姓董氏，讳某，字某，起家某科乡贡，进士。

衡岳甘泉精舍记

由衡岳庙西北行可二里许，为宋胡康侯祠，即其隐居著书之所。由祠西北行数百步许，有峰翩然，伏而下垂，曰紫云峰。其麓为古衡岳观废址，鞠为草莽，残石仅存。其山脉发自祝融、天柱，历南台蜿蜒而来，其左右支山，各若为龙虎蟠伏不去，右支即康侯祠坐山也。后峰当其左后为芙蓉峰者，势尤耸拔，若将蔽护之者。前峰环绕，望之如展案。其左肋有泉涓涓，流而为涧，绕右而前，纡曲可爱。其右肋则奇石峭立，泉蓄其下。此紫云洞之大概而衡岳之最胜者也。

先生始解南京参赞，归途即谋径赴衡岳，不果，后谋别门人洪侍御觉山垣于韶，因即至衡，亦不果。顷感某南游之请，遂自罗浮携门人乐昌骆君尧、知顺德周君荣朱、宜兴黄君云淡，由西樵山拏舟微服而行，不过其家，亦不以谋诸家人，所过自僦民舟，不令官府知之。逾乐昌而郴，舟仅容身，从者多病，居之裕如也。将观祝融之朝，一望紫云，即指曰：“钟秀之区，无过于此，不可以终吾老乎！”讯之道士，始知为无主废观址焉，约十余亩。遂计其直，买诸官，乃募乃辟，乃构乃筑，堂舍门墉，逾月而次第告成。讲堂凡五间，寝室三间，大门一间，二门三间，墉垣周遭余二百丈。右胁之岑郁豁然，中有大石如人坐，题曰“甘泉坐石”。左傍有方石，曰端默，石洞曰甘泉洞，其后奥曰甘泉上洞，皆刻识崖石，以寓乡之泉石于目前，示不忘也。遂买附舍左冲蒋世兴田十四亩，与道士蒋明昶居，贍修理之供，立籍载焉。

145

先生早亲承江门陈白沙公之学，公尝寤寐衡岳，竟弗果而卒。先生有怀兹游，寝五十年。于兹堂成，又于其上筑台别构，以祠白沙公其中。盖先生与白沙公之志，于是并酬之矣。若观山之形胜，康侯祠适居右支，说者谓时当故观未废，康侯恶得有焉。然则兹山之灵，顾不先有待与？又先生往尝为诗遗门人李珍，托寻胡氏父子隐居之处，而卜邻焉。验之今，又已先符于二三十年之前矣。

或问曰：“先生春秋已跻八十，南海之陬，罗浮、黄龙、青霞、莲洞、西樵诸胜，何适非乐，而奚必乎衡岳眷眷尔也？”某应之曰：“非先生，其谁兼有此乎？何居？曰：先生之道，以六合为其户闕，以泰华衡庐为其颅脊，以溟渤河汉为其荣卫，以飞潜动植物为其肤发百体，以寒暑昼夜为其往来，以一元阖辟为其终始。是故自其为翰读，历司成，以陟卿座，总留都，忠恳谋猷，亶亶

不已，进退之际，亦或举世非之而不顾，真犹孝子之于严君，曷能一日而去诸？而忘诸？退而龙蛇蛰藏，忘著述于言语，（奇）〔寄〕^①至乐于山水，飘乎若苞凤之适意千仞，而不知其身之老，与其地之远。盖邵康节氏所谓真乐攻心不自由者，岂可以语诸人人哉！昔明道兄弟，倡道河洛，得一龟山，道遂以南而传之未有已焉。先生不获究志于时，固思得四方向道之士而裁之。三晋之杰，先已有愿移家而来依者，此又非先生之微志乎？”问者曰：“然则何以能是？”曰：“先生不云乎？求之勿忘勿助之间至矣，夫忘助泯则一矣。无物之至也，心之本体也。是故明觉而自然，太公而顺应，语克复而不达乎此，恶可与幾语？参前倚衡而不达乎此，恶可与神。故苟无得乎先生之学，则曷可与语先生之心之乐与其出处哉！虽然，先生得之白沙，白沙得之明道，明道得之孟子。今世之士，类知尊明道矣，顾于此忽焉而莫信，岂其有蔽之者与？夫明乎圣学，则可语天德，而王道至治胥从之矣。然则，世移而论定，先生兹堂，安知不与衡岳并重，嘉慕而慎守之者将无已哉？

先生曰“堂成矣，不可以虚设也”，其将为兆乎？盍仿张横渠故事，以门前之地一方，画为井田，周流八生，耕之中，入为公用，以示周公之法之可行乎？盍设圃以习射，使乡子弟来观之，以养其中和之德乎？其与诸乡父老行圣训约乎？使知遵上教下也。盍从庠师教谕王君奎、训导孙君统请开讲新堂乎？使圣人之学，大明于一方于后世也。信曰：“一一举而行之。”

于是章尹遂砢石请记，垂诸永久云。

^①据文义改。

兼山堂记

大哉，心乎！至哉，圣人之心学乎！其尽于《易》之《艮》乎。《卦》辞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孔子传之曰：“艮其背，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于《象》则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夫“止其所”，以明乎“艮其背”之为心学设也，“思不出位”，何谓乎？《洪范》五事为貌言视听思，而思固为五事之本，思不出位，则止其所不待言矣。故合《卦》与《传》、《象》观之，圣人之情见矣。故圣人之心学，观于《艮》尽之矣。

147

何言乎思不出位之即为止其所也？气之精灵为心，心一天也，天无一息而不运，心有静乎否也。自夫有贤知者之过也，则有舍人伦，外家国为二氏之虚无寂灭者矣。夫静而离于动也，思出其位，而非其思之正矣，是得为止其所乎？心之运，一天之运也，天以默而成运，心有动乎？否也。自夫有愚不肖之不及也，则有弃性命徇外物，为世俗之陷溺不返者矣。夫动而离于静也，思出其位，而非其思之正矣，是得为止其所乎？是故动而无动，静而无静，天之所以於穆不已也。心无动无不动，圣人之所以顺天行也；顺天行，心其不天乎？故曰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不获其身，非真不获也，灵智发而吾身与万物一体也。己之身，天下之公共物也。行其庭，不见其人，非真不见也，天光昭而万物与吾身一体也，家国天下之痛痒，皆其身之痛痒也。是故思不出位，即止其所矣，止其所，即仁矣。故动静之间也者，天与人至之至妙。至妙者也，圣人之心学也。心止乎动静之间，故体常公，而用常溥，体常觉，而用常神。故混天地万物而一体，通元会运世而一息者，其仁乎！一动一静之间者，其仁之门乎！俗辈苟苟，

外托释氏以文其口，而内行其自利之私者，不足论也。然乃有善端之厚，不甘流俗，探索幽玄，志将长驾远馭，而乃眩于释氏，谓其言与吾六经同条共贯，甚者信其夸诞之说，且以为高出乎儒者之上，不知其于吾圣人艮之旨，其有睹乎？其无睹乎？

平川先生，予昔与之连舍南雍，以声气相从，固已若芝兰之相与为勗。予雅敬先生，而先生亦惟予之信。已而，先后登仕籍，虽苦盍簪之难，然顾交孚之志则固，梦寐恒通焉，殆所谓神交者矣。近岁频幸以便得相问讯，寻以书来告予曰：“吾取诸《易》名吾堂，曰‘兼山’，吾志有在矣。子不当为我发其义乎？”夫先生方敝屣簪组，专意鼎养，又尝早闻明道先生，勿忘勿助，无丝毫人力之说，则兹义也，奚待予云。然顾予垂尽之年，日省于斯，实学之未能焉，安得不因先生“兼山”名堂而敬申之哉！

九山读书记

蜀有号斗阳子者，尝游道林子之门，闻万物一体之学，以为从之莫由也。乃与其徒卜胜而托栖焉。曰：“吾以读书其中，就树而风，就泉而浴，庶其有得乎？”乃明日，呼二三子，与俱造众山观焉。观广德曰：“吾乐之，吾当居广德。”观灵泉曰：“吾乐之，吾当居灵泉。”观鹤鸣曰：“吾乐之，吾当居鹤鸣。”观梵云，观蕨山，观箕头，观普光，观瑞相，观上乘，曰：“兹诸山者，吾皆有乐焉，吾其能勿居。”自兹惟其兴至，则携册而往，不限岁月。故二十年之间，而九山者未尝不探其深，足其巔，披拂其烟萝，而摩娑其泉石，或与诸子商经论史，或从野僧看花观竹，夜或开轩纳月，独坐冥心，或浩歌送月，倾觞赋诗，九山之景虽不同，而其怀则无乎不相与适也。

有太一丈人者，哂之曰：“子以足乎一丘一壑者，不若西观

华岳，东览岱宗者与？何其务博而寡约也！”则应之曰：“吾非务博也，将以致约也。丈人不闻，仰观而俯察，近取而远取者乎？”又有无名先生者，论之曰：“夫天下可得而名者，必其可器者也。惟大道不器，是故不可得而名。故至人者，无名者也，子岂欲法象九山，以成名乎哉？与其为九德之英，孰与为玄德之舜之为至也？”则应之曰：“自吾之与九山游也，澹兮泊兮，熙熙穆穆，日月在上，河岳在下，吾与万物处乎其中，放睫而观，吾固不知日月河岳万物为我耶，我为日月河岳万物耶？而何有于九山，而何有于有名无名矣哉！”

一夕，道林子神游焉，则见夫九山磊磊如九华焉，缥缈乎云中。斗阳子手一琴，振衣而从之游，清风飒然，顷刻而遍。道林子歌《无声无臭》，斗阳子歌《文王陟降》，陶陶然盖不知其为梦也。既觉，则桃冈依然，白云满户。俄而，斗阳书至，发其缄，则以记文请也。遂并书以为记。斗阳姓章氏，评其名，嘉言其字。

林南记

周生礼甫世亨，从游于道林而归，即扁其所居读书之处曰“林南”，因自号曰“林南子”。或讶之曰：“王通氏讲道河汾，从之游者，固多河汾东西南北人也，其以河汾东西南北自命者，未之闻焉，岂其皆不欲为王通氏者乎？程明道兄弟讲道洛阳，从之游者，固亦多洛阳东西南北人也，其以洛阳东西南北自命者，未之闻焉，岂其皆不欲为明道兄弟者乎？甚矣，君之好事也！无亦求之迹焉者与？”

客有以其言告礼甫者，礼甫曰：“自吾益而望道林，则诚南矣，顾亨之有取于斯也，敢谓先生之道，其将在予哉？惟以予不获日以身侍先生，而徒以心日侍先生。夫予之亡羊而偶觉思反之，

而犹迷其方，盖不免矣。其敢自信，能以心日侍先生乎？是故予之取于斯也，固企若先生朝焉、夕焉、时焉、刻焉，陟斯降斯而亨也。朝焉、夕焉、时焉、刻焉，陟亦陟，降亦降，庶几乎心侍之者，无顷刻而离也。”客曰：“请问心侍之者，将求之先生乎？抑求之子之身乎？”曰：“窃闻之矣，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非秘之不欲传也。巧也者，天之所与，失之者我，复之者亦我，人无与也。规矩者，方圆之法。故巧不可传，可传者，法也。如必求之先生焉，是求巧于工师矣，工师能与哉？此必无之事也。昔者先生读濂洛诸子而有感，闻甘泉子、阳明子而益愤，先生之乡传阳明子之说，而以告者多矣，先生置而求诸心，静居道林者，几十年其一旦而悟也。若驾白日凌大虚，与元化升降乎八紘之中，往来乎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之上下，然后叹曰：‘斯其孔氏立己立人，达己达人之心也夫！’斯其羲农尧舜之所以为羲农尧舜也夫！夫其生生不息之机，则固在一动一静之间，不可诬也。自兹又数年，走京师，谒甘泉子焉，乃知兹秘也。甘泉子已先得之。夫尝因是而求先生之有得乎此也，盖在乎颐疴道林之日，虽先尝一拜阳明子，而阳明子实未之及焉。由之以观，千圣千贤，其默识也，其默成也，孰非真积久神明全，自识自成，有莫知其谁之所为者乎？故吾之取诸林南也，实有感乎先生，而思反求之也，庶几于予心或见先生也已。”

道林子闻，而为之错愕者久之。已呼二三子语之曰：“礼甫之言，曷志之夫？精神之极，可贯金石，由其言，则即谓吾道南也，岂过哉？”二三子志之已。歌曰：“彼有人兮资之千，洗朱轮兮扬清涟。羨北林兮秀嶙峋，驾雷电兮移之南。孰为门兮孰为牖，子之前兮亥之后。金盘玉露不离口，月窟天根长在手。会须沐发东溟头，眼看扶桑生又老。”明日，礼甫闻之喜，遂请之以为《林南记》。

铭箴类

慎独堂铭有序

夫堂何以名“慎独”也？夫堂，晚而与诸子究志作也。尧舜以来，传心之学，慎独焉至矣。独也者，动而未形，有无之间，人所不见，己所独见处也。慎也者，其心之常惺惺乎？是故慎其独而内外合矣。悟斯旨也，夫然后知进德修业，敬直义方。各两言之者，其为学偏内偏外者之设乎。夫至要，则慎独焉尽之矣。故以“慎独”名斯堂者，尊之耳也。铭曰：

维桃之冈，尊居有堂。慎独高扁，高扁中央。慎独曷始？惟古唐虞。精一相授，再示惟箴。惟汤顾谟，惟文小心。不见是图，异世同神。爰暨洙泗，师弟祖孙。揭示指南，如日而明。惟独曷云？箴兮未形。喜怒哀乐，如物始萌。千金一瓠，厥惟克慎。曰慎伊何，我心惺惺。我心惺惺，是为真宰。万事感通，无往不在。寂如湛如，雷电同居。毫厘差失，电掣雷驱。曷云至要？虚涵宇宙。灵变无方，譬矩方物。如矩方物，曰致中和。中和混混，位育乃应。二氏空寂，俗学纷呶，内外判裂，其何位育。我铭斯堂，奉以警心。有来登陟，请视斯铭。

守默斋箴

中心憧憧，言鲜由中；中心默而，言寡靡支。默乎！默乎！天地以之，运四时而生百物；圣人以之，穷神知化而赞两仪。嗟嗟众心，何以能然？定尔浮气，禁尔多言。靡忠靡为，游乎万物之先，以从哲人。亥子之间，动而无动，与天自然。夫然后神宇

湛而有契乎性命之原。毫厘差失，明炳幾先。久而熟矣，不言而信，德行同天。是故灵明曰心，惟默乃真。圣仁浩浩，默乃其敷。学而未能，予岂其人！畴哉起予，陈子近衡。

慎节斋箴有序

152 龙生伯贞，自扁其所居读《易》之斋曰“慎节”，盖取诸《易》曰：“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夫人颐所有事，言语饮食尽之。颐放言易者，世之通患，而饮食则人之大欲存焉。夫苟一慎之，一节之，言出由中，贱不害贵，存心养性之道，孰过于此？夫是义也，岂非吾人所宜终日顾諟者哉？于是因其请，遂为之箴。箴曰：

惟口之出，惟是言语。岂其口出，神明实主。曰慎伊何？匪缄其舌。兢兢业业，视我天则。视我天则，非礼勿言。非礼勿言，夫孰尤焉？惟口之入，惟是饮食。岂其口入，神明实职。曰节伊何？匪茹蔬素。秉我灵龟，以御口腹。以御口腹，饮食咸度。饮食咸度，夫何有疚？慎节曷取，则彼象矣。《震》言其动，《艮》言其止。静止而动，如鉴应物。言语饮食，云胡弗穀。嗟嗟慎节，至要在幾。君子养德，愿言考斯。

予姑侈公之美，以愧世之干进忘止者，是固一道也。

卷之五

志铭表

仁庵杨公墓志铭

叔世四氓之秀，不为士，即为胥。至为胥，诸有识视之，固已若沦弃然。盖谓其攫利之习，易浸渍其真朴之性，而潜移之也。然而往往要其终，其不如其所概者，几希矣。

若吾仁庵杨公，谓为三代之遗，质不以浊俗变者，独非欤？公生四岁，父某背世，恂恂愿恇，诸长者多爱之，以弱冠寢寢克练事如尝涉世故者。属有司令农子弟得补胥，里人疏其可者，公与焉。时今致政大司寇刘公方为武陵令，究心梳剔，群胥少或贷者，察公廉慎勤密，独待之加异，公亦每事必罄竭智虑，多所赞益，终刘任鲜或訾议。

及办事留都，会母某丧，讣闻，号泣濒绝，居常惚惚，以不及侍属纆为恨。既归营葬，先结庐穴，傍居之弥月，（矿）〔圻〕^①成之夕，适冬寒甚，携其子衿卧（矿）〔圻〕中。是夕，梦一老人，持一金带贖之，辞不敢当，请贖其从子褊。老人曰：“褊已别贖之矣，此当归公后裔耳。”他日尝病剧甚，忽梦一青衣告曰：“君有阴德，年富七十有六。幸毋以即死，恐有享年。”卒如其数。

①据文义改，下同。

筮仕得典滇崇盈仓，人以远，方难之，公不为戚。比迁检邓州青索，先后矢心，期于称职。尝曰：“宁令儿子辈饥饿，若效他人多方掊克，苟且为温饱计，吾忍为邪？”公天性温慈，遇人谦谦多让，至接童稚，必以貌。家不甚饶，督其子某以事贾，某以事儒。时或甚谴，未尝忍箠楚。

予自韶龢，即与衿同讲习，得时见公，心已窃知其为淑人长者。今后若干年，衿以状来铭，乃得其平生之大略如此。於乎，自先王之泽既泯，士而胥行，君子不绝慨焉。矧公处浊淖易污之中，而贞朴之性刻励不移，其不谓难也已！顾衿方以古德业自期，诸孙又复兰茁蕙发，铿然应和，则公之泽，足以荫其来裔者，又不待梦然后知之也。

公生景泰癸酉十一月二日子时，没嘉靖丙戌八月二十日子时。子男三，长即某，次即某。孙男八，长应翱，干家之蛊，次应举，次应立，为邑庠生，次应选，次应廉，次应朝，次应诏，次应宽。女三，长适张准，次适郝淮，三适龙纓。孙女二，长适林大茂，次聘段氏。丙戌年冬十月二十日，葬河湫山之麓。

乃为之铭曰：惟宗奕奕，惟影孑孑；有怛其衷，黑斯匪涅。公得之天，公亦靡知。畴曰刀笔，谅其阱而。吉梦以告，神明赉止。何以允征？猗麟之趾。猗麟之趾，受福不荒。嗟嗟浊（裕）〔俗〕^①，视此铭章。

经府徐公墓志铭

公生正统癸亥，距弘治丁巳年，才五十有五，公即谢世。距今又若干年。次子勛，乃以志铭托予。予览状而叹曰：

^①据文义改。

夫人才之生，朴厚其至与？朴厚，才之初也。公世籍崑山人，洪武中，曾祖福逮戍铜鼓，始家焉铜鼓，为湖省边卫。公生弱冠，始诏得置学，乃以俊充选，寻阁臣请岁贡，得如郡邑，例即首领荐，游太学。既卒业，辄裹粮入苏，溯崑山五世之祖，以求桑梓之墟，乃遂复遗业于势家之手，出荒垆于荆棘之中。既又白有司，择亲戚，定世祀，以计经久。盖公以旷四世，而乃得之，其谋之宜如此耳。

弘治戊申，拜蜀宝宁经历，时御史某，急查松茂诸仓，檄推官某往，太守刘独重公，乃力荐其可遣。御史取故檄，易公以行。既至，则慎防范，审稽验，诘弊源，略细误。事既克济，而人亦称服，由是知名当道。诸旁邑令或阙，即以公署其事，公亦每尽心，益树惠绩焉。藩臬尝以输京榜纸及内帑金，事涉艰大，特委公。公往即办，至归其羨余。其持己廉而裕于集事，类如此。自登仕仅及九载，方以最闻，遂卧疾，竟卒于官。

155

天性孝友，父早世，事母某，伺颜色惟谨。抚诸孤，必当母志。平生喜延礼名士，致其款洽。至事上官，未尝越礼。初事太守刘，继事史公，见惟长揖不跪，史虽不悦，不为少变。逮公易箠，亦临涕，恩礼备至。盖史公不为激抗，而所求不失己，故人亦谅之也如此。铜鼓先是鲜有闻人，盖山川之精秘而未发，始发于公，而其朴厚乃如此。於乎，其固理也哉！天勛今且由公之朴厚，以上溯古圣贤尽心知性之学，则既发而斯文将炳焉，固亦理也。

公配孺人周，继配孺人童。子男四，某某某，周出，俱早逝。勉，苍梧丞。最，达州守。童女二，长适某，次适某。孙男六，某某某，俱庠生，某尚幼。孙女五，长适某，次适某，次聘某，某某俱幼。先营在某乡某山之阳，公兆次其左云。

铭曰：山川翕精，于公肇泄。浑浑尔质，初古伊匹。大朴在

兹，以莫不淑。宜尔厥嗣，璨焉良玉。铜阳岐岐，自公貽之。沃被松楸，其永宜之。

吕君复墓志铭

君复讳德充，君复其字，今谏议吕讳怀第二子。谏议广信永丰人，予同榜壬辰进士，初为翰林庶吉士。甲午春三月，君复奉母夫人毛至京，予因得亟见焉。貌若癯不胜衣，而凝重雅飭，神视尤朗朗秀滢，谛观之，沉潜温恻之气，蔼如也。与语古学，辄从容应和，予意所及，类若夙契。予固已远期之，未几遭疾，逾明年三月，竟弗起。予闻棘走哭焉。今阅岁，乃得谏议手疏状读之。悲夫！

所谓资器，独近道者，若君复，殆非与？而胡天独靳其成邪？自其孝友至性见于童时，祖贤鹅峰处士大奇之。及从夏君训之游，又往往叹赏之，其淑质早见矣。承孝弟谨信之教于家，日习而不违。谒甘泉先生于金陵而归也，奋焉而兴起，其途辙知辨矣。病日就羸，颐诸静寺，题砚数语，幽明之故，盖力窥焉。志道依仁，欲生死以之，斯亦恳矣。夫处末俗，而可望以独立者，志也；无赖于警发，而天幾独颖颖者，质也。负质与志，振迅而往，而弗堕于僻径者，师友所授有渊源耳也。以君复得为谏议子，谏议之学，复为甘泉先生之嫡，故苟使得延其年，其于道不可望乎？悲夫！若天靳之耳也。君复为郡庠生，于五经性理诸书，已通其大义，其为文，不作虚语，刺史韦公试而览之，特称许焉。

生正德癸酉九月初九日，卒才二十有三年。濒卒，犹以不动复谏议。於乎，颠沛而不隕所守，斯笃学足征矣。兄弟四人，兄某，弟某某。娶王氏，生女二，俱在襁褓。某年月日，卜葬某山之麓。

铭曰：岂无良质，难得者道器；岂无贤父，寡遇者圣翼。有器弗就，有遇弗究。岂独子悲，维道之疾。矫矫汝志，形（稿）〔稿〕^①弗（稿）〔稿〕。悠哉精光，庶征原草。

明贡士刘沙溪先生墓志铭

予自正德庚午，拜阳明子于吾郡之潮音阁，即闻辰阳有刘易仲者，在谒拜诸子中，英发迥异。阳明子出《伊洛渊源录》示之，辄请手抄焉。越一年，得其手简于吾友冀闇斋，又见其意趣高远，将必求为古圣贤之业，视今世利禄文词之习弗屑也。寻裹粮就阳明子于南都。既归道常，宿予讲舍数夕，乃为尽道其所闻格致之学。深扣之，则见其心神之契，若出于吾儒六经之外。而于什氏精微之蕴且曰：“近世宗佛学者，莫之能窥也。然其洞朗飘脱之性，笃切勇往之志，求之一时同志，实鲜其俦俦焉。”自是郡壤人事相为违阻几二十年。间虽讲磨希阔，然心每期其必有进，无中画也。岁丁酉，予以入蜀道辰，始复一再晤焉。饮酌纵欢之余，因举所学共商之，内外合一，博约同功，吾圣贤中正之途，论之且尽。先生喜曰：“吾亦已见得此，顾未有助之者。然吾固谓甘泉子之与阳明子必有合也。自是吾当涣然矣。”

157

别二年，而予以入贺，得再省丘垅，则讣音适至。方窃抱痛未已，冢嗣彦省乃具述其行，来泣请志铭。予次第览之，贞介不群之行，豪奋负荷之勇，间关归丧之孝，雍睦友于之爱，随才接引之诚，蔬食环堵而一贡尤让，屡北艺闱而义命自如，又皆与予夙夕之所期者不爽也。

於乎！自阳明子倡良知之学，海内之士，翕然从风者，盖不

^①据文义改。下同。

少矣，如先生可多得耶？予每有所感，辄语同志曰：“吾乡有刘沙溪者，悟入之途虽或少异，要其志道之笃，今之空言者，多愧矣。”予岂私先生哉！然以观其后日之同，则其所造，固已逃释氏而粹焉反之圣矣。天之遽见夺也，不为斯文之厄耶？悲夫！

先生讳观时，易仲其字，沙溪其别号。生弘治己酉月日。卒嘉靖己亥月日，以十一月三日葬沙溪渔山。父某，判广西忠州。母某。弟某，郡庠生。男二，长即彦省，治举子业；次彦某。

铭曰：畴启良知，畴自得师。坦坦圣途，终焉辨之。时命弗与，龙蟠在泥。自我弗作，胡较其施。弗显其施，有裕其藏。累累若封，畴哉与光。神之逝矣，或昭在天。我铭其宅，孰曰不然？

明纪善陈曲峰公暨配孺人杜氏墓志铭

嘉靖岁丁酉，予以赴蜀道辰，陈生士伟与其仲父峨眉君，延予过其山居。父曲峰公，时年八十，闻予至，杖而出，鹤发苍颜，雍容问答，而款爱忻悦之情，蔼如也。与世久忘，虽无复豪健驰迈之意，而贞朴古雅之气，犹得望之而知。翼日，士伟以母孺人杜氏归魄泉壤，浸及五载，而闺闾之遗，未有扎也，具《状》以请。予唯焉。入蜀以来，按节无暇，未之偿也。兹己亥得复再省丘垅，未几曲峰公讣音忽至，未几士伟又复走状至，然则视今世负艺名公，往往为人铭其葬墓，未尝一识其存没者，颇异矣，复何辞哉！

公讳某，字某，曲峰别号也。孺人杜氏，年十四，即归公。公始读书，即刻励勤苦，虽甚寒暑不辍。父某，频年贸易江湖间。母某，与孺人共理家务。砧杵井臼，孺人皆亲之，而量节盈缩，尤常得某意。以是公得悉心肄业，有声黉校。岁己卯，捷于省闈。凡五赴春官，弗偶。庚午，选蜀资县，时剧盗逼城，公以身先战

士，俘斩数百余，贼不敢犯资邑，卒赖焉。素性刚介果，为监司所忌。两台察其功，得调江西瑞州府教授。至瑞以身范士，学宫旧无泮也，辄捐俸创凿之。士旧屡尼弗售，及是领荐者相踵。二泉邵公特简典山东，文衡所得，皆知名士。再补南安，范士如瑞。寻转晋府纪善，王为加敬礼焉。以奔继母某氏丧去，遂弗起。公性薄于财，孺人尤善承其意，自举于乡，所得必以给家内外之费。公尝为族祖某贷金于王氏某，弗能偿，王责之急，孺人辄脱簪珥为偿之。公至孝，母尝病，亟辄思刲股以进，以孺人觉而止。孺人孝亦如之。初事某，继事宋，又继事周，皆得其欢心焉。公笃友爱，峨眉君领庚午乡荐，至为令，多惠政，实公手成之。孺人处娣姒间，亦曲尽恩礼，终始无间。公平生卓卓自树，不以利钝二志，虽得于性稟居多，而孺人之助，亦不少矣。夫公与孺人之行，予得之士伟之《状》概如此。顾士伟旧从予游且久，性颇质慤，不妄语，而辰士及予门者，又每多称公之贤，以征诸予之所睹，恶乎弗为铭之，以信诸永世也耶？

公生宣德甲子月日，孺人生宣德甲子月日。公卒嘉靖己亥某月日，距孺人卒凡八年。兄弟四，长即公。次某。次某，即峨眉君。次某。子男二，长某，国子生，先卒；次即士伟。长女适某；次适某。孙男某某，女某。

铭曰：维公刚介，维公惠腆；惠腆得民，刚介得贬。爰及孺人，金春玉应。以流来裔，恶乎弗庆？

明隐士龙菊轩先生暨配田孺人墓志铭

先生卒嘉靖丙申七月十三日，越兹己亥，实逾三年，距孺人卒嘉靖壬辰七月十三日，且七年矣。仲嗣阆中君，始掇其遗行之大者，状而请志者。何予素辱先生爱，又契阆中君深且久，时方

自蜀还省丘垅，是故以见托焉，而不疑也。夫昔人所谓绘若父母之貌而祀，事之能使无毫发之不肖，则君之《状》贞无愧焉已，予尚能操一锥容损益于其间耶？

先生讳某，字某，早翱翼横校有声，以屡试弗利，遂抑志就终养例，不复规进取。性澹于诸世俗之玩，而独喜亲花卉，尤爱菊，披诵之暇，常对菊徘徊，吟咏自娱，故以菊名其轩，而因以自号。仪观清伟，胸次尤坦夷直截。平居对客，谈笑倾坐，然乐善嗜义，不少假借于恶，见人将为善，则急奖成之。或有显愆著恶，辄摈绝不复齿。论事常正色侃侃，人有过，即面规，不事曲讽。族子姓或行辈有过，率绳以大义，以是里中时宴会，遇在坐，哗躁者为敛容。族党有事不面谘请，不敢辄行。其刚介为人所敬惮，类如此。孺人田，年甫十四，已谐伉俪。先生仁慈，急于施济，每岁荒，族多枵腹，常为饘粥食之。岁癸酉，人罹疾疫死者，望于道见，辄佣力痊之。孺人慈惠亦如之。宾祭所余，及其臧获，必遍族人以事，至未尝不饱而退。先生敦友爱，凡先世常产遗物，多让诸昆季。孺人亦如之。初，先翁唿丧，值岁窘，丧具莫备，辄解簪钏急营之，诸娣姒弗以闻也。先生综理家政，诸费皆有常度，独雅好宾，觞饮无时。孺人性至勤俭，暮龄尤不倦刀尺，不辄弃敝垢，然遇仓卒留客，则未尝不致精腆。先生海诸子立身裕家，第以耕读为业，然闾中君弱冠已声才名，登己卯第，尝魁太学，为吾师甘泉翁所称赏。至欲其仕，则责以奉檄，义不复令少待，比遗书戒谕，则一以忠君爱民为说，无一语及其私。孺人最钟爱诸子，然遇有劳即试，有失即训戒，亦不闻以慈废也。自始伉俪，及于白首，其交相倡和，以成其内外，每如此。故家业初甚凉薄，而渐以殷裕，晚而子姓日蕃而芝兰争映，则以有此倡和基之也。抑先生从弟德峰公，起甲科，辅宗藩，惠泽在常，及今

人思之不衰。而评先生者，每必以先德峰公不疑，则济时泽物之勋，若先生固屈于数耳。不重动识者之叹息也耶？

先生生成化甲申七月十四〔日〕^①。父某，母某，生子五，长某，次某，次即先生。次某，次某。孺人生成化戊子九月二十六日。子男四，长某，次某。次某，即阆中君，今补尹滇南太和。次某。女一，适闵氏子吉。孙男六，长某。次某，治举子业。次某，次某，尚幼。孙女四，长适尹氏子新民，领甲午乡荐。次聘张氏子九皋。次二女尚幼。孺人葬河湫高吾山，先生即其墓右葬焉。

乃为之铭曰：有伟菊翁，独禀正气。亦有惠温，以作尔配。彼菊之馨，不在具嗣。雷雨方兴，庶其慰志。蜿蜿吾麓，卜焉允臧。而封伉如，孰其忍伤？

明周母张宜人墓志铭

宜人，予同年进士周谦之之母。以嘉靖十八年十二月初八日卒于家。谦之方守郡云南，讣闻，哭几死。奔还，抱柩哭，又几死。予以按事过其里，吊之，见其哭，又几死。盖宜人自结发归封户部尚书郎南山公銓，中岁乃生谦之。初官南户部，以舟楫之便，得与南山公并迎养焉。比擢云南，始犹计奉侍以往，旋念以险阻遗老亲，弗忍也，遂止不果。是故宜其痛之不能禁也。予再过其里，适将谋归窆，乃携其友人所为状，哭拜门外，以志铭为托。予不能知母，顾尝知谦之，以是弗敢辞。乃于政暇，取《状》读之。

宜人生而聪慧，举止异常。南山公性严重，宜人事之，恒若严宾。自始归，至于白首，未尝弛也。其庄敬有如此！南山家素

^①据文义改。

妾，事其父文、母蒋氏，赖宜人极力经营，晨夕甘旨得不匮；每仓卒或有需，辄能如其意以进。其孝爱有如此！自南山始祖金，从我太祖渡江为千户侯，凡四世未尝习儒业。谦之甫六岁，宜人辄赞南山公，延名士，训之书史，虽甚寒暑，课督弥厉，不事姑息。其知义方有如此！於乎，即是三善妇德备矣，宜人顾不贤哉！

然以予观于谦之，宜人之贤，殆又且不朽矣。谦之初官南部，闻泾野吕子之贤，辄师事之。迨考绩来京邸，予适在武部，因得数相过，相与商圣贤之学。每至日晡，或忘其去，乃知其操钱谷于南会计与人同，而诸名公称南大夫之贤必先之者，为其学有本也。兹假守云南，方尔匝期，治声流布，下孚于吏民，上孚于当道，其匪私之戚，而一惟以天下国家为志，又可知矣。予征于此，而益信宜人之为贤，又知宜人之贤，庶其不朽也已。

宜人出广汉张氏，生成化年月日时，距其卒，享年凡若干。生子二，男满，即谦之。一女，行某，适某。以某年某月某日卜葬于阳源之左郊。谦之举戊子乡试，登壬辰进士第，历官南户部，以诏得推恩，南山公再封奉直大夫尚书郎，宜人盖再封也。娶某，封亦如之。岁己亥，以东宫立，得推恩进封四品，而宜人乃先世矣。子男二，长从龙，次从云。女一，某，聘某。

乃为之铭。铭曰：妇仪维何？如宾翼翼。妇德曷征？孝养弗匮。畴配范母，畴知义方，佳气郁葱，川原孔光。

明乡进士冀闇斋先生墓表

先生讳元亨，字惟乾，别号闇斋。生四十年，是为正德辛巳，宁藩逆濠败，有憾于先师阳明子之倡义讨也，遂见诬。及台谏暨诸当事者，咸疏其枉，事方白，而疾忽作，竟易箠于狱。今皇帝嗣位，鉴当事大臣之请，用加愍焉，乃诏优恤其家。及今几二十

年，始表之者何？先生以宇宙正气，蒙兹大难，海内闻者莫不哀，而况同志之士！惟未获一际有力者尸之耳。兹适侍御朱公思斋，按莅湖北，访其家世稿落就替，而徭役如故，乃为檄郡太守张公一槐，兴久阁之典，移治墓之金，以及邑尹何君体仁，亦用翕然祗承，亟谋磨石，以昭潜德。厥从子文明、壻欧阳道相语曰：“知吾闇斋，孰与道林子？乃状其行以请。

某自弱冠，与先生定交，道术同异之讲辨，欣喜忧戚之相通，此岂寻常骨肉之好？而今始得致一词于墓间，顾不晚哉！先生生有异质，自儿时，人望之如孤岩峭立，无敢与狎。比能诵读书史，即慨然慕古，有长驾远馭之志。性犹豪奋刚猛，出尘绝俗之行，苟喜于心，辄勇为之，不畏流俗笑侮。亲迎联族之义，久废不讲，毅然以身倡之，创行之日，骇众震俗，居之素如也。喜读古忠义传，每览其从容慷慨杀身就义之美，必为咨嗟羨叹，若将为之者。视人之穷乏患难，或孤遗之不得其所，辄为谋之百方，不极力不止。其在朋友，犹其在兄弟也；其在乡邻，犹其在族党也。岁正德庚午，阳明子起谪道常，与某同请见而师拜之，遂荷装从之庐陵。逾年，闻其学以归，喟然语同志曰：“夫学术一本而已矣，行谊气节犹非也，况支离于糟粕者乎？吾固犹恨得见阳明子之晚也！”自是日进其乡子弟与之讲磨，诚意恳至，闻者感动，远近争师之。寻常应接，亦每有启发开喻，乾父坤母、民胞物与之训，福善祸淫、仁者有后之说，贵不隐于荐绅，而贱不遗于童仆，盖与人为善，未尝一日倦也。平日为文，雅好奇古，顾厌俗格。逮入丙子乡试，则以所闻于师友而独得之身心者，发之笔下，渊源雄伟之论，皆近代儒者所未尝及。一时场屋号知文之士，且目之为怪。独西野张公，以侍御监试事，谓必楚豪杰也，竟置优选。丁丑试礼闱，主司大奇之，以遗二判，弗敢取，由是声望动京师。

戊寅再待阳明子于赣，时宸濠阴有异图，承命往瞰焉。既还，遂以间道归常。越己卯，宸濠变果作，旋覆于义师，因仇视阳明子，而诬及先生。在狱南北几二年，俯仰契观，直以平居，视其患难，从容歌啸，不怵不忧，守者率为惊叹。闻与被罪衣冠辈，谈乐天知命之学，听者亦为忘其患难。以罪白得释者，及今争传焉。初，权奸姜宾辈欲重祸于阳明子，鞠问之朝，箠楚备至，先生曰：“元亨方弱冠，时已愿为忠臣孝子，今不能为义徒乎？”寻荷洗涤开释之命方下，而先生疾弗起矣，是为辛巳五月四日。同志梁日孚、陆元静、张文邦辈争为会金治棺治敛。敛之日，肤色如生。养子养神，以其衬归，金谋葬之崖桥，寻以男文道弗利，乃改葬郑龙岗。

於乎，豪杰之生，世诚希矣！如先生盖间一产焉，而又弗克究其志，谓之何哉？天乎？人乎？君子之学，始于尽心知性，而极于立命。夫学至于立命，造化在我也，岂其犹未臻于斯耶？论者曰：“阳明子之学，贵心悟也。心悟者，默识也。然而先生之学，则似专于践履阳明子致良知之说。固尝自谓独得之秘，告诸先生，必尽矣。而谆谆诲人之际，独于此未尝一发明焉，又何耶？”信尝与论格致，而及于明道程先生学者先识仁体之说，先生亟是之。且曰：“赣诸子颇能从事静坐，苟无见于仁体，槁坐何益也。”然则其学将自有见与？论者又曰：“先生执义不屈，卒免阳明子于祸，殆古豪士之俦也。然而死生之幾，微于一发者，虽天下之明哲，果诚难哉！且将谁归耶？”某独以其平日而究观之，先生盖负道甚勇，而忧世甚切，忧世切则胡暇一身之计，阳明子初得被逮之报，语报者曰：“惟乾平日，独忧世太切耳。”吁，殆谅然也耶？虽然特立独行而不惧，卒然震之以大难而不变，可以观勇矣。将终依阳明子于绍兴也，则轻数千里而欲移其家；以朱

守忠、蔡希颜、徐曰仁可与共济斯道也，则思以爱女远结姻党而不以为难；闻蔡督学霞山论大阴之说，则极从之；闻一友尝及李大厓之门，则亟拜之；闻司马刘东山之风望，则徒步而候之：可以观志矣。乡人服其义，学士服其教，族党服其仁。配顾氏，奉其遗训，艰辛白首，而真淑弥厉；孱仆一二辈，守其遗则力田，赡孤而愈于所出：可以观诚矣。郡之良守牧，苟将有意于道术，思以风化末俗，舍先生，其奚求焉？

兹表也，思斋公实始尸之。清戎姚公泽山、兵宪李公南池、嗣鼓舞之。太守公实克成之。则信之获濡笔以从其后，顾非幸云！

卷之六

文类

祭孙都御史文 代作

166

呜呼，始公之秉法持正，纲纪斯土，人孰不知？独某之知公，言之而良可悲也。逮公之抗义执节，身蹈逆刃，人孰不哀？独某之哀公，歔歔而莫之禁也。

方公荷膺简命，淬励群吏，某实不才，奔走其间。惟时豺狼萌吞天之欲，而窃垂其涎，乃威劫利啖，巧窥奇觊，实欲掣吾之肘，而哽吾之咽。惟时我公知图之已晚，而思扑其焰，谓藩臬之有人，尚可冀万全于一旦。故某之在职也，公眷之，虽密谋而无隐。某之误迁也，公留之，至特章而力荐。夫以公忠谋伟略，冠绝一时，顾何须于某，而某亦何足以副公之知，而公乃惓惓于眷且留哉！盖公之不忘于贼，犹贼之不忘于公。呜呼！人知公死之可悲，而孰知公未死之可悲也有如此哉！

既而某奉宸命，与公背违，寒暑代易，曾几何时，而公果死难矣。清泉之市，公血未干；宸命夕临，我车晨发，而某复莅兹土矣。惟牲载陈，惟酒载倾，凛凛正气，望之如生，而某敬拜公之祠矣。呜呼！始与公周旋于兹，公之眷某留某者何心？今也不及从公之难，而徒招公之魂；然则某之哀公，岂徒惟其能为睢阳

常山也哉？

呜呼！日月兮为公无光，草木兮为公不芳。宇宙茫茫兮孰知我伤，一杯和泪兮聊泄我肠。自今鞭笞策蹇兮，或庶几登公之堂。惟忠精与鬼神而并灵兮，其相予以用济斯民之疮。惟公之全德兮，斯无玷而尔彰。

祭祖墓文

某生而茆独，性复昏蒙。虽近弱冠，貌焉稚童。始开家于义陵者何祖？累善而应食福报者凡几宗？罔询罔次，莫闻其从。流传在昔，派自凤阳。来判是郡，厥源用昌。远莫可征，中心孔疚。黽勉自今，庶几寡咎。日月于迈，五十伊邻。乃叨一第，烨烨畿京。朝野之誉，凤凰翔止。匪祖之遗，恶乎有此？皇皇我祖，如何其力。乃今嗣孙，靡耕而获。念兹感德，滞哉长途。今始即墓，匍匐号呼。呜呼大父，实抚我身。如彼棘薪，飘风其勤。岂无诸孙，望予则深。忝也有今，恶乎使闻？虽克有闻，嗟不逮存。陈柔毛兮酌酒，睇荒垅兮沾襟。百年之遗恨兮，吁嗟乎此奄奄。何以佑之兮，图高冢于灵原。尚飨。

167

奠裴母太安人

嘉靖年月日，乡晚生某等谨以香帛庶馐之仪，奠于裴母太安人之灵曰：於乎！母淑何观？观子之贤。子贤何征？征仕之贫。仕也为亲，胡仕而贫？古有义士，惟介而贞。矢冰玉以自佩，睨羶腐而高腾。嗟淳风之久丧，徒慨慕乎斯人。於乎安人，自委巾直翁，继奉粢盛，试越于今，凡几岁辰。兹承讣以遥奠，实有感乎愚襟。於惟令嗣，灵实继慈。奋高翼兮惟楚之魁，振化铎兮惟苏之师。炳才美兮台宪交推，震庙堂兮征檄飞驰。登清僚兮国计

是司，历两畿兮几载于兹。夫尚何为兮齎盐孔饴，里无屋兮燕栖，食无肉兮青葵。岂不能易方而为圆兮与俗推移，委芝兰而佩蓬蒿兮吾心匪宜。怅暮景之翳翳兮宁忘甘旨之遗，力清修以为养兮前哲用规。览继慈之踵〔踵〕^①兮鲜不惟子之望也，瞻凤邹之矫矫兮岂其母之相也。俯浊俗之懵懵兮吁甘心乎妻妾之养，视尔嗣之独遗令名兮振丹翩于云霄之上。某等忝乡域兮异方，望楚云兮路长。风潇潇兮日黄，感恩衷兮永伤。踧陈辞兮荐酒，云庶几兮洋洋。於乎，尚飨。

告墓文

惟物之生，靡不有根；惟福之翕，靡不有积。遐哉上世，莫征莫考，耳目所逮，惟予显祖。亦既痛心，亦既覩貌；乃今云何，有此宠荣。黄甲峥嵘，郎署清芬，流誉腾腾，若将沛千里之霖，若将补十二章之文，若将为清庙之干楨。惟叶沃沃，惟根允深，瓜本弗夷，累累则宜。岂潜德隐光之在上，世者有不可得而知。延及显祖，秩秩蛇蛇，动期矩规，洋洋朴朴，宜光耀而复畜之以遁肥。惟祖惟宗，种而弗获。懔予不肖，食兹嘉谷。战战兢兢，敢替厥耘。既秀既实，膏雨之功。来格洋洋，庶几相予。尚飨。

奠胡母太夫人

某年月日，谨以某仪，奠于诰封胡母太夫人之灵。於乎，兰姿兮蕙质，玉度兮金规，严母仪兮门内，端妇范兮深闺。谅女史兮能述，岂吾人兮敢知。惟矫矫（邹）〔雏〕^②凤兮，为瑞世之奇。匪惟岳降神兮，匪帝傍而下之。胡独亶此令质兮，仿佛三代

①衍文，故删。

②据文义改。

之遗。合刚健与笃实兮，宜问学之光辉。吁嗟世之多故兮，路倾侧而险陂。彼是非自秉彝兮，或利害而丧之。面稽古人兮，独立而不惧。乃式贞吾志兮，何衮影之愧。为凤凰高翔兮，于彼千仞；神龙澹漠兮，岂羶饵之能縻？抱芳芷而混世兮，匪吾心之所安。固将夙夜而惕惕兮，行古人之所难。畴哉，予亲畴哉！予冠不二者，志不睽者，道君子藉藉兮，冀时艰之尚济。通塞有定兮，咤灵萱之先悴。於乎，人孰无志？谋义者希；人孰无子？关世者奇。若乃挥笔而成词，黑头而卿位，在斯世为不少，而太夫人所托以不朽者，岂其在是？於乎，太夫人庶几其有慰哉！尚飨。

奠唐侍御

169

某年某月某日，谨以某仪，奠于侍御万阳子唐子之灵。於乎，万阳子曷产哉？衡岳洞庭之西，丹砂水银之窟，虎跃凤翔，高山长谷。方其丱角，从冀子于义陵，不远千里，执经问学。败庙潇潇，鼠啸鬼号，无侣无仆，咏歌中宵；累累寄食，寒无着袍。於乎，万阳子生而壮，独若是哉！嗣闻阳明讲道淦阳，负笈从之，雍容升堂，倏窥其窍。聪识勃勃，发愤举业，三年大就。江河旁流，骇心惊目，雷峰甬川，共知子奇，一战遂捷。皇皇楚魁，爰角南宫，孰与子雄，再战而捷。未当子意，假麾临海，春雨秋霜。一时才英，敛翼畴颜。起职台宪，士类交欣。逢机抗疏，台阁丧神。於乎，万阳子之才，胡奇伟独若是也耶？览时抚病，乞归果确，人曰“万阳见幾而作”。豺狼盛怒，梟复贡谏，皎皎白璧，亦混碲砢，人曰“苍苍有意玉汝”。闻子从容，义命是主，慨然远游，天贞衡岳，以览八荒；冥神于漠，万里茫茫。讵焉忽至，凡与子游，孰不挥涕？

於乎，万阳子天机颖颖不早发，一发即炯炯莫与俦。使天养

之以忧患，不遽夺其年，而俾得究志于兹学，岂非斯世之大幸哉！於乎！万阳子归矣，尚即平日所与游者而试计之，或为云升，或为川沉，云升而欣，川沉而悲，无算也。当兹乘化而归，尽彼升沉，何有焉！於乎，安知万阳子不上从孔颜于六合之表，俯浊世而一太息耶？尚飨。

奠封君柯侍御

170 年家晚生某某，谨以束帛之仪，寓奠于勅封侍御柯先生之灵。於乎，计先生辞京师，返故土，距今甫逼一载，令子侍御，寻以获谴解职，去今才七易月耳。万里凶闻，一夕奄至，寥寥折简，哀血淋漓。於乎，是尚庸惑乎哉！

方先生图归时，侍御留之恳恳，终不为少道。然则默默之数，先生其预有卜耶？抑抱远识者，处老固有道也？先生既归，时方以重任期待御，然乃遂获谴；以谴故，乃获归省。匪是则固莫由侍先生易簪也。於乎，是诚偶偶尔耶？抑或有阴相默主于其间而不可知者也？

某等忝厕年家，迹惭疏逖，其何以知先生？惟瞻静重之姿，知其为近古之奇；望严肃之气，知其为抗俗之才。然则范诸其乡闾，淑诸其门墙，其潜德隐行，翱池阳而壮九华者，其可量耶？於乎，今已矣，九华其无辉哉！夫先生不获大发其躬，而犹及荣其侍御之封，人固谓食德之报，庶几于先生而有征。顾侍御任道之志，方如洋洋大河，奔腾而下，触劲破坚，莫或梗沮，则先生耿耿之光，诟让乎九华之长！

於乎，九原漠漠，精爽尚怆。曷由寄哀？恃此絨章。尚飨。

奠高海隐

於乎，海隐谦谦抑抑，温温煦煦，出言兮若惴乎有畏，举足兮若弗胜而退。人曰好让，公曰是礼；人也多憎，公也恒喜。於乎，是则公金玉之懿，人得而见之者也。

二竖告凶，鹏鸟入户，爰启公之橐兮，储钱不及三千；爰治公之斂兮，实大借乎群公之赙。溯公筮仕，凡几岁年。亦陟驾部，亦历衡铨。立可悬三寸横金之带，家尚无十亩负郭之田。於乎，是则公冰檠之操，人不得而及知者也。

越稽公寿百岁方中，啁彼雏凤，未识西东，主馈兮发垂白而失，依小星兮光惨惨而无从。然则司造者，仅以是报公也，某等安得不顾之而恫恫邪！我僚翕翕，奋义相先，乃图梓里，乃卜稼田，以貽嫠^①孤，慰公九泉。於乎，以是占司造者之于公，其定耶？抑未定邪？公其尚有慰哉。

171

奠冀闇斋文

呜呼，先生之志，欲以身任斯文；先生之仁，欲以手援天下。以兹及祸，夫复何言！惟昭昭乎皇王浑噩之心，浩浩乎天地刚大之气，恢恢乎《西铭》同体之学，卓卓乎百世可风之行。泯泯弗光，伊谁之耻？谋及同志，窃有岁年。兹也桑梓之驾，偶来自蜀，侍御朱公，适逢其会。当先生门祚之方衰，焕圣帝纶音于文阁。使寡陋有待之笔，得洒于墓左之碑；黯黯久郁之光，忽发于十有八年之后。庸非理之偶变者，卒反其常；天之茫茫者，终焉以定。故事之不可人意者，遂复倏焉改观，使人心快而神悸耶？

① “嫠”，字典未见，似“嫠”之讹字。嫠，同“嫠”。

呜呼，蜀车已驾，聊申一奠之私；宿草寒原，诂尽百年之痛！尚飨。

奠荣王殿下

天笃皇明，麟趾实蕃。于宪庙应符宝玉，东平忽降于荆阳。始以爱弟建藩，式重湖湘之欣戴；继焉辑宁垂范，茂貽祁裔以寅承。咏绿竹于淇园，实切耄期之望；俨仙旌于上界，遽闻龙鼎之悲。某幸处褒封，适逢归窆。两阶良马，曾瞻渊默之容；一束生刍，敢效蘋蘩之奠。尚飨。

172

祭山川社稷城隍驱虎文

自昔神圣建国居民，凡国内神祇，咸罔弗祀，实以天覆地载之间，雄猛灵怪之物，为民害者非一，驱除呵禁，神得司之。虎豹潜山，蛟龙潜渊，各安其居，勿为民害，是为神举其职。民之赖于神，岂不重哉！迺者，蠢兹虎豹，弗安深山，凭恃凶吻，恣行噬毒。屋居火食之处，樵采商贩之途，无辜之人，往往遭其残害。尔神独无知哉？匹夫匹妇之命，孰非上帝所付？或被斗杀，天子必下司狱，执而杀之，以相抵报。今兹残害虎口，百里之间，一岁之内，不知凡几！尔神顾可泯泯焉弗之问也？夫使某等，慢神虐民，以召兹孽，作福作灾，罔弗在神；倘以职守之咎，滥及众庶，尔神独无恫焉？夫以为民捍患，求助于神，古有常典，用兹虔告尔神。神宜上祇天威，下悯民祸，亟褫凶魄，俾之尽蹈机矢，无滋祸殃。如其不然，亦宜驱之，潜伏深山，自食其类，以彰尔神威灵。夫然是民允有赖于神也已。尚飨。

文明书院新成祭后土文

惟兹书院，旧为文明，兴复几年，遽圯而榛。仰惟圣哲，作人是图，矧伊遐荒，奈何弗修！昧予小子，惴惴弗遑。爰视旧址，乃舍乃堂。聿焉底绩，徂夏自春。孰曰相止，匪神之灵？于昭坤灵，尚赞兹胜。大昌人文，为邦之庆。

上梁文

日吉兮时良，四维兮并张，泰岳兮高擎，列岫兮崢昂。尔梁兮龙腾，尊居兮中央；庇群英兮讲艺，纳清灏兮上方；撑青天兮万古，容日月兮常明。

173

祝曰：上梁东，扶桑一点明珠红，顷看万国普照中。东以东，春雷震起蟠蛟龙。上梁西，金天佳气来峨眉，俊髦争吐千丈辉；西以西，岐山丹凤鸣相随。上梁南，孔孟巨笔高插天，挥洒万里飞云烟；南以南，古书科斗家家传。上梁北，一水远从天极落，群龙争取雨寥廓；北以北，草木无边尽生色。

建正学书院祭后土文

天开地灵，人事乃会，爰辟书院，育才讲艺。日吉时良，众材咸具。曷尊匪堂，于焉戒竖，辟秽凝祥，尔神之司，奠酒陈词，尚其鉴之。

卷之七

论

仁人无敌于天下

174

天下有无形之强，惟天下不知，而外求焉，君子始不得不阐其微矣。夫天下大矣，天下之情，亦至涣矣，天下之强于我者，亦不少矣。是岂有形之强，可恃而服也哉？故夫天下战斗而不息，生民糜烂而不已者，正以其不知强之在我与天下有形之强之皆不足恃也。如使其少知强之在我，退而修之，虽区区弱国，修之期月之近，平日负其强大以加于我者，尤且望而畏之，敛而避之，况所谓仁人者乎！仁也者，天下同然之心；仁人者，先得天下同然之心，而与天下为体者也。是故有仁人于此，则天下争归之矣，其谁与为敌？苟有与之敌者，必天下之独夫，天下且共诛之矣。孟子晓当世之意盖如此。且三代之世，明王迭兴，礼乐之化，洽于天下，不可尚已。嗣是而降，为春秋，为战国；再其间并起而争，角立而斗者，不知凡几国，而国亦不知凡几变也。然有不务尽收天下强勇之士，以与天下角力者乎？有不务尽收天下诡辩之士，以与天下角智者乎？有不务尽收天下谈说韬略之士，以与天下角兵者乎？有不务兼并天下之士，以与天下角富者乎？与天下角力者，谓力可以胜天下；与天下角智者，谓智可以胜天下；与天下角兵者，谓兵可以胜天下；与天下角富者，谓富可以胜天下。

及由其胜败之数而徐考之，负力者，卒败于力；负智者，卒败于智；负兵者，卒败于兵；负富者，卒败于富。极其平生之力，日夜谋之，而侥幸成之者，谁耶？此足以明天下有形之强之不足恃，而吾孟氏所以皇皇为天下惧也。

且夫所谓仁人者，果何谓乎？仁之在天下也，其有形乎？其无形乎？《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故仁也者，仁人与天下同得之者也；与天下同得之，是故仁人者，常以天下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心为心，是谓以天地之心为心。夫以天下之心为心，而合德于天地之心，则无我无物，无远无近，无大小，无强弱，无中国，无外夷，皆帡幪覆幬于吾仁之中，而无有外之者。此其为德也，天下有大之者乎？此其为道也，可以形象求之乎？夫所谓仁人者如此。是故天下无仁人，则已苟有一仁人者，天下方争，而居然无为以处乎。独吾知归之者，必尽天下而往矣。何也？好生而恶死，好逸而恶劳，父子欲其相保，兄弟欲其无失所，室家欲其无离散，此天下之同情也。夫是数者，天下必取足于仁人，而后可得。然则有仁人于此，而天下有不尽归往者，必无是理也。

175

是故吾无心于天下强勇之士，而天下强勇之士争归焉；吾无心于天下诡辨之士，而天下诡辨之士争归焉；吾无心于天下韬略之士，而天下韬略之士争归焉。天下之士争归之，则凡天下之士，吾士也，富可知矣。是故是惟无征，东征西怨，南征北怨。无所事战也，汤武之师是也。汤之为敌者，桀也；武之为敌者，纣也。桀纣天下之君也，以其君臣之分，而号令天下，其谁不从？然牛饮之众，不能御壶浆之旅，如林之士，不能倒虎贲之戈者，天下无形之强在汤武，而桀纣不能以其强加之也。故孔子曰：“仁不可为众也。”孟子告其徒，以齐王犹反手。及他日，自任以平治天下而不疑者，何所取。必乎固取，必于吾之仁也。固谓吾仁之强，

天下莫有强之者矣。夫当孟子时，强莫如秦，顾犹未大得志于天下。其后卒以兵威扫除六国，又宜若强可恃者。然未几，一夫作难，而七庙为灰。夫然后知圣贤之言，其信非诬天下也夫？

大君父母宗子

论曰，君天下者，其道未易尽也。故善为论者，必自其理之一者而广之。夫以天下而统于一人，以一人而君乎天下，孰不知其任之大哉？然吾每见其忽之于小也；（绝）〔孰〕^①不知其责之重哉？然吾每见其失之于轻也。是何也？徒见其大，而未知其所以大也；徒见其重，而未知其所以重也。夫以其身操天下至尊至贵之器，而未知其所以大与其所以重焉，则其于君天下之道，固宜其有不尽者矣。是故善为悟天下之论者，不复渎之以至大至重之说，而惟示之以至一之理。示之以至一之理，固将使之知其所以大与其所以重也夫？

所谓至一者，非儒者强一之也，理在天地间，本至一耳。理本一，而人始二之。二则小，小则私；二则忍，忍则暴；二则争，争则乱。故吾未见不知理之一而可以君天下者也；未见不知大君为天地之宗子，而能有以仁天下者也；未见不知天地为吾父母，而能有以事乎天地者也。呜呼！子张子之为是论，其亦有所不得已哉。

且夫有一家者，君一家；有一国者，君一国，皆君也，而非君之大也。合天下之万国而臣属之，合天下之万民而号令之，合天下之疆土而经画之，合天下之财产而贡赋之，合天下之贤俊而冠裳之，合天下之夷狄而抚安之，合天下之有家有国者而尽奔走

^①据文义改。

之，此则天下之大君，则不可有加焉者也。然而世儒之为说者不一，或者曰：人君者，天地之主，固未有以大君为天地之宗子者也。或又曰：人君代天而理物，亦未有以天地为大君之父母者也。天地，万物父母之说，惟武王则一尝言之，而亦未竟其旨。呜呼！此愚于是所以叹张子之言之大也。

今夫人主以一身之微，处天下之上，一举动，一赏罚，一号令，或出于一己之私，而未即乎天下之公，则天妖见于上，而天之威怒加焉；地怪见于下，而地之谴告至焉；人怨作于中，而天下之祸乱生焉。夫是者，世之人主举能知之矣。然知惧天之威怒矣而弗蹈之者，谁与？知惧地之谴告矣，而弗冒之者谁与？知惧天下之祸乱矣，而弗启之者，谁与？故与其为至大至重之说，而使天下之为君者知所惧，不若广吾至一之理，而使之悟之之便于人主也。大君父母宗子之说，其殆广吾至一之理，而使之悟之者与？

177

今夫自一家而论之，一家之中，固有父母焉，亦有宗子焉；合天地万物而论之，则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大君者，天地之宗子也，家不得而限之也。何也？通天地一气耳。天以之而为天，地以之而为地。第天之所得，则纯乎阳动，而其理则刚健而不息，其为用则专以发生长养为事，而万物之始于是乎资。故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是故父之道存焉。地之所得则纯乎阴静，而其理则柔顺而有常，其为用则专以翕聚收敛为事，而万物之生于此乎资。故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是故母之道存焉。然当其未有万物也，则恶有所谓父母？既未名之以父母也，则又恶有所谓子？恶有所谓宗子？自夫阴阳五行，气质交运，而万物于是乎生矣。自夫万物既生，而天地父母之名，于是乎立矣。是故自其父母之一而观之，至灵者虽谓之人，而子之名不得而异于物也；至蠢者，虽谓之物，而子之名不得而异于人也。推而上之，大君

亦子也；推而外之，夷狄亦子也。即其一体之中，取夫物之灵灵蠢蠢者，铢两而尺寸之，则又有难乎？其一概者矣。是故有所谓子，又有所谓宗子。凡天下之服属统合于大君者，非子而何？为天下之服属统合者，非宗子而何？夫吾父母，于其混然俦类之中，畀之以服属统合之权，而使之以合夫涣然不一之势，则吾父母之心，其望于我者，固已厚矣。吾于此，且将若之何耶？吾不欲为父母之克肖者焉，则亦已矣；必欲为父母之克肖者焉，诂容一之悖吾父母耶？吾于是有以知张子之善为论矣。

彼世之人主，孰不思事天乎？然徒见其苍苍然与我不相摄也；孰不思事地乎？然徒见其茫茫然与我不相属也；孰不思安中国而抚四夷以及禽兽草木乎？然徒见其狃狃然与我不相统也。天固自天，地固自地，我固自我，而万物自万物，夫天下之理，一则大，而二则小；一则公，而二则私；一则仁，而二则暴；一则信；而二则欺；一则让，而二则争。彼既见其为二矣，其为小，为私，为暴，为欺，为争，为悖，为贼，为不肖，则亦何所不至耶？吾固有以知张子之善为论矣。

持张子之说，以告世之为大君者，吾安知其不曰天地吾父母，而我既为宗子矣。父母之事，吾何述之；父母之志，吾何继之。天下之老，皆吾父母之老；天下之幼，皆吾父母之幼；天下之鰥寡、之孤独，皆吾父母之鰥寡，皆吾父母之孤独，吾又何以安之？吾固以为张子之说著，则虽秦越，且将为一家矣，而况大君之于天下乎？暴如桀纣，不仁如幽厉者，将动念矣。而况未必如桀纣，未必如幽厉者乎？是故其仁如天。人徒知尧之善事天也，而不知其自亲睦，而推之叶和尧，固以吾父母之心为心矣。其德广运，人徒知舜之善事天也，而不知其升闻，而及于慎徽，舜固以吾父母之心为心矣。知尧舜则曰禹，曰汤，曰文武者，可知矣。至吾

孔子，虽不得宗子之位，而其以吾父母之心为心者，则未尝一日异于尧舜。故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程子得其意而曰：“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程子之说，固亦张子之意。虽然，二子岂徒为大言者哉！观张子闻皇子生，则喜见；野有死人，则终日不乐。而程子于出处之际，则亦未尝不拳拳以天下国家为念。二子盖真知实蹈，乃克有此气象。有宗子家相之责者，尚请以二子为法。

学者须先识仁

天下有易简之学，而求为圣人者，能知所从事焉，则几矣。夫求为圣人者，非求诸圣人也，求之于我也，求之于我之心也。我之心，其去圣人也远矣，吾宜易从事哉？古之圣人，其始去圣人也亦远矣，然而天下尊之，后世仰之者，夫岂皆性生也乎？于此有学焉。而圣人者，独得夫至易至简者而操之而已耳。是故学术者，不可不审焉者也。必审焉者，以求夫至易至简者也；至易至简也者，吾之所当从事者也。学而得夫所谓至易至简者，而日从事焉，其不至于圣人者，必寡矣。呜呼，学至于后世，其多门也，甚矣！孰谓千载之后，而赖有明道者乎？吾尝诵其言，而有感焉。其有感焉者，窃以谓圣人易简之传，赖有明道者发之，奈之何寻复晦之也？且吾何以知程氏之说，真得乎圣人易简之旨而不可易也？

179

吾尝读《鲁论》焉，由《鲁论》而求吾孔氏之所以为学者矣。盖夫孔氏之教其徒也，一则曰仁，二则曰仁。当时学者之学于孔氏也，一则曰求仁，二则曰求仁。是故立而立人，达而达人者，语其体也。克己复礼，主敬行恕，参前而倚衡者，语其方也；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者，语其功也；一贯者，语其约也；

天下归仁者，语其大也；择善者，择乎此也；固执者，固执乎此也；造次于是，颠沛于是者，语其不息乎此也；曾子之一日三省，志乎此而省也；子路之乐，与物共志乎此，而共也。颜子之无伐善施，劳志乎此，而无伐施也。呜呼，圣门之相受授者如此。然则，圣人之学，其至易而至简者，果在是耶？抑不在是耶？故夫子尝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今之为圣人者，其果求诸圣人矣乎？抑求之吾心矣乎？夫知求诸吾心，而不求吾心之仁，吾固以为惑矣。今夫老氏之以无为道也，学老氏者，必宗焉，有不于是焉者，其不能为老也必矣。释氏之以空为道也，学释氏者，必宗焉，有不于是焉者，其不能为释也必矣。学为孔氏，而不于孔氏之仁求焉，吾敢信其能为孔乎哉！且夫吾儒之道，上下与天地同流，是故无内无外，静亦定，动亦定也。是故上下四旁古今之无不包，一尘一息之无不贯也。是道也，吾心之本体也，是故其理一。夫其理一，则其学一。理不可二，而学可二乎哉？呜呼！孔氏没而二之者多矣，或失之内焉，或失之外焉。失之内者，体自为体者也；失之外者，用自为用者也。夫体也，用也，一也。是故为易简也，判体用而二之，而可以谓之学乎哉？呜呼，其有由矣。

孔氏之所谓仁，体用一，内外一者也。吾实未察乎吾仁，而固欲吾学之不谬天下，有是理乎？是故程子曰：“学者须先识仁。”夫知仁则知道矣，知道则知乐矣，知乐则知学矣，知学则知吾孔氏之所以超乎二氏矣，又知二氏之所以乱吾孔氏矣，又知支离之学之果不足以入道矣，又知吾儒之学之所以配乎天地矣，又知富贵功名之果不足志矣，又知词章俗学之果不足学矣。虽然，其理则横渠之《西铭》博矣，明道之定性约矣，其功则孟子之勿忘勿助要矣。学者宜何求乎？求诸吾心，而自得焉可也。

君子喻于义

知君子之所存，而后可以知君子之所喻。夫君子恶乎存？存吾心之天理而已矣。义也者，吾心天理之妙用也，感物而生焉者也。物有万殊，是故义无定体，君子之喻之非其闻见之粗也，志一于此，而神凝焉；神凝于此，而天理融焉。是惟无感有感，遂通神明妙应，无微不察。是故义之所在，而天下之物举其至可欲者，而莫或二之。以其所存有异于人焉者矣。《易》曰：“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故学者苟通于喻义之故，斯可与语神矣。

今夫自吾之一身以至于家国天下，凡其视听持行之则，与其人伦庶事之宜，孰非义乎？即一义而以问诸途，人固鲜不知者；然而利害怵乎吾前，而决择于斯须之顷，沛然如游太阿而罔有凝滞者，实寡矣。此独何故哉？是故惟君子之独喻于义，而非众人之所能与也。今夫开睫而观穷壤之间，万形并育，飞者与飞，跃者与跃，动者与动，植者与植，孰非天之义乎？然而於穆不已之命实尸之，出而有本，是故化而不穷。苟其无本焉，天之义亦有时而息矣。是可以推君子之喻于义也。盖尝以验诸吾之心矣。须臾而得其正，即须臾而明生焉。当其明也，举天下之物，巨巨细细，孰得以遁其形？须臾而失其正，即须臾而暗生焉。当其暗也，举天下之物，巨巨细细，孰得以辨其实？故明生而事有不出于义焉者寡矣，暗生而事有不出于利焉者亦寡矣。是故义非外也，而喻于义，亦非自外也。盖夫君子洗心以藏诸密，斋戒以神其德，寂然不动以妙其感通之机，即吾之一身吾且不自有，而何有于万物。是故无意而无必，无将而无迎，物之所感，明即烛焉；明之所照，诚即至焉。是故义在于死，则蹈白刃犹就几席也；义在于去，则辞万钟犹脱敝屣也。天下贵揖让，而有时放伐焉，天下不

知放伐之为义，而君子独喻之，天下虽共非之，君子固自若也。天下贵亲爱，而有时诛伐焉，天下不知诛杀之为义，而君子独喻之，天下虽共非之，君子亦固自若也。举吾之日用，随其所感，铢与之为铢，两与之为两，尺与之为尺，丈与之为丈，夷险顺逆，状态千万变于前，而君子惟自乐其乐，而若常处乎无事焉，此岂可以袭而取，强而得哉？

盖夫人心，一天理而已矣。譬之鉴焉，一至明而已矣。鉴遗于照，鉴失其明焉耳。心遗于义，心失其理焉耳。故天理存而万事感通之义备矣，夫然后可以言喻也，夫然后知君子之学本之至一，操之至要，莫用非体也，莫显非微也。彼世儒不察，铢铢而称焉，寸寸而较焉，以为析之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尽其大而无余；不知析之苟精，亦犹取生叶而缀之枯干朽株之上，况其旦日展转于支离，而并丧其所有乎！

或曰：然则圣人何贵乎问察尔耶？曰：君子之学，即用即体也，是故即问察皆一也。知问察之皆一，是故即问察而皆神。即问察之皆神，是故终日而闻见，终日而沛然若决江河焉。故问察何莫非存也，何莫非养也。呜呼！此吾儒之学所以异于二氏之空虚、世儒之支离也已。君子可不辨诸？

夜气

夫人之气，其不能不复于夜乎？通乎此者，可与论学矣。夫昼动而夜静者，天地之大分也。圣人不动乎？盖有动而无妄也。有动而无妄，则何者名失，何者名复。是故圣人无夜气，夫人则异是矣。有动斯妄矣，昼安得而不失！夫气贞而静者，其本也。当乎夜，则气斯静矣，夜安得而不复！是故孟氏夜气之说，以夫人言者也，其固夫人天理几息而赖以复生者乎？夫气以昼而失，

以夜而复，则圣人之未尝失，未尝复也，非以其动亦静乎？故曰：“通乎此可与论学矣。”

今夫人之气，固天地之气也。天地之气，果有昼夜乎？远而一元，近而昏旦，皆天地之昼夜也。显诸仁非昼之谓乎？藏诸用非夜之谓乎？是故有昼夜，而无失与复也。昼夜皆太极之流行也。惟圣人也亦然，清明洞彻，上帝与居。当其昼也，安得不动？夫动而无动焉。当其夜也，安得不静？夫静而无静焉。何昼乎？何夜乎？是故圣人之昼夜，皆天也。夜气不可以语圣人也，孟氏之云乎？夜气也，其自夫人言之也乎？今夫人之气，固亦圣人之气，何言乎失，何言乎复。孟氏固曰：“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盖寂然不动，气之本也；感而遂通，气之用也。时而惻隐，时而羞恶，气之所以为仁义也。以天下之好而好焉，以天下之恶而恶焉，气之所以动而与天行也。自夫形骸牿之有我蔽之，於乎，动而不濬焉者几希矣！动而濬，则感而通者塞矣，寂而定者驰矣，惻隐息而忮害生矣，羞恶息而无耻行矣，大公微而作好作恶罔有极矣。是岂气之本也乎？

183

故夫人之失也，以昼之动也，以昼之动而妄也。惟夫夜以昼变，形以夜息，神以息凝，当斯时也，无所于竞，而何有于忮害，无所于取，而何有于无耻，无所于喜怒，而何有于作好作恶。譬之水，泥沙浊之，当夫风止波定，则泥沙沉而水之本体复矣。於乎，是固所以为夜气也。以夜而复，以静而生者也。吾固谓孟氏云乎其夜气者，自夫人而言之者也。夫夜而复天理之几息者，续矣，人心之几死者，生矣，孟氏何叹乎与禽兽不远也？复者自复也，非其能复之也。是故平旦之发见者微，而旦昼之所为得复牿之。发见于平旦者，山木之萌蘖也；旦昼之牿，则寻乎斧斤之牛

羊也。人而至是，则夫所谓夜气者，不浸以薄，而夫仁义之良，不将遂绝而不可续也耶？此固孟氏之所以哀也。是故夫人有失也，是故有复有旦昼之气，是故有夜气夜气之云，固孟氏幸之也，亦哀之也。

嗟乎，夜苟以静而复也，昼不可以静而存乎？古之论学者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夫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则廓然太公，物来顺应，何动非静，何昼非夜。孟氏亦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其原固出于此。学者必从事乎此，而后能旦昼皆夜气；必知乎此，而后信圣人无夜气。吾固曰：通乎此，然后可与论学。

卷之八

书类

奉方塘潘公

过荆获进谒，旋荷临顾。才抵家旬余，辄复拜疏帙手书之辱。蜀使至，又枉华刺某。惶惧！惶惧！谨东望跪谢。

185

京居士大夫，平时漫议，咸谓内之阁相易亲，而外之督抚大卿难事，故每临外迁，则虽贤者，犹有难色。惟某独谓不然。吐握如周公，诚不易得，乃若韩范名流，遂谓世无其人，可乎？夫世既容有其人，则夫督抚大卿，好善而忘势如韩范者，所在亦宜容有之矣。故临外迁而先难焉者，皆惑也，乃今不益信乎哉！

惟执事曩昔负抱建立，某仕也晚，无由叩问，独近者抚镇西蜀，内肃外攘，赫然在目，某实延颈而倚望之矣。某昨者进谒之初，以朴野之质，久随朝绅之后，而未闲外寮俯仰之仪，应对寡伦，礼节多简，惟执事不加斥，亦已云幸。然而乃蒙遇之如此其谦恭，海之如此其倾倒，念之如此其不忘。俯惟晚进，真于高贤无一日之雅，而循陈踵故之学，立谈之顷，又初无奇绝之论可动观听，惟执事何缘而有是也？意者，盛德者忘势，忘势故接下恭，而不暇问其人之贤与否也，执事无然乎哉？李司谏过府相见，又为道执事于某微有假借之词，若洞察其平生云尔者。若是则是执

事于某固误有所知矣。夫某疏浅何足道，惟其志恒耻不及古人，以是时之善类，雅多契好，而未尝一通迹于今之显公卿。比得外补，好事者妄尤今公卿何不爱士至此，而实不察某之不可也。乃今执事固于某有取焉，岂公卿自有韩范若执事者，真其人欤！夫察士于素交，世之贤公卿，每多见焉；察士于一见，而天下共服其智者，吾见诚罕矣。此某所以承执事之爱，徂怵恐惧，至废寝而不自安也。惟以某之疏浅，获误知于执事，缘此以推执事好士之心，虽举一世才德之士而尽收之门下，盖未已也。然则系天下之望，而真可以仰负当亡旁求之托，非执事其谁耶？惟执事益自谅而允持之，则世道幸甚，天下幸甚。

某谏吉趋任，缘一二家事无托，方图料理，终不敢出。初夏间风便，敬此布私。感激之余，言觉猥琐，渎冒威严，不胜悚仄之至。

复朱代巡思斋

奉违无任驰仰，冀閤斋、唐万阳，并荷垂念殊渥，风化湖湘至矣。胶柱之愚，未即裁谢多愧。近辱手教先枉，适以避冗在庄，弗及对使拜领，然道义拳拳之雅，伏读悚息之余，惟觉神驰左右耳。

窃计此时地方之务，或已备省，朱陵洞天之胜，必寓目矣。童冠之追随，咏歌之相续，披黄落之草木，而收天地生生之春，于豁豁无物之肺肝，乐当何极！第恨未能驾馭长风，为一讯山灵，前此豸节，曾有是否耶？奉陪之约，览来谕，尤切不忘。然庸行庸止，自有时义，不得草草，向已面请之矣。

近时学者直认空寂以为本体，而念头毫厘千里之差，漫不知省己，不可以言此心之存，而顾复自高其说，以为出于近世儒者之上。则其病道丧真，反有助于世俗诋正之流，不亦甚乎！来教

自省其多桡于旦昼，而欲精察于念虑之萌，虞廷精一之学、孔门博约之功，何以加此？服膺寤寐，滞形万里，而神游一堂，固所期耳。敢负敢负！

西行在即，引领瞻云，岂胜企望。

奉玉溪吏部

在京拜辱宠赐非一，以此待门墙士，不已过乎？惶悚。惟疏逖之迹，进止有嫌，复惟台下留神，仰副宴息少暇，故顷虽数侍光霁，未敢悉布衷曲。夫迂拙者寡亲，胶固者多谤，此亦理之常耳，今复何言哉！惟台下鉴察之耳。还家得览邸报，李大参已再转山东赦宪副，亦转旧省，乃不觉仰叹台下于世人才，其汲汲有如此！则夫善类名流，阴荷其扶持而不知者，可胜计耶？彼斗筲之士，不度时势，而过为责望，遂疑台下若无复有天下之忧，只见其浅妄甚矣！冬间，已得还任，给由在途，进退惟谷，莫知自裁，奈何？

187

适王正郎便，谨此申谢并候。不胜瞻切之至。

寄峨东江主政

青羊别后，即以卧病连日，文旆遽发，遂无能执手郊外。嗣辱德音，海爱何极！适睹江水渐落，北上之驾，想不能为故山久留矣。顾试劳方息，按役又迫，东望渝云，叹息，叹息。缅惟金玉之姿，立可远到翰艺之场，古豪杰之士未尝留意，而片简只字，乃为千万世至宝者，必有道也。千万加察，无任企恳。

寄青岩胡司谏

顷者，紫崖之游会，意想不浅，独不能荷杖以随，何恨如之。

得留中川翰札，知道义无穷之爱，较鄙人不能忘于门下者加切矣。然竟无由一聚相讲磨而尽之，不可叹乎？日来试役甫毕，顾江水渐落，想北上之驾，当在此时。惟京师同志，正尔落莫之余，百凡甚于往昔者可想，惟幾惟深，无快一击，以光斯文，是在于门下慎之耳。至人以天地万物为体，故能行所无事，而天下国家赖之。学也者，惟自得乎此而已。一身起念，往往见今之贤者类不免焉，疑其于圣学宗旨或未之有得也。门下试以为如何？

临风驰此布怀，无任怅切。

寄大洲赵内翰

知己音问旷阅再时，尘车无息肩之暇，可知已，何愧如之。顷闻将以秋中北上，私拟早解川北一道，尚可续连榻之雅，不谓又复有试事之劳。转瞬经月，惘惘如何。已闻江水渐落，想北上之舟，当在旦夕。顾兹集务，方殷川北，按役又逼，良晤难续，固至此耶？叹息！叹息！

学问大原，得就极静中体认一番，想自得更深矣。后生辈乃或谬传门下尚不免仙释之惑，下至窃黄老之糠粃，以诳世俗者，犹喜闻而乐听之，果真有是耶？抑传之者过也？使门下必欲为大乘释子，鄙人且不敢助之，而况讲求其下者乎？尝闻白沙子习静春阳，一时名士，多疑其为禅学而病之；门下兹见疑于后生辈，或者其此类也。必后生辈之妄也已。聪明如门下，好学如门下，岂尚未得底止而求之他耶？

岁月如流，后会未期，临风无任怅望。

寄林东城

初秋，得还部邸报，殊慰怀仰，近日罗节推有事试院，得再

领手教，乃知太夫人寿体已康，令郎学业亦有进，此皆大可喜者，何庆如之。

来书见海诸语，皆是入天德以后功夫，吾兄深造如此，则前日之汲汲于归，乃欲为吾道结裹耳。何幸！何幸！向尝请教此学，只在幾微上省觉，便是动静合一，高不落玄虚，卑不落事为，近日来验之，似百世以俟，可无惑也。今观吾兄见海如此，则又知彼此一致矣，顾何由得复一面订耶？玉溪师翁如生之受德非浅，近若有间然者，殊可讶。大抵德不修，诚不至，故有此。今当何求焉？求诸己耳。天下之是非毁誉可如何哉？风传中麓兄比当事甚荷留意。倘果有此，求于今之世，恐不多见也。犬子如霖婚后，又再婚，同贱荆辈俱在家缉理田庐，以待归老。任中惟一仆相随，甚觉轻快，惟奔走之劳，非衰年所宜，姑勉强以毕吾志耳。

189

临风布此，无任瞻惓。

寄南池侍御

别来南北限阻，加之衰懒，笔札生荒，负罪知己多矣！顷者，蜀使北还，乃辱教翰远及，临风三复，进德之恳，忧时之切，与拳拳疏野之爱，俱于简短数言中见之，岂胜为台端庆幸！为世道庆幸！

先此闻始借吾兄于台端也，实中麓兄破格行之，乃今于司用人之柄者，不有劝乎？夫古今之难为者，言官；为言官于今之世，又难矣。吾兄既游心乎圣贤之术，则古之言官如明道者，固在所必法矣。岂待生之多言乎？顾其学术之粹，实自谨独。始谨独，是故能养其浩然之气，非徒袭而取也，惟吾兄其裁之。

风便，草草不备。

奉甘泉师翁

四月已得拜领赐来新刻二册。治权一论，吾师精义入神，此足见之。不审今在位群公读此，而能敛手心服者几人，使当国者得此机括，转移君心，天下何事不可济也。当亡嘉纳，不负明主矣。顾尚处之远地，岂其机固属之天，而明主亦无能如之何耶？参赞条约，干涉势权居多，据时势，似难得尽如人意，谅至诚格物，自能风行草偃。不审南畿百年来，曾有此否？某补蜀，忽已三载，抚按奏留之疏已行，未审如何。近蜀使还自京邸，具道旧文选李中麓已尝两次议及，盖欲转以内外清衔，而竟为人言所阻。诚有此，则某枢侍恐即未可遂也，得非命乎？潘子抑居京，几见中伤。今与黄秀卿、柯迁之、汪廷德俱得外补，皆幸也。第顾诸同志，一时并出，追想旧时气象，良足叹息。顷读刻中文字，足见日来精力，尚无减昔时。伏惟加爱，以膺宠眷。至幸。

复黄梓谷太守

往候旌节于阆中三夕，以抚台遣人见促，遂由盐亭匆迫而还，不获再奉面教。寻得此来口报，道中麓扶持之际，堂翁甚不乐。窃疑诚有此，则中伤将不免。急走简讯之，则执事已出境矣。徐思之，某不能随俗依人，则人之见丑固宜。然祸予福予者，天也。人虽丑之，如祸予福予之天何哉？以是勉强自安，谋归且未敢耳。执事何以教之？承及履任，忧惕郡邑，敝怀之极，恐天下皆然。惟松为东南财赋之地，想百孔千疮，更加甚耳。然使时辈为之，稍能为民省事，犹足以济。况执事以万物同体之学，兴利剔蠹，举行其所无事焉！所谓期月而可者，不将见于松耶？百凡惟以渐图之，幸甚。计入觐不远，京师朋旧，晨星散落之余，再复聚会，

不知凡几。临烛挥翰，无任哽咽。

答袁立山进士

送死有道，称其力而已；处贫有道，食其力而已。古之人，有为养而下从事乎商贾者，时之甚不得已也。君子何从乎？心游太古，壁立万仞。后世智力经营之习，澹如泊如，此其的也。非是则岂某之所敢知哉？惟高明裁之。

寄沈艾陵

在蜀忽近四载，平生知己，邈若天外，怅想如何。闲中与一二少壮辈，漫话旧游，叹息哽咽耳。自入蜀来，求知己于藩臬中，惟李谷平一人，今转抚山东矣。道义之孤，何可胜叹！以平日师友之力，勉仗义命，立此颓俗中，所幸公议终尔不泯。虽为部中当道所弃，未免陆沉，然是则命也已。迩来家事如何，数穷理极，大魁天下，当在此举。天其忍终负之泉师，行道之志竟如此，世道绝望矣。顾滞官远地，一面无由，引领东望，惟有涕泣尔。潘十泉在忧，葛芝山、史德化、程子京、洪子成诸兄想频得聚首。万里天西，有怀耿耿，何以致之？临风挥颖，草草不伦次。

191

简余玉崖

德人在野，则贤愚共愤，挽之恐后。召还报下，则海内闻者，相顾欣欣。然则斯世也，谁谓不可以为三代乎？南考功之处，想当事诸贤，必有深意。然高贤所在，皆足为世道倚重，第得特起，则此可姑勿论耳。惟泉师先已还樵，想同志辈如曾廓斋当无几人。感慨今昔，吾兄宁无为之一动念乎？生奔走遐方，知己之叹，无日无之。日来忽有此贵阳之转，踽踽孤踪，诚出意外。想知己如

吾兄，必为我一慰也如何？与吾兄相别以来，同志可望共济斯道者，颇得数人，今皆人各一天，念之增哽咽耳。吾兄一讯之廓斋，则当知之矣。江舟濒发，风便布此，东望无任瞻切。

简王卓峰

京师见吾兄归志甚切，竟不如愿，顾此皆数也。十月以会决之便过贵里，闻将有外擢还家消息，甚喜有得复奉教之乐。旬日，忽有贵阳之报，嗣此相见，可复期乎？殊怅殊怅。近见诸学人，皆以无念为宗。以无念为宗，此释氏法门也，孰与以无欲为宗，又孰与以勿忘勿助为宗。释氏任心自在之说，自达者观之，似惟有毫厘之差，顾以此指示学子辈，则误人不浅。吾兄忠信笃敬之资，其必无惑于此。每见诸郎，皆近道器，尝一扣之，似尝中此毒药，嗣今恐不可不亟反之也。尧舜孔颜之乐，识仁体而已矣；吾辈日用工夫，惟有此而已。苟有得乎此，吾视老佛，固犹依依尚在迷途中也，敢复效之乎？归舟将发，念吾兄殊增哽咽，留此布怀，不尽。

复高鹤阿

颍人代候，冀领片教，以为离索之警，乃劳使从远屈，赋仪稠叠；道义之爱，更复何加！感愧，感愧。

某窃禄大邦，所幸高贤咫尺，警惕良多，反身以求，躬行君子，终成有愧。顾兹远去贵阳，彼虽朴野易教，如浅薄之人未足以动彼何哉？转顾岁月，盖棺无几，事之寒心，孰甚于此？自今惟有效韩信背水阵，庶可了此，免作泉下悲耳。执事能许之否？前月过中江，闻卓峰亦有外补之志，已留一简，致之宅上。顾尝扣其子侄，辄有任心快活之说。后生辈遽中此毒药，亦可叹也！

简中已略及之。意者卓峰忠信之资，此说恐未必遽能溺也。设有之，又在吾执事救之耳。大洲前九月曾致问简，北上尚未有的期。读其来简，极是和平，殊无向时不可犯气象已。可见山中所养自别，又中间论交一节，是非之界，凛然无少假借，此兄终是刚健笃实。某因叹今世讲学之士，但取同声相和，而不复辨其为邪为正者，愧于大洲多矣。前见部中两次推及六泉公，亦有推私，以为或仍补蜀，则挽回兴起之责，当与吾执事共商之，庶酬夙愿耳。今荷此迁，又知必知己辈为某衰年计耳。贵邦今渐有得力之士，此学之兴当可望矣。独某无由先后其间，岂非数乎？此时部檄尚候之未至，若代巡公驻贵郡，倘复十余日，则奉教尚有可图，第未能预必耳。

使还，草草不伦次。

简潘笠江少参

萍合蜀邦，忽逾二载，同志之雅，虽辄深于倾盖之初，然计其相与，顾惟止于意气之相通，政事之相观。而公平日所以深造自得，脱落于语言文字之外，以俟乎百世而不惑者，则实以按轍违舛，扣启无由；思得间而相为一倾倒焉，固窃拳拳也。乃今复有此远去，又适为迎谒驱迫，把袂皇皇，事之可恨，孰甚于此？负荷斯道，属之忠信无疑。自紫阳开穷理之门，传之者遂失其宗；孔门求仁之学，乃为之晦而不光。是故世虽有忠信之质，往往弃本根而从事枝叶，虽其践履树立，有相近似，然以语涵养变化以达天德，则固鲜矣。夫凡此，实信之所疑，欲以一质诸门下者。今皆弗及也，顾不怅哉！宠惠大篇，金玉灿然，的我文清，心神孔惕，道义无涯，敢不拜赐。虽然形迹云阻，心神未违，长天片鸿，想望未已，如何！如何！

简陆平川金宪

别来贵体想已平复。第闻川南川北二公俱以忧还，则公代按之劳，尚未可辞也。道务借重，固为蜀人之幸，然顾簿书丛沓，金玉之质，何以堪此？良戚，良戚。

侍蜀几一年，每承以古道相期，责望非浅。第以生观执事，似其见处，惟以励行为急，而忽略于古人学问之源，故其意每以甘泉阳明之学为不免立异好名之累。夫阳明之学，谓其践履未至，及其徒乱于佛老，则有之。若其启发领要，以上接濂溪、明道，则二先生之学，均之为得精一之嫡传，不可诬也。未尝一究孔门克复求仁，参前倚衡，合同归之旨，而遽曰《无欲》、《定性》等篇，皆周程二子立异之说，且目游、杨、尹、谢辈曰：此道学迂阔流也，经济斯世，安取此辈！不为古今自谓豪杰者自信自用之过耶？夫今之士，诚皆知尊周程，而不知周程倡道之时，俗辈呶呶，其谁不以为立异好名，如今之议甘泉阳明也？夫俗辈宜尔也，乃或有励行之志，而不究乎古人学问之源，是不可咤也已！生无似，何敢谓有得于道，顾愧过辱古道之望，思一尽其说久矣。今既去此，而复不以告，不已自处于面交者乎？千万深思，勿訝！勿訝！

简刘安峰少参

风萍偶聚，辄忽飘散。伏惟节钺还镇伊迓，私计论心究业，喜有期矣。乃今忽先别转，顾嗣此之簪合未涯，缅怀金玉，岂胜叹息！盖生昔者虽与执事同处京邸，实以交广而情迹希阔，故知执事者尚浅。近者，蜀中盖不但知其文词，知其政事，又知其胸中淳笃高洁之趣出流辈者远甚。彼世之聪明才辨之士，侈然以讲

学自命，而稽其实，无一可者，顾孰为有近于道哉？夫溪涧沟浚之鲫，见神龙乘气而升，非不昂鬣思奋，然终其身，乃与鰕鳊为伍。至于龙门之鲤，倏然云气晦冥，则即形变神化，薄霄汉而霖雨下土者，何耶？物固有能不能也。若执事，非所谓有龙相与仙骨者与？故生之私敢期执事，毋安其质性之所能，而当求乎圣贤之所至。夫圣贤所至，虽若广大渊深，未易希望，然其实验之平心定气之余，而喜怒好恶之幾，种种皆本心之发，则知圣贤穷理尽性之要，固惟在于此心之存；而其所以广大渊深者，亦实由日从事乎此，而遂勃焉至之矣。近世儒者，但知欲救高虚之弊，而不觉矫枉过直，遂使世之学者，一切弃本根而从事枝叶，舍身心而疲神传注，此其虽有龙相仙骨，语形变神化者，则实寡矣。夫以执事之质近乎道，若彼不审，清夜平旦，亦尝有以慨乎此否耶？某之愚，则固于执事焉日望之。倘以为不诬也，南北虽阻，尺楮可通，相与濯旧障而出青天，以幸斯文，不亦美乎？

简王前山

新都领厚赐，又得悉代摄安绵，宪度严肃，向之以私干请者，虽失所图，惭伏不暇，乃益信老成正直，处天下以无事。一日二日，一切蛊坏，便当改观。敬服！敬服！生无似，顾邂逅之始，已望长者之气而窃深冀慕；今复得闻其施为之概，乃顾不获奉片言之教，远适遐僻，将何以为朝夕之警？良惧，良惧。久闻迩来宽弛，培克渐滋，待哺之卒，不免枵腹。雷电驱逐之余，想人人欣得所矣。更望留神，为国远图，幸甚。人便布此，申谢不备。

简王涪南

前有书附白崖公从者致上，想久彻览。别来德履何似？讼牒

之繁，出入之劳，惟处之以从容暇豫，则养生与应酬自可并行不悖，高明以谓如何？数日瞻依，尚未能仰窥所养，颇窃疑平日用心，似涉稍泛。“六经皆我注脚”，前儒此语虽过高，然实有此理。颜子大贤，其为好学，惟其不迁不贰耳。伯玉五十六十而知非而化，此其何所用心耶？执事古心古貌，嗜欲既浅，天机则深，必有以见此。顾古人朋友之义，惟以道相期。用是漫及之，伏惟照原。

奉甘泉翁

道驾南还，湖山益渺，想望神容，可胜哽咽！客春徐少参便，曾附问启，人还未荷音示。山中多暇，眠食如何？春间偶得阅纪行录，字字句句，多少精神，此实遐寿之征。适石大参廉伯过此，相与欣庆无已。洪峻之方有此振作，遽为忌者调去，世间好事难成如此。潘子抑毕竟为群小中伤，此又非止斯文小厄也，叹息！贵阳士尽有可教，且得巡台赵方崖者，留意兴起，殊为可喜。此时书院将成，《心性图》即当刻之，以垂不朽。但恨无由得新泉墨本，计秋间颺人候问，不审旧篋中尚有藏之者否？《春秋正传》，此间士人亦请刻未已，但检篋中仅存原抄本一部，恐与后来更定者不同，人便，冀赐一定本如何？桂即二位，今德业想俱茂矣。人还，统祈赐示，颺望。

简顾秋山

资轴使去，附上启仪，想投记室矣。五边卫附科事，前启中略及之，不审尊裁如何？陆石翁题请之疏，部中不为覆，说者谓贵举贡士在部者悬沮之，此固一说。然顾贵解额如此，非有所增拓，事理人情，诚有不可。今幸方崖公力任其事，培庵翁所见亦

同，明公张主其间，倘力赞石翁再一题请，事当有济，如何？此身与宇宙同体，天下事凡便于人者，孰非己责？况学校人才乎！每见今之贤者，多不然，何其一切以秦人视之也，叹息！向见明公论安氏罪过，公移叹服，非公其谁有此？贵中事一切草创，学校可整顿尤多，安得从明公细论之，殊增企仰耳。外会松山公文移，实出方崖公之意，其实恐贵中藩司不急与明公会议，故借此促之松山公巡历之驾，恐多不定，地方人才之念，谅必相同。伏惟明公，早赐睿断，以惠人才，幸甚，幸甚！

简李三洲都宪

197

敝楚翘望云雷久矣。夏末闻节钺临沅，不胜庆幸。张生启参加过沅，承枉手翰，又知犬子如霖，已得辱长者之教。海内宗盟，每劳梦想，今忽荷此，何喜如之！

泉师还山，福履如何？道驾启行时，曾一面否？洪觉山欲兴起斯文，其意不浅，即以调去，世事如此者多矣，叹息！闻西樵翁已见掌珠，顾今时事又如此，此翁想深自庆矣。铜仁之寇，流毒非细，为地方长计，必剿何疑。延引岁月，坐令滋炽，以未有惻然痛心力任之者耳。我公海内有道，乃兹暂劳以兵戎重任，庸非天耶！恫瘝切肤，谅不容已，得亟赞两省，一空巢穴，以征道德余绪，固所望也。平溪都指挥高岗凤，人品才识，湖楚将官中最出色者。地方事一延访之，如何？旧镇箠守备朱衣，虽以轻敌取罪，顾为人好善恶恶一念，得于天性，虽求之吾党，不多得也。其刚果之气，为地方任事，诸时流尤未易及，承谴之除，纵未可即荐，若进之使与筹画，恐未必无补也。

东望咫尺，风范依依，敬此驰候，统惟电照，不备。

简谢狷斋

一人风尘，便成飘梗，年榜中如吾执事，浩然刚大之气，铿然金石之文，徒每于诸论疏见之，殊可叹也！伏审雨露霜雪，舒惨并行，全蜀之区，谅在在荷更造矣。欣企欣企！

迩来邸报，虏骑日益深入，恐不止为西北之忧。顾覆败相踵，乃不闻取一二将领特甚者诛之，以示国法，而尚徐徐欲以虚文展转，国事奈何！怀杞人之忧者，得无为寒心耶？富顺有刘布衣讳惜者，蜀中高士，曾试一询及否？方洁之行，通博之识，古之隐君子渠，殆庶几近之。其于康节之学，尤极究心，往虽未及深扣，然闻之赵大洲内翰，盖已得其户庭久矣。执事以经济为心，人才风俗，谅所惓惓。倘即为一顾，而使之价增百倍，不足为颍风一劝耶？向尝以一字干木泾督学，冀为转闻执事，不审曾面及否？近时江右有一刘布衣邦采者，为赵督学竹江所知，荐之监试台察，遂得收之科目，人以是极称监试能以今科举之制，罗致山林隐逸。及今尚腾播未已，此固荐隐逸之良术也。为天下惜人才，英贤作用谅别。

临纸琐细，狂僭良用悚息，悚息！

简周木泾

夏间蓬溪吏便曾附问，九月自永宁裁候，人尚未返，不审并得彻左右否？

人自蜀来，审文节已指川东，巡历之驾想计日遍矣。西蜀文献巨邦，所得奇特之士谅不少。其间忠信笃敬，勇于向往，可与进斯道者凡几？倘即收之书院，以观厥成，则如梁山教谕程辄者，延之与相泽渠，固其人矣。金堂生彭孚义者，旧游泉师并东郭之门，向者六泉公病其旷学，例除其名。此生贫而且孤，颇为蜀中

贤士大夫所惜。近日方洲公复有书至，殊极恳切，骏骨千金，高明谅勿靳也。即望破格一处如何？富顺隐士刘讳愔者，近日人去，径白之狷斋大巡，倘语及，更望一赞之。士习大敝之余，不赖豪杰振作，恐转移无日矣。

冻笔莫悉远怀，亮察亮察。

寄程希南

萍蓬各阻，奉晤无由，缅怀金玉，怅惘何极！迩来宦况如何？

师儒佳秩，自昔不敢以卑琐例者，为夫斯文所寄也。赵宋以来，名位炫赫，顾岂一二？而苏湖风致，川岳高深，君子行志，不系于位之崇卑，明矣。向承手教，若将汲汲求去焉者，无乃未之思乎？千万为道远谋，幸勿以去为洁。

199

风便，冻笔不尽怀仰。

简陶镜峰

都下一别，岁月如许，天阔鸿希，念之增怅。五六年来，时局屡新，畴昔同志，梦幻升沉复如许，斯文之否，可奈何？叹息。缅怀精确之志，日就烈火锻炼，想并精纯。顾萍梗之迹，东西无定，日月斯迈，合并何时，徒令人哽咽耳。方崖大巡入贵，远承寄意。此公道气深厚，若得旌阳大丹，白日当即冲举。为地分相嫌，有怀莫尽，亦徒劳注仰耳。

人去，敬此附候。冻笔不能悉。

简石玉溪

书来，承示道体微恙，想力太劳，动火之故。旅边鹤健为佳，谅常有金丹自随，敢复多嘱。

所及主张，常惺惺法，似谓无上法门不可及，而从其次者，不知除却惺惺，所谓无上法门者何法？参前倚衡，是惺惺否？不迁不贰不远，复是惺惺否？若必谓不迁不贰不远复尚隔一层，而径求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以为无上法门，是则今世高明之士，往往堕此，未可以语言之，未破其蔽，挽而就实者也。执事尝一疑之否乎？风急天寒，把捉不定，自是本体存习未熟之故，提醒即是，此外更有何法？高谈为害不小，吾老兄恐不可不辨也。钱绪山闻尚系狱，王龙溪传者以为养病，方崖公已下巡，代期多在仲春初也。

人还，匆匆布此。倘复有教，便风，幸无靳无靳。

答汪周潭^{计一十九条}

周潭在滇，条列所近得，索予言，书以归之，聊见爱助。

来书观洗花者，而见真心染红者，必三次洗之去其滓红，而后出真膏子，堪用作染。若以滓红为真膏子，何怪其色之不朱光晃烁也。洗花者，必三洗乃见真膏，喻洗心者，必濯之又濯，乃见真心，切喻切喻。《易》曰：“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智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者夫。观此便知圣人洗心，元是法天之默，还其本来神智。故能如太虚无有一物，便是洗心，又观退藏于密。一言又知洗后所以缉熙，亦只是一默。故曰默识默成，此恐未可与世之多言徒美精魄者道也。

来书因念“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①，所以立命也”，

^①据《孟子·尽心上》补。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总是一物，不婴心真命，乃立到得命，立造化在我矣。“夭寿不二”，与“人不知而不愠”，固是死生毁誉，都不婴心。然既曰“夭寿不二”，又曰“修身以俟”，便须临死生时，极尽道理，不得云不动心便了。如明道先生，闻司马温公变法而惊叹，预知缙绅之祸未已。是温公徒知宋祚修短有命，不当以祸福动心，而不知利用修身已有未尽，则他日缙绅之祸，实温公有以遗之，可以言立命之学乎？后儒论学，每曰直心而行即是道，此即释氏直心为道场之说。孔氏则曰“质直而好义，敬直而义方”，又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岂可谓直心便了夫？学术差之毫厘，则杀身杀天下，以之可无辩哉？

来书“有乐则有忧，无乐则无忧，乃见真性”。有所乐也，而若无所乐也，乃孔门之真乐也。乐即是真性，以“真性”二字代一乐字最妙，然不假丝毫人力。赤舄几几，与手舞足蹈，皆真性自然；若有意放开，即不得言乐矣。来书“朋从尔思，恶念更相引来，如蝇集然”。不可解，须是太阳照破，惟是这樞柄不可失。却才失却，即恶念纷然集矣。这樞柄元是太阳，不待外求。邵子云：“幽暗岩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见鸾凰”，正与妙旨同。

来书自极乱至极〔治〕^①必三变。自治而乱亦然，人心之邪正明暗、定杂展转亦然。惟用功之深者常定，亦有内外宾主之辨，故颜子三月，其余日月至焉。艰哉！微哉！天下由极乱而治，由极否而泰，不尽由得自己，纵使得圣君贤相如成汤、伊尹、文武、周公挽之，亦须有渐；若此心全由得自己，顷刻收拾，即顷刻刚明，顷刻樞柄入手，即顷刻天下归仁。颜子三月，诸子日至月至，但有生熟之间，然当日至月至时，已是宇宙清宁，已见了太平世

^①据文义补。

界。其间断处，是如光明日月，还被轻云薄雾。往来功夫，不过一收拾，即接续起来，断不至中国无主，戎马纵横也。

来书《中庸》一书，莫显乎微。夫微之显，知微之显，凡三言之，是谓慎独矣。约哉！大哉！夫见而隐，隐而见，精哉！微哉！故曰：戒慎恐惧。又曰：不见不闻备矣。曰莫故，曰独天地人间，惟吾独尊之云也。人所不知，己所独知，此注疏本人之所不见乎？来其意自在其中，慎独二字，乃子思亲授于曾子秘旨妙传。常服膺《中庸》，觉得慎独二字，乃是吾儒不犯手段，妙绝功夫。圣贤之学，心事内外合一，异于二氏者在此。世儒说仙说佛，至谓其与吾儒一本者，亦以其未睹乎此也。心一而已，曰不睹不闻，曰隐，曰微，言其体也，未发之中也。曰见曰显，曰喜怒哀乐，发而中节，言其用也，中发而为和也。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言乎此，不睹不闻，至隐至微之体，日用感通如许，显见妙用，皆其为之。天下之至著，其斯隐乎？天下之至显，其斯微乎？曰故君子慎独。言乎此，体隐而见，微而显，君子戒慎乎此，恐惧乎此，毕竟于何处下手，慎其独而已。独也者，幾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也。惟其幾也，故神明湛一，善必知之，不善必知之。是曰独知。惟其慎于幾也，故明健并至，如急电迅雷不及掩耳，是谓不犯手段。惟其不落动，不落静，常在一动一静之间也，故敬直义方，进德修业，一齐俱到；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道中庸，总是一以贯之。故慎独者，圣门妙绝功夫也。外此则偏动偏静，功利虚无矣。若以慎独，独字不必指，幾字即是再指本体，恐功夫大伧侗，多放过去，易堕空虚路径，请更订之如何？

来书戒自欺，求自谦，二自字即独处。故曰慎独，即莫见莫显也，而隐微自在其中。两自字，须有辨。自谦之知，乃独知之知，即本体无纤毫障蔽者也；自欺之知，犹昏垢之镜，但有些子

光，微见其仿佛者也。慎独者，本体于念头上自照也，世儒都说戒自欺，求自谦，于学者最切；若不知于幾上用功，恐终是谈说个诚意。

来书慎独者，研幾也，万古生生不息之真机也；一动一静之间，至妙至妙者也。此是关隘路头，从此善恶分，万事出也。于此行持，则功夫易简，是谓樞柄。亦谓禁于发之谓豫，从此而中立和生。慎独者，研幾也，最是须终日应酬，时时在念头上觉，念头上精一，如颜子不远复方是。故慎独者，博文约礼，一齐俱到者也。来书慎独，更不须说诚意致知，慎独是诚意的工夫，不慎独何处诚意。上面格物一层甚紧要，是要人觑破身、家、国、天下这个物事，悟得自己廓然大公的真心，夫然后能慎独保守之也。请玩知止一条如何？

203

来书屈伸相感而利生，故天下何思何虑，止有精义入神崇德一事，思虑谓憧憧往来的思虑，后儒便谓不虑，而知乃是良知，如此则不须学矣。尧舜禹惟精惟一，何谓安而后能虑，何谓精义入神，利用安身，要除一句除不得，除却一句，非堕虚无，即落事为行不著习不察矣。

来书尽心知性知天，知及之也，存心养性，仁守之也，立命与天一矣。夫曰立命，可不切哉！知及仁守，本旨是如此，看得极是。然末一节，亦属仁守功夫，但“存心养性”，自平时言，与孔子言“终食不违仁”同。“夭寿不二，修身以俟”，自死生患难时言，与“颠沛造次必于是”同。

来书曰“夭寿不二”，诸凡得丧、毁誉，皆在其中；“人不知而不愠”，曰“人不知”，诸凡有逆于心皆是。夭寿是死生利害之大者也，不二功夫须从日用得丧、毁誉、利害之小者做来。得丧、毁誉能不动，即死生亦不动矣。“人不知”是遁世不见知，孔孟

终身不遇是也。“不愠”功夫也，是从日用行有不得处做来。行有不得，不怨不尤，即终身不遇不愠矣。

来书好仁者，无以尚之，如好好色也；恶不仁，不加乎其身，如恶恶臭也。毋自欺而自慊之学也。好仁无尚，是言安仁之事，圣人分上事。恶不仁，不使不仁加乎身，是言利仁之事，贤人分上事。毋自欺而求自慊，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是始学用力于仁之事，学者分上事也。来书此念是善，更有何善？此念非恶，更有何恶？若胸中着了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二意，不亦扰乎？只是虚明善念，有间则照破之，有滞则放开之，是谓直养无害。故必有事焉工夫，而勿正勿助。只勿忘勿助四字，道尽了随时随处。如此，便是真能慎独矣。

来书《易》曰：“知幾，其神乎？君子见幾而作，不俟终日。”又曰“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读，其知幾乎？”终日体验，得熟慎独无余事，把截关头，不须许多工夫。慎独是于幾上用功，千古圣学，只是这一路。是这一路，岂复更有他事？来书孳孳为利，利还似是而非，今则分明自居盗跖，哀哉！《孟子》此章，犹为志于为善者发，不为自暴者言。虽干好事，念头却别，即是为利。凡有气魄，要峥嵘宇宙的人品，只一念胜心未忘，恐亦不免，此圣学之始所以贵乎暗然而淡也。

来书登太山观水，总是叹道之大，言本体也。成章是功夫，孟子言“成章乃达”，须是由尽心知性，存心养性做去，便自会成章；成章便自会达，须是由善信而美大，由美大而圣神，不是一蹴便成圣神。圣贤之言，何等平正确实。乃知凡谓学无阶级，只悟得便是者，非夸诞欺人，即口谈而未尝一日用力者矣。来书析之极其精而不乱，约之尽其大而无余，可谓得文公先生之学矣。“渺哉一勺水，积累成大川”，盖指此也。白沙先生“渺哉一勺水，

积累成大川”，是谓由静默觐见端倪，由此端倪，而养之至于不息，则聪明睿智与圣人同。文公先生乃是谓学须先研究天下之理，各有头绪不乱，然后此心之聪明，无所不该括，而有以成其至大之体。其谓积累同，而其主意功夫则迥乎不相谋也。此处当有辩。

来书徐丈蒙泉曰不须苦辨同异，但要立志教众人者也，毫厘千里，君子自励也。夫学必志于穀矣，可以众人自待哉！若语众人，且不论其用功与否，唠唠同异则无益，是谓浚恒，徒憎多口。学必至于穀，名言名言！即如今之世，有忠信之资，不幸先入乎异端之说，而终身不识圣贤中路者亦多矣。友朋同异之际，论辨岂可少哉？然论辨须是弘，须是渐，若如象山文公，煞用气力争辨，听其言如攻击然，则恐均失之，不但无益而已。

205

来书范围天地云云，与天地相似云云，中和之事也，慎独之功也，过偏也，滞于一隅也，能爱自爱也，立命也。知周万物则不过，惟周则不偏于一隅。此是圣人纯极中和笃恭之事，即羲皇尧舜大圣人聪明睿智开物成务事也。

来书可与共学，而后可与适道。士必真心力学，而后可与辩道术毫厘千里之同异。每不论学者浅深，便论学术同异，是强聒也。言之不中节也，心之粗也已，是先失了已矣。言不中节，即是心粗，闻者可以省矣。来书既是幾上求，微哉微哉！君子之容，要得不舒迟，俨若思。幾上求则内静定，而外舒迟，皆是自然，惟真能慎独者知之。来书胎息经神存，则气入心，气与形相住，性命乃立而延生；心不动念则神住。然则心住则神住，神住则气住。大哉，心乎！生生不息之幾乎？以吾儒观，心即是神，即是性命，惟有欲则不得，谓之神与性命二矣。不使欲得昏吾神者，其惟潜心于默乎？来书气之精粹者，理也。其厘然者，亦气之流行也，而非其精粹焉也。观于洗花最明切，方见生之谓性为未然，

然不是有两样气，亦难说厘然者不是气。气之精粹者理，此深造自得之言，足以破后儒析理气为二之谬矣。

来书思者心之昭昭，中乎天则者也。故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非徒思索而已。昭昭中乎天，则未尝思，亦未尝不思，其周子所谓圣功之本，吉凶之机乎？

206 来书治极生乱，其昼夜之道，不能已乎？天地何心哉？在人事必须防乎其防，握旋造化，以志一动气，一治一乱，一昼一夜，理自如此。圣人虽知得如此，而常切切于未然之防者，取必于人事也；人事天命常合一，而未尝二者也。来书外物感触，动其气志，用力猛战一番，自后当降伏。甚哉，克己之难！实用工者，方有许多经过，魔境与空谈易简者不同。凡人当血气盛时，情欲易动者，莫甚于声色货利，而色为尤甚。仲虺称成汤之圣，首言其不迕声色。不迕者，谓其能远之也。故君子胜欲之道，收敛静密，以臻于恬澹神明，此其本也。余力亲诗书之训，相摩借凭翼之良，游息常接乎水石云霞，寝处常在乎幽间净室，此其助也。成汤不迕之道，恐不出此魔境，奋猛遏制降伏，恐犹是第二义。

来书元不用功，漫言形著动变，景象何异说梦。元不用功，漫言形著动变者，何异说梦。元不用功，漫言天理良知自足者，何异说梦。来书今人之言人善恶，多分过情，为誉为毁，鲜能适当。其人者论物理亦然，殊欠分数由来，非鉴空衡平之体，意之所至，不无偏重。是故流言如簧，知者察焉。如何得鉴空衡平，须是静定动定，慎其独，然后能廓然大公。好而知恶，恶而知美，加损不得，故能好能恶，圣功也。学至于能好能恶，圣人之能事毕矣。

简罗念庵内翰三首

夏间，贵乡萧君来，领华札及纪游佳稿急读之再过，不觉心醉神驰。拱壁入手，何足为喻！何居？盖读华札，则觉句句皆从和氣中流出，宛然发物春阳，至收敛密三字，则犹括尽千古圣贤许多论说。读纪游佳稿，发明《中庸》处大旨，与鄙见同；发明《大学》处，词旨虽稍别，似亦不害为同。其中物之所由格，知之所以至，则若即向者见谕，万物皆从此有法则之旨。至于论救友人处，则如华佗异人，洞视病者脏腑，穷搜洗涤，不遗余力；又如武侯出师，义正词严，华夷震动。某尝谓海内士多知讲学，固为可善，然腾口说而遗实践，主灵明而忽诚敬，西晋流风，则尚有可忧。不谓公今有此论救此编出，浩荡洪涛庶其有赖乎？已逐段逐句标出，令学者观看。一二有识者皆谓宜广之以救世之迷溺，良知言，知言！

207

信看《大学》与兄稍别处，虽尝不揣以古《大学》义呈览，顾今则似不可不再正请正。盖《大学》功夫，全在“知止”至“能得”一条，而“知止”则圣功入途之始，尤为紧要。圣学与异端所以分，正在于此。伯夷、柳下惠，足为百世之师，而未得为孔子之时者，亦以其未睹乎此也。故言“在明德，在亲民，在止至善”矣，即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示人先要认得“至善”头面，庶能定静安虑。“至善”可得而止，犹未见所以为止也，即继之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知所先后”者，谓须知得物与事之本始，于本始处用力也。知其本始，则知至，知至者，知止也。故曰“近道”。犹未见所谓“物”云何也？即继之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

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夫谓身为本，则家国天下为末明矣。身为本，家国天下为末，则所谓物者，即指身家国天下明矣。身家国天下同为一物，而身为物本，家国天下为物末，则所云知本者，是谓知身为物本也。所云知之至者，谓知身为物本，乃知之至也，又由此谓知本。一言观之分明，即此谓物格。以知本二字代物格二字，格字固不容别为训释，而其为格知之义已明证之。通篇齐家治国平天下诸条，反复乎家国天下，同一好恶之幾，孝弟慈之理，而约归于准，一心之矩，通天下之志，则身修而家国天下可使之尽得其所。此其意不在于欲人大开眼目，观于身家国天下，浑浑一物，身为其本，家国天下为其末，而因以自得其广大之心，廓然贯通乎家国天下，有以为公，好恶之本哉？故“致知在格物”者，谓欲复吾心广大之知，在觑破此物事而已；乃所以知止也。知止者，功夫到极停当处，忘助皆绝，神鉴洞如，觑此物事了了，而廓然广大之体，倏然以复，有若目睹之也，即孔子所谓默识，明道所谓识仁体，濂溪之欲寻见孔颜乐处也。定静安虑者，示人知及之，须仁守之也。诚意条，慎独一言尽括之矣。就四字观之，本亦无相悬，节次可言：定，只是一见了，便念念在此；静是遇外境皆不为牵动；安是随境皆泰如；虑即妙解。此云百虑一致，所云家之好恶不偏，国之藏身皆恕，天下之上下前后左右所恶皆勿施。夫曰知止，则定静安固已一时具足。而所谓能虑，亦不待言。然必曰而后而后，各相因言之，

然后推及能虑者，盖知止之后，知之所以常明能为天下之矩，以出天下之方者，其功固惟在于能定能静能安。将言能虑，以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用，则不得不以序推而揭之，其意则固以示夫学者。夫既知止，惟能不违于定静安，则其知之发虑，以揆万物之情，固当如权衡之应物，轻重毫厘之间，无有不当者矣。能虑矣，则其轻重毫厘之各有攸当者，固皆其天然自有之则，而非有所损益也，故即继之曰能得。夫由知止而至于能虑、能得，则其于至善也，乃可谓知之真而守之固矣。夫止于格物而知，则知圣人之学，立心之始，固即以与天地万物一体为本，其能虑而得也，固即其有我之私亡，而一体之公无不贯也。先之以知止，学之始于心悟明矣；即继之以定静安虑者，岂非示人所以保养而缉熙之者哉！故格物而知止云者，所以审择乎此也；定静安虑云者，所以固执乎此也。犹必恳恳于慎独者，盖即定静安虑之旨，变其文约言之耳，非二也，故曰圣学全功，知止一条尽之矣。

209

世之儒者，第惟见夫圣人之学始于心悟，与释氏同，而遂取释氏之觉，以论圣人之觉。不知释氏之觉在契夫未有一物之先，而圣人之觉，则包乎天地万物有形之外，其为空为仁，宗旨固殊，其大公自私之不啻天渊判也，岂强辨私说所可得而混哉！证诸《鲁论》，子贡以事功言仁，则告之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夫子分明指出心性头面教当时门弟子矣。其云默识，而即继之学不厌，教不倦，是分明示人物我同体之心，即所默识之头面也。其所以告诸子为仁，虽各不同，而忠恕一贯为传授之精义，则未始遗也。令尹子文辈，忠矣，清矣，不得为仁，以其未知仁体，则先知止，而终之以定静安虑。兹学也，其可得而易哉！证诸二程先生，教人静坐，才有入处，即令之看《西铭》。其论《西铭》则曰，人都从躯壳上起念，只将自身放在万物

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由人，只有一个身。若知得是公共物事，虽万身何伤。乃知释氏苦根尘者，真自私也。曰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体，《西铭》备言此理，学者惟体此意，令有诸己，其地位已高，穷高极远，于道无补。其论定性，则曰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由是观之，则明道谓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者，盖指此也。千圣万贤，见知闻知，其谁能不以天地万物浑然同体为吾儒宗旨乎？某昔粗见此意时，尝告同志，释氏只悟得一空，即根尘无安脚处，吾辈若悟得物我同体，万私应即退听，时未有应者。惟一日与故友冀闇斋惟乾论《大学》“知止”当即是识仁体，闇斋跃然而起曰：“定静安虑，当亦即是以诚敬存之。”盖闇斋平日独喜欢看《西铭》，凡教妻子童仆皆举《西铭》，故一时契合如此。嘉靖癸未春，见甘泉翁京邸，时尝即以是质之。泉翁之学，虽主明道识仁体诚敬存之之旨，至如鄙见，论格物则犹谓不然。夫今乃敢不惜多言纵笔缕缕者，固承公海之使言，抑意公静养久而析义精，望道切而好察，迺言之量，宜未有涯也。虽然亦聊以相质，有合于高明与否，如其宗旨同，而其不同处，止于训解稍别，则亦何害其为同哉！外讲义一册，亦平日所见，与格物之说足相发明，并奉请正，有以教至幸。

又

经岁未承教札，悬企殊甚饥渴。人至，拜嘉扇诗章及盈幅手墨与铭志、尊夫人等妙作，三复移时，宛然如坐石莲聆警咳也。何喜如之！至于细察此心，未能承当与？万古事业，须万古人品，诸训则所以警发鞭策衰飒者，抑又至矣，某感激当复何如。已而讽玩教旨，至于连日。因证诸日用工夫，参之往圣绪论，则又若有逆于心，茫然不得其旨者，不知何谓。以公刻励精修，宁至有

毫厘差误。意者，公见世之儒者，类能津津谈道，如在掌上，而稽其人品，则虽利欲一关，尚未超脱。公兹训也，殆有所感矣！不然，圣人之学，“终日乾乾”尽之矣；知至至之，知终终之尽之矣；孔门七十子，独称颜子好学，至语其实，则终日如愚，默而识尽之矣；择乎《中庸》，拳拳服膺尽之矣。从古圣贤为法，天下可传后世，为万古人品者，将非以其由默识以自得乎？天地万物一体之窍，拳拳服膺，日从事乎慎独者，正乃所以缉熙乎此也欤？故某窃以为公兹训以警世之夸虚见、腾口说、未尝实践者，可也。揭圣学极则以示天下，望公更有以易之，如何？某平日每语同志，以谓自古大圣大贤，卓然以道德闻天下后世，其始未有不由默坐澄心、超然有契而入者。世或聪明绝人、气魄盖世、天下是非之公卒不与者，正以其虽容有见处，实忆而已。况未得乎圣贤合德天地之窍服膺终身，其聪明气魄不徒为胜心之资而转以滋传述之弊乎？来教谓须一切摒除，不面壁苦功数年，此诚可俟百圣万古不易之论，某于此敢复更疑！第如执事，既于此了了觑破，似不容别有宝藏可以商议，惟日从事乎定静安虑，则宇宙心胸之外，宁复更有万古人品耶？何如何如？恃海度迥出世界，不觉倾写肤浅，至忘形迹，有以正之，至幸。

又

夏间领手教，似是客腊发来。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展玩至再，何喜如之！孔门物我同体宗旨，至明道始尽发其蕴。因之以观《大学》，何容一字增减。细看来论，则知公先得我心久矣。此岂可与拘拘守言语者道乎？惟生老矣，盖棺之期近矣，从之末由，时徒发一浩叹耳。若公则方望知命之年，早为斯文光大一线之绪，垂之无穷，非公其谁望乎？李省庵州守过此，适与赵大洲春坊出

游，不及面晤，顾重辱诲言，则又足为饥渴一慰矣。惟承及养生之秘，是则鄙人未之学者。尚记三十时病吐血，丹方药饵，试之俱不效，惟置却死生，闭关道林山寺几十年然后愈。读《西铭》、《定性》、《大学》、《论语》诸书，始若稍有见者，亦赖此耳。兄海内畏友，不敢诳，不敢诳。向承教深，是濂溪主静之旨，尽之矣，尽之矣。便风，更祈示音。

答何吉阳七首

客岁腊前白使回，承手教，同心之爱，溢为德音，信笔出之，烂然盈纸，读之真令人神爽飞越也。所论近时学术，缕缕近二千言，于渠辈受病之源，变幻之状，可谓得之真而发之尽矣。自非自得之深，忧道之切，岂能有此隐然雷霆斧钺之势？不当与罗念庵公《夏游记》遂并传以垂世乎？惟其末论学数语，于头脑未见吃紧提掇以感应，而体颇与近时一二辈意见雷同；然辨择既正，则此固当为兄略之矣。旬日外，滇使至，忽尔再辱教墨，急读之一过，词旨气象，则何其与前书大异耶？曰妙悟实修，曰忘修离见种种，皆禅门善知识口语，与《金刚经》文字气象亦大不类。揆之孔门择善、固执、止知、定静安虑、尽心知性、存心养性，则犹为近之。至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以下，其基在天常，而非天常所能尽；其承当在功夫，而非功夫所能致；其向往在师友，而非师友所能为。“些子消息，惟能者从之”此则大可疑矣。以是求兄，不亦可讶矣乎？

千古圣贤相传，只是“戒慎恐惧”四字。孔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默也者，戒慎恐惧别名也。谓之曰默，则戒慎恐惧之幾固已即无声无臭之妙，不待言而知矣。故以默而知，谓之择善，谓之知止，谓之尽心知性；以默

而守，谓之固执，谓之定静安虑，谓之存心养性。后此能传圣人之学者，惟濂溪、明道二先生（为）〔焉〕^①。至濂溪提“无欲”二字，则即孔门“默”之一字别名矣。明道提“勿忘勿助，无丝毫人力”九字，则又即濂溪“无欲”二字别名矣。夫斯旨也，斯传也，即使尧舜孔子，生于今日，其能易之乎？即使千万世之后，有尧舜孔子，其能易之乎？何以不能易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命之本也，天之所以神也；顺命之本以复性之神，尧舜孔子之学，如是而已耳。

兄从事此学，不为不久，必将挽一世有志之士同闻圣人之道，同归圣人之域，为斯人揭民彝，为天地立大命，无论身之显与晦，而功用与造物者等，斯固兄之志也。今乃不以圣贤至当归一之旨为训，而曰“有些子消息，惟能者从之”！兄此秘法，何从而得之？而急欲为世人传之耶？岂厌斋戒神明犹烦收敛，不如一棒一喝之即能使人悟乎？孔门诸子，聪明莫如颜子，卓尔之见，由于夫子博文约礼之教。博约者，即《中庸》慎独之学，举广大精微而合一于幾者也。是则孔子上承尧舜精一之妙旨也，然颜子亦必既竭吾才而后有睹焉，则天常不如颜子者可知矣。以今观之，儒之孔颜不犹为未领些子消息者乎？

近时论学者，开口则曰悟入，诋伊川诸大儒，则曰庄敬之学考其实则不过翻阅释氏经典，窃其一二幽深绪论，以鼓动后生，实于禅无得也。转相腾口，遂至弥漫，中智之士，尽为眩惑，其为斯道之害，不可胜言。求其故，大率皆虚浮浅薄之资，未尝有真求性命之志。始也，偶听高明，援儒而入释；继也，遂以虚谈为学，不复求自得于心而证诸六经《语》《孟》。于圣贤所谓敬，

^①据文义改。

则若下儒格式，不足为传心妙旨；于孔氏所谓仁，则若未离色相，不及静觉妙心。夫此辈不足道也。天资重厚如兄，孳孳问学、虚怀乐善如兄，而亦犹带此风致，何耶？岂异说浸淫，能入人骨髓，虽贤者亦不能免乎？予思子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孔子曰：“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是通大贤以下其入道，皆自神明，其心始也，其不同者，用力难易因与学之分耳。戒慎恐惧者，乃所以神明之法，非心外别有此法也。即其神明本体，自然者也；譬之水，水之澄然无纤毫泥滓者，戒慎恐惧之幾也；水之于物，万状皆照者，则即神明之谓矣。今谈禅学辈，贵灵明而卑诚敬，是徒知悟入为妙，而截去无住一段功夫，其能免于以身谤佛乎？虽然，吾儒与释氏，始于知性，固一也；其所以为知，则不同释氏之知也。欲契夫未有一物之先，吾儒之知也，则浑万物而同体。主夫未有一物之先，则其于四大也，不能不外之以为幻，故其用也，自私而灭伦。浑万物而同体，则自一身以往，皆天下公共之物，故其用也，与天下吉凶而同患。此其小大公私，天渊判矣。是故天地万物一体者，尧舜孔子合德于天地之幾，圣学之宗旨也。慎独者，惟幾之学，通乎昼夜而知者也，老与佛不得而与也。兄重厚英朗，足以范世振俗；检身不怠，足以孚信同志。名位日崇，又将有格心致主之地。此某二十年来，敬之慕之，所不能一日忘者也。不及此时，明孔氏之旨，立中正之的，以救迷俗，以成善类，则将欲谁让乎？夫不深造乎圣人之道，则不能知圣人之言，虽若浅近，而实包涵无尽；不超乎二氏之外，则亦不知其言，虽极精巧，而实皆其自私之原。

聪明豪杰，世不乏人，语学之难，固如是哉！某平日观象山文字，见其与同志论学，若操戈把刃，不少逊让，心窃少之，顾今乃亦然者，岂忘之耶？惟与兄一向为精神契合之交，不宜于形

迹有嫌，且于兄而不尽，则无可尽者矣。惟兄试思之，更有以教，则至幸至幸。

又

遐省承翰教非一，虽阻驰候，然每审兴居及为同志孚重，慰仰实深，真形远，而心则迩也。

自贵阳归，两领邓芷江兄书，中间道及同志讲磨之雅，甚推执事真切。自别以此倡率空高之论，不有救乎？何如何如？闲中观孔子论学之说，多是为偏内偏外而设。高谈玄寂，以震动流辈，恐不独今时为可叹也。救此，惟有真实下手，反身而诚，庶有可望。不然，徒均为秋虫耳，于道何补乎？林下潇散，自非暴弃之甚，或可终志。惟海内同志，无由论究，以闻所未闻，是则足怅焉耳。

215

便风，千万无靳海言。

又

养旦、仁山二进士来，皆谓兄贵恙新愈，容辉尚未复常，无任悬悬。兹领附龙冈家人书，乃至费兄数千百言，兄爱我药我，何当勤瘁若是耶！惊讶惊讶。

妙札中所及种种，似皆兄精思所得，敢不称谢！然大概观之，似正是悟入处，与某稍别，若只是“默识”二字，则亥子之间，一句尽之，此何用多多添注脚也。向尝请教，看诸书不如看《论语》，孔门精神命脉所在，“物我同体”四字耳。请兄一扫旧见，姑一默识之，如何？前儒盖有聪明气魄，足以鼓舞一世，毕竟胜心未除，回视横渠、二程，无我无人，广大心胸，如天地悬绝者，岂其力不足哉！正由孔门下手，立根处未之深睹耳。虽其聪明，

间有及焉，而未知其精神命脉全在此也。兄如许聪明，岂其澄心契悟之功，翻不及心斋子乎？

某言语多，某笔直致，百不尽一，惟兄亮之。略去形迹，收之同室，如何？

又

去岁末秋，领附胡龙冈家人书，亹亹千余言，似非走笔所成，知良工心苦矣。后此一二日，即援笔聊成一简，转人謄写奉上。昨讯龙冈，乃知附书人尚未到京，则此书必不能达矣。请教之难有如此，奈何奈何！

生于来札有疑处，请举大略奉闻如何？《鲁论》“默识”二字，默乃静默之默，即动静之间是也；识乃知识之识，即知止，即识仁，即知性知天是也。兄以明觉字当默字，以生生字当识字，何据乎？则将使人何处下手乎？神悟不由于默，则谓不须体认，不必调停，亦无生熟，诸说皆是矣。然则自孔氏而来，曰择善，曰固执，曰存存，曰尽心知性知天，曰存心养性事天，曰终日端坐，曰澄心体认，岂其皆未知学矣乎？天地万物一体，孔门立教之宗，终日言学而不及乎此，则其为觉也，为灵明也，与圆明静觉何辨乎？

某耄矣，入土之日矣，与兄为三十年心神之交，粗浅之见，如何足以助于高明，惟高明之志，则将为神圣也。幸察之。

又

去秋小豚及诸生自省城还，具颂德教言教。且知贵郎学已有成，贵郡诸友多知兴起，喜仰无已，恨无由一面觐也。吾省人才，大率多质实，但狃于习，不慕古学。苟使易其旧习，而慕此正学，

不贤于他省远乎？贵乡杨温泉者，意兴甚佳，必吾兄有以及之也。

都下志同道合者几人，近见赵麟阳、胡梅林、金存庵三君，及承吕巾石、胡白泉手简，甚厌诸讲学者，虚谈无实，其言多为释氏夸大，若无尧舜孔子。泉翁书来亦然，谅皆有据之言。信如此，则张净峰总制以为甚于洪水猛兽之灾不为过矣。然则，吾辈当何以救之？向有书复胡白泉，此非可以言语争也；惟彼以口谈，吾以躬行；彼以臆说，吾以默识；彼标榜，吾暗然。自晋宋齐梁而来，推尊二氏者，不知凡几，其何损于尧舜孔子乎！是故吾之心，能不异于尧舜孔子之心，则吾之力，虽未能使天下尽知尧舜孔子，而尧舜孔子之道，固自明也。战国之际，知孔子者，孟子一人耳。道之明不明，岂系乎嘐嘐喧啾者众哉！故吾辈思以明先圣之道，解天下之惑，在自反经而已矣。

217

此说如何？便风幸教之。鄙人近日只与学徒辈讲《论语》，欲辟邪说，无如此书。

又

胡龙冈回，未承一字，以故乘便辄复有请。比龙冈濒行，乃始得领华札，批示諄复，不啻提耳。虽知精神之交，元无限隔，然以踪迹参商，有怀莫尽，则可恨矣。天于吾二人，何其畀之相投之志乃如此，其契而簪合之缘，乃如彼其慳耶？祇仰之余，不觉增怅增怅。

承及近时同志，皆知反身以求。内翰石麓公书来，亦拳拳及于反身实践，而深病言浮于行，徒滋学者之疑。一时气象如此，非仗兄身任斯文示之指南数十年，腾口之习，何由一变有如此者！此数千载斯文之幸，不敢徒谓师门之光也。乃如某之浅薄，相与讲磨不过乡之二三小子；海内英贤，虽间有相知，而从之商订者，

实多以吾兄推奖过实得之。士习转移，承兄波及，惭悚惭悚。泉翁每有书来，望于兄亦不浅，天下未有诚而不动者，智力经营，终归伯术，惟兄益勇荷至幸。

又

领附孙宪使教札纱币，道爱何加。外诸新刻，犹多起发，所恨惟无由一一面请析耳。海内自今切患，惟是民日穷而征敛转多，风俗坏而掊刻增急。执事养深积厚，望重中外，为江藩审察标本，救治从宜，谅特绪余绎教旨，乃歉焉若未满足，此非所谓古仁人心与？盛德盛德！某昔备员川贵，每窃窥寅僚之志，止以迁官为急；主于爱民者，殊不多见。至于有司贤否，犹漫不加意。若今日大势如此，则恐又更别矣。只如昨湖南、湖北被调被黜有司中间，多少可慨，大率抚按所以寄耳目者，监司耳。监司不切于为民，可望其尽心于人才乎？鼓舞一方，此其机括。请论有司贤否，先定监司人品如何。闻公于试场后进、通省州县生儒，询访各有司贤否，良妙用妙用！更望多方求之，如何？又尝窃观天下民穷，夫马与供应两事为害不细，至于方面住札地方，则犹可悲痛。尝见周观所侍御言及折干之弊，谓江西更苦之，渠尝作县彼中故也，请尽裁之法，如何？纾小民水火之厄，似无急于此，请更访之，大惠也。外拙稿录呈请正。

复刘初泉督学

旬内，丁有周补考便，有书附上，谅彻览。前奉教札有倘不即转之云，某正疑想，已有旦夕，必转消息。今承示，来春尚得周流湘汉，则再屈桃冈，或断可期矣。欣慰前书，承及《研幾录》，昨附丁生书，已略点破，请益尊见如何？阳明先生平日默识

心悟等训，与亲民堂记妙旨，姑未论；只就录中“研幾”二字，尚亦可疑。夫谓圣人知幾，颜子庶几是矣。顾又曰，学者当审幾，据其说，则是研幾功夫，又在颜子庶几之下，当与颜子不远复有间。不知除却不远复，尚得谓之幾乎？尚可以言不违仁乎？夫不落有无，不堕动静，而精一于万事感通，念虑微萌之际，此吾儒之所谓圣功，而异于虚无俗学，各堕于一偏者也。故凡圣人论学，皆幾学也。惟言语不同，不一概显言指破。不指破者，俟人自悟自得，此圣人立教妙处也。不然，舍幾学便是落事为，到老只得频复吝，岂有了手时节耶？故论研幾，须即是慎独；论慎独，须即是颜子不远复。不远复者，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如迅雷不及掩耳也。故幾学者，本体自做功夫，孔门之妙旨也。除却不远复，不足语研幾矣。某窃窥执事，慈仁颖慧，性根实逼近圣贤，请专于默识上用功如何？“默识”二字，王心斋看得好，云：“默识个甚么？识得天地万物一体。”此心斋善体认也。中离反以为叛于师门而攻之，浅矣。某旧尝有说：“人苟心悟得万物一体，一切私意何处安脚？悟此至善本体而守之以慎独，以执事之望，倡斯道以觉天下，舍公复谁耶？虑会晤难，不得不饶舌，惟公亮之。”

复谢高泉宪长

自柳子入滇，已审滇台中惟公于此学留神无倦。始相见，即荷询及衰朽，此诚之不可掩也，仰切仰切。段友虚舟来，领华札珍贶及论著精义，拜嘉三复，恍然如促席对话，示我心神欣庆，驰仰之私，则又何可云喻。胡文定先生谓释氏与吾儒异处觑得破，许他具一只眼，以来札论淡字一段，及论仁字统括之说，今海内具只眼者，非公而谁？夫惟悟契得孔门一仁字之旨，则“中庸”

二字，始有下落，亦便即能知“淡而不厌”三句，皆此而已。此公超绝见也，不易得者也，敬服敬服。夫此学不分潜与显，出与处，惟系乎志，其功则全在默识。至于六经《语》、《孟》，千古圣神精神命脉，则惟在天地万物一体。默识者，识此而已。某三十卧病山中契此时，尝为友朋言，吾辈若悟得物我同体，万私当即退听。今海内谈学者不少，纷纷影响，愈详愈晦，岂非治医者舍《素》、《难》诸经而求诸末流方术之疾哉！阳明翁《亲民堂记》文字，最得孔门之旨，此翁心悟，不多言者，请细阅之如何？外小集奉览，请正。见示养气说，奉去讲义中已具，与高见似无抵牾。《中庸》紧要，似惟在“择善固执”一句，能择中庸而固执之，则其他精义，皆可了了矣。风便更望示音，不尽。

答陈子东逵侍御三首

奉别未久，即承自永州寄音慰甚顾。但知为贵郡送人，不知为贵价，亦足征下人奉法一端矣。拜华札，所及宗室暴横，官吏贪残，此正贵院切务，一留神，想地方受福多矣。然以往昔及自今，耳目所闻见，地方之害，似莫甚于各镇住札贪残方面，而尤苦于抚按漠然不闻。以湖蜀且然，恐广右亦或不免，请时留神询访，万一有之，论其一二，以为清本之道，如何？承及问学，此学元无巧妙，惟收拾此心，不令一毫走作，千古神圣要诀也。此心澄然无事，即是戒慎恐惧，即是无欲，即便廓然大公，宇宙间何事不了。观常人夜间熟睡，即平旦便好恶与人相近，可见明道先生为御史，日所在诚意动人，与安石论新法不动丝毫意气，岂有别法？只是此心常存常见万物一体耳。故学以收实此心为要，以默识仁体为至。自明道而来，惟白沙翁知之，外此而言学者，非释即老，此处未可以一言尽也。近来儒者轻视宋儒，浅视《论》

《孟》，至谓释氏高出尧舜孔子，所害非细。何日还节，当与门下细论之。《心性编》大意，多得于明道，而宗之《鲁论》，得早序刻之，不独广右幸也。

又

春间使者至，领尊刺并泉翁处附来书。发之，乃有泉翁寄执事书在内，想止据外封数字，遂不及开视也。嗣使至，乃承华札，及复泉翁、双江公一书，足切按务劳瘁不倦。体认所见，及得本体，澹然无染，亦是亲切语，欣甚。天理有何形像，只收敛湛一习气净尽，便是天理。孔门所谓默识，亦是由此养去；到极默处豁然有悟，便是廓然大公头面。早夜间收拾得静时，明道先生平日论《西铭》数条，可取细玩。以门下静质，契此当亦甚易。人都从躯壳上起念，只将自身放在万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人，只有一个身，若知得是公共物事，虽万身何伤。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此皆明道泥塑端坐自家体贴出来者。学者不收敛得密，于此处真实洞然，恐终是平地说相轮。然若无门下静质与笃切之志，恐亦未易言也。千万为斯文珍爱复爱。复双江书所引制外养中，此虽伊川语，但云制外，亦未安孔门慎独。视听言动非礼，皆是幾上觉；于幾上觉，故云不远复，学者分力不同，日用功夫虽不能不间断，落在事为，然亦须直复到幾上，做颜子不迁不贰功夫，乃是不违仁手段也。泉翁心性书，其图说是画出仁体示人，当与《太极》、《西铭》并传，非寻常儒者所能窥也。其余议论，皆中正纯粹。诸友注解，虽多得之面授，但章旨本自分明，逐一注脚，便使读之反觉破碎，不见本旨，故不若删之为愈。门下方力任此学，刻此以传，他日岂无读《学》《庸》而仰思明道兄弟者乎？既经翻刻，似序文自不可少，倘无暇，略

为数语，以见翻刻之意，亦可也。

又

黄壶淙公还，承附翰札折币，足切至雅，兼得悉莅任以来动定，尤慰。天下事自豪杰为之，即旬日便当改观。贵治畿甸首郡，风声所及，谅何可量耶？承谕行止一节，吾辈所志，乃天地万物一体之学，地方利害，重大之故，恐非所论。至于中外相习，竞为邀结之俗，贤者处此，亦惟有行法俟命耳。此外非所较也。即来谕，似所重在切切老亲，此处则又在门下自权之。古人有为亲禄仕者，有亲在不敢以身许国、许朋友者，殊未可以一端裁也。相隔数千里，所欲为门下恳恳者，惟时刻乾乾，端此一念，以纯天德，以出王道。由天德王道纯如之心，以制出处，譬如运规矩为方圆，百世以俟，圣人无惑矣。至望至慰。

寄向子望山主政二首

新正陈户部近衡相见，极叹服门下真切，欣慰不浅。随领附盛价华札盛仪，益于言外，见切实下手之志确不可拔，衰朽之身，何幸见此。此学只患攸攸讲谈，不即下手；苟即下手，便使饭糗茹草，若将终身何往而不坦荡荡耶！来札所举日录中二段，最于进修有警。患得患失，孔子以为鄙夫。终日谈学而天下卒不与者，非其自欺误之耶？近日何吉阳太仆、李石麓内翰书来，似俱厌腾口之习，相期同志，共为反身实践之学，此病鹅眼钱太薄，而思铸五铢钱之会也。以今门下切实如此，一人为之，将使百人和之，况复同声者众，此学之明，不可立而待乎？柳洞阳已有报，此同志一庆矣。外后集奉览。

又

向以炎暑径趋留都，正事权宜嗣，今便差恐难即，遂请安之，如何？新泉会甚好，顾圣学只有一路，元无东路西路。才说东路西路，便是不曾觑见正路门户，只是黑夜中信手摸也。《大学》“知止”、“定静安虑”，《中庸》“择善固执”，《孟子》“尽心知性”、“存心”、“养性”，明道“须先识仁，识得以诚敬存之”，总是说这条正路须悟破；悟破后，又须守得。若非实下工夫，终日在波涛里头出头没，便使性资十分灵利，说得这正路分明，毕竟于受用处何益哉！岁月易流，留都清暇，亦不易得请，及今且做默坐澄心，体贴天理工夫。自此后，只“慎独”二字，便可结裹矣。慎独即是颜子“幾”上功夫，进德修业，一齐俱到，非真切同志，恐未易言此也。

简张须野中丞

一自执手柏林三拜，霄汉鸿音亹亹，满纸无非海示心得，真切真切。夫此至学关要本，如玄天垂象，了了分明。惟自英贤倡帙，欲自成家，故虽孔氏微言，尽为漫语人矣。而执事乃独于此，不待积以岁月，洞然沛然，有若神启。然则执事灵异骨相，谓非天授也乎？殊令人心慕也。昔者孟子尝以智譬射之巧，盖言强有力固难，而巧尤难也。如执事，不既为天授之巧者乎？非佞非佞。抵贵乡后，绝不闻起居，想使輶便道者希也。名成身退之余，惓惓君父，固未容即已。然顾性分事业，方如泛一航于大海之滨，税驾之期未卜也。则如明道，终日默坐，体贴天理二字；兹功也，又其容一暂已乎？何如何如。夫惟终日默识，然后外物不能入，而念虑之微，种种皆察。念与执事相睽，日月已多，兹义也，宁

无更验之益稔矣乎？

悬企如渴，柳长洲便布此，固非止寻常问候已耳。便风，伏祈批教，或即附长洲使人随便转致尤幸，至望至望！

简吕巾石太仆

向承示《律吕古义》，阅之，见其皆造化自然，叹仰不暇。又其中论韶武不同处，与辨班固至治之世风气正十二律定之说，俱与生平日意见甚合。随看泉翁《乐经或问》，见其中必求柜黍，必待百年等说，与《古义》篇中议论抵牾者似颇多。故前奉复有不必合为经传之说。人还，承教札，因再取经首十三节观之，颠扑不破，诚如来谕，虽《或问》篇中容有抵牾，似无害也。序文已辄勉强成之，敬奉览。其间模写不似处，即大更之，至幸。谅必不以形迹拘也，如何？前启请教点化，学者须得如孟子，非谓兄议论与孟子有异，亦非谓兄只见分殊不见偏仁偏义等，气质约归、动静合一处，即是至善。盖以向时友人相见，偶谈及兄论学，似全不知兄意指，故鄙见欲兄启发后学，且以教渠实下收拾功夫，识取本来心性，由此参前倚（随衡）〔衡，随〕^①处默识，则气质变化，自不待言矣。惟奉启语言不能达意，似于尊旨懵然，伏惟察之亮之，不尽。

简金一所督学

昨奉寿鄙作，何足以发明先生自得精蕴，惟浅见窥测，窃以为是如此。盖与延平、豫章，同一程氏嫡传，此某所以寤寐钦仰者也。顾承不鄙，海之华札，宠之嘉币，不亦过乎？感忤感忤。

^①据《论语·卫灵公》和文义改。

往承示学庸二义，学义主张格物致知为识仁体，此高出千古之见，世之儒者，岂能望其藩篱！虽看物字，与某小异，然顾大旨同，则训释可无论矣。《中庸》义所论戒惧与慎独二条，鄙见稍别。此却微有说，然非敢外于程氏也，实由明道《定性》一书，与论天德王道，其要在谨独诸条，合孔子平日与诸贤论求仁诸说，及尧舜精一惟幾之训观之，乃仿佛见得孔子。于乾坤二卦，分德业敬义言之者，盖为世之学术偏内偏外而发，即《鲁论》知及仁守、庄莅动礼之意，非以动静为可分而一也。其告诸门人专就动应言之者，非遗其内也，正欲其慎诸独，时刻于幾上用力。于幾上用力，乃是欲令内外心事，一齐俱妙。盖举德业敬义合一，并至之也。因此，窃以为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者，圣门始而择善之功。程氏诸高弟专以是教人者，为学者开方便法门也。非是，则欲功夫进于幾不能也。孔子专就动应言，而示人于幾上用力者，则尧舜以来，不偏动，不偏静，合内外中正之矩，是所以异于二氏者也。故某于《中庸》二条，前一条不敢专以静养言，后一条则断然以为即前一条功夫下手着落处，虽间与程氏《遗书》所记不尽合，不疑也。又观前一条，既曰不可须臾离，则戒慎不睹，恐惧不闻，自不得专以静言；后一条既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万事万化，一切显见，皆此隐微之体为之，则其曰慎独精察于动静有无之间者，正所以养其所不睹，所不闻，似益极为明白。若夫今之儒者，徒闻孔氏之学，以慎独为至，而遽以默坐澄心为非，往往恣凭口耳，作弄精神，甚至如破屋漏缸，溃裂横决，而犹侈然以知学自命，是则所谓附和影响，莫知其非者，而安可与语慎独也哉！

伏承来札，海之使言，此大贤提挈盛心也，敢不就正？倘尚有疑，伏乞不倦批教。万一偶中，更望详订，以幸来学，至恳至恳。

简吕沃洲侍御

己亥清夜之教，念之如昨；惟一别以来，时局更殊，善类几人，日入凋落，何斯文不幸至此！叹息叹息。

往岁得春谷、镜峰二兄书，皆道吾兄造养甚深，忧时甚切；嗣晤抑斋兄，则又具悉所论，殊益超诣精确，斯文重荷，不当为一快耶？今世高明之士非少，为时议所不满者，盖践履笃实，行乎利害之境，而内省不疚者，甚难为吾党计，可尽责诸渠辈耶？向在贵中，颇与赵方崖兄心神相得，间有书札往来，渠所论取，亦正如此。惟脱去支离，径于约处下手，须尚以形迹有嫌，未及扣论；今林下每一思之，犹觉恨事也。吾兄曾一与切磋否？为世道求真确之友，此兄当未可略也。何如？去秋，赴泉翁约，游观衡岳，居逾再月，山水之乐，固非楮颖可悉。若翁之精健，则诚天独厚之也。已择山水胜处，建一精舍，规制亦甚弘廓，尚有夏秋再游之约。某倘不即朽，得借以终老，又意外之幸也。兄闻此，不为我一慰乎？

万里缅怀，何啻饥渴，风便更望惠音。

简胡梅林侍御

世有倾盖而知者，求之今固鲜，求之古则有之矣。若夫未倾盖而神先交者，虽求之古，不亦鲜乎？某退处田野之日久矣，海内旧游，近之而借色，远之而惠音，屈指无几焉，何也？世求知己者希也。其于执事，则固未尝有一日之雅，昨者乃承先之存问，继之枉驾，按务既暇，又辱必访桃冈讲习之居，而为驻节焉。是则自迩年退处来所未尝有也。已而承披腹心，论海内俊杰与学术异同，或偶或和，如出一口，则又若金石异器而同调，芝兰异质

而同臭，是则又自昔接海内士论学来，所未尝有也。然则可不谓未倾盖而神先交者乎？

夫性学领要，与王伯心术之际，某之究研，盖垂四十年矣，顾今始获稍稍自信不疑。执事之生后某固若干年，而卓然有见，毅然不惑乃如此！灵胎异骨，视信不犹马之千里百里者与？念惟把袂郊寺，忽已再旬，顾耿耿心神，奚啻飞越！此固亦平生未尝有者，执事得无同然尔乎？夫自世以讲习论述为学，故语汉代，则独以儒术归董仲舒，而略诸葛武侯；夫由知德者观之，正义明道，可贯金石，临敌对垒，意思安闲，武侯人品学术，在孔门岂多让颜闵者乎？是故负灵胎异骨者，固不在于终年论述也。且某奚取于此，以烦执事之听哉！执事之资，实与武侯近。其志必欲正义明道，而不屑于功利，又与之同。故敢为论之，且以预贺执事之必有副也。多言，临楮无任踧踖。

227

简何古林侍御

自顷岁附贵州承差起居后，驰问遂阙，执事教札，亦自此不复踵及，然而耿耿心神，则固非五岭重云所能限也。乃兹手教忽至，道雅蔼如，不足以征其中如结者，不在于形迹远近乎？札中所及王子者何人？想是名若苏者，去夏罗近谿书来，亦先岁曾附书，其人竟成相负海内知己之托，重闻此，不令人怅乎？

伏读来谕数过，望道之切，宛然如聆警咳。所谓自以为是，即无复是处，尤超然自得之语，以此提醒，何等精神！兄功夫如此，则向之论事论人，以为必不然者，今必以为不当如此。向以为不尽满人望者，今必以为古之豪杰，德苟未至大贤，出入容有之，固不当举一废百；于孔子贤者学其大，不贤者学其小，则必以为必如此。而后吾之取善无方，必如此。而后吾可以自信其与

天地同体。兄之必为大圣人也，其不可遂以此征之耶？向见兄忠信乐善，临事恻怛动人，深愧薄劣，何能企及。比见兄于所不满处，断然自信，则又若与仆平日自是忽人之病，大概仿佛。如兄者，固不当与仆并论；而如仆之狷介直遂，则固宜其有是病也。今承良诲云尔，敢不共以为庆！夫道一而已，苟未达于天地万物一体之义，而或发于严毅正固之偏，则流而为客气胜心，作好作恶，盖有不自知者，而其何以望圣学！即仆尝观夷惠二子，使其同时，必不相取；孟子论之，则皆以为圣人不疑，执此固可以观取善之道矣。仆今犹病人，承兄大丹，不觉喜而有此，兄谅之否？恭谗双白并康，朋从和应，兄方以天地万物一体之学孳孳弗遑，所谓三乐者，盖得之矣，岂胜叹仰！若仆则垂死之年，惟此学问事欲细细商订于兄者，不啻饥渴。海天万里，每以为恨，顾今乃有孙貳守次薇之缘，岂天故作之乎？至幸至幸。

简裘鲁江正郎

往得悉兄动定于程友南奎，恍然如见颜色；乃兹忽辱教音，则又如登兄之堂，亲聆亹亹教诏。何幸何幸！人生转瞬白首，诚如来谕，双手擎日月，直就尧舜，惟精惟一，路上从容阔步，掉（背）〔臂〕^①而行者几人？此鄙人所以垂老而悲不自胜者也。兄非浅知我者，能谅此否乎？白沙翁有诗云：“无极老翁无欲教，一番拈动一番新。”翁平生所从事者，固此无欲之学，其所谓一番新处，翁能语诸人否乎？匪徒言之，实自得之。甚矣，未易言也。吾与兄当深造而默识焉可也，不然见知闻知，何古今寥寥数人尔乎？怀长纸短，临风怅望怅望。

^①据文义改。

答陶子省庵助教

音问久梗，顷承华札嘉贶，如见颜色，为慰不浅。但承贵恙初愈，谅所感必非小小寒暑之疾，平复之后，不可不重自爱护也。览附来佳稿，足切留神，岂脱稿于未有贵恙前耶？

敝乡二进士，刘养旦、刘仁山过桃冈，已知诸同志有灵济宫之会；吉阳与石麓二公书来，又知近时同志皆知欲反身实践，不贵言语。夫道岂远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人人既有此切实向里之志，每相聚时，只大家同默坐收拾此心，精神敛处，光辉自见，何等相益！正不在人人各出所见，恐无益也。学问只有一条路，更无两条路。孔子告门弟子，言人人殊，却总是一条路；只要人肯老实，出门行路，不患不见得也。鄙人学问路头，因卧病道林山寺，始稍稍见得门下厚质，又原来好德真切，程门初下手，默坐澄心功夫，近来如何？若已领会得，只慎独二字，便可结裹矣。不多尽。

229

简李蟠峰宪伯

法裊未暖，千里缄音，道谊心神，蔼然可想，何感如之！相违岁月如许，回首真如瞬息。执事倾盖一念，乃自贵竹已然，契阔抵今，尚如饥渴，真令人叹仰叹仰！

时事渐别，山林诚足为藏拙之地。顾春秋战国之际，孔孟犹尔皇皇，倘如执事，而尽怀引去，则世道何赖焉？“天下有道，丘不与易此”，固孔子之心，实即吾人之心。所望即经纶万变，益弘修身立命之功，达天德之和，以济斯民，俾世之迷失者取则焉。是则老朽所不能得之于身，而犹望之豪杰如执事者也。非佞非佞。

盛使告旋，匆匆布此。外近稿奉览，请正。

简徐东溪大参

腊除，承道义隆渥，附谢后，乏便申候，殊歉仰间，忽辱手教，示及圣学至约处在濂溪“无欲”二字。此千古指南，会此，则知孔门戒慎恐惧之云，乃吾人天然活泼之几。无思无不思之妙，释氏无住妙旨，不须论矣，然就中悟处，却是与释氏迥别。来教谓圣人乃是浑然与物同体，造道之言，如是如是，敬服敬服。某近日为友人作一文字，末一段谓二氏者，性根与吾圣人大异者也，故其为教也如是。要之皆孟子所谓“巧不如力”者也。吾尝怪刘元城、陈了翁二子一念惓惓在朝廷、天下，忠诚惻怛发自天性性根，非与圣人大异，明矣。顾每外夸释氏，而于圣人天地万物一体之义无睹焉，岂非有圣人之巧而自弃之耶？聊请正尊见，如何？

客岁承初泉公见示《研幾录》，信略有复，谓阳明翁平日心悟默识等训，与《亲民堂记》一篇妙旨，正吾儒三昧，录中皆未见发明，则恐研幾处犹更有说。初泉公尚未蒙批教，敬并请正，如何？《亲民堂记》末更云：“大人者，知天地万物一体，夫然后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此处真泄破天机矣。顷承公亦谓《研幾录》乃先师正脉，公岂未暇细观耶？“经世”，释氏原自有此说，非象山加之。若谓就中亦自有经世处，恐未然，俟面请。“经世”二字，某常见同志类言圣人之学，主于经世。信窃以为此犹似皮外语，圣人只是天地万物一体，宇宙内事皆如一身痛痒，故开物成务，许多经纶事业，自住不得，岂有意要经世也。故惟明道，廓然大公，物来顺应，说得无丝毫渗漏。史氏谓尧，其仁如天，皆一言尽圣人心蕴者也。不赘。

简胡石屏少参

自客岁领手教，无任注仰。高贤以真切之志秉宪一方，不使身将就木未有结褵者，益有所警乎？乃者，伏承华札多仪，道爱蔼如，心神攸通，虽万里常如接席，真不在其形迹离合也。增仰增仰。善类常孤，所遇岂能尽无抵牾？来谕自反，归于忠信笃敬未至，此大人正己物正之学也。圣贤惟有此，故德诚而无物不动。惟益缉熙，斯文至幸。古《大学》，其大义以知止为始，而慎独终之，参之《论》《孟》千古心法，如在目前。

公暇更望留神，有以教之，至望。海石相念祇领。韩县丞感戴宪恩，颂无已。人旋，统此谢不尽。

231

寄胡鹿崖宪伯

苏东坡规韩特国数言，虽圣贤未之尝言，于人亦甚有警惕。其言曰：“急急干，临行带得的。”今人终日劳劳，亦未尝不急急干，不知是临行带得的否？以吾丈聪明，于此处敷得如何？岁月不待人，吾辈不得不惧也。宋崔菊坡，人但称其人品好，观其所作《勿箴》，何者非见道之言！吾丈想玩服之久矣，何如何如？能依其言，则禅家所语葛藤，必一刀斩尽之矣。恃爱，聊附忠告，幸亮之。

答李芝田太守

贵治以一郡独当三省，戎务酬应，劳瘁可知。顾犹远勤吏人讯及疏野，兼之厚赐，则岂薄书俗吏俯仰当路之外，于自己身心漠然者，可较寻尺耶？欣仰欣仰。圣学与二氏不同处，正在动处用功。宽一分，民受一分之赐，乃是时势艰难中王道。虽然，非

有灵胎如执事者，恐未易论此也。千万珍重。汤鹤峰太守想时得会面，同心之言，其臭如兰，相观之余，乐如之何？吏旋，草草附谢。

简钱泮泉太守

仁贤遁世，已不胜为世道叹息，诂意麟子凤雏，乃一旦复为造化夺去！天于善人，何其无意一至此耶？惊怛惊怛！老兄如之何，贤圣人遭此多矣！物之来去，天也；乐天不忧，我也，求不失我而已。此外，虽贤圣人能容心也哉。豫章翁无后无家，登千仞罗浮，默观元化，是吾师也已。何如何如？

地理之说，不可谓无，亦不可全谓有。以为无，帝王与圣贤之生皆本山川灵秀，何得谓无。以为有，则郭景纯子孙世世为帝为王久矣，何以泯泯无闻？故世之吉凶，与其子孙寿昌，皆天定者也。地理有符焉者，乃其与天凑合耳，此不易之理也。圣贤之道，葬必慎卜者，尽人谋也。其书则《玉髓经》之外，《堪舆举要》，妙之妙者也。若夫与妾媵相见有时，澄心净虑，完固精神，则广嗣第一义。至望至祝。

答吴子道南大尹

鄙人去贵阳，忽忽十有四年，顾心魂则常耿耿未忘贵阳也。承华札腆币，千里专使，恳切向往之意犹在。急闻性学微旨，则鄙人之感而喜也，何止徒以贵阳门墙之雅已乎！不觉恍然神往，恨相闻弗早也。贵治多贤，乡大夫之邦，观法切磨谅久矣。正不在讲说高妙，但须切实下手，期于内省不疚。就中于民，即是起死回生手段。舍慎独而语学术，此今之儒者之所以悖于圣人，恐于治无补也。何如何如？张太岳一晤桃冈，即别去，其人则大车

以载者，他日于斯道，当必与世儒大异，门下以为如何？闻沈二子，惟竹泉时有书至，然皆载道器，即二子知门下笃志有自也。不尽。

寄周子梧冈大尹

别来奉讯无由，时切耿耿。壬子冬一叩斗阳第，为道启居犹昔不遑，及来书变故承示及，良不觉酸楚也。高才伟器，竟遗甲第，又复屯邙如是，岂非命哉！春仲宰大邑之报，得之敝郡刘四府云冈。风范施为，道之甚悉。喜不尽，喜不尽！数拟寄候，苦乏便鸿，惟有怅而已。忽辱专使远及，道雅麤麤，喜何云喻。所及同寅之故，此则在在有之。所贵乎贤者固惟在体，王者以善养人之心，弘大贤犯而不校之量，敦大人正己物正之功。不然则形迹之间，安免于相疑而怀他志乎？夫门下待渠之义已竭尽，仆犹以此言之，非不亮云尔也，顾至仁至诚之道，未有穷已，贤者既有信道之志，其得遂自己耶？千万谅之。草草不能悉也。

233

寄柳子孟卿大尹

民事入手磨练，当日就精密，甚喜。《大学》知止慎独，于此验之如何？“廓然大公，物来顺应”，此二句，要除一句除不得；二句混成一片，孔门慎独功夫，始是亲切。其总脑处，却全在动定，故时时随处收敛，是第一义也。民事不患不知，恫瘝乃身，久则毫厘皆察矣。悉心民隐外，作学校人才，亦是切务。出我真切，牖彼天衷，中间未必无感发兴起。若得一二质美者，相为和应，则士习一变，不独功效远而政治亦有助矣。幸加意加意。虽不美之俗，贤者过之则化，今人事事求诸人而不反求诸身，虽号为世之贤者，究其实，宁免为俗吏哉！陶省庵转国学最喜，书

问往复，俱便矣。此中诸友，只如常益友、贺松涧、周仁甫礼甫之外，如郭虚仲、符益明皆知恳切寻求，可喜。近已就桃冈共成开益轩，来居之矣。贵阳有马心庵廷锡者，年刚四十，旧为内江大尹，夙有静根，今弃官来居桃冈，定期四五年之计，此真风月佳伴也。

寄周子仁甫

昨与仁甫语，须择一静处居之，即能行之否？徒问路头，不肯行路，犹不问也。嗣见令亲贺友文瑞，甚雅重，其中善端必厚，朝夕相聚一处，共为恭默之学，如何？明道先生有言，学者惟患不见自己，要见自己不难，切要只是收拾，才一收拾，便进步有地矣。礼甫即不苟随人，一事占得地步已阔，可与入尧舜之道者，正以此一念耳。请自信即由此扩充，勿令时刻放过，如何？从古英发之资不少，究其无成，何故？惟得失二字耳。不可不惧也。礼甫扩充地步，不在全放下此乎？

寄蒋子叔英

先儒有言：“学者不治举业，却是不修人事而责天理。”许鲁斋则曰：“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虽皆有为之言，要之实切于学者之身。吾契于世事不以婴心，是何等美质，然顾于斯二者，例以外物视之，可乎？如必欲为出家释子，则一杖一盂足矣，无所事于他也。今吾契断不能舍人伦，从夷狄之教，乃于斯二者忽焉，不屑为圣贤之所为。即使所交游皆范文正辈，其能为吾契谋耶？即使能为吾契谋，如文正之挽留富弼，待博学宏词科举，悯石曼卿而付之麦舟，然必二君者有以承之也。如使二君无以承之，虽文正其能有继哉！事理晓然，明哲谅不待广譬，幸急图之。至望

至慰。

寄黄子文荐

知有放舟来游桃冈之志，喜甚。人之贵在此心耳，岂在区区皮毛间乎？春秋时冉求辈不以仕季氏为浼，犹以皮毛为荣辱也。仰视闵、曾诸贤人品，相去何如哉！故君子在自识其所贵自贵之耳，他不足论也。

简尹介石都谏

人来，承手教，足切存念。时习驱人，譬之波涛汹涌中无驻足之地，所恃屹然其间，惟豪杰耳。顾今不当望之兄耶？所谕诸讲学夸大之病，亦是近时道学套子。若不落此格套，其所自得必深矣。其人可多得哉？知德之士，古以为难，狂狷辈尤不足与于中行，必待圣人裁之，而后可以语道。今之士儒，才讲得禅家一两语，便欲为孟子，自承三圣，不受害道之甚者乎？何如何如？虽然，天下惟刚健笃实之风胜，则高谈无实辈亦自消歇。若徒知彼之非，而犹未免出入于俗学之中，则恐其失等耳，此学将安望其明耶？林野之迹括囊分固宜尔。适承教云云，敢辄倾倒，不觉其言之赘也。惟兄谅之教之。

235

简石静斋开府

节（越）〔钺〕^①西发，以司府并随，不敢送，多歉。韩范出镇，西贼丧胆；裴老临戎，诸将效死。此正执事今日事。衰朽信垂尽之年，诚不意睹此，固不当为三省鼓舞称庆耶？昨游大参，

①据文义改。

临别论及苗患，言曾亲问永顺老宣慰彭明辅，屡次大举，何故不能平苗？渠答云：“若实心干，苗亦不难平。”此言固以明辅老成，有此识见，然实足为往事断案。盖前此任事负侑溪、负净峰，彼瞰其心术屡矣。今仗执事威灵，文武属员，谅皆舍旧图新，共济大事。万一犹有偷惰异心，不以扫除为事，如前之负二公者，不审题请易置在今日尚可行否？狄青平智高之乱，以其诛陈曙也。执事忠义之志，英雄之才，所见自别，何如何如？某又记邹一山分守湖北时，尝以忠义之言激彭明辅，渠答云：“本司若选精兵，可得三千，但恐保靖心不同耳。”由此观之，两土司自向攻剿与防守之兵，皆寻常备数，非精兵可知。久闻五寨防守，率民兵与土兵相参，兵既非精，固宜其苗出即失事也。鄙见以防守，今固不可遽议撤去，且尽汰其脆弱，而独存其壮健，以古一人教十，十人教百之法，责将领从实训练之，如何？既皆壮健，则即以汰去脆弱之廩，倍廩之，亦无不可。俟其训练数月，又于其中求其最与次而分别之，其谁不可为敢死士乎？执事养家丁于榆林，既收其效矣。如某所陈，谅已劳神虑。何如何如？夫天下无不可平之难，无不可成之事，惟顾当其事者如何。湖北苗患，计时虽久，然由某所见，考之忠义之志，英雄之才，实未有如执事并懋而兼资者，然则今日将非天意乎？惟公承天意，悯民穷，急图之，至幸。检出游大参议稿二册，并致上，以备采酌。

卷之九

策

问圣学^①

237

问：周公《无逸》之训，《七月》之诗，此有周文武盛德大业之原，以揆诸前代迪哲之主，所以克祈天永命者，何莫由斯道也。顾帝王之学，渊源莫测，神契于千载之下，诂不难哉！恭惟我皇上，夙膺景命，嗣大历服无逸之殿，豳风之亭，皆非有所效慕、因袭而为之者，谓非渊默神衷，洞契千古，其必无是也。不知圣心独契之妙，亦有可窥测而言之者欤？有谓圣贤畏天命，而悲人穷者，夫圣贤胡独于人穷而悲邪，无亦其心，庸有不容已与？孔子于大易，发明圣人之学，曰“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夫天广大高明之极也，惟圣人之知如之，故能探圣心广大高明之极，而后知我皇上之有取乎？诗书者，盖出于聪明睿知之所照临，彼区区希慕往迹而为之者，皆不足道也。此岂非执事之愿，有闻于诸士者乎？幸毋曰帝王之学，非韦布士可得而窥也。

对：知帝王之学，而后可与论帝王之心；知帝王之心，而后可与论帝王之制作；睹帝王之制作，而弗得乎帝王之心，犹弗睹也。欲知帝王之心，而弗究乎帝王之学，终无知也。虽然孟子溯

^①底本原无标题，此据目录补。

尧舜汤文而并数夫见而知之之臣禹、皋、伊、莱、太公望、散宜生，凡数人耳。孔子大圣人也，能以“大哉”赞唐尧，而不能名其德，则夫以草茅章句之儒，由皇上之制作，而欲以仰窥皇上之学之心，岂不犹株守一室，而妄谈天地四方者哉？顾尝闻康衢击壤之流，莫非当时草野之氓，而犹能歌咏乎？圣帝之治愚也，固草野之氓，陈编之所习，闻燭火之所窃照，每欲效之歌咏，而无由也久矣。今请自比于若人辈，可乎？且夫《无逸》之训，《七月》之诗，皆周公为成王作也。其为训也，先之以知稼穡之艰难焉，次之以三宗文王之迪哲焉，又次之以小民之违怨诅说焉，何其简而严，直而切也。其为诗也，本之乎星日霜露、昆虫草木之变化焉，详之乎蚕绩耕稼、及时乘屋之劳苦焉，备及乎上下长少相与忠爱之情焉，何其近而远，婉而该也。自有周训豳诗以来，凡二千年于兹矣。恭惟我皇上，当贞元之会，亶上圣之资，天授龙飞，夙承大统，乃因西苑之开，遂启殿亭之制，命名取义，咸出渊衷，左右元臣，赞扬不暇，假物象以寓忧勤，因燕游而亲稼穡。此其制作，岂非高前古而震后代者哉！愚请以尝读典谟而若有见者，姑铺张而扬厉之。

帝王之学，盖自尧舜而始启其源，其见于经，曰“允执厥中”也，曰“人心”“道心”也，曰“惟精惟一”也。何言乎精也？语夫清明湛一之神常定，而万感之幾微毕照，如宝鉴在手，而天下之妍媸莫能遁也。何言乎一也？语夫常明不息之贞，而流行乎日月无穷之变，始而不是其合，终而不见其离也。夫是之谓尧舜之学。是故其成位乎中，而俯仰乎造化也。形于上者，其天乎？父道著矣；形于下者，其地乎？母道察矣；形于中者，灵者其人，

而蠢者其物乎？同胞（吾）〔物〕^①与之义彰矣。一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之闾辟，其一元乎？尧舜之一息也；上下四方之极，其天地之量乎？尧舜之郭廓也。天下之呻吟愁惨，与夫夷狄禽兽之或乖其理、其物之不得所乎？皆尧舜之疾痛痾痒痿痺不仁也。当时之臣赞之曰“帝德广运”，盖有以识此矣。宋儒程颢曰：“至仁者，以天地为一身。而天地之间，品物万形，皆其四肢百体。”盖亦尝窥尧舜而知之者也。夫是之谓与天地合德。夫是之谓尧舜之心。又尝伏读我皇上《敬一之箴》，而窃有觉焉。圣箴曰：“敬者，存其心而不忽之谓也，其尧舜之所谓精乎？曰一者，纯其心，而不杂之谓也，其尧舜之所谓一乎？”唐虞代远，精义湮微，何其越千古而合辙也。夫我皇上之学，即尧舜之学，则知我皇上之心，即尧舜之心。我皇上之心，即尧舜之心，则凡先天下而为之忧者，宜固无所不用其极，岂待观古人之诗书，而后能切切为天下计乎？是故览《无逸》而构殿，非得之《书》也；《书》之精义，圣衷实先得之，顾因《书》而相感耳。取《豳风》而命亭，非得之《诗》也；《诗》之精义，圣衷实先得之，顾因《诗》而相感耳。昔者伏羲尝因河图而画卦矣，世儒孰不以非河图则卦无由画也，不知河图未出，伏羲胸中固先已具有成卦矣。神禹尝因洛书而作范矣，世儒孰不以非洛书，则范无由作也，不知洛书未出，神禹胸中，因先已具有成范矣。是故畏天命，悲人穷，以是颂我皇上之制作，似矣未尽也。嘉唐虞，乐商周，以是颂我皇上之制作，似矣未尽也。《易》曰：“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我皇上之知，其效诸天乎？渊襟独契之妙，其合德天地，而与尧舜同其广大乎？其由敬一而得之者乎？彼宫堦之隙，秸穗之场，榱材藻

①据张载《西铭》改。

焕，瑶扁星辉，纳薰风而解愠，率俊乂以游歌，其先天下之忧，有不容已因感而发之者乎？《易》又曰：“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正我皇上今日制作之谓矣。昔我皇祖，倥偬未暇，屡诏劝农，为旱祈天，曝昼寝地。迨我成祖，亲驭六飞，扫除残丑，乃命仁皇，周爰巡省，此其忧天下之心，尧舜何加焉！愚又知我皇上制作之心，盖上继尧舜，增光烈祖矣。若夫后世人主，如汉文帝之屡赐田租，晋武帝之焚裘前殿，唐太宗之吞蝗，宋仁宗文之观麦，比迹而观，虽与文王之卑服，即康功田功者不殊，然未闻乎尧舜之学，则必无得乎尧舜之心。是皆所谓希慕往迹而为之者，不足道也。

夫生太平之世，亲见大圣人之制作，而又服习乎皇极敷言之训，苟不能效一词焉以从乎见知诸臣之后，宁不为负生成而自弃于天地者耶？子思子曰：“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愚请以是为今日献。

问心性^①

问：天下之不易言者，性也。孟子后孔子而生，独曰性善，岂固有所受之云乎？性相近，习相远。上智下愚不移，固孔子之言也，然则其说，得无与相戾欤？先儒以孟子发明性善，其功配禹，先是果未有启其端者欤？自张子有形而后有气质之性之说，朱子因之，嗣是谈性学者，皆以为无复遗论矣。不知人性果有二欤？且所谓天命云者，果何所指欤？孟子而后究性命之蕴，莫如

^①底本原无标题，此据目录补。

周程二子。夫二子平日皆未尝疑孟氏为非，然而刚柔善恶之说，善恶皆天理之说，则又若与相反者，何欤？诸生皆诵法孔子者，其必有所心得也，若夫规规陈言，则何以为深造自得之学？

对：性可以易知乎？昔子贡固亲师夫子者也，犹不得而闻焉。果难知乎？夫子固曰：“知止而后有定。”止也者，性之谓也。是知性固学者之所先矣。可以其难而不知耶？虽然《易》、《诗》、《书》、《春秋》、《礼》、《乐》，皆尽性之书，而于性且未之明言也。吾夫子为尽性之宗，而于性亦未之明言也。由夫子而来谈性者，则又纷纷矣，是与非其孰从而辨之？盖尝读孟氏之书，而窃有觉焉。其言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是言乎，知性必自尽心始也。然则孟氏之言性善也，顾尝由尽心而知之者乎？周程二子，不疑于孟氏，而容有异焉者；顾皆尝由尽心而得之者乎？自余纷纷或出焉，或入焉，而未足以取信于天下者，则固强探力索之过也已。且夫一阴一阳之谓道也，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非语性之源乎？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也，非语夫源之同而其流之异乎？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上智下愚之不移也，固即夫性之流，而言之者也。夫源与流，弗可二焉者也。天命气质之论，上稽诸夫子，而下揆诸周程，无亦容有所未尽乎？今夫性也者，即道也；道果何物哉？昔夫子惧天下之不知也，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气也，一阴焉，又一阳焉，言夫阴阳之合体也，言夫气之混合，阴阳而不偏也。是故即气即道也。故夫子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太和即性命也。又曰：“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夫，乾阳也，刚健、中正、纯粹。精以言乎其为天德也。故道也者，即气也。人性有智愚贤不肖之不同也，可谓其非天命乎？夫源与流，又胡为乎异也？今夫太和运而阴阳流，而刚

柔之变，于是乎万有不齐矣。刚柔之变，万有不齐，而夫人之性也，岂得而尽同乎！故一刚一柔之不同者，此其大分也；自刚柔之大分，而又别之，则刚善刚恶，柔善柔恶，刚中柔中，又若是乎其不同矣。夫以言乎其禀受也，则固惟有刚柔之偏与刚柔之中耳；就其刚柔之偏，又惟有多寡参差之分，不尽同焉而已耳，而可以恶言乎？自其形生神发之后而观之，则随其刚柔之偏与中，多与寡，而善与恶、中与不中之类判矣。故程子曰：“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此其确论也。盖非不是性也，谓非性之初也。故又曰：“善恶皆天理。”善固性也，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此皆其灼见而言之者欤？夫孟子之言性也，则自夫形生神发之后而言之也。何专言乎善耶？孟子固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诚欲知孟子之不诬也，曷自其尽心而验之乎？

盖夫天地之性也，动而无动焉，静而无静焉，动静合一，而未始离也。故曰无声无臭也，块然太虚也。是故刚矣变而为柔，柔矣变而为刚，刚柔不居也，固神之为也。夫其形生神发也，感于物而动静斯离矣。动静离，则刚柔之性，固已涉于声臭而非神，于是乎刚柔善恶，判而非复天地之性矣。然固非果一于初也，以夫动静离而二于初也。尽心也者，即孔子所谓敬以直内，周子所谓一为要，程子所谓约其情，使合于中，盖即吾刚柔善恶之性而复乎吾动而无动、静而无静之初也。动静合一之初果复，则虚圆湛一之神全，而聪明睿智之几发。刚之恶者，化而刚之善者中矣；柔之恶者，化而柔之善者中矣。于兹而验之，将信其果善乎？否也。是故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仁义礼智之性，固未尝言不待求而得也，亦未尝言不待尽而知也。故孟子之专言善也，周程二子与之同而容有异也，异言而同旨者也，皆真有得于孔氏者也。张子知太和为道而乃有形，而后有气质之性之说，或有词

偶出入，而旨固未尝支也。朱子因之，或者偶未尝究极言之耳，岂固二于周程二子哉！昔告子以生之谓性也，孟子诘之，而辟其非；辟其非者，以其谓人与牛马之性一也。

由是观之，性一而分殊，源一而流殊，就其分之殊，而反其湛一之机，而性之源即在焉。合《孟子》全书而观之，盖凿凿乎未始与吾夫子二也。先儒以其功之配禹也，不亦宜哉！虽然非从事乎尽心之训，而实有见乎吾性之真；虽其说之已详，固犹影响而已耳。

愚非深造自得者也，偶得其似而言之，而近与否，固不自知也，惟执事其进教之。

问举业义利之辨

对：举业之习，古无有也，自后世始有之。夫举业之习不习，非以为义与利之辨也；义与利之辨，存乎习之者何如耳？自夫习之者迷其途，而后士之心术大坏；士之心术大坏，而天下之言治者，始无所措其手矣。执事将有意觉天下之迷，而顾于愚生惓惓焉，无亦曰救天下之弊，必自吾党始乎？夫今之士之不能不为举业也，亦明矣。上之人举天下之士而网之以科目，固将曰有实而后有华，工于道不工于言者，天下无是也。夫上以是求我，而我固卑其习，以为不足为而莫之为焉，则虽有尧舜君民之志，固莫可得遂也，而抑岂理也哉！故使孔孟而生乎今之世，吾知其不能不由乎今之制也。是故生今之世，而由今之制，不害其为义也，亦惟辨吾所以为孔孟焉者耳。

今夫货色之为物，视举业何如也？好货如公刘，不以病公刘，好色如太王，不以病太王者，盖其货色与天下同，而心术念虑之微，有与天下异焉者也。是故日用心于举业，苟其有与天下异焉，

皆舜之徒也；苟其无与天下异焉，固跖之徒也，而可以弗之辨乎？且以今之为举业者言之，所读者非圣人之经，则贤人之传也。夫圣人之经，以明道也，贤人之传，以明经也，其致固一也。吾将为孔孟焉，固以道为事也，而于圣人之经，贤人之传，其信以为糟粕而弃之否乎？是故举业之在天下，非若老与佛之道，与吾为邪正焉，而不可以相一也。夫今也，举天下而汨没乎其中，譬之大河泛滥，而涉之者，动有濡首灭顶之患，诚未见有褰裳而诞生于岸者，宁不动执事之忧乎？愚固窃以为兹天下之大惑也已。夫使吾志于道，而即举业之利钝，以为吾操存磨砺之地，则终日而举业，固终日而进德修业也，夫何悖乎古人之学？况自践履而达于文词本根枝叶之谓也。圣贤六经之至文，且将归之，而何有于今之工拙乎？使吾专于利，而精明果确之志，眩夺于得丧荣辱之场，圣人之经，徒借之以为罔利之具，则终日而举业，固终日而习攘夺之行也，奈之何不为小人之归！况剽陈言，而为小枝燕石鱼目之类已耳。虽其有幸焉者，而何足以为贵乎？故夫举业，不惟其习不习之辨，而惟其用心义与利之辨。义与利之间，君子小人之判，家国天下理乱盛衰之故皆于兹决焉。而可不畏哉！

尝试以为生今之世，病夫举业之拘挛，而不能肆其力于身心者，是不知学者也。知举业之皆学，而困于其利钝之纷沓，终无以自立焉者，是无志者也。无志则画，不知学则瞽，画与瞽，此士之习所以日弊，而天下之治有不可为者矣。吁，岂细故哉！愚也幸承明教，粗若有觉，诚不忍以天下之所赋至重而至大者，陨丧于一举业之小。乃若由是以往觉天下之迷，以还三代之盛，则固执事责也。愚生何与焉！